

麻与黑

骆漠著

MAYUHEI



中国文史出版社
MAYUHEI



骆漠，原名骆远鑫，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有《谧思集》（报告文学、散文集）《漫思集》（诗歌集）问世。

这一册日记体纪实文学，从构思到完成，虽然几易其稿，始终保持“原始记录”的风貌。我认为，那牵动亿万人心的势不两立的岁月，以一个红卫兵的亲身经历告知读者，只会对解读历史有利无弊。岁月无痕，不论是被冠以“麻”的，或是被冠以“黑”的，功过是非转头空。人们总希望知道真切的而不是文饰过的史实。

无论时世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世，历史是尊严的，是不可亵渎的。

■ 骆 漠

开篇的话

当 20 世纪的最后一抹晚霞消失在遥远的天际，翻卷的世纪风云随之隐退；当波澜壮阔的太平洋上撒下新世纪的第一缕曙光，人类的美好希望随之升腾。在那世纪交替的历史时刻，多少人面对历史长河慨叹：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在那世纪交替的历史时刻，多少人顾盼时间隧道抚膺：小楼昨夜又东风，往事不堪回首记忆中。在那世纪交替、历史翻开崭新一页之际，我却捧起那势不两立岁月的日記，翻开泛黄的扉页，翻开那尘封了很久的铁血记忆……

1966 年 5 月 16 日，中国共产党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5.16 通知”）。以批判《海瑞罢官》为导火线的“文化大革命”之火在全国迅速燃烧起来。8 月 8 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文化大革命”从此全面展开，全国陷入一片混乱。

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王、张、江、姚四人帮急于要“乱中夺权”，首先在上海刮起了所谓的“一月革命风暴”。在那场“风暴”中，以江青、康生、陈伯达为靠山，张春桥、姚文元为幕后军师，王洪文、徐景贤为前台指挥的“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与当时上海市委支持的“捍卫毛泽东思想赤卫队”（简称“赤卫队”）之间多次发生冲突，由 11 月 10 日“安亭事件”的争吵磨擦发展到 12 月 31 日“康平路武斗事件”的流血冲突，赤卫队被打伤 91 人，使两

大派矛盾升级，斗争白热化，在全国拉开了两大派群众组织大规模武斗的序幕，同时为依靠武斗来保证乱中夺权作出了示范，也为那些企图充当“乱世豪杰”的野心家们树立了榜样。

文化大革命之前，宜宾、泸州地区曾经发生过两件大事：一是1960年，原泸州地区（下辖八县一市）地委书记邓自立、副书记崔璋、陈怀堂因1959年搞解散大锅饭食堂、划自留地给社员、允许私人养猪、划小生产队、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等，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职务，下放劳动。同时撤销泸州地区，并入宜宾地区。二是原宜宾地区（下辖八县一市，泸州地区并入后，下辖18县市）地委书记刘结挺、宜宾市委书记张西挺伙同地委副书记王茂聚、组织部长郭林川等拉帮结伙，打击陷害敢于向他们提反对意见的其他领导干部，先后制造冤案13宗，将地委常委、专员李鹏迫害致死，迫害多人致伤残。1962年，刘、张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隔离审查、听候处理。同是地委书记被撤销职务，因邓、崔、陈心系老百姓，执政为民，敢于抵制“浮夸风”，实事求是地调整农村政策，让广大老百姓有饭吃，深得民心。邓、崔、陈尽管被撤销了职务，但老百姓对他们非常怀念，口碑甚好。而刘、张、王、郭一伙心系乌纱帽，唯权是图，为了保住和增大个人权力，不惜违法乱纪、打击陷害对自己权力构成威胁的人，整人害人，踩着他人尸骨往上爬，刘、张虽撤职法办，仍难平民愤，理所当然遭到千夫所指、万人唾骂。

1966年，乘文化大革命混乱之机，刘、张、王、郭一伙跑到北京串连，为自己翻案，被康生、江青相中。康生、江青正处心积虑的网罗党羽，便拉刘、张、王、郭一伙政治赌徒进入他们的帮派势力，不遗余力的为其“平反昭雪”。1967年5月7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作出了《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后来群众称之为“红十条”）。《决定》宣布：“由新任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张国华同志、司令员梁兴初同志和前宜宾地委书记刘结挺同志、前宜宾市委书记张西挺同志，负责组织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以张国华同志为组长，梁兴初、刘结挺同志为副组长。”《决定》毫无根据地说，要把斗争矛头对着刘少

奇、邓小平、李井泉，要帮助革命群众组织恢复和发展，要抚恤死难的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要严防坏人挑拨军民关系，要依法处理枪杀群众的凶手，特别是事件的策划者。这个《决定》违背历史事实，极大的伤害了一部分革命群众和群众组织，使他们产生极大的抵触情绪，客观上煽动了四川两大派群众组织势不两立的对立情绪，促使四川的武斗发生并迅速升级。

在宜宾，围绕着拥护和反对刘、张、王、郭，宜宾红旗派（即革命造反红旗宜宾方面军）和宜宾红总派（即宜宾红色造反总指挥部）发生激烈冲突，于5月13日爆发了数千人参加的“钢钎战”，双方共死亡二百多人、伤二千多人。由于有刘、张、王、郭当权走红人物的支持，宜红总派很快被镇压下去了。王茂聚们由此尝到了武力镇压反对派的甜头，从此一意孤行，走上了血腥镇压、围剿反对派群众组织的不归路。在泸州，拥护刘、张、王、郭的一派迅速组织成立了“泸州红旗造反司令部”，即泸州红旗派，自认为是无产阶级造反派，指责其反对派为资产阶级保皇派。而反对刘、张、王、郭的“泸州红色革命造反联合联络站”，即泸州红联站派则自认为己方群众组织以红卫兵、产业工人、贫下中农为主体，队伍纯洁，讲究政策，且受到驻泸部队的支持，因而是真正的革命左派，指责红旗派队伍不纯，不讲究政策搞打、砸、抢、抄、抓，是极左思潮的打砸派。红联站派针对红旗派“坚决拥护刘、张、王、郭”的口号，旗帜鲜明地喊出：刘、张、王、郭滚下台，邓、崔、陈，站起来！红联站的立场严重威胁着刘、张、王、郭刚刚失而复得的权力宝座，对于像刘、张、王、郭那样的政治野心家来说，手中的权力比他们的生命还重要。为了保住手中的权力，打击陷害不同意见者是他们的共同秉性、一惯伎俩，而利用手中的权力血腥镇压反对自己的群众组织、杀戮敢于与他们进行斗争的广大群众，则是他们一伙在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条件下狼子野心的恶性膨胀、狰狞嘴脸的彻底暴露。

就在泸州两大派群众组织发生大规模武斗难以平息之时，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人则在上层刮起一股煽动群众武斗的妖风，为

全国愈演愈烈的武斗火上浇油。1967年7月23日，中央文革小组在接见河南省一派群众组织代表时，江青大肆煽动武斗说：“当挑起武斗的这一小撮人在达成协议以后，他们的武器还没有收回的话，你们自卫的武器不能放下。我记得好像就是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江青这个讲话，对武斗的发展起了恶劣的推波助澜作用，使全国武斗迅速升级。7月23日，上海《文汇报》公开发表“文攻武卫”的口号。9月5日，江青接见安徽代表时，一方面假惺惺地说：我是坚决反对武斗的。另一方面又大讲：“文攻武卫不要去掉它的阶级内容”，“谁要跟我武斗，我一定要自卫，我一定还击”，“当阶级敌人来向我们进攻的时候，我们手无寸铁怎么行呢”。中共中央办公厅于9月9日发出通知，号召学习江青9月5日讲话。于是，各地纷纷成立所谓“文攻武卫指挥部”等专门武斗指挥机构。从此，全国武斗急剧升级，打、砸、抢成风，造成了“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

在全面内战、武斗此起彼伏那样的形势下，王茂聚、郭林川等人公然以宜宾地革筹、军分区和县武装部的名义组织武斗队伍，发放枪支弹药，先后调集30多个县、市的武斗人员数万人，由王茂聚、郭林川等人赤裸裸上阵指挥，于1967年7月23日、9月5日，1968年7月4日，对泸州红联站派进行三次武装围剿，还美其名曰“武装支泸”。泸州武斗一时全川闻名、全国罕见。刘、张、王、郭一伙自以为有江青、康生、陈伯达撑腰壮胆，公然于1968年6月7日召集全川所谓“红十条”派（刘、张、王、郭自认为是“红十条”的化身）第二次在自贡开会，公开号召全省“红十条”派走武装支泸道路，用武力统一全川，企图用枪杆子在四川打出刘、张、王、郭的一统天下。司马昭之心，路人尽知。

就在文化大革命迅速开展的同时，四川石油大会战也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1965年，根据四川石油大会战的需要，全川兴办了17所石油半工半读中等专业学校，招收了七千多名学生。1965年底，笔者满怀人生憧憬，高唱着“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头戴铝盔走天

涯”的豪迈歌曲，跨进了泸州气矿半工半读中等专业学校。学校校址在离安富镇约一公里的永宁河畔的一座小山上，系原纳溪气矿矿部旧址。1000多名学生入校后，经三个月整训，分散到钻井队、厂、站现场办学。1966年11月初，根据石油部的指示，四川石油会战指挥部通知，在现场办学的半工半读学校学生返回学校开展文化大革命。我们从现场办学的钻井队星夜赶回久别的学校，糊里糊涂地就算投身于文化大革命中了。1000多名学生为读书而来，到校后折腾一年多，一天正规的课都没上，大家都有一种受骗上当的感觉。于是，众怒汇集成怒浪，众怒宣泄成怒潮。大家认为这是“走资派”搞的阴谋，造反情绪便如点燃的野火，漫无止境的燃烧起来。我在那一场造反运动中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得到了同学们的认可，便成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以下简称思想兵）组织的一个小头目。“二月镇反”时，驻校军代表因我们思想兵没有参加学校红卫兵的一些过激的造反活动，便把我们思想兵作为依靠的骨干组织。于是，我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后来我校红联站派红卫兵的主要头头。从此，我也就死心踏地的坚持红联站派的立场，成为一个死硬分子，自然也成为另一派学生的死对头、打击对象。

自彻底否定二月镇反，把二月镇反称为二月逆流以来，学校红卫兵组织出现了大分裂、大改组，迅速形成持不同观点的两大派组织。泸州红旗造反司令部成立后，泸州9.12观点的一派统一称为红旗派，学校持红旗派观点的几个组织便联合成立了红旗部队。而我们思想兵等持红联站观点的一派则没有联合成立组织，处于分散状态，各自为战。自思想兵分裂解体、大部分人倒戈去参加红旗部队后，我几乎成了光杆司令。由于对彻底否定二月镇反持抵触情绪，很少出头露面去参加运动，整天和几个要好的同学打扑克牌混日子。

泸州发生武斗后，由于我们没有主动和泸州红联站派组织联系，便躲避武斗回到了合江先市家中。哪知那一场武斗是躲不开的，你不斗他，他要斗你。泸州武斗很快波及到合江先市。没有了避风港，躲不开武斗，就只好加入到武斗队伍中去了。1967年11月22

麻 黑

与

黑

日，我从先市到了合江，加入了红联站“学生连”，与红联站人同生死、共患难至武斗结束。

也不知什么原因，当时闲着没事就写日记，一不留神便记下了泸州两大派组织在势不两立的岁月里一段惊心动魄、你死我活的斗争过程，记下了当时一部分人的思想感情走向。今天翻阅这武斗日记，其恩怨情仇、强烈爱憎，连自己也有些不解。但那是我们这一代人在青年学生时期的真实感情记录。没有那样的思想感情，文化大革命的疯狂行为就没有了基础，便成为一个难解之谜。

现将部分日记整理于后，以飨读者。

一九六七年



◎1967年

7月5日

武斗、武斗、还是武斗。关于武斗的小道消息如夏日的气温一样，持续升高。灼人的阳光里透出腥红的血色，火辣的气浪里掺合着硝烟的气味。

闲着无聊，吃完早饭连碗都懒得洗，就和同寝室里几个同学打扑克牌。自文革以来，一心一意投身运动中，难得有闲情玩牌。近几个月，被打入“保皇派”行列，无异于被打入“不准革命”的行列，只好与逍遥派为伍。闲了几个月，玩了几个月的扑克牌，已玩出了点品味：牌如世事多变幻，世事如牌局局新。

尽管可以躲进小天地里，两耳不闻窗外事，窗外之事却要闯进来。忽听高音喇叭里急促的喊：红旗部队（注：我校红旗派学生组织）的战友们，到操场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喇叭声声揪人心，这声音就是烈火，武斗的烈火，已经烧到了我们学校。

大约两个月前，宜宾发生了大规模武斗。昨天，听说泸州发生了武斗，大家对当前的形势都很担忧，中央三申五令要文斗、不要武斗，为什么武斗越来越近、越来越凶呢？

一会儿，跑去看热闹的同学回来报消息说，6.12（注：即泸州气矿红旗派骨干、核心组织）派车来把红旗部队的几十人接到邻玉场的三号信箱去了。

接他们去干什么，搞武斗嘛。

7月6日

我们思想兵派驻川南石油联合联络站(注:简称联络站,属泸州红联站派的一个组织)的贾庆渝同学特意从矿部潜回学校联络,他给我们讲述了这两天矿部发生武斗的情况:4号凌晨,6.12组织了后勤片区几个单位,包括三号信箱的400多人,头戴铝盔、藤帽,手持木棒,有一部分人手持钢钎,杀气腾腾的到邻玉场运输大队集合,乘车到矿部,抢占了矿机关广播室,并向联络站挑衅,要砸烂联络站和下属组织,准备武力占领矿部。联络站勤务组于前一天得到6.12要冲击矿部的消息,勤务组研究把矿部联络站下属各组织的人员编制起来对干,但以矿机关红色革命职工造反团(简称造反团)为首的一部份人坚决反对,他们声明说:谁组织我们搞武斗,谁就是坏头头。当6.12的人员手持棍棒、钢钎冲击联络站时,造反团组织了200多人手拿红色《毛主席语录》本高呼:要文斗,不要武斗。四川石油学院红岩公社派驻泸州气矿联络小组的几名大学生出来和6.12的人讲理,想阻拦他们搞武斗,却被对方打伤,有人当场被打昏迷倒地不起,事态迅速恶化。这时,联络站其他组织的人员闻讯赶到,眼见联络站被打伤五、六人的流血事件很气愤。围观的人员中有一名矿团委干事李修传,系54军某部侦察连长转业到石油部门,他一时怒气冲天,大喊一声:走,拿家伙去!他径直朝行管科的库房跑去,后面跟了一大群人。李修传打开库房,首先操起一条扁担,其他人一窝蜂拥进去,把库房里的一大堆锄把、扁担拿光了,后去的人没拿到东西,就捡起路边的砖头、石块,一群忿怒的人朝6.12的队伍冲过去。6.12武斗队冲在最前面的一个人慌慌张张往回跑,联络站的人在后面紧追,6.12后面冲上来的大批人员误认为他是联络站冲在前面的人,当头便打,结果他自己人打伤。联络站操棍棒的人员和6.12武斗人员在二营门公路相遇,双方在公路上一阵混战,各被打伤几个人。6.12武斗队眼见联络站一方的人越来越多,不敢恋战,开始朝矿部西端的大招待所撤退,想死守大招待所作为据点。联络站自动聚集的武斗人员在李修传

的临时动员下,整理好队形,雄纠纠的朝大招待所开过去,包围了大招待所。6.12 武斗人员眼见自己被团团围困,立即在大招待所后院推倒一堵围墙撤出了矿部。6.12 几百名武斗人员撤回邻玉场后,集体住在三号信箱,随时都可拉出来攻击矿机关。6.12 武斗队退出矿部后,丢下了几个重伤人员,因为两派对立情绪不是很重,联络站立即派车将两派被打伤的人员送往解放军 47 医院治疗。

6.12 撤退走了后,联络站勤务组再次开会,大家在血的教训面前,都同意组织起来,作好武斗的准备,以免被各个击破。由于李修传、林合民、卢启邦等人在自卫反击中表现得有勇有谋,便决定由他们担任武斗的组织、指挥工作。

7月5日下午,泸州红联站总部派狂千赤造反团(注:即狂飚、千钩棒、赤化全球三个红卫兵联合组织的简称)司令带领几名女红卫兵到联络站求援。4号那天,泸州红旗派统一行动,在全市范围内对红联站派进行了一次攻击。泸州医专 9.12 在泸州曲酒厂红工 9.12 的支持下,冲进了二中、六中,打伤了狂千赤、红闯将一部分同学。目前,二、六中的同学被围困,处境极其危险。联络站决定利用红卫兵进行一次思想动员,立即召集所有武斗人员到小礼堂开会。狂千赤司令能言善辩,她在大会上声泪俱下的控诉了红旗派挑起武斗,进攻红联站总部,进攻二中、六中红卫兵,制造流血事件的罪行。联络站武斗人员听后,群情愤慨,振臂高呼:向泸州黑匪(指泸州红旗派)讨还血债!坚决保护红卫兵小将!联络站勤务组趁热打铁,立即宣布组织“支泸兵团”,当场有二、三百人报名参加。7月6日,由李修传带领支泸兵团前往泸州二中驻守。矿部则由未参加支泸兵团的几百人驻守,几百人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守卫办公大楼,由林合民指挥,一部分驻守招待所,由联络站直接指挥。两部分互相策应,互相支援。

贾庆渝同学和我商量,应该把我校红联站一派的同学组织起来,作好对付武斗的准备,以免遭遇矿机关造反团那样的挨打局面。如果人少,不能单独和本校红旗派组织对抗,可以先和纳溪革联站联络,以便寻求支援,或者把队伍拉到矿部去。我无心参加武斗,加

之在校的红联站观点的同学屈指可数，实在没有办法组织起来自卫。但我们不能呆在学校束手待毙，决定在武斗发生期间，暂停组织活动，留校、回家、参加武斗队由各人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

7月7日

武斗的消息越传越烈，据去泸州的同学说，6.12 在纳溪通往泸州的石梁设了卡，检查来往的车辆，查得很严，在公共汽车上发现红联站派的就要扣留，理由是不让他们去泸州参加武斗。检查的人员中有我校红旗部队的，认出我校红联站派的学生，就要拉下车来审问、扣留。听到这个消息，我知道要想乘公共汽车去泸州乘船回合江已不可能了。如果被扣留，还不知道有什么结果呢。

7月8日

上午，我们思想兵的一位女同学特意跑来把我叫出寝室，悄悄地对我说：眼镜，你要赶快离开学校，昨晚，据我们同寝室里红旗部队的女生透露，红旗部队的头头们已决定，一旦有风吹草动，就要先把你抓起来。你再不走，恐怕走不脱了。说罢，她匆匆离去。看着她的背影，我从内心里升起一股感激之情。回到寝室，我没吱声，不动声色的悄然收拾行李。因为武斗，人心惶惶，很多同学都纷纷离校，所以，收拾行李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

趁中午人少，把装衣服的小箱子扛到山下配气站老乡处寄存。返回寝室，背一个军用挎包，和几位不愿参加武斗的合江同学，到纳溪去乘宜宾至泸州的客船，准备明天再乘泸州至重庆的客船回合江。

下午一点多钟，客船按时到达纳溪。我们上船后，发觉船上的气氛有些异常，人们很少说话，我们几个人只好挤在一个角落里，默默地站着。船到蓝田，见矿部办公大楼上有戴铝盔的人影晃动，大约是武斗人员放的哨。江面上有两艘小轮船游弋，是泸州红旗派的，跟在客船前后，不断广播着什么“严正声明”。客船驶到东门口码头，却见码头上一字摆开数十名手执钢钎、头戴藤帽的武斗人员，他们用手

提广播筒不断高喊：不准靠岸。客船只好掉过头来。一会儿，船上的喇叭响了，广播员解释说，东门口码头被红联站派控制了，他们怕船上有宜宾方面军的人员来支持泸州红旗派，所以不准靠岸。因此客船要驶回纳溪去停靠。乘客们很平静，除了短暂的议论，没有引起躁动。大家只希望能到纳溪平安下船也错了。客船掉头行驶不到百米，忽见两人跳入江中，朝一直跟随在客船旁边的小轮船游去。小轮船上的人立即向他们抛出了救生圈接应。一会儿，那两人安全上了小轮船。有人小声说，那是宜宾方面军派到泸州联络的人员，连累大家都不能在泸州下船。到纳溪下船后，我们几人商量，学校是不能回去了，干脆经丰乐、利合、尧坝这条路线步行回先市、合江。事到如今别无选择，只好如此了。于是，我们急匆匆上路。只走了30华里，天已黑了，便在丰乐场投宿。目睹了泸州的武斗场景，仿佛走出了危险区域，心里有了几分轻松愉快，加上旅途劳累，这一夜睡得很香。

7月9日

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东方欲晓，我们一行早早上路。

从丰乐到利合全是山路，薄雾如纱，轻风拂面，山野风景美极了。我们无心欣赏这山野美景，趁上午凉爽匆匆赶路。对面山坡上干活的农民见我们一行城里人，便高兴的喊：放电影的来了，今晚上早些收工看电影。大概这条山路上平时除了农村放映队走过，很少有其他外地人过往吧，所以农民们把我们误认为放电影的。这偏僻的山里，山外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可能很少关心，不会想到我们是一伙逃避武斗的人。

中午时分，已步行60华里到达尧坝。合江县城里的几位同学累得走不动了，便在尧坝安治同学家里住下，待明天再走。我回家心切，下午步行回到先市家中。爸爸、妈妈见我安全回家，心里十分高兴。他们听到泸州武斗的消息，就一直为我操心，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干着急。妈妈脸上挂着微笑、眼里闪动着泪花，几天的不安情绪被排遣得干干净净。我则像一只被老鹰追逐的小鸡躲进了母鸡的翅膀里。

膀下，既安全，又温暖。

一场武斗牵动着多少人的心啊！我校有 100 多名同学参加了武斗，尽管他们是红旗派的，他们的父母亲难道就不揪心吗，他们难道就不知道父母亲的牵挂吗！

7月 16 日

远离武斗险境，感到格外轻松。先市毕竟是一小镇，镇上虽有两派，但对立情绪不严重。去年 11 月步行串连到先市，我曾到母校先市中学去串连，煽风点火，鼓动同学们起来造反，因而同学们视我为造反英雄。父亲及先市邮电支局的职工基本属于红联站派观点的，所以，两派对我都没有恶意。先市暂时还是一个风平浪静的港湾。

7月 18 日

从学校返回先市的路上，安治同学曾为我们摄影以作纪念。今天，收到安治同学带来的照片，欣赏之余，颇有感触，便在两张照片背面各题打油诗一首：

其一：避难野岭行，山径共留影，待到重逢时，未知余几人。

其二：兄弟何动刀枪斧，残杀本是亲骨肉，它日携手擒贼王，硝烟散尽同歌舞。

7月 23 日

钟成荣、先安建是石油机械中专校学生，躲武斗回到先市。他俩是红卫兵成都部队一派的，我们观点相同，同学加派友，“臭味相投”，常在一起谈天说地、逍遥自在，过得还算快活。这两天，结伴在合江县城里玩耍。我们三人吃、住都麻烦先安建的大哥，而先大哥又是单身职工，挺不方便。眼见合江县城里武斗风声日紧，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征候，今天吃罢午饭，相约步行回先市。

步行途中，在爬一个山坡时，前面路中间有一张不知谁遗落的画，走近看，原来是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

兵的照片画。我正想伸手去拾起来，先安建环顾四周无旁人，便上前抬脚踩在林彪的脸上。我不由心里一惊，暗暗叫苦。哪知先安建却举起右手、面带笑容，模仿毛主席挥手动作。我忙避开眼去，拉出毛巾擦汗。临走，先安建又一脚将那幅画踹到路边去了。钟成荣向我苦笑一下，又摇摇头。先安建这时又冒出一句话：你看林彪尖嘴猴腮的，农村里都悄悄传说，那是一副奸臣像。我和钟成荣都不敢接话，装聋作哑没听见。先安建见我二人不搭理，也就转移话题说起笑话来。

8月1日

正要出街，在门口碰到江建民，他热情的上前握手问候。江建民是车辆场人，他和我一同招工跨入石油部门，在合江乘同一条船到泸州，只不过因他岁数大一点而分配当了钻工。江建民所在的3217钻井队到庙高寺1号井（简称寺1井）后，经常到先市邮电支局玩耍，和我父母亲及支局的其他人员都非常熟悉。江建民得知我父亲在家，便神秘的拉着我就往家里走。江建民见到我父亲，开门见山的说：骆老师，我有一件事想求你帮忙。为了解决车辆场居民点电灯的问题，公社兴建了一个小水电站，已在八一前建成发电。但是，因为武斗，县水电局早已瘫痪，所以请不到技术人员来架设输电线路。全场居民眼巴巴干望着，不知等到什么时候才能点上电灯。我回家得知这一情况后，向公社要了这项工作。我想请骆老师帮助我们架设两三公里的电线杆子，把电及时输送到车辆场上来。至于给各家各户安电灯线，我完全可以完成。骆老师肯帮这个忙的话，可以挣一笔外水，骆老弟在家闲着没事，也可以去挣点小工钱花费。父亲听后沉默片刻说：我是正式职工，不便出面架线找外水钱。我有一个农村的徒弟陆三，他可以出来架线，技术上没问题。江建民还和父亲商量了一些细节问题，并约定陆三和我明日去车辆后，他才高高兴兴的回去了。

8月8日

8

到车辆场架线已经好几天了，每天顶着烈日抬电线杆、挖坑、拉

线,非常辛苦。但是,想到这是为车辆场居民送去光明,自己每天可挣一元五角钱,利人利己,就觉得苦中有乐了。这几天和江建民相处,工余闲谈,得知他也是红联站派观点的,而且参加了泸州钢钎战。他在一次武斗中负了轻伤,住医院养了几天伤。伤愈后不愿再参加武斗,便当逃兵独自溜回了车辆老家,也算是躲避武斗,过起逍遥派的悠闲日子来。我很想知道泸州武斗的真实情况,再三向他打听,并保证不向第三人说起他参加过武斗。江建民先是支支吾吾,经不住我诚恳请求,还是断断续续给我讲述了他所知道的武斗情况。

7月4日矿部发生武斗后,7月5日,3217钻井队红联站派观点的70多人在队长、技术员的带领下,火速赶往矿部支援,被编入“支泸兵团”开赴泸州。红联站站长前来迎接,安排支泸兵团驻守泸州二中内,保卫南城片区的安全。为了激发支泸兵团全体人员的斗志,红联站宣传部派人到支泸兵团讲演,控诉泸州红旗派挑起武斗、围攻红联站总部的罪行。7月4日那天,泸州红旗派统一行动,在全市范围内向红联站派各组织发起攻击。数百名手持钢钎、棍棒的武斗人员围攻设在市天然气公司办公大楼的红联站总部。因长驻红联站总部的100多人准备不足,显得势单力薄,红旗派很快攻占了底楼和二楼,把红联站总部的人逼上三楼。孙指挥见情势危急,建议放弃总部大楼,从天然气公司三楼和相邻的花纱布公司大楼之间搭木板作成天桥,从天桥上撤退出去,然后乘敌不备突围。但是,那一合理方案遭到北京高校来泸州的几个红卫兵代表的反对,他们高呼: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完蛋就完蛋,誓与总部大楼共存亡。孙指挥见撤退计划难以实施,便派几人搭天桥溜出去,分别向泸化厂、长起厂、长挖厂送信求援。派往泸化厂送信的人,无法通过小市红旗派占领区域,情急之下,从管驿嘴跳入长江,顺湍急的江流游泳40分钟才到了泸化厂,完成了送信求援的使命。另有一人肩负特殊的送信任务,他去了东门口轮船公司的打捞队。打捞队的七、八十名职工都是红联站派观点的,他们个个虎背熊腰、身强力壮。根据孙指挥的授意,要求打捞队每人持钢钎、戴藤帽,列着整齐的队伍,从东门口

黑

出发,反复环绕治平路、水井沟、宝来桥、新马路进行武装游行示威,每走几步就大喊三声杀、杀、杀!以此来震慑红旗派围攻人员。这一招果然奏效,围攻红联站总部的武斗人员要防止打捞队从外面攻击,又不知打捞队虚实,便减弱了对三楼的进攻。7月5日,泸化厂数百人乘船到东门口码头,一鼓作气冲锋到市府路。治平路一带的红旗派武斗人员眼见红联站派增援队伍浩浩荡荡涌来,不敢恋战,仓皇退往忠山方向去了,红联站总部得以解围。

经泸州几个大厂矿红联站派组织的全力支援、协同参战,只短短几天时间,红联站派便将泸州红旗派压缩到忠山医专校、大营路党校、云沟头曲酒厂一带,而广大郊区和南城、北城都被红联站派控制了。为此,红联站总部决定攻打泸州红旗派的大本营。泸州气矿支泸兵团指挥李修传是主战派,由于支泸兵团对泸州市区地形不熟悉,李指挥派出一个排去侦察,想摸清从二中到医专校的进攻路线。侦察排行进到医专校养猪场附近时,遭到红旗派的伏击,3217钻井队的王世昌、高金义两人走在前面,被敌人刺死。支泸兵团未出战、先折兵,人人都被激怒了,大家发誓要向“黑匪”(指泸州红旗派)讨还血债,也坚定了攻打医专校的决心。过了几天,支泸兵团已作好了充分准备,调来两台泥浆压裂车,向医专校发起了进攻。支泸兵团从二中校出发,经凤凰山、柏杨坪、六中,攻击到医专校大门外,然后兵分两路,一路由李指挥率领两台泥浆压裂车打主攻,以高压水流开路,从医专校大门向校园内强攻;另一路由兵团政委率领,绕道医专校背面,推倒一堵围墙攻进去,对医专校内的武斗人员形成两面夹击的态势。红旗派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调来几辆消防车摆在灯光球场构成一道防线,阻挡泥浆压裂车前进。两派的武斗人员都勇敢的端起钢钎朝前冲锋,在灯光球场上展开了一场激战。支泸兵团冲锋向前,哪知医专校的一批年轻学生拿起钢钎排成一道人墙,其中有不少女学生也在里面。支泸兵团冲在前面的武斗人员不忍心杀害学生,特别是那些女学生,放开他们冲过了人墙。哪知几个女学生却从背后刺杀支泸兵团人员,大家在血的教训面前清醒了,不管是年轻

学生还是成年人，只要是拿着武器为敌的，就不能心慈手软。支泸兵团一气攻打到教学大楼前，对方退入大楼内死守，强攻难以奏效，一时形成僵持局面。下午三、四点钟，红旗司令部调来大批人马增援，支泸兵团久攻不下，又没有打开局面的好办法，被迫撤退出了医专校园。支泸兵团没有撤回二中去，而是改到六中驻扎，与忠山上的医专校遥遥相对。

江建民曾冲入教学大楼，冲到楼梯口时，一块鹅卵石从上面砸下来，鹅卵石击落他头上的铝盔后，重重的砸在脚背上。幸好有铝盔保护，头部没有受伤，脚上又有工皮鞋保护，才没有伤筋动骨，仅砸出一团淤血。江建民住进医院养伤，躺在病床上一闭眼，眼前就是血淋淋的场面。一同上战场的活泼泼的战友，有的就那么血淋淋的躺下了，再也没有站起来。而敌人一方，那些人过去素不相识、无恩无怨，必须那么死命的一钢钎刺杀过去，刺入他的胸膛，目睹鲜血像喷泉一样涌出，溅得周围的人满身血迹，实在惨不忍睹。然而，一走上战场，你不得不动手，你不动手，稍有犹豫，别人的钢钎就刺入你的胸膛里来了。仔细想想，两手发抖、手心冒汗。特别是医专校那个女学生，如花似玉，扎着小辫，穿着花裙，她居然也拿起了杀人凶器。虽说是不爱红装爱武装，总不敢相信她也忍心杀人，不怕别人的血溅在她的花裙子上，最终她也被杀死了，那条花裙子变成了红裙子。江建民说，要是在别的地方她遭遇危险，我可能要奋不顾身的去保护她，可那是战场啊，她是敌人啊。江建民越想越不是滋味，脚伤好后借故离开了武斗队。在他离队之前，已有好几个武斗人员不辞而别了。

我见江建民谈到这里，眼中还流露出惋惜的目光，便真诚的问：要是那女学生不死，你一定愿意娶她为妻。江建民自卑的说：癞格宝想吃天鹅肉啊，人家一个大学生，又那么漂亮，瞧得起我这样的小工人吗？

8月13日

几天来连续降暴雨，赤水河陡涨，水位一下子提高了十几公尺，

11

河面成倍扩大，蔚为壮观。跟着一群人到河边看涨水，望着浩浩荡荡奔涌的激流，似乎听到一个声音在呼唤：“你们应该到大江大海去锻炼”。我脱去背心，朝河水走去。李叔叔着急的喊：水火不留情哟，涨这么大的水，危险，莫要下水去。李叔叔的劝诫不但没有动摇我的信心，反而激发我的冲动，一纵身跳入河水中。才游出几十公尺远，河水已很湍急，心里不由生出一丝怯意。面对辽阔的河面，虽有“极目楚天舒”的豪情，也有“恶浪无边、回头是岸”的犹豫。回头张望，沿岸数以百计的人都在指指点点，惊诧声、夸赞声隐隐约约可闻。哪能在众目睽睽之下退缩呢，顿时勇气倍增，不顾一切的向湍流闯去。好不容易游到对岸，已被湍流冲至下游一公里多的河湾处。靠岸才觉四肢酸软、周身乏力，只好坐在岸边喘息，好一阵子才缓过劲来。我迈着艰难的步伐，慢慢朝上游走去。慢走了一公里多路，体力得以恢复，这才扭扭腰，鼓起勇气冲进湍流里。使尽了吃奶的力，终于游回岸来，已累得浑身不存一丝力气，连站立都双腿发抖，只好躺下喘粗气。

今日尝试一番“到大江大海去锻炼”的滋味，方知：喊口号容易，做实事艰难；勇气固然可嘉，明智更为可贵。另有一番感悟：临事须三思而行，下水则身不由己。武斗胜洪水，轻易莫介入。

8月17日

上午，妈妈买菜回来，说，我初中的同学陆文惠被绳索捆绑着押往区公所去了。陆文惠是泸州师范“怒海”的红卫兵，属红联站派。一个女学生回家，为什么被抓，上街一打听，才知缘由：先市武装部接县武装部指令，泸州红联站的武斗广播员陆文惠回到了先市，立即把她抓起来送到合江去。糟糕，陆文惠有危险，说不定有生命危险。我一急，便闯进区公所去，见一伙人正在区武装部办公室里审问陆文惠。我便在窗外大声说：中央明文规定，不准私设公堂、不准随便抓人。屋里的人吼了起来，武装部长走出来说：关你啥事，不要引火烧身！他们对我还算客气，如果要把我也抓起来，肯定没有哪个会站出来制止的。

回到家里，爸爸、妈妈都叫我别管闲事，这多事之秋，想管也管不了，何必自找麻烦。眼见同一派观点的同学有危险不敢救助，似乎问心有愧。我左思右想，终于想出了一个冒险的营救办法。听说合江方面明天派车来押陆文惠去县城，车子要经过寺1井井场，寺1井3217钻井队的职工基本上是属于红联站派观点的，我何不到寺1井去，说动井队人员半路拦截囚车，即可把陆文惠同学救出。

我找钟成荣商量，他也认为这个办法可以试试。

8月18日

才8点多钟，我和钟成荣赶到了寺一井。井场空荡荡的，值班室里一位师傅悠闲地坐着摇蒲扇。我和师傅打过招呼，自我介绍后，见四下无人，便直截了当的说出我们的想法。师傅面露难色说：队里的人都到矿部参加武斗去了，仅留下几个老弱病残及家属看守井场。况且，这几个人都赶场去了，要拦截囚车，肯定干不成。我见计划无法实施，只好作罢。

走出井场，想起泸师“怒海”的另一个同学尹忠贤家就在井场附近，不知她晓不晓得陆文惠被抓的消息，我们决定去通知一声。没费多大的力，问到了尹忠贤家。当我们走进尹家时，尹的父亲战战兢兢地出来，我说明来意，尹父吞吞吐吐、半天才说出一句话来：她不在。我再三吩咐，要尹忠贤做好防范准备，或者外出避一阵子，这才离开。才走到院坝中，背后却传来尹忠贤的声音，原来她见有人来，便先藏了起来。弄清楚我的来意后，才肯出来相见。我们和尹忠贤互相摆谈了一些自己知道的情况，互相告诫多保重，便告辞回家了。

8月23日

上午凉爽，到先市中学球场练习骑自行车。约11点钟回家，看见先市支局会议室里正在开会。我从会议室门前经过，支局长叫我进去，严肃的向我说：我们今天开讨论红色尖兵组织的前途问题，有人建议解散组织，有人不同意解散，我们想听听你这个小将的意

黑

见。我问为啥子要解散组织，支局长沉思一会儿说：昨天晚上，我打电话找到县邮局中南海革命造反团（简称中南海），向有关人员探听当前形势，得知目前形势对红联站派极为不利。一是昨天宜宾地革筹召开了电话会议，具体布置各县武装部发放枪支弹药武装红旗派，并负责对武装人员进行军事训练。二是前两天，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赴泸小组发出通牒，勒令红联站派缴械投降。合江红旗派已经武装起来了，合江红联总部、红教站基本上被压垮了，下一步可能要对红联站派其他组织采取行动，进行政治瓦解、军事镇压。我听到这些情况，心里暗暗吃惊，但还是强作镇定的说：红色尖兵组织就这么七、八个人，自成立以来，没干过任何坏事，与打、砸、抢也不沾边，始终坚持文斗，反对武斗，怕什么。要坚信自己是革命造反组织，是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鲁迅说过：既然没有长有毒牙，何必在自己额头上写上“蝮蛇”二字，招来棍棒的打杀。不打自垮、不压自散，不等于是在自己额头上写上“保皇派”吗，无端招引别人的镇压。红色尖兵组织坚持不干坏事、不参加武斗、不解散组织，大家齐心协力顶住，有啥大不了的事。别看先市红旗派现在人多占优势，真理有时在少数人手中。我越说越激动，大家越听越喜形于色，于是一致同意不解散组织，坚持下去争取胜利。

8月28日

回家躲避武斗这两个月来，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骑自行车。先市邮电支局有一辆投递员专用的自行车，自泸州发生武斗以来，波及到附近地区的正常秩序，那辆车成了无人管理的公用车，哪个都可以使用。好在先市镇上会骑自行车的人很少，我得以经常推车出去练习，目前骑车技术大为提高。今天到公路上骑车，乘兴一口气骑到了寺1井，便到井场里去找水解渴。守井场的师傅们都已熟悉了，小坐一会儿，我便向他们打听矿里武斗的新消息。正好前两天3217钻井队到矿部参加武斗的部分人员回来取衣服，带回了很多新消息，其中让我感兴趣的是红联站代表团赴成都谈判的经过。

7月23日，宜宾方面军在王茂聚的指使下搞“武装支泸”，参加运送支泸武装人员、武器弹药的8条船返航时被红联站截获，并俘虏了驾船的人员。情况汇报到刘结挺、张西挺那里，8月中旬，刘、张便利用成都军区和省革筹的名义，通知驻泸部队送红联站代表团去成都谈判。红联站组成了21人的谈判代表团，代表中有3217钻井队的施技术员。红联站代表团由7804部队用军车送往成都，住军区后勤部。代表团在成都住了一个星期，既没有红旗派的代表来谈判，也没有省革筹、成都军区的首长出面接见，仅由军区后勤部人员传达所谓刘、张指示：红联站应立即释放被扣押的宜宾方面军人员，不准向红旗派发动进攻，必须缴出所有武器，立即停止武斗等等。这哪里是谈判嘛，完全是勒令无条件投降，红联站代表团当然不同意单方面接受那些条件。谈判是没指望了，红联站代表团仍乘坐部队的军车回泸州。哪知刘、张已将红联站代表团返泸的消息通知内江红旗派，车到内江时，被内江红旗派武斗人员拦截。内江红旗派有恃无恐，凶狠的把红联站21名代表赶下车，用鞭子抽打后，押到内江市区去游街侮辱。游街后，红联站代表团被强行押往宜宾青年街幼儿园，和牟海秀、沈学礼等关押在一间教室里。因红联站强烈抗议，并通过驻泸部队呼吁，经成都军区张、梁首长出面干涉，成都军区才责令宜宾军分区：红联站谈判代表团是成都军区、省革筹共同请到成都来的，宜宾军分区要全权负责把21名代表一个不少的安全送回泸州，亲自交给驻泸部队。这样，代表们被关押三天后，得以安全返回泸州。但是，刘、张、王、郭又玩弄阴谋，进行了精心策划，在代表团回泸州的沿途，密密麻麻的张贴着声讨红联站、武装支泸的大标语，隆昌还导演了武斗人员全副武装游行示威给代表团看的闹剧。

听到这些消息，我的心情一下子沉重起来。看来，一场更大的武斗将要发生了，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山雨欲来风满楼啊。分别时，师傅们再三叮嘱要及时作好思想准备，如果武斗波及到合江，尽量找安全的地方躲一躲。到处都在武斗，往哪里躲呀，况且，陌生的路途上更危险。哎，中国之大，竟然找不出一块清静平安的地方了。

与
黑

9月6日

据合江方面传来消息，由县武装部发武器直接武装的合江红旗派武斗队伍，经过短期军事训练，已经出发去参加“武装支泸”了。这一次“武装支泸”，是由宜宾军分区、地革筹、各县武装部直接指挥的，声势浩大，行动统一。合江县一个副县长、县邮电局局长都充当了武斗指挥。围剿泸州红联站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已经开始。由合江中学红卫兵组成的学生连，昨天准备开赴前线，在合江汽车站等车时，由于机枪走火，打死了一名、打伤十多名学生。合江中学的红卫兵抬尸体游行示威，声讨“麻匪”（指红联站派）的罪行，高呼：向麻匪讨还血债。玩火自焚，与“麻匪”有什么相干。讨还血债，就向挑起武斗的人去讨还。你叫我“麻匪”，我叫你“黑匪”，大家都是“匪”，谁是好人。莫非那些地、富、反、坏、右分子才是好人，才不是匪。

听到这些消息，我们暗暗叫苦。如此看来，泸州红联站派注定要吃大亏了，天知道要死多少人哟。幸亏我从武斗一开始便离开了学校，仅持不同观点，该不会有什祸事降临头上吧。

9月12日

上午，电话值班员就悄悄对支局内的人讲，泸州红联站一部分组织被打出泸州后，就往合江方向突围。合江红旗派武斗队在弥陀拦击突围的红联站，吃了败仗，被打得很惨，听说被打死了几十个人。红联站可能今天就会进驻合江县城。因为大家都是红联站观点的，关起门在支局里议论，都暗暗高兴。合江成了红联站的地盘，我们就不必担惊受怕了。

今天的消息，仿佛从黑夜里透出一片曙光，着实让我们兴奋了一阵子。

9月15日

16

泸州红联站进驻合江县城已经好几天了。合江邮电局红联站派

人员、未参加武斗的其他人员都坚守岗位，尽量恢复、维持日常的邮政业务。据讯，合江县城里秩序井然有序，合江红联总部及其下属组织从地下状态转为公开活动，非常活跃。合江红旗派武斗人员已撤往长江以北，在望龙一带驻扎，随时准备反攻合江县城。红联站一部分武斗队伍驻扎马街，已向榕山、塘河方向扫清道路，如果武装支泸的大批人马来围攻合江，红联站坚守不住，就准备向江津方向突围。听到这些消息，我们高兴了一阵的心情又被疑云笼罩。红联站在合江前途未卜，我们只能夹起尾巴做人，不能亮出派性观点来。万一红联站被打跑了，这里就是红旗派的天下，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恐怖的“白区”。

9月23日

不知什么时候，合江红旗派的武斗人员移驻先市来了，街上经常碰到背着真枪实弹的陌生的武斗人员。那些持枪者总是煞有介事的匆匆过往，镇上的人既好奇又胆怯的在远处观察那些持枪者，并在私下里悄悄议论。先市邮电支局红联站派观点的人小心翼翼，无事不出门，生怕惹出祸事来。

今天接到合江红旗指挥部的命令，叫我父亲明天去接通一条电话线。泸州红联站占领合江县城后，控制了长途电话台，合江红旗派便失去了和外界的电话联络。先市区新殿公社和泸县弥陀区分水岭公社相邻，相邻的两个大队部之间仅距四、五华里，如果将那两个大队部的电话线接通，驻先市的合江红旗派便可以用电话与泸州红旗派进行联络了。于是，合江红旗派急于沟通这条电话线，便将任务交给了邮电局。本来我父亲是红联站观点的，因为他们手下没有具架设电话线技术的人员，只好叫我父亲去完成。身居红旗派占领区，寄人篱下，别无选择，只能从命。

9月24日

一大早，在一个红旗派武斗人员的监督下，父亲便领着我和两

黑

一个搬运工，用一辆板车拉着几捆电话线，匆匆前往新殿公社。因为是临时用线，不须按技术要求架设，以树木代替电线杆架线。如果树木相距太远，便用一根竹竿支撑电话线。到下午四、五点钟，已将电话线架通。我们拉着板车往回走，刚过新殿，天便黑了，只好摸黑赶路。大约离先市还有四、五华里地，公路上隐隐约约有一大队人马迎面走来。正惊疑时，忽听前方一声大喝：干什么的，举起手来。接着是拉枪栓的声音。父亲是当过兵、打过仗的人，他忙回答：指挥部派出架电话线的。对方过来两个人，查看了一下，大声说：架电线的，走吧。约一个排的武斗人员过去了。相隔约两华里地，接着是大批的武斗人员匆匆向新殿开去。

回到家里，已饥肠辘辘，吃了晚饭倒头便睡。

9月25日

约凌晨两点钟，值夜班的电话员通知大家，新殿邮电代办所代办员打来电话，红联站的打到新殿来了，电话里都能听到激烈的枪声。支局里所有的人都起来了，大家很紧张。隔壁陈妈带着两个十来岁的女儿到我家里来，谈起武斗都恐惧万分。说着说着便走到蚊帐后面去躲藏起来。妈妈给她们壮胆说：果真打到院子里来，蚊帐能挡住子弹吗，不要怕，还离十多里远呢。我们又没参加武斗，他们能对我们怎么样。

过了一会儿，电话员慌忙跑过来说：红联站的进攻很猛，合江红旗的可能挡不住，还是早点离开先市为好。万一红联站攻打到先市来，想离开都来不及了。于是，大家分头去收拾，带上稍微值钱的东西，出门向九支方向走去。幸好后半夜大月亮，先市至九支的大路上已是人流不断。大家都不说话，静悄悄只顾赶路。我们走出先市五、六华里地，大家商量不走了。我们都是红联站观点的，难道还怕红联站么，干脆坐在路边休息。

天亮后传来消息，据说红联站停止了进攻，新殿还在合江红旗派手中。人们开始往回走，昨晚虚惊一场，纷纷回家做早饭压惊。然

而，好景不长，中午时分又传来消息，说红联站调来了援兵，又开始进攻新殿了，打得很激烈。惶惶不可终日的待到下午两、三点钟，忽听到激烈的枪声。街上有人喊，合江红旗派武斗队被打垮了，朝九支方向跑了，红联站追到寺 1 井了，快跑呀。寺 1 井离先市只七、八里地，人们恐慌的一窝蜂往先市镇外跑。这时，有人提议我们待在邮电支局里不走，但有人反对，理由是红联站打完了仗就要撤回合江县城，合江红旗的返回先市来，给我们强加沟通“麻匪”的罪名，那时跳进黄河里都洗不清。大家还是决定离开。兵荒马乱、各自逃命，谁也顾不了谁。过了佛拢溪大桥，我们一行刚爬上去九支的山坡路，只见女电话员背着一岁多的女儿兰兰，胸前还挂了一个大包袱，惊慌的朝去车辆的路上走。她边走边哭着埋怨：你们丢人卖客、丢人卖客！电话员的丈夫是合江县公安局红联站派的一个小头头，武斗开始时，就被合江红旗派抓去关押了，至今人在何处，生死不明。此时，相当于孤女寡妇的她们是多么的需要关心和帮助啊！特别是幼小的兰兰，天真烂漫的心灵不应该遭受战乱的践踏、伤害。我很想在这危难的时刻，伸出援助的手去帮她们母女一把，又囿于“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窘迫，终于没有实际行动，只好用安慰的话语和同情的眼光目送她母女的身影消失在竹林深处。我们一行人边走边商量，决定不随红旗派去九支，先到夏湾一位认识的杨姓农民家里暂住。

杨家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几个逃难者。

9月 26 日

昨天，杨家还接纳了两位泸县弥陀镇逃难来的女学生。她们是红旗派观点的，不知为啥没有随大队伍撤往九支。其中一位女生从挎包里拿出一把刺刀来磨。她说，如果“麻匪”追来，就用刺刀拼命。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相敌视。我们避开派性的话题，大家倒也相安无事。

上午，受我们委托，杨大爷去先市镇上打听消息。中午，杨大爷回来说，镇上很清静，红联站的没有进先市镇就撤回合江县城去了。

大家听罢松了一口气。如此看来，短期内，先市可能成为两派都不管的地方。两不管的地方，正是战争夹缝中的栖身之地。

9月27日

惊涛骇浪过后的海面是平静的，经历过惊涛骇浪的人心情是轻松的。

陆续有人回先市了。下午，我们小心翼翼的回到了先市家中，才发现前天忙于逃武斗，竟连小院的后门都没关，两扇门大敞开两天两夜，竟没有人进院来，也没有丢失东西。听说，街上的几个无业游民曾趁乱去招待所里抱了几床被盖回家，但没有人进私人家里拿东西。由此可知，武斗虽然对社会造成极大的混乱，但是纯朴的民风尚未蜕变。民风犹存，希望犹存。

10月5日

闻初中要好的同学林瑞生回家来了，便前去看望。因为林瑞生是一个独生子，他去参加武装支泸，万一被打死了，不是要让他的父母亲伤心绝望么。我想去劝他不要再参加武斗了，哪知两人见面一谈到武斗的话题时，他先是感慨武斗之血腥可怖，继而仇恨满腔的大骂麻匪实在可恶。他说：麻匪打死了我们好多战友，这笔血债一定要向麻匪讨还。我自觉话不投机，把溜到嘴边的话又吞进肚里，寒暄几句，借故走了。

这个年头，派性让夫妻反目、兄弟失和、父子相斗、朋友为敌的并不鲜见，昔日亲密无间，今日感情疏远，没有什么奇怪。

10月8日

在十字口碰上了初中时的另一个好同学孙泽明，他热情的招呼我到家里小坐。由于有上次和林瑞生同学话不投机的经历，我便没有提武斗的话题。孙泽明却主动对我说：我简直经历了一场死里逃生的劫难。沉默一会，他摇着头不断叹息，向我推心置腹的讲述了参

加武装支泸的亲身经历：

宜宾、泸州相继发生武斗后，合江县两大派的斗争逐渐激烈起来了。8月份，我们合江红旗派就开始作武斗的准备。红卫兵合江部队进行军事编制，大家都是热血沸腾，认为参加武斗是以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便纷纷报名参加武斗队。经过挑选，选中了身强力壮、铁杆红旗派观点的100多名学生编成了一个加强连，共四个排。首先是每人发一根钢钎、一顶藤帽，练习刺杀。钢钎是合江县机械厂制造、合江红旗司令部统一发放的。到了8月下旬，由县武装部统一发放了枪支弹药，每人一支中正式步枪、10发子弹。各连队还配备了轻机枪、重机枪。红卫兵能够像解放军那样挎起枪，都很神气、很激动，没想到那是杀人的武器，更没想到那是去杀无辜群众。我们经过短时间的真枪实弹训练，就接到开赴前线“武装支泸”的通知，具体任务是去弥陀布防。我们都认为是为了捍卫红十条去剿灭麻匪，所以战斗热情很高。9月5日那天，最后出发的学生连前往合江汽车站等车。汽车为运送先出发的武斗人员，全部开出去了，停车场显得空荡荡的。太阳光较强烈，大部分人陆续分散到周围屋檐下荫凉处避太阳光。那时，配置学生连的一挺轻机枪摆在停车场中间空地上。我和几名同学站在机枪旁争论问题，竟忘了强烈阳光的照射。突然，架在地上的机枪响了，无人控制的机枪因后座力作用跳动着进行扇形扫射，只见对面散开的人群哗啦倒下一大片。听到机枪响，我们一下惊呆了，一个个像木头人一样，既没有跑动，也没有去控制机枪。只见机枪扇形扫射过来，枪口快对准我们几个人时，因一梭子弹打光了，才自动停止下来。正当我们惊魂未定，却听见被射中倒地的同学纷纷叫喊起来。我们这才上去扶起受伤的同学，一清点，被打伤十多个人，基本上伤在腰部以下，其中一个重伤者，经抢救无效死亡了。出了机枪走火事件后，上级决定学生连暂不上前线了，我们灰溜溜的撤回了学校。真是出师不利，未战先败，未战先伤亡。

9月10日，前方不断传来坏消息。因为弥陀前线吃紧，急调我们学生连前去增援。吃了午饭，我们就乘车前往弥陀。车到黄包山，迎

黑

面碰到拉伤员的车从前线开回来。错车时，我们见车厢里那些凄惨呻吟的伤员一个个血淋淋的挺吓人，顿生恐怖感，有人立即就哇啦哇啦的呕吐开了。这时，路边走过来一群轻伤员，有的被人扶着走，有的拄着棍子走，他们着急的对我们喊：去不得了、去不得了！守不住了，打败了、败了。见此情况，当官的决定立即下车布防，准备在黄包山构筑一道防线。于是，三个排被布置到公路两侧的山坡上筑工事，准备正面迎击敌人，掩护前线部队撤退。我们排被分配去长江岸边的大桥粮站警戒，防止敌人沿江岸攻击过来，保护黄包山主阵地侧翼安全。我们排到了大桥粮站后，又安排两个班驻守粮站内，我所在的班到江岸边驻守。天黑了，轮到我和另一个同学站岗放哨，其他人在农民家里休息。正是秋高气爽季节，半轮上弦月挂在高朗的夜空，月光静静的洒在奔涌的长江上，静影沉璧、浮光耀金，景色格外迷人。我从来没有在长江岸边欣赏如此美景，江风送来一阵阵凉意，我简直有些心旷神怡、陶陶欲仙了，暂时把对武斗的恐惧忘得一干二净。但好景难留，美梦不长，约晚上 10 点钟，我们排接到命令，撤退到佛荫去，撤退时走小路，不准走公路，防止红联站乘车追上来遭袭击。全排匆匆忙忙撤退，已经走出两里多路了，有人突然想起江边还有两个岗哨未通知撤退，便叫一个识路的老乡前来通知我们。我正面对江涛美景陶醉，忽听有人喊：你们两个还站在那里干啥，大部队早就撤退了。我俩吃了一惊，刚才的好兴致一下子全没了，慌慌张张跟着老乡连走带跑的撤退。大约晚上 12 点钟吧，终于到了佛荫场，在场上住了一夜。

9月11日上午，文攻武卫指挥部紧急命令，所有连队全部到佛荫场外的山坡上埋伏。下午，红联站的先头连队追赶到佛荫，与我们接上了火。双方占领有利地形对峙，互相射击，没有发动强力冲锋。初次参加战斗，听到撕心裂肺的机枪声，看到子弹打在红苕地里，粉碎的红苕叶和尘土飞扬几尺高，难免有几分胆怯、惊慌。为了掩饰内心的恐惧，闭目默默漫骂：麻匪、麻匪，老子不怕你。隔一阵子，又毫无目标的放一枪，既壮了胆，又过了枪瘾。打到黄昏，指挥部通知撤

退。据打弥陀的人讲，守弥陀时，我们集中力量对付正面之敌，没防范敌人绕到我们后面进行夹击。现在打了一下午，敌人没有组织大规模冲锋，有可能又派了部队打穿插，绕到我们后面去了。我们主动撤退一段距离，让敌人没有夹击的机会。我们一气撤了约 10 华里，退到接近笔架山主峰的高山上，晚上借宿农民家里。天黑了，山风一吹，被汗水打湿的衣服贴在背心上，冷得直打哆嗦。加上又没有吃晚饭，真是又冷又饿、日子难过。我想起挎包里面还有一个芝麻饼子，是前天发的干粮，我舍不得吃完，忍嘴才留下了一个，此时正好救急。旁边林瑞生同学也空着肚子，我便分了半个麻饼给他，那半个麻饼好香哟，胜过所有的美味佳肴，林瑞生说差点把舌头都吞下去了。至今回忆，那一夜不知是怎样熬过来的。

9月12日，双方并没有交战，指挥部又通知往合江县城里撤退。我们沿着高山上的小路走，哪知敌人已占领了对面的山坡，不停的朝我们扫射，打得树木枝叶纷飞，打得岩石火花四溅。我们躲躲藏藏，跟着带路人尽量朝离公路远一点的地方跑。也不知转了多少山路，好不容易到了长江边的文桥场。头头们一商议，估计红联站已沿公路进了县城，不能再往县城里撤了。于是调来几条大木船，我们分批乘坐木船渡过了长江，前往望龙场集中。后来说，我们学生连有一部分人撤得快，撤进了合江县城里。他们回到学校里去收拾了自己的衣物，又匆匆过赤水河到了马街，也不敢在马街久停留，一直撤退到偏僻的虎头场集中住下。有一个同学很勇敢，出了合江中学很远了，想起我们红卫兵合江部队的队旗还留在学校里，他说战旗就是军魂，不能落入敌人手中去，又冒着危险只身返回学校，取走了战旗。我们在望龙场住了几天，一个月黑风高、阴雨霏霏的晚上，从合江与榕山之间的江段偷偷的乘木船渡过长江到了虎头，与先撤到那里的武装连队汇合。在虎头住了几天，又夜行军经实录撤退到了先市，住下坝粮站里。

9月24日晚，我们突然接到命令，立即前往新殿场驻守。哪知那一去就遭遇一场恶战。我们大约是晚上10点左右到了新殿场，到时

还平安无事，没有任何战斗迹象。学生连安排在一个单位的房子里住宿，大家走疲劳了，很快就进入了梦乡。睡得正香甜，突然被叫醒，说是有情况，全体武装人员立即到场外空地布防。我们匍匐在场外大路边的一片竹林里，后半夜的下弦月有些朦朦胧胧的，等了好半天未见动静。我们已有一些睡意了，大家互相提醒别打瞌睡。突然，见三发红色信号弹升空。我是平生第一次见到这么绚丽的信号弹，好看极了。正抬头欣赏那美丽的亮光，猛烈的枪声响了起来，密集的子弹扫射在竹林上空，只听得噼里啪啦竹子被打断的声音，只感觉到竹叶密密匝匝落了下来。我们不敢抬头，也没有放枪，听枪声知道敌人离我们还远。过了一会儿，传令我们收缩防线，全部撤回场上，以房屋为依托重兵布防。敌人打了一阵枪，见我方未还击，以为我们放弃新殿场撤退了，居然有一小股敌人大摇大摆的沿着进新殿场的大路走过来。对方约七、八个人，打着手电筒，还大声说着话。待他们距离我们阵地仅二、三十公尺时，连长一声喊打，大家一齐开火，那一小股敌人一下子全倒下了。敌人吃了亏，后面的人没敢冲上来，可能撤回去了，没有再进攻。天亮后，我们奉令去打搜索，有的四处检查，有的搬运尸体。我方被打死了十多人，场口外敌人也丢下了五、六具尸体。上午无战事，中午过后，敌人可能摸清了情况，又发起了进攻。我们已经在场外筑工事防守，双方打得很激烈。我们经过几次战斗，也比较沉着勇敢了。一个同学的脚被打伤了，我要扶他下去，他推开我说：别管我，狠狠的打麻匪。他自己竟连滚带爬的去了救护所包扎。打到下午三、四点钟，我们背后的山坡上响起了枪声，再坚守下去有被包围的危险，指挥部命令撤退。未经严格训练的几百名武斗人员，临阵撤退，不知互相掩护，犹如惊弓之鸟，四散溃逃。我才亲身体验了什么叫兵败如山倒。好多人丢了枪就跑，混在普通逃难的老百姓中去了。成百上千的人涌进一条山沟里，路上那能挤进那么多人，我们逢沟跨沟，逢坎跳坎，不管沟深坎陡，逃命要紧。我一气逃到石佛场，一个个都瘫坐在地上不能动弹了。在石佛场休整了一个星期，指挥部决定撤销学生连，学生连集体把枪交了，从此退

出武斗队伍。我们终于得以解脱，谢天谢地。交枪那天，有些人还哭哭啼啼，闹着要参加武斗队，我却暗暗自语：永别了，武器！听说我父亲生病，我就借口回家来了。还是住在家里安心，我就像一只虎口余生、吓破胆的小兔子，终于回到了温暖的洞窟中。

听罢孙泽明的武斗历险记，暗自为他庆幸。历经了枪林弹雨，不死不伤就是最大的幸运。

10月12日

昨晚不知哪个方向传来几声枪响。早晨去开大门，看见从门缝里塞进来的一张传单，内容大概是：警告先市邮电支局的“老麻”们，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了，红旗派是要杀回来的。如果胆敢乱说乱动，就要了你们的狗命。落名是“合江红旗敌后武工队”。

这是针对先市邮电支局写的传单，大家看后，认为先市不能久留。经与合江邮电局红联站派组织“中南海”联系，“中南海”的头头建议，先市支局红联站派观点的全部撤往合江城里去。于是，父亲和支局的几个职工立即去了合江县城。我因为不属于先市红联站派的，妈妈是家属，暂时留在了先市。

10月21日

父亲打来电话，叫我和妈妈都到合江去，城里很安全。下午，妈妈四处打听，得知明日有一只运货的木船下合江，便找到船老板请求，船老板同意明日搭一个人走。妈妈决定让我先离开先市，我收拾好衣物，作好离家的准备。

武斗啊武斗，搞又搞不得，躲也躲不开，今日终被卷进去，好歹全听命安排。

10月22日

约8点，妈妈送我上了木船。船要等一会儿才开，妈妈怕惹人注意，先回家去了。过了一会儿，有一妇人上船来问：有哪些人下合江。

那人是红旗派里派性重、跳得凶的一个，她自己不乘船，却关心有哪些人下合江，莫非有什么意图。我是红联站派的，她如去向什么武工队告密，待船行驶到中途，截住船把我扣留，岂不危险。越想越觉得可疑，干脆来个金蝉脱壳。我和船老板打一声招呼，下船从后街回到家里，推出支局的自行车匆匆上路。骑着自行车朝合江一气跑出十多里地才放慢了速度。

公路上没有汽车跑，连行人也难碰到。偶尔碰到一个人，仅用警惕的目光望一下，在这多事之秋，少说话为好，以免祸从口出。离合江县城七、八华里处，有背枪的人员在山口公路上设哨卡，盘查过往行人。我从容的上前说明身份，申明自己是红联站派的，同时拿出红旗派的恐吓传单作证。盘查的人点点头，让我通过了哨卡。我仿佛跨进了一条安全线，心情轻松了许多。我在合江邮电局里找到父亲，暂时住了下来。

11月25日

今天，妈妈乘船来到合江。父亲在合江邮电局内找了一间空房子，略为收拾，权作新家。一家人经过几番周折，暂时安定下来。

派性的威胁解决了，生活的紧促又冒出来。在合江住着，毕竟是自己的家，锅盆碗瓢，一应没有，不能自己开伙，只能在邮电局食堂就餐，三口之家，靠父亲微薄的工资维持，生活捉襟见肘，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10月29日

自7月离开学校后，整日逍遥复逍遥，对于泸州两派的情况、特别是武斗情况一知半解，完全成了一个局外人。经过这几天的了解，总算知道了一些情况。但是，我们的上级组织联络站已返回了泸州，其武斗队伍“石油兵团”驻在锅厂、泰安、弥陀一带。7月份躲避武斗回家后，既领不到那微薄的11元生活费，又领不到粮票，靠父母亲的供应粮过日子，搞得家里闹粮荒，东借西凑勉强支撑。眼看全家人

到合江后，父母亲的供应粮也领不到了，吃饭成了严重的问题。听说泸州红联站到合江后，是吃“大锅饭”，不要钱、粮，当即决定去吃“大锅饭”。

拿着合江邮局中南海组织开的介绍信，我到合江中学的红联站学生连去联系。学生连指导员系泸州气矿钻井队的职工，见我是同一单位的便格外亲热，我也就顺利地加入了学生连。指导员安排我和泸州四中、红星中学的学生们住在一间大寝室里。

红联站不让学生参加武斗，提出红卫兵小将是革命的红色接班人，宁肯牺牲十个工人，也不肯牺牲一个学生，所以学生连是安全的。受到如此保护，我可以安安心心的住下去了。

中午，我第一次前往学生连食堂吃不花钱、粮的“大锅饭”，又称“武斗饭”。食堂，就是合江中学的大礼堂，里面没有桌凳，各人打了饭菜，或蹲着、或站着吃。饭，用大木甑装着，可以随便盛，菜，则是用大木桶装着，由炊事员或帮厨的学生掌管，每人一汤勺。我拿着自备的碗、筷，好不容易挤到饭甑边，满满的盛了一碗饭，又赶过来排队取菜。有的学生耐不住饥饿，先狼吞虎咽的吃白饭，菜没打上，饭已空了半碗。我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米饭排队，待轮到我取菜时，几个学生欺负我初来乍到吧，挤到我前面脊轮子。负责打菜的女同学应付了两个脊轮子的学生后，对另几个喝斥：该这位眼镜同学了，你们靠后。她伸直腰，主动从我手里拿过碗去，将满满的一勺子炒白菜按在米饭上。这时我才看清她那红朴朴的脸庞，是那么秀丽、端庄，我差点被那美丽的脸庞惊呆了。她为自己伸张正义而感到欣慰吧，把盛满饭菜的碗递给我时，脸上挂着愉快的微笑。我走出几步后，情不自禁的回头张望。她正低头弯腰忙碌着，那打菜的姿态显得格外优美、潇洒，像一幅少女名画，深深的映入我的脑海。

这第一餐“大锅饭”，我吃得格外香甜、格外有滋味。

11月31日

钟成云托人给我捎来一信，信中说：先市时局紧张，合江红旗派

的活动猖狂,经常趁夜深人静来张贴标语,声称要消灭“麻匪”、要杀回合江,临走鸣枪示众,以表示来过此地。另据传闻,合江红旗派已有二、三十人潜入县城中,且持有枪支,应加倍提高警惕。此说虽有很多疑点,但宁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平时还是少上街去逛为好。

11月1日

夜里站岗,寒气袭人,只好披着铺盖以御寒。和我一道站岗的是泸州四中的苏忠同学,他系红卫兵九·三纵队(原名江城风雷)司令。我不曾参加泸州的武斗,站岗闲聊时,向他询问武斗的具体过程,他给我讲了在九·五反围剿中自己的历险记。

泸州发生武斗后,苏忠奉命带领江城风雷的骨干成员进驻泸州财经校内。王茂聚搞九·五围剿,红联站顽强抵抗几天后,自知力量薄弱,城区迟早要失守,便通知后方非武装人员先期撤退。苏忠跟随大批人员先撤退到蓝田,在蓝田住了一晚,立即撤往茜草坝。数万人挤在茜草坝,人心惶惶,纷纷朝泰安、合江方向撤退。苏忠想撤往高坝去,由于两岸战火激烈,过江的渡船早已停驶了。苏忠和另两名同学沿江岸走,见泸州船厂江边有一打水囤船,他们三人便上了囤船,解开缆绳,用木板、竹竿朝长江对岸划去。哪知囤船没有舵,江水流急,船划入江流中就不听使唤了,难于驾驭的囤船随激流朝下游冲去,三人经过一番努力,始终无法控制航向,只好任囤船随波逐流。囤船漂入新溪江段时,新溪已被重庆猛虎团武斗人员占领。猛虎团见江中漂来一只囤船,不问青红皂白便一齐朝江中的囤船开火。苏忠三人一直提心吊胆的害怕岸上有人开火,忽听到左岸枪声大作,便藏身于打水泵的右面。子弹雨点般朝囤船倾泻,幸亏有钢铁的机器作掩体,没有降临大的危险。苏忠由于注意保护头部、胸部,没有注意到左腿暴露在外,被两颗子弹击中。一颗子弹打穿了小腿肚,一颗子弹横穿大腿肚,虽然血流如注,但没有伤及筋骨。岸上火力很猛,猛虎团可能攻高坝受到沉重打击,把一肚子气往江中无辜的囤船发泄。所幸江流急、船速快,囤船迅速脱离了险境。苏忠忙将一件

背心撕开包扎伤口止血，同船的两位同学奋力将船朝岸边划，船到弥陀时，终于靠了岸。苏忠在同学的搀扶下，匆匆忙忙到弥陀镇卫生院抢救。当时红联站大批人员已向合江撤退，红旗派还在集中兵力攻击高坝，弥陀镇暂时成为两不管的真空地带。弥陀卫生院的几名医务人员是倾向红联站观点的，既没问苏忠的来历，也没让他先缴医疗费，立即予以精心治疗。苏忠心急如焚的在卫生院里躺着，身上既无钱、又无粮票，连上身穿的汗衫也撕烂了作绷带，唯一拥有的就是一条遮羞的短裤。医务人员们对他很友好，轮流给他送饭吃，才让他没有饿肚子。苏忠整日提心吊胆，如果红旗派的来占领弥陀镇，被红旗派发现抓住，很可能被当作坏头头予以枪毙。医生在治疗时对苏忠说：你们命真大。后来，镇上的人在你们乘坐的那条船上捡起的子弹头足足能够装一洗脸盆。除普通的子弹头外，还有几寸长的高射机枪弹头。治疗了一个星期，伤势略微有些好转，苏忠决定离开弥陀镇前往合江。医务人员们闻讯也不敢强留他，但纷纷伸出热情的手。一位护士见他没有长裤穿，便送他一条女式长裤，因护士的丈夫在外地工作，家中只有女式裤子，苏忠饥不择食，凑合穿上。一位男医生送他一件旧衬衣，其余的人送他两元钱、二斤粮票，足够他在去合江的路上用了。苏忠怕出门被人发现，特意要了一个破斗笠戴在头上。苏忠走了不远，伤腿疼痛难忍，便捡了路边一根竹棍当拐杖，这样才勉强减轻了伤腿的疼痛。到合江 60 华里，苏忠整整走了一天，天快黑时才到了合江。同学们见他死里逃生，赶紧送他到野战兵团战地医院里继续治疗。苏忠又在医院里治疗一个多月，才痊愈出院。听了苏忠讲述的历险记，我简直要把他当英雄看待了。其实，经历过九·五反围剿的人们，每个人都有一段非同寻常的历险记，苏忠仅是千百人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而已。

11月2日

因天气渐渐寒冷，有许多学生去了高坝。今天学生连发棉衣、棉背心、绒衣等过冬的衣物，有了这批御寒的物品，学生连稳定了许多。

昨天有人使用电炉烧坏了电路，昨晚摸了一夜的黑。义务电工来检查了一阵，因没有专用工具不肯接线。眼见大家又要摸黑，我自告奋勇冒冒失失地去接线，不小心被电流击了一下，非常麻痛，吃了一回哑巴亏。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终于接通了电路。

正当大家庆幸电灯又亮了时，义务电工发现他放在铺上的驳壳枪失踪了。大家分头找寻，翻遍了一间屋也没有找着。谁偷走了驳壳枪，是一个谜。在这崇尚武力的年月，谁拥有了枪支，谁就拥有了炫耀的本钱，会令人刮目相看。偷枪者固然该受指责，但对于崇尚武力的人来说，似乎可以用孔乙己的话来申辩：读书人窃书不算偷，武斗人窃枪也不算偷。这么一想，偷枪事件便可大事化小了。

11月3日

九·五反围剿后，红联站一派实际上被分割成了以高坝为中心和以合江为中心的两大群体，过去的组织形式显然已不适应反围剿的战时需要。因此，红联站总部发来通知，决定在合江成立“野战兵团指挥部”，统一管理驻合江的红联站派事务。尽管指挥部总指挥、副总指挥等统一称勤务组成员，由于突围到合江的群众原所在单位高度分散、隶属关系不同、组织庞杂，对红联站总部任命的部分勤务组成员又不甚了解，引起了内部不小的波动，大有哗变之势。这种困难时候，要吸取太平天国失败的教训，千万不能搞内讧，争权夺利、四分五裂，只能是自耗力量。只有加强内部团结，才能共同对敌。

11月4日

约六点半钟，连长到各寝室叫喊：起床了，出早操！我来到操场，只有几个男生。倒是与我们学生连同住合江中学的野战兵团二连（以沙湾公社的农民为主组建）已集合了一百多人，但他们排队高矮参差不齐、立正姿势各异，跑步更糟糕，噼里啪啦的全没了队形，快跑的、慢跑的、连走带跑的都有，像散放的羊群一样。跑了几分钟，又走了一会儿，解散了。连长、指导员又去催，好一阵子才来了四、五十

个人,比较正规的出了一回早操。

约上午 10 点钟,经连长多次召集,才来了部分同学到广场集合开会,通报关于成立野战兵团指挥部和勤务组成员组成的决定。同学们排成五路纵队,但男女生纵队之间相隔五、六米远,俨然一条鸿沟。连长郑重其事的宣布学习最高指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但一部分同学却分别朗读“造反有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等等。连长的讲话没有几人在认真听,大多数同学早就情绪波动,对新任命为勤务组成员的两个人发难,你一言我一语的议论:郑某某算老几,二级裁判一个;余某某才来兵团三天,是不是“黑匪”派来的探子都说不清,怎么能把几万人的命运交给他们掌握;我们还没忘掉李指挥牺牲后,南郊撤退的惨景,乱糟糟的,女同学逼得跳河……同学们越议论越激动,会议无法正常开下去。这时来了几个全副武装的同学,高喊:走,造反去!一些人响应:对,造反去。大多数同学一窝蜂往指挥部去了。我不了解详情,只能作壁上观。

下午,泸州红卫兵 7804 部队(简称红 04)负责人甘俊廉来召集学生连开会,同学们热烈地发言反映意见。归纳起来,意见有以下几条:野战兵团指挥部内部争权夺利、互相攻击、发生内讧,主要表现在野战兵团勤务组成员之间的分歧;余某某来历不明,据说是有个有问题的人,又才从敌占区来,是否叛变、是否探子;文某某公然宣传黑匪好,不搞打、砸、抢、抄、抓,宣称在紧要关头,学生们可以回家去,企图瓦解学生连。

待同学们发言毕,甘俊廉作了一些解释:野战兵团勤务组成员之间分歧的问题,主要是“私”字作怪,可以通过斗私批修解决,余某某问题可以调查清楚后根据大家的意见决定。甘俊廉还通报,红联站成立了“文攻武卫”指挥部,文攻、武卫各有分工。当前应注意几个问题,要反“左”防右,目前,原战斗师的一些人活动频繁,要坚决还击。路线问题不能调和,要着重搞大批判,造舆论。

我刚到学生连不久,对红联站、野战兵团的一些具体情况不了解,所以没有发言权,只是带着耳朵听。同学们的议论,权且当进行

了一次调查研究,了解到一些以前不知道的情况。

11月5日

八点整,学生连排着整齐的队伍,前往驻蔡坝的7804部队,帮助解放军搞秋收。大家精神抖擞、斗志昂扬,一路上高呼着口号:

红联站红旗不倒! 红联站巍然不动! 红联站永远造反! 红联站永远革命!

口号声抑扬顿挫、节奏分明、很有弦律感,无论是喊口号者、听口号者,肯定会受到感染,引起心灵的共鸣。

到了蔡坝,驻军部队首长前来欢迎:“同学们辛苦了!”大家齐声回答:“首长辛苦了!”一位连长前来安排我们干活。一部分同学去晒谷子,一部分同学去打谷脱粒,一部分同学下田割水稻。割水稻的同学们兴高采烈地脱下厚棉衣,有的还光着膀子,把裤管挽得高高的,手拿镰刀,“扑冬、扑冬”下田了。已是初冬,我双腿患有较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若下田割稻,两腿受寒肯定发病,只好去打谷脱粒。两部打谷机是用拖拉机作动力,只需将成束的稻穗往旋转的齿轮上一搁,谷粒就自动脱下了。解放军战士和我们一起干活,边干边谈心,十分亲热。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条心。我们虽然互不相识,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爹亲娘亲,不如阶级友爱亲。我们是无产阶级的战友、同志,我们之间的感情比山高、比海深! 天虽寒,可我们心里暖,干活累人,可我们话语轻松愉快。

和解放军一道干活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就到了中午12点。休息了,解放军陪我们一起玩,很多解放军战士把自己的军帽戴在学生头上。我摘下戴在我头上的军帽,发现帽里密密麻麻写着:坚决支持红联站,誓与红联站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看到帽子里的文字,我十分感动,不知道用什么适当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心情。我什么都没有说,什么都说不出,用闪着泪花的眼望着解放军战士,他也望着我,当我们的手情不自禁地握在一起的时候,一股暖

流在我周身流动。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的战略决策，解放军必须支持无产阶级左派。7804 部队的亲人们就是遵循伟大领袖的教导，时时不忘支持我们十几万红联站人，把心里要说的话写在帽子里、戴在头上，还有什么比这更感人呢。

我们正准备集合回合江中学午餐，一个解放军站出来大声说：同学们，中午休息还要你们去完成一项任务，就是到食堂里去吃饭。这怎么行呢，活没干多少，倒要部队贴我们一顿饭。我们想溜走，但各路口已有解放军战士“戒严”，禁止通行。大家便说，解放军最好，7804 最亲，到亲人家家里作客，应当高高兴兴地去。

我们跨进干净的食堂，饭菜已经摆好了，大家就坐，战士们忙忙碌碌地为我们添饭加菜，生怕我们讲客气、饿肚子。午餐后，解放军战士也不让我们自己动手洗碗筷。解放军的友爱亲情让我们从一顿普通的午餐里深深体会到了。说心里话，我还是第一次吃这么香甜的饭菜呢。中午休息，我们和解放军官兵进行了一场篮球友谊赛。

通过一天的劳动，场上打下的谷子堆了几大堆。骏马欢快地往返拉着谷子，这样的丰收场景，真是人欢马跃啊！当晚霞飞满天时，我们排着整齐的队伍回城，解放军官兵夹道欢送，口号震天。啊，多好的人民子弟兵啊，你们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哺育成熟的一代新人、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毛主席的好战士！你们是无产阶级左派的坚强后盾，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我们永远向解放军学习、致敬！

11月6日

今天，学生连继续去菜坝帮助 7804 部队搞秋收，但去的人多了一倍，近一百人。大家和解放军的感情更亲切了，谈话也少了一些距离。一个解放军给我们透露了“首长指示”精神，他说，对待刘结挺问题，一是独立思考，二是议论无罪，三是好人打不倒，四是坏人打倒了活该。另一个解放军战士直言不讳地说：刘结挺当军区副政委才上台没几天，他就把四川控制了，并极力排斥张、梁首长，比李井泉还凶。在 7804 部队吃了晚饭，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开蔡坝，解放军官兵依依

与

麻

黑

不舍的相送,我们走出很远了,他们还整齐的排列着挥手致意。

晚上,一个从重庆回来的同学说:梁司令员接见了红联站的代表,态度坚定的表示,谁今后再喊砸烂“麻联站”,坚决镇压。

11月7日

劳动了两天,今天休息。指导员召集学生开会,学习梁司令员的讲话,大家一致认定,王茂聚指挥红旗派围剿红联站错了。

通过这两天的劳动,收获很大,胸中激情不吐不快,遂提笔写诗一首:

朝霞啊这么的绚烂 / 娇阳啊这么的红艳 / 长空啊这么的蔚蓝 / 云朵啊这么的撒欢 / 帮助七八零四搞秋收 / 红卫兵小将们笑开颜 / 打谷机声声响彻田间 / 金黄色谷粒堆成小山 / 解放军红卫兵同挥汗 / 亲密的话语说不完 / 红卫兵敢于革命敢造反 / 解放军支持左派意志 / 坚炊事班里忙得欢 / 饭菜热腾香扑面 / 解放军的饭菜最香甜 / 欢声笑语飘荡食堂间 / 日落西山红霞飞满天 / 依依惜别军民心相连

晚上放映电影《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7 周年。这部电影虽然已经看过好几次了,但仍和初看时一样激动,伟大领袖那和蔼可亲的笑容、亲切挥动的巨手,那辉煌壮丽的天安门、沸沸腾腾的北京城、那千千万万的工农兵群众、斗志昂扬的红卫兵闯将……这一切的一切,历历在目、感人至深。我们的心啊早已飞向了北京、飞向了天安门、飞向了毛主席身边,我们情不自禁地一遍遍高呼: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11月9日

34

上午九时,江津“九·七”派白沙红联站宣传队来合江中学礼堂演出。根据指挥部安排,学生连、野战兵团二连、六连看演出。走进礼

堂，已座无虚席。我正寻座位，见一女同学向我招手示意，她旁边正有一空位。那女同学在饭堂里天天都碰面，但不知姓名，也未打过招呼，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挤过去坐在她旁边。第一回坐在一位女同学旁边看演出，有些木讷，不觉脸上有点热乎乎的。正茫然，各连之间开始拉歌，一投入歌唱，心情平和了许多。你唱一支《大海航行靠舵手》、我唱一支《东方红》，大家都放开喉咙高歌，唱出了我们红联站人的豪迈激情。

演出开始，白沙红联站宣传队致词，共同学习《最高指示》、《最新指示》后，精彩的表演开始。过去在旧中宣部的把持下，舞台上尽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古人、死人统治着舞台。今天，工农兵登上了舞台，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有无穷的创造力，最聪明、最勇敢，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白沙红联站宣传队说得好：我们的天是毛泽东思想的天、我们的地是毛泽东思想的地、我们的人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顶天立地的英雄汉！凡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就拥护，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统统滚它妈的蛋！白沙红联站宣传队说出了亿万人民的心里话：毛主席最亲、解放军最好、工农兵最可靠。

整台演出是在友好的气氛、热烈的掌声中进行的。舞台下不断高呼：向白沙红联站学习、致敬！向 54 军学习、致敬！誓与白沙红联站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口号不断、掌声雷动，往往不得不暂时中断演出，台上台下都沉浸在友谊的气氛中。在这样热烈的气氛中，哪怕是一块坚冰也要融化。

晚上，白沙红联站宣传队进行了第二场演出，安排另一批连队观看，口号声、掌声一直持续到深夜。

11月10日

今天，学生连第三次去菜坝帮助解放军部队搞秋收。因为下着小雨，仅去了约 30 人，其中只有几个男生。我要送钟成荣同学到码头乘船返校，故没有去菜坝。按正常航班时间，客船应该九点钟到，

一直等到 11 点钟，仍不见客船影子。在这“兵荒马乱”的年头，一切秩序都被打乱了，航船误时，没有什么奇怪，等船的人们耐心的等待着、等待着。我怕误了开饭时间，只好告别钟成荣回合中校。诚心送友人登船，却不能在汽笛声中握别，也是一种遗憾。

下午读鲁迅杂文，偶记如下：

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同志的残忍。

孟子曰：“杀人以挺与刃，有以异乎？”惠王曰：“无以异也。”

未必只仇恨那用刀来杀死你的人，便放过了那用木棒来打死你的人吗？反革命的本事愈高，对人民的害处愈大，我们就愈该反对。

11月 11 日

听说合江红旗派有几个连，约五六百人准备空手前来马街集体反戈，他们没有带枪支、弹药，有几分可疑。同学们纷纷议论，是不是合江县城里藏着枪支武器，几百人回到城里，如果将埋藏的武器挖出来，来个里应外合，红联站岂不要吃亏了。

气温急骤下降，晚上异常寒冷。

红联站毛泽东思想战地鼓动小分队前来演出，其中一个歌舞剧比较好，揭露了红旗派的黑后台刘结挺、王茂聚调动二十七县市的武斗团围攻红联站的罪恶事实，同时也表现红联站人自卫反击、不畏暴力的英雄气概，颇具有感染力和说服力。

11月 12 日

近来形势紧张。石油兵团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几十人到 32111 英雄钻井队阵地塘河工地演出，受到江津反到底派三百多人的包围，红联站已经调人去解围。

闲着无事，外出冷清，便呆在寝室里和几个同学谈天说地，海阔天空的闲聊，话题自然离不开武斗、反围剿。同寝室的罗同学谈兴很浓，讲述了红联站野战兵团撤退到合江的经过，以及进驻合江县后，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事例。



9月11日下午，红联站突围的队伍从佛荫场出发，向笔架山方向前进。合江红教站几名学生头头前来投奔野战兵团。因红教站学生对当地情况比较熟悉，向孙指挥详细介绍了他们所知道的合江红旗派武斗人员撤退的情况。孙指挥根据合江红教站学生介绍的情况，派出侦察人员侦察，确信笔架山、合江县城里已无重兵把守，决定由林指挥带领石油兵团沿笔架山迅速前进，渡过赤水河后去占领马街，孙指挥则带领其他人员沿公路长驱直入，当晚抵达合江县城，在县城边沿地带住宿。12日上午，大队伍才正式进入合江县城里，分别以各学校为住宿地。

12日傍晚，野战兵团五连开进到赤水河边的马街渡口，这里已是野渡无人舟自横。然而，渡口码头上却有两架装着货物的板板车停在那里。五连长闻讯前去检查，不查则已，一查大吃一惊，板板车上装的不是普通货物，而是一捆一捆崭新的钞票。五连长不敢怠慢，立即派人报告孙指挥。孙指挥立即前往查验，传唤红教站学生去找来合江县银行行长。行长早已被戴上走资派帽子挨批斗，手中没有权利，也不管事，自然不知道钞票摆在码头上的原因。但是他分析，这么大量数的钞票，只有县银行金库里能提出，排出银行金库被盗窃、被砸抄的可能，只有一种解释，合江红旗派败逃时，合江县银行现在掌权者遵照上级命令，将金库里的现金秘密提走。因为是秘密提现钞，参与的人不多，也没有武装连队保护。可能提现钞的人动作慢了一点，那两板车现钞还来不及运过河去，红联站追兵已到，拉现钞的人员也不知板车上装的是什么货，所以丢弃了板板车逃命去了。孙指挥要求行长把钞票接收过去存回金库里，行长叫苦连天说：我手中的权力早就被造反派夺去了，掌管金库钥匙的两个人现在也不知在哪里，我咋敢接收这么大量数的现金钞票。孙指挥一想，行长说的也有道理，将钞票立即交给行长不现实，于是命令五连一个排将两板板车钞票押解到县银行妥善存放，并由武装人员日夜24小时轮流站岗看守，保证现钞安全，不得遗失一张钞票。同时也要求行长立即想办法找到金库保管员，尽快前来接收钞票。听说金库保管

员是红旗派的，孙指挥当场表示，要保证保管员的人身安全，不得歧视、打骂。行长才松了一口气，答应尽快找到金库保管员。

野战兵团一连沿长江岸边搜索前进，见有十几只满载物资的拖驳船停靠在码头上，上船盘查，得知是上海支援宜宾的布匹、百货用品和药品等战略物资。这批物资如果及时运到宜宾，王茂聚们肯定会在九·五大围剿中派上用途。一连及时报告孙指挥，孙指挥当机立断，命令扣押船只，不能为王茂聚们的武装围剿磨中注水、火上浇油。孙指挥命令一个武装排日夜值班，保护船上物资安全，待报告驻泸部队后妥善处理，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借口哄抢船上物资。

9月13日，红联站突围到合江的人员在合江广场召开大会，孙指挥在大会上宣布：不准扰乱居民、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不准打人、骂人、虐待俘虏；不准搞打、砸、抢、抄、抓，不准私自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约法三章后，举行了简单的人城仪式。野战兵团指挥部驻县党校，野战兵团指挥部办公室驻县教师进修校，野战兵团后勤部、组织部驻东风小学校，野战兵团学生连、俘虏营、二连驻合江中学，石油兵团驻马街中学，其他各连队也安排了相应的驻防地。合江县城的老百姓见红联站如此文明进城，直夸红联站是仁义之师、爱民之师。

天已非常寒冷，我们把宿舍的门窗修理一番，堵塞风洞，以便过冬防寒。

11月13日

我们宿舍原来住八个人，陆续走了四人，仅剩四人了。

初中时的一位好友黎成托人结我捎来一封信，信中说：“现在经过省、地革筹调查，确定泸州红联站是反革命组织，泸州这次武斗，是麻联站反革命暴乱，胜利是属于红旗派的，麻联站这回是失败了，是输了、输定了……”等等。从信中不难看出刘张王郭们的狼心狗肺，他们竟胆敢冒省、地革筹之名，非法宣布我红联站是“反革命组织”，蒙蔽广大革命群众，真他妈混蛋透顶、反动到了极点。广大红旗派战士，包括给我写信的同学，是受了刘张王郭的蒙蔽，而且被蒙蔽得很深。

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鬼蜮者，刘张王郭是也。为了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以“斗私批修”为纲，掌握斗争大方向，刘结挺你听着，红联站人今天奈何不了你，总有和你算总账的时候。红联站人的血怎能白流，四川七千万革命人民绝不会饶过你的。

黎成给我写信并无恶意，仅是出于对朋友的担心，怕我误入反革命歧途而已。

今天，为了表示拥护制止武斗的决心，听说红联站首批缴了五车枪弹。但是有人持不同看法，以红卫兵成都部队为例，他们的枪弹全部缴了，现在 8.26 派向他们进攻，没有武器自卫，处境很危险，几次向红联站请求支援武器。

江津反到底派在塘河包围石油兵团宣传队，致使宣传队重伤一人、轻伤数人，解救人员到后，宣传队才得以安全撤回。

下午，野战兵团指挥部召集各组织负责人开会，讲解当前形势，可能要大战一场，叫大家作好大战的思想准备。为了备战，合江的车辆一律开往高坝。

晚上 12 点过，泸州四中九·三纵队红卫兵搞紧急集合训练，以实际行动响应打大仗的准备。

11月14日

下午在大礼堂里听录音，先是听西南师范学院“8.31 总团”勤务组主要负责人羊衍海的反戈讲话，揭发了重庆反到底派的一些内幕、黑幕。之后，是红卫兵成都部队代表发言，讲了一通人所周知的问题，特别是狠狠揭露了刘、张、王、郭的罪行。由于人多嘈杂，音响效果极差，加之我又座位靠后，要听清楚十分困难，故听了一半就离开了礼堂。

回到寝室里，几个同学正在写大字报，内容是反映近一段时间站岗放哨抓得不紧，思想麻痹大意，给敌人以可乘之机，搞不好会人头落地等等。大字报写好后，去贴在了指导员的宿舍门口。

晚上，由白沙红联站、合江红教站、泸州红联站三方举办联欢

麻 与 黑

会。联欢会气氛热烈、非常成功。战斗在不同地区的革命群众,为着共同的革命事业走到一起来了,是烈士们的鲜血浇开了友谊之花。

11月15日

没有人给我布置任务,自己觉得该干点有益的事,于是找来钢板、铁笔、蜡纸,开始翻印《井冈山战报》上载的长文《走1917年的路》。

下午,一位女同学上街,发现了在先市冒充红联站人去抢粮站的坏分子,她马上报告了南郊小分队,并进行盯梢。晚上,我们一行十多人荷枪实弹前往东风旅馆去抓人,结果手到擒拿。这家伙非常狡猾,对于干过的坏事一口否认,不是装聋作哑便是支支吾吾,避口不谈,还百般狡赖,声称用生命担保。夜已深,问不出结果,我们只好把他押到俘虏营去。一到俘虏营,看管人员便惊呼:又是他,这已经是第三次当俘虏了。他坏得很,一会儿冒充8.15的、一会儿冒充红联站的,吃饭不掏钱,还编打油诗来骂红联站。同学们一听,十分气愤,便用绳子把他捆起来。如果对他讲客气,他明天还会干坏事。有人气乎乎的要枪毙他,要为死难的战友报仇,哗啦一声,把子弹推上了膛。赵指导员忙来制止,并心平气和的背诵“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她说,不能虐待俘虏,更不能枪毙俘虏。经过一番耐心劝说,那位同学的气消了,收起了子弹上膛的枪。

11月16日

刻了两天的蜡纸,手十分酸疼,仍然坚持着刻完了《走1917年的路》全文。共9张蜡纸,第9页剩余的空白处刻上最新简讯:张西挺投敌叛变被地院解大(成都地质学院解放大西南战斗团)查获。我刻蜡纸,其他同学就开始油印、装订,大家都觉得很有意义,干得很欢乐。

装订完《走1917年的路》后,同学们争着拿出去散发。这时,有几个女同学走进寝室来,他们嘻嘻哈哈的说:想不到这个新来的眼

镜还是一位秀才，不声不响的就刻了一本材料，给我们一本看看。我注意到，那天招呼我在她旁边坐下看演出的女同学也在，便说，我连你们是哪个学校甚么组织的都不知道，就这么不明不白的给吗。一个快嘴的女同学说，我们大名鼎鼎的“化专 11.3”都不知道呀。招呼我坐的那位女同学却说，我可是工业技校的，受不了大名鼎鼎的恭维。我忍不住冲她问道：姓甚名谁，我这材料不给无名之辈哟。她见我故意幽默，也拉长腔调说：本人姓卫名梦媛，人称“老为”，要找我，就说“找老为”。《找老为》是宣传队前不久演出的一个节目名，也是一句反复出现的台词，讲的是一个做好事不留名的人，自称“老为”，暗示“为人民服务的人”。我给了她们所要的材料，她们便一阵风似地走了。我望着她们消失的背影，心里不停的默念：卫梦媛、老为，老为、卫梦媛。

11月 17 日

今天，我又刻印“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中国人民解放军宜宾军分区联合调查组关于处理红联站问题的调查报告”。这是一份反面教材，刻印的目的是要让更多的人了解王茂聚们控制的宜宾地革筹的派性立场，认识王茂聚们的丑陋嘴脸。

晚上，江津锦红、永新两个公社的宣传队来慰问演出。公社组织的农民宣传队具有无限的生命力，虽然从艺术水平衡量不算好，但政治水平是高的。从工农兵占领舞台、让才子佳人、帝王将相滚下台这点讲，更具有深远的意义。两公社的宣传队仅一台手风琴，别无其它乐器。演员中有乡村小学教师、贫下中农子女等。那些见了生人都脸红的大姑娘、小伙子，一登上舞台却变了个样，能说会道、又唱又跳。独唱者的声调虽然有点“左”，发音不准，然而即使把 a 调唱成 b 调，因为感情真挚，仍有感人的力量。他们的普通话半生不熟，却坚持用那种椒盐普通话（即四川方言语音味很重的生硬普通话）演出。我们相信，只要他们坚持下去，一定会有所提高，一定会达到理想的水平。

啊，舞台上的工农兵，让我们为你的出现而叫好吧！你们是初生

的幼芽,一定会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雨露下茁壮成长、开花、结果

.....

因为晚上值班的人很少,我们便扎了一个假人来作替身站岗放哨,假人扎得很逼真,竟闹出许多笑话来。有一个女同学想让岗哨吓一跳,她悄悄溜到假人后面,哇一声,拍一掌,哪知岗哨木然没有任何反映,她自己倒被吓了一大跳。

11月20日

我们寝室里住着八名男生,分别来自五所学校,泸州四中、红星中学、陵园中学各两名,另外一名是通机厂技校的。除我而外,他们七人都经历过九·五那血雨腥风的日子,算得上是从枪林弹雨中突围出来,都有一些舞枪弄弹的知识。只有我没有任何武斗经历,也没有亲临战场的体验,算是白丁,自叹弗如。

今天没啥事,便把夜里站岗用的一支七九步枪拿过来细瞧,几位同学便围拢来热心的给我讲解枪械知识,并教我如何擦枪、拆卸枪栓、子弹上膛等等。我像一个列兵一样,专心听讲,认真演练。一个同学很有兴致,他拿过枪,将枪管伸出窗外,让我练习瞄准。我也摆出射击的架式,将枪口对准长江对岸的一座白塔,眼睛、准星、白塔尖三点一线,瞄了一阵,又移动目标,从白塔尖到树影,再从山顶移回白塔。正瞄得兴起,食指不由自主的一动,扣动了扳机。冷不防一声枪响,枪托重重的扎在肩上。旁边的同學高喊:打中了、打中了,白塔上冒出了一股烟。我注意看了一遍,没有见到哪里有一股烟。

正吵吵闹闹的,指导员闯进寝室里了,他铁青着脸严厉的责问:是谁在开枪?指挥部三申五令,不准无事开枪,扰乱军情,惊吓群众。大家都默不作声,我忙说:指导员,是我开的枪。我在练习瞄准,不小心碰了扳机走火了,不是故意开枪。大家也异口同声的为我申辩:不是故意的。指导员见状,态度缓和了许多,他说:今后玩枪要特别小心,枪走火,打死打伤了人,谁都不好交待。说罢,心情放松的出去了。我们对着指导员的背影直伸舌头。

11月24日

四中一位同学不知从哪里搞到一支冲锋枪，他十分珍视，白天枪不离身的挎着，晚上把枪压在枕头下，枕着枪睡觉，大有枕戈待旦的气派。今天，他又挎着枪出去兜风，却被石油兵团的胖连长碰上，于是盯上了那支冲锋枪。胖连长带着警卫员一直跟着他进了寝室，一阵寒暄后，便说：你们红卫兵小将在后方，有我们在前方顶着，你们安全得很，拿冲锋枪没有多大用处，挎着是累赘。我拿一支五四式手枪给你换，怎么样。这样大家都有好处，你腰杆上别支手枪，既轻便，又提劲；我带着冲锋枪上战场，打起黑匪来更带劲。那个同学起初不肯换，经不住胖连长左说右劝，终于同意交换。胖连长换了冲锋枪，如获至宝，高高兴兴的带着警卫员走了。

11月26日

站岗的同学来喊我，说是校门口有人找。来到校门口，原来是林瑞生的母亲。林妈见我，吞吞吐吐的说，林瑞生躲避武斗时走得慌忙，有一口小木箱子放在学生寝室里，托我帮忙找一下。原合江中学的学生寝室，目前都由学生连住着，我便带着林妈直至林瑞生原来住的寝室走去。那间寝室里也住着好几个学校的同学，进屋询问，才知道这是一间安排短期居住人员的寝室，这之前，不知道换住了几批人。目前，寝室里空荡荡的，啥都没有了。林妈失望的叹息道：好可惜哟，那几件准备冬天穿的衣服，还新崭崭的，做好了没有穿几回，就失脱了。要新添置，得花多少钱哟，全家人的布票都要挪两年才够用。我想，拿走林瑞生木箱子和衣服的人，肯定是红联站的人。前几天，我见到先市红联站派的一位工友，他在学生连食堂当炊事员，身上穿一套很不合身的衣服，脚上穿一双亮锃锃的大皮鞋。当时我就笑话他说：你一身打、砸、抢的装扮，他却笑嘻嘻的说：你莫要乱讲。说罢，匆匆离去，生怕被追究的样子。见林妈这么失望，我只好安慰她说：这个兵荒马乱的年头，失点财没关系，只要人好啥都好。

林妈无奈的走了,望着她远去的背影,我心里有几分茫然。饿死不抢粮,冻死不进房,要当仁义之师,做到秋毫无犯,谈何容易哟。

11月29日

天气晴和,指导员和我们一起到广场上打篮球。这时,从指挥部办公室那边走过来一个人,指导员老远就喊:老杨,你来啦。边喊边疾步上前握手。指导员向老杨询问石油兵团近况,老杨也问询指导员在学生连工作顺不顺心。我在一旁好奇的听着,原来老杨是石油兵团政宣部负责人。指导员对管理学生连叫苦连天,称在石油兵团工作单纯,人员熟悉,事情好办。指导员指着我说:他是石油工读学校的学生,能写会画,踏实肯干,写标语、刻钢板,都有两刷子。我也向老杨简单叙述了躲避武斗回家,被迫到合江参加学生连的经历。老杨听罢对我说:你呆在这里干啥,回石油兵团去嘛。回去把你们那批学生组织起来,搞文攻正需要人呢。临别,老杨又重复说:回来,早点回石油兵团来。

我父母亲都在合江,这里是后方,既安全,一家人又互相有个照顾。去石油兵团,那是前线,随时都有危险,还让父母亲整日担心。想来想去,拿不定主意。

12月2日

当前,根据缴了一部分枪的形势,今后需要加强文攻的力量,所以,红联站总部要求驻合江的学生连移驻高坝,以便对泸州市开展文攻。晨六点半钟起床,吃了早饭,各人收拾行李。因为要离开合江,有少数同学便把饭碗砸了、筷子扔出窗外。一个过激的同学把电灯泡、灯罩打烂,甚至把电灯开关也砸了。他的行为立即遭到大家的怒斥:这是国民党遭殃军的作风、剥削阶级思想的残余。真正的红联站人就应当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能搞打、砸、抢、抄、抓那一套。那个同学自知理亏、埋头走了。

学生连的同学流动性很大,你来我往,人数极不固定。常驻学生

大约 150 名左右。今天,到车站等车去高坝的人数约 100 名,尚有一部分不愿前往的留下了。我仔细看了一遍,没有见到卫梦媛和化专 11.3 那几个同学,她们肯定留下了。高坝,号称红色根据地,相对安全。高坝是什么状况,我没有去过,不得而知,出于好奇心,还是决定去闯一闯。

等车时,大家去围观停在车站内的一辆装甲车。一个同学指着装甲车说:这种装甲车在泸化厂保卫战中立了大功。你们看,这车四面都有机枪眼,有一次,一辆装甲车开到前沿阵地,被黑匪把轮胎打爆,开不动了。哇的一片喊叫声,工事里的黑匪都站了起来,准备冲到车前来抓俘虏。装甲车里的同志们沉着冷静,把四面的枪眼门一齐打开,伸出机枪四面横扫,一下子把黑匪扫倒一大片。黑匪吃了大亏,只好龟缩在工事里,连头也不敢伸出来。在我方火力的掩护下,泸化兵团出动了另一辆装甲车,把那一辆打爆了轮胎的装甲车安全的拉了回来。

大家谈起武斗,便有了话题。有两则故事很感人,特记于后。

有一个机枪射手,是贫下中农,原来参加过民兵训练,很勇敢。在南城阻击战中,他们守卫的一个小山头只剩下他一人了,他就一人打几支枪。他东边打一梭子、西边打一梭子,敌人摸不透底细,不敢冲上山去。后来,他寻机把机枪扔进水塘里,只身跑回了连队。当时红联站的武器吃紧,他觉得丢了机枪很可惜,又只身返回水塘去摸机枪,可惜被埋伏的黑匪发现了,遭一阵乱枪射击,机枪手英勇的牺牲了。

有一位小鬼,才十五六岁。他要求参战,向连长要枪。连长说,现存的枪没有,只能从黑匪手里去夺。小鬼非常机灵、非常勇敢,枪一响就冲在前面。他见前方岩壁下有一个拿半自动步枪的敌人,便悄悄爬过去,他趁对方集中精力朝前面射击时,向敌人扔出一颗手榴弹。还没等手榴弹浓烟散去,小鬼冲上去夺下了半自动枪。他得意洋洋的抱着枪回到了自己的阵地。这时,小鬼发现阵地前方的树林里有十多个黑匪,因为他还不会使用刚夺过来的枪,就把枪交给连长,自己抓了几个手榴弹潜伏着爬向对方树林。当大家为他着急时,只听到对方树

黑

林里先后三声手榴弹爆炸,然而,却没有见到小鬼回来的身影。不久,我们的人都向后撤退了,至今也没有小鬼确切的消息。

约 11 点,三辆装满了学生的敞篷汽车朝泸州驶去,车上歌声不断、口号声不断。我们在泰安下车,遇到泸县籍的几位半工半读学校的同学,我这个光杆司令仿佛一下子有了一支部队。我召集他们一道乘船过长江到了高坝,并与石油兵团取得联系,大家久别重逢,都有一种流浪汉回到家里的感觉。

晚上在航校礼堂看山城 8.15 派和二机校 8.31 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演出。

12月3日

我们一行 8 人到航校石油兵团部报到。兵团勤务组安排我们到石油兵团政宣部协助工作,主要是抄写大字报和贴标语等。我们几个同学在学校时分别属于两三个红卫兵组织,根据目前红联站重点开展文攻的形势要求,应该把几个红联站派观点的组织联合在一起,团结起来、统一行动、增强力量。经过充分协商,决定联合成立“泸州气矿半工半读学校红卫兵铁血部队”,我就成了“铁血部队”的主要负责人。

12月5日

今天,红卫东成都部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来川南航校礼堂为石油兵团进行慰问演出。他们精彩的表演,赢得了阵阵热烈的掌声。他们的演出气势磅礴、感情真挚,体现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天不怕、地不怕的可贵精神,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革命气概。我们看了无不为之感动。

12月6日

今天上午,石油兵团的一位连长到政宣部来闲谈,在我们的询问下,他向我们讲了李修传指挥壮烈牺牲的经过,他讲得绘声绘色,

我们听得津津有味。

红联站在九·五反围剿时真是危险得很，主要是兵力不足、武器弹药缺乏。王茂聚们纠集 27 个县、市的武斗人员前来围剿，宜宾地区 18 县、市的武斗人员是由军分区、县武装部发的枪炮武器，还进行了长时间的训练，战斗素质相对比我们强。而红联站眼见敌人武装，不得不趁泸化厂驻厂部队换防时“抢”了一个营的武器才武装了自己。泸化厂在邻玉镇的弹沟有一个仓库，那里驻守了一个排，在红联站去高坝抢枪的同时，我们石油联络站也去弹沟“抢”枪。弹沟部队早已将枪栓拆下，分别由战士装在荷包里。我们只抢到没有枪栓的枪，那还不是和一根棍棒差不多，当我们四处找寻枪栓时，同情我们的战士悄悄的从荷包里摸出枪栓来递给我们，有的战士则将枪栓扔进我们的车厢里。我们石油兵团就靠那点武器起家组建起来。后来又到枪械所、武装部去抢了枪，才武装了几个连。当九·五反围剿战斗打响后，由于兵力吃紧，纳溪至蓝田一线的防守仅布置了三个班的武装力量。其中两个班扼守石梁，一个班守机场口。九月六日夜，守石梁的两个班经商议，决定一个班在山顶上守阵地，一个班下山休息。九月七日拂晓，守阵地的那个班未等换防的一个班上来，擅自下山去吃早饭。哪知敌人于当晚已摸到山下，拂晓又悄悄摸上山准备发起攻击，我们守阵地的一个班刚离开，敌人顺利的占领了石梁山顶阵地。待我们换防的一个班大模大样上山，敌人开枪阻击，那个班战斗素质太差，没作任何抵抗，大家丢了枪就跑散了，连机枪也扔了各自逃命。另一个班听到枪声响，知道山顶阵地失守，悄悄沿山坡朝蓝田隐蔽撤退。两个班都没有派人向坚守机场口的那个班报信。敌人顺利占领石梁后，便沿纳泸公路迅速向蓝田推进。

9月7日，李指挥听说石油兵团守卫的石梁一线吃紧，他知道石梁一旦被攻破，蓝田、气矿基地则无险可守，对方可长驱直入。李指挥很着急，坐上一辆北京牌小车、带了一个警卫员，驱车直往前线阵地。当时石梁已经失守，守卫的武斗人员沿着山坡往蓝田方向撤退。李指挥车到机场口，停车问岗哨：前沿阵地在哪里？站岗的人员不知

黑

详情，回答说：石梁还在激战。李指挥决定到最前沿去观察敌情，以便制定下一步作战计划。小车驶入了蓝田飞机场公路，那条公路可直通邻玉场，且比较安全。飞机场属部队驻地，一般武斗人员不会去骚扰。在飞机场出口处是一大片甘蔗林，小车接近出口时，忽听机场边有几个空军地勤人员大声喊：那不是红联站李指挥的小车吗。这时，从甘蔗林里钻出两个持半自动步枪的人，拦住车大喝一声：停车，哪一部分的？李指挥一看对方装束，知道碰上红旗派武斗人员了，便回答：我们是泸州红旗司令部的，有事到纳溪去。对方迟疑了一会儿，又问：有证件吗。李指挥忙回答：有证件，在车上。说完，李指挥朝车上走，示意警卫员开枪、司机倒车。此时，司机会意了，立即倒车，警卫员却惊慌失措。对方见此状，开枪了。李指挥忙掏枪还击，警卫员这时才开枪，将几米外的两人击倒，立即钻进车内。李指挥一只脚刚踏上车，甘蔗林里的枪声响了，一排子弹飞过来，把李指挥击倒在车外。司机一条腿被打伤，他片刻也不敢迟缓，更不敢把李指挥扶上车来，那样三人会同归于尽，他用伤腿踩足油门，一溜烟逃脱了虎口。李指挥壮烈地牺牲在最前沿的阵地上。

听到这里，我们禁不住扼腕叹息。李指挥呀李指挥，你在大敌当前不畏惧，你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当然受到大家的崇敬。然而，你可曾冷静思考过，你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将会铸成千古遗恨啊！你作为一个统帅，你应当为了千军万马而十分珍惜自己的生命啊。你的视死如归，造成了红联站短期内群龙无首，造成了不必要的恐慌。临阵折帅，兵家之大忌啊！由于你的突然阵亡，红联站雪上加霜，好不容易才突破重围，艰难的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

12月9日

上午，政宣部通知我们，石油兵团在弥陀组建战地宣传队，建议我们都去试一试，能否参加组建。有的同学一听便知难而退，只有三人和我同意去试试。我们搭乘红卫东宣传队的车到了弥陀，一位负责组建宣传队的中年人来看了我们一眼，便嗯了一声离去。宣传队

组建伊始，诸事无人过问似乎也合乎情理。不过，遭到如此冷遇，心里总不是滋味，我向同来的三个同学告辞，独自搭车回了合江。下车后，先到邮电局里去一趟，父母亲都不在，便径直朝合江中学走去。

再次跨进原学生连住地，大部分同学去了高坝，人去屋空，有一种冷清的感觉。我随便找一间空铺放下挎包，看看已到开晚饭的时候。一时找不到碗筷，才想起求助卫梦媛。女生宿舍在一个幽静的小四合院里，真巧，我刚走进四合院，就见卫梦媛和同寝室的几个女生拿着碗筷出来。她们见了我，都感诧异的问：眼镜，你不是去高坝搞文攻吗，咋又回来了。我说明了情况，卫梦媛便吩咐那几个同学说：你们去食堂打饭菜，多打一份，端回寝室来吃。待几个同学走后，她热情的招呼我进寝室去，端凳子让我坐下后，又忙着打来一盆洗脸水，放在我面前说：赶车劳累了，先擦擦脸吧。受到如此礼遇，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自觉脸上热乎乎的，赶紧抓起毛巾洗脸。那张毛巾雪白雪白的，曾用香皂洗过，微微透出沁脾的清香。我望一眼卫梦媛，她也满意的望着我，那脸颊红朴朴的，分明透出些少女的羞怯。我们互相默默的望着，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幸好打饭菜的同学们回来了，大家七嘴八舌的，气氛才活跃起来。

吃罢晚饭，闲聊一会，借了一副碗筷才告辞出来。夜里，独自品味晚餐的温馨，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12月11日

闲着无事，便向同寝室的借书看，一个同学笑着说：要看书好办，我带你到书堆里去，看啥书，自己挑选。他领我到合江中学图书室里，着实让我大吃一惊。两间图书室坐落在一个小四合院内，门锁早已被撬坏，门虚掩着无人管。四合院里其它几间房是二连的宿舍。图书室里一片狼藉，书架空荡荡的，图书散乱的堆在地上，一些书被踩得面目全非，一些书已严重破损。作为一个爱书的人，对此只有一种感受：惨不忍睹。我在乱书堆里翻了好一阵子，终于翻出了《朱自清文集》、《瞿秋白文集》等几本满意的书。一次不敢多拿，因学生连

黑

有规定，严禁打砸抢抄抓、不准乱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我将书藏于怀中，正要离开时，发现另一间图书室一角的书堆上有人铺了一床破被，竟然有人以图书作为床铺。这时，有一股清香朴鼻。原来是窗下办公桌上有一小瓶，瓶里插着一束冬梅，水汪汪的花苞盛开了几朵。啊，这已是农历冬月了，在这隆冬季节，梅花顶着风雪开放了。真是“冰雪显红梅”啊。当今的四川，刘张王郭搞武装镇压，红联站人面临的政治气候比严冬还要寒冷，红联站人要像红梅一样傲雪凌霜，顶着风雨怒放胜利的花朵。

我若无其事的离开了图书室，回到宿舍，将书藏于枕下。如果看书时有人询问书的来历，我就撒谎说是借来的。

12月12日

在合江逗留了两天，估计石油兵团宣传队组建得差不多了吧，便准备前往弥陀。没有便车乘，正好有几位同学也要去泸州，便相约步行前往。上午，约九点钟出发，至下午三点多钟，步行60华里到了弥陀，大家不想走了，便在石油兵团接待站住下。我去宣传队报到，一个人出来支支吾吾，我自知身上没有几个文艺细胞，本不愿参加宣传队，你不想接收正合我心意。我打听同来宣传队报到的三位同学，得知他们均未被宣传队录用，早就回高坝去了。

12月13日

我们几人继续步行上路。到弥陀仁墙岩盘山公路段，一个亲历九·五反围剿大撤退的同学触景生情，他指着路边的一座新坟说：这里埋着“化专11.3”的一位女同学，她缺乏使用武器的常识，凭着一股热情参战，被自己挎着的手榴弹炸死了。沉默一会儿，他接着说，9月8日那天，这仁墙岩上驻满了合江红旗派的一千多名武斗人员，他们据险扼守。红联站撤退到此的足有一万多人，从黄舣到弥陀岩前，公路上水泄不通、人山人海，要是不攻下这道险关，被纳溪一线的敌人追赶上，一万多人只有束手待毙。我们是置之死地而后生，

石油兵团一面派出一个连队佯攻，一面派一个连队绕小路插入敌后，从分水岭那个方向包抄过来，野战兵团沿长江岸边攻入山下的弥陀镇。合江红旗派的战斗力不强，听到背后枪声一响，吓得丢下阵地便逃跑，正面攻击的连队一个勇猛冲锋便攻占了这道险关。红联站人打红了眼，子弹无情，合江红旗派跑得慢的，很多人成了枪下鬼。我们上坡路过，亲眼见路边横七竖八的摆着几十具尸体，有的人指着尸体大骂，有的人对着尸体摇头叹息：其实这些人也是无辜的老百姓，受了刘张王郭的蒙蔽，白白来送死。走下弥陀岩，我们回头再望，禁不住直伸舌头，要是合江红旗稍微具有战斗力，肯定会发生一场生死大战，双方不知要多死几倍的人啊。弥陀仁境岩一仗，合江红旗派被俘虏五、六百人，缴获枪支五、六百条，其中有的枪支枪管里的黄油还在，证明枪支使用人既没有擦拭枪管，也没有开过枪，连人带枪被俘获了。王茂聚们的部队就是这么窝囊，别看他人多武器好，但不得人心，失去道义，没有什么可怕的，还不是纸老虎一只而已。在俘虏中，有一名合江武装部的干事，他经过开导，向红联站揭发了武装部发武器、指挥武斗的事实，还写出了书面揭发材料。可以说，仁境岩一仗，红联站取得了政治上、军事上的双重胜利。

从弥陀到泰安，沿途都有被摧毁的武斗工事，可以想象当时战斗的激烈。一路上武斗的话题不断，那位同学还给我们讲了他认识的两个人的故事。

二中井岗山的靳同学，在红联站收复泰安的战斗中，他跟着石油兵团的林指挥上阵去攻打某一阵地，冲锋在前面的只有十来个人。靳同学胸前挂一支汤姆式冲锋枪，腰杆上别几颗手榴弹，紧跟林指挥前进。敌人据守在呈三角形的地堡里，可以互为犄角、互相掩护。林指挥很有战场经验，选择了一条比较安全的路线进攻，很隐蔽地接近了地堡，大约还有十几米时，林指挥一跃冲到地堡前，用驳壳枪朝枪眼里射击，打哑了敌人。靳同学一下冲到地堡后面的战壕里，见地堡里的四个射手都全神贯注盯着前方，他心里一阵猛跳，想到只要一扣板机，那四个人便全完蛋了。他慌慌张张地一扣，枪未响，

黑

再用力扣，仍未响。这时一个敌人听到身后有响动，回头一看，顿时惊呼，另三人也回过头来。靳同学连扣两次枪都不响，一时慌了手脚，他见对方调过枪口朝他射击，本能地低头跳出战壕，顺势一滚，滚到一个坡坎下。敌人一梭子打过来，一颗子弹打中他后颈，从耳旁穿出，鲜血立即像泉水一样喷射出来。靳同学一看，敌人封锁了他们进攻的路线，卫生员在后面很远，再摸颈部血流不止，如不及时包扎，血流过多便有生命危险。靳同学在那生死关头，一咬牙朝卫生员跑过去。半路上碰到冲锋上来的人，见靳同学伤重，要背他下去，靳同学推开了那人，对他说：快冲上去，先冲上去的十来个人已经伤亡了几人，必须马上去夺下阵地，否则会有更大的伤亡。靳同学鼓足最后的劲，刚跑到卫生员面前便昏了过去。卫生员立即背着他离开战场，任子弹在前后左右呼啸。待靳同学苏醒过来时，他已经躺在医院里了。事后问扣不响枪的原因，才知道他把汤姆冲锋枪的保险关上了未打开。

顶天立地组织的一个女同学是连队的卫生员，牺牲得很勇敢。她参加的那一次战斗，敌我双方各占领一座小山，敌人的进攻被打退，丢下几具尸体在阵地前的山下，死者的枪是半自动步枪，黄锃锃的很诱人。因为我方的枪相对粗劣，很需要那样的武器。天快黑了，趁着昏暗，卫生员便悄悄下山去取枪。爬到敌人的尸体堆里后，她以尸体作掩护，顺利取下一支半自动步枪。她想取下子弹袋时，却怎么拉也拉不下来。她心中着急，试图把尸体翻转过来，哪知只顾使劲翻动尸体，没有注意隐蔽，不幸暴露了自己。凶残的敌人发现了她，一阵乱枪扫射，女同学不幸牺牲了。

听着这些悲壮的故事，看着路边摧毁的工事，我们的心像灌了铅一样的沉重。

12月14日

下午，听石油兵团负责人传达7790部队耿科长对红联站负责人的讲话。耿科长是代表师首长来红联站看望大家的，他所讲话的

内容，不仅代表个人，也代表师首长。讲话的要点如下：

谢家祥副政委早就表态，红联站既不是保守组织，更不是反动组织，是革命造反组织。

泸州问题不单纯是泸州地区的问题，在四川是有代表性的，而且，其代表性表现得很突出。要斗争才会有胜利，但是要取得胜利是需要一定斗争时间的。7790、7791部队对红联站的支持在一定时间内是要明确表态的，目前，红联站要高姿态。

这几天泸州两派争斗的温度很高，你们不能上当，不能积极准备武斗，不要搞摩擦，但思想上要提高警惕，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就会临阵不乱。近几天，他们搞摩擦（指红旗派关于二道溪纸厂事件大造舆论，攻击红联站，要求部队出面解决），都是为他们的政治目的服务的。他们的组织有些问题，但广大群众是好的。

最近，省、地革筹派人到处作报告，说什么“阴沟里涌起一股逆流，四川有大反复”。毛主席说“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把四川说成一片漆黑，那不是公然与毛主席唱对台戏吗。

当然，有些人还要表演，但越表演愈暴露他们的本来面目。总之，前面是充满斗争的道路。有些人高喊树立刘结挺的绝对权威，树立省革筹、地革筹的绝对权威，刘结挺算老几，省、地革筹算老几。我们只能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毛主席的权威、毛泽东思想的权威是在中国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树立起来的，是任何人都动摇不了的。

说形势不好，要大树特树刘结挺的绝对权威，那是和毛主席唱反调，像这样公然唱反调的人是有政治野心的。

他们（指红旗派）如果要打，当然是要自卫反击的，自卫反击有理嘛。你们的枪要上缴了，上缴后就地封存。封存一处不行，可以分几处封存。希望你们大力协助部队，搞好上缴武器的工作。

12月15日

今天上午，红卫兵7804部队（即泸州红联站派红卫兵联合组

53

麻与黑

黑

织,简称红 04)的小将们杀出高坝,到泸州市中区去贴标语、撒传单,遭红旗派组织围攻。下午,红联站在高坝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抗议红旗派的挑衅行为,同时装了三车人进城支援。其他的游行人员游行到二道溪后即返回。我因为一人在办公室里刻蜡纸,没有人来通知,故未参加游行。待得知消息后出来,在航校门口碰到一些人议论,大家都很担心,以为今天要发生流血事件。正议论热烈,忽然间听到汽车喇叭声嘟嘟嘟的叫得很欢快,公路上迎面开来几辆车,车上的人装得满满的,大家高呼:胜利了,我们胜利了!一连开来八辆车。有人惊呼:我们送红 04 小将进城的车只有五辆,咋多出三辆车呢?原来是解放军派了三辆车护送红 04 小将们。上午,当红 04 小将们遭围攻、殴打时,是解放军及时赶到解了围,避免了冲突激烈而发生流血事件。

我们一齐围向护送的解放军官兵,纷纷上前握手、致谢。解放军官兵却说:我们今后打交道的日子还长嘛,军爱民,应该保护好红卫兵小将。在一片“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的口号声中,三辆车徐徐离开了航校。人们又围向红 04 小将,他们有十几人被打伤,有的衣服撕破了、裤子撕烂了,有的脸上被泼洒了墨汁,有的头发被抓得乱蓬蓬的,但他们一个个却笑呵呵的、精神抖擞、斗志昂扬。红 04 的小将们集合好队伍,又以胜利者的姿态参加声讨大会去了。

12月19日

红 04 小将们又去泸州市中区搞“文攻”,又遭围攻。有上一次摩擦的发生,双方都有了经验,冲突保持在有所克制的范围,没有使事态恶化,也没有让解放军出面干预。

找来一辆自行车,在航校的球场里骑车过瘾。几名子弟校的学生要学习骑车,我给他们当起了业余教练。正教得起,一回头,见我的两个好同学家成和淮都远远的站在那里微笑。我立即奔过去拉住二位的手,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武斗使我们分别了几个月,今天得以相见,既感到意外,也非常感动。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展一年多了,

有的人闹派性闹到了夫妻反目、父子成仇、姊妹失和、兄弟打斗。家成和淮都两人都参加了红旗派组织，而我们之间的同学情、朋友谊却经受得住政治高压的威胁、血雨腥风的考验。同学情、朋友谊毕竟是最可贵的情谊之一。尽管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都在骂对方是土匪、反革命，骂归骂，但很多人私下里都持怀疑态度：对方果然是匪吗、有那么多反革命吗？家成同学是宜宾人，家里的人都是红旗派观点的，九·五大围剿时，他的父母亲知道有我这样一个好朋友是泸州红联站派的，很为家成同学的政治前途担忧，生怕他因我这个反革命组织成员受牵连。家成父母郑重其事的告诫他：你那个红联站朋友最好不要交往，如要交往，也要等到红联站有了结论后决定。家成为此事和父母亲发生争执，一气之下回到了学校。听罢家成同学的讲述，我们禁不住愉快的笑了。对长辈的担心，我们完全理解，不必认真，他说他的，我行我素。正是：

劲松苍翠千年青，冰欺雪压挺岩畔。那管武斗狼烟起，刀枪怎能割情断。

12月20日

天公作美，淅淅沥沥的下了半天雨。下雨天，留客天，三人得以继续畅叙友情。

下午，雨后放晴，我带他两人到高坝各处看看。我们一起沿着公路步行，看到沿路都是武斗留下的痕迹：这里是沙包构筑的工事，那里是炮弹爆炸的弹坑。公路边上有一钢板焊成的堡垒特别引人注目。几厘米厚的合金钢板，只怕用枪在一米的距离内对着扫射也难击穿吧。堡垒外形像一只倒置的陀螺，上尖下圆，周身都是供向外射击的枪眼，仅有容一人进出的小门。如果将小门和枪眼封闭，人在里面是很安全的，因为一般的枪是把它奈何不得的。此刻正有一群小孩在堡垒里做打仗的游戏，他们对战争没有恐惧感，只觉得好玩，在游戏中可以当英雄。路边的山腰上，布满了一排排的坟墓，有一百多个吧，坟墓上摆着很多花圈，每座坟墓前立一块木牌，上面写着牺牲

者的名字。他们都是在武斗中牺牲的。望着那些坟墓，我陷入了沉思：我们是不是像那一群小孩一样在玩一场战争的游戏呢？

12月21日

家成、淮都二人急着要回学校，早早起床用餐，送他二人上路。迎面晨风带着寒意，不觉心里打个寒颤。二人急于回校，是要回去办理由学生转为工人的手续。我不能回校去，只能选择继续当学生。他们二人一旦转为工人，就要分配到基层单位去，从此结束学生生活。想及此，大家都“心像黄连脸在笑”。在一个小山岗上，我们互道平安、眼含热泪的分手了。眼望二人远去的背影，涌起一种难舍难分的感情，不由得吟诗一首：

相会难舍又返还，寒风吹拂绿水涟。二君此去相见难，只恨刘张太凶残。

在高坝，学生组织、群众组织多得难以计数，到公路上散步，无意中就会碰上许多团长、司令什么的头头。一般的活动由几个有名气的大组织出面，轮不到我们这样的小组织参与。自己单独组织活动吧，人少名气小，起不到什么作用，造不成什么影响。无论是文攻、还是武卫，我们七、八个人都显得是“多余的小人物”。住了一段时间，深感有劲无处使，有志无处展，觉得无奈也无聊，无心继续留高坝，决定邀约文勇一道返回合江去，在合江或许还有发挥作用的地方。无拘无束，说走就走。过了长江，在泰安泸联总站遇上了四中江城风雷的几个同学也要去合江，就一起乘便车到弥陀。真是不凑巧，弥陀到合江的车刚开走。一行人只好步行，至天黑才到达合江。我们仍住合江中学内，加上学生连留守的同学，还是有好几十人，算来可编一个学生排呢。

还有不凑巧的事呢，准备去找卫梦媛借碗筷，却见她住的寝室黑灯瞎火的，一打听，才知道她今天上午乘交通车回泸州去了。扑了一个空，心里也空荡荡的。

12月24日

前次到图书室拿书看，曾见有人住在图书室里。今天抽空再去图书室，已没有人住在里面了。两间图书室里的书堆已小了许多。我和文勇商量，干脆搬到图书室里去住，反正是空屋多得很，住哪里，和谁住，自己决定，一般没有人干涉。我们将图书室略作调整，收拾出一片平整的空间来，以书堆作床，别是一番风味。高尔基说：我扑在书本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我们现在躺在书本上，也应该像饥饿的人躺在面包上。对面几间屋里住着野战兵团二连，有一个武装连队在身边，很有安全感。这个既安全，又不乏精神食粮的小小四合院，简直就是一个难得的安乐窝。

12月27日

红04毛泽东思想火线宣传鼓动小分队出去了几个月，而今又回到了合江。9月10日，小分队随野战兵团突围来到合江后，接受到外地去的任务，用文艺演出的形式向外地群众控诉刘张王郭搞武装支泸的罪恶行径。小分队先后到江津、重庆、成都等地演出，历经千辛万苦，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把红联站被围剿的遭遇向全川人民控诉，终于打开了局面，让红联站和重庆8.15派、红卫兵成都部队等增强了联系，并获得广泛同情和大力支持。今天，他们为野战兵团汇报演出。看他们风尘仆仆、精神抖擞、感情真挚的表演，无不为之动容。

演出结束后，回到寝室难以入眠。夜深人静，细雨滴滴答答，透过雨声，传来断断续续的笛声。大概吹笛人也思潮起伏吧，用笛子抒发胸中情感。于是，我忽来诗意，吟诗一首：

夜深人静思潮涌，绵绵雨滴敲人心。惯听零星枪声响，还伴阵阵短笛声。

12月31日

今天，是1967年的最后一天。一大早，合江红联总部举行大会，

黑

给到会的贫下中农发了《毛主席语录》，给红联站组织成员每人发一枚毛主席像章、一枚天安门图案纪念章。会后，组织了大游行，锣鼓喧天、热闹非凡。面对刘张王郭的武装围剿、血腥镇压，外加政治迫害、经济封锁，红联站人打不散、压不垮，真是“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巍然不动”。

回忆 1967 年走过的路，怎不令人感慨万千。1967 年，应当是终生难忘的一年。当我人生的航船驶过了 20 年的平缓航程后，在 1967 年，犹如驶入了惊涛骇浪的长江三峡，滩险流急，云雾弥漫，一不小心便有沉舟搁浅的危险。然而，山险吓不倒无畏的猎手，水恶挡不住勇敢的艄公，1967 年啊，我不是有惊无险地走过来了吗！迷雾漫天的一、二、三月，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四、五、六月，腥风血雨的七、八、九月，通往转折的 10 月，迎接胜利曙光的 11 月、12 月，多么艰难曲折的一年呵，怎不令人骄傲自豪、怎不令人惭愧汗颜！令我骄傲的是我能在雨雪风霜、刀光剑影的战斗中贡献一点微薄的力量，能始终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前进；惭愧的是走过一些弯路、干过一些不该干的事，曾经犹豫、彷徨、动摇、甚至逃跑，比起那些在自卫反击战中牺牲的战友、那些义无反顾走上自卫反击战场的勇士，我是多么卑微渺小啊……

“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挥泪继承先烈志，誓将遗愿化宏图。在走向胜利的 1968 年里，我决心和红联站的战友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

一九六八年



◎1968年

1月1日

新的一年来到了，我们开始踏上了1968年的征途。前面的道路崎岖而漫长，鲁迅说过：“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前面的道路靠我们去走出，哪怕满是荆棘，我们也要昂首阔步，踏出一条广阔、平坦的路，一直通向胜利之路。

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展望新的一年，且作《元旦抒怀》：

根根忠骨刀戟立，殷殷热血染红旗，巴山蜀水怒浪滚，前仆后继夺胜利！

1月3日

今天从高坝下来一批红04小将，他们径直奔图书室而来。我和文勇立即将被盖收拾好放在角落里，任凭他们进图书室里找书看。昨夜天气特别冷，二连的一伙人围在屋子里烧火取暖，他们先弄来几块破木板，又到图书室里抱来一堆书，毫不心疼的将书撕开点火。后来木板燃尽，就干脆将一本一本的书投进火堆里当柴火烧。看着那些书本在火中化为灰烬，自己却不便阻拦，只是心里隐隐作痛。这些学生拿书去看，说什么也比扔进火堆里强，至少让那些前途未卜的书有了一个好的归宿。有几个人翻来覆去没有找到中意的书，便坐在院子里打扑克牌，他们嘻嘻哈哈很乐观。这时有一位文静的女同学，挎着的一个黄色军用帆布包里已鼓鼓的装了好多书，她孜孜不倦的翻弄着书堆。一会儿，翻找出一本《英汉辞典》来，她喜形于色，如获至宝，立即翻开辞典，旁若无人的念单词。其实那本辞典我曾翻出来看过，只因我未曾学习过英语，觉得无多大价值，又把它扔

回了书堆里。我很羡慕那位女同学，她能够在险恶的环境里坚持学英语，今后，肯定是一个有出息的人。

1月7日

偶见路边石头上用粉笔写了一首小诗：离家一日一日深，却似孤雁宿寒林。此地虽然风光好，难了思乡一片心。此诗很有几分人情味，来来往往的人停步细读，赞同之声不少，确实代表了一些人的心声。细读此诗，可品出意志薄弱者的小资产阶级情调。离家一日一日深，这是事实。自从七月份泸州发生武斗以来，至今已有半年了，很多人流落他乡，有家不能归，这一方面反映了红联站人的遭遇，一方面说明了刘张王郭的凶残。但离家后的红联站人却团结得更紧密，大家同仇敌忾，斗志昂扬，虽然宿寒林，却并非“孤雁”。我们不是获得了全川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声援和支持吗，“孤”从何来。总之，这种感情是不健康的。在红联站人斗争最艰苦的时候，在前面已露出胜利曙光的时候，我们只要同心协力，再坚持一下，就会取得最后的胜利。我们只有不获胜利不罢休的必胜信心，不应滋生“难了思乡一片心”的颓废情调。

1月8日

下午，正在看书，院坝里传来野战兵团二连卫生员的笑声。抬头望去，只见她捧着一束火样红的腊梅花。我们宿舍的窗台上插着一束嫩黄的冬梅，含苞待放。我向她要了一枝红梅来插在一起，仔细观赏，一浓一淡，一柔一刚，清香四溢。于是吟诗两首：

其一：嫩黄的冬梅啊何样的娇柔/火红的腊梅啊何样的劲猷/一样的幽香一样的风流/娇骄各一格共斗冰霜雪化后

其二：火样红的腊梅点燃熊熊的烈焰/在严寒的冬天里给人无限的温暖/面对冰霜风寒你巍巍傲然/不是孤芳自赏要迎百花吐艳

1月9日

天刚亮，野战兵团二连的同志们已吃完早饭，各人忙着收拾弹

药、擦拭武器。他们今天要到先市去，可能要打仗。有几个较熟悉的同志将不便携带的包袱寄存在我的寝室里，托我保管。看他们那个高兴的劲头，充分体现了战斗的欢乐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这一段时间里，文勇已和二连的同志们混得很熟悉，今天，文勇也扛着一杆枪跟着出发了。我祝贺大家凯旋而归。

下午，听说先市方面接上了火，战斗正进行着。我替二连的同志们担心，更为文勇捏着一把汗，因为文勇是和我一道从高坝来到合江的。由于担心，又暗暗诅咒起刘张王郭来，要不是这伙野心家挑起武斗，我们怎会被迫来到这里呢，更不会扛起枪去和那些过去素不相识、无怨无仇的人进行你死我活的厮杀。

1月10日

上午传来消息，昨天二连顺利占领了先市。但是，合江红旗派武斗队于半夜里又包围了先市，双方对峙。野战兵团准备派一连去增援。我于是产生了去先市的念头，便前往车站候车。约下午一点钟，孙指挥来了，带着十多个人坐小车先出发了，据说是先去进行火力侦察。接着，一连的来了，我便随一连的同志们上了两辆敞篷汽车，一路朝先市飞奔。车过佛荫，在去先市的岔路口前，迎面碰上一辆从泸州开过来的车，双方停车问候。对面车上的驾驶员是化专校的李师傅，他脑袋伸出驾驶室问：喂，到哪儿去？我们乘坐这辆车的司机说：到先市去打仗嘛。李师傅听说要打仗，一蹦就跳出驾驶室兴高采烈的说：打仗呀，好久没过打仗的瘾了，今天过过瘾去。他回头对驾驶室里的司机助手说：你把车开到合江去，我打仗去了。他一步踩上第二辆车的驾驶室踏板，左手扶住驾驶室车门窗，右手提着一支驳壳枪，对司机挥手说：开车。有人叫李师傅到车厢里来，他说，在驾驶室门边便于跳下车冲锋。因为李师傅还没有吃午饭，便向驾驶室里的人要了两个麻饼充饥。他边吃边说：吃饱点，一会儿打黑匪时冲锋才有劲。

息，两边没有敌兵埋伏。如果两边有伏兵，群众就不会站在那里看热闹了。其实，公路两边的群众无意中成了我们的侦察员。我们快到新殿场时，对面过来一群赶场回家的老乡，他们一齐向汽车招手，对我们说：先市那边 18 公里处，埋伏得有武斗队，你们要当心哟，别遭了伏击。我们向老乡表示感谢，又继续前进了。车子快到 18 公里处放慢了速度，刚转过一个小山，前面联络员把手一挥，两辆车立即停了下来。前面小山坡下停着孙指挥的小车，孙指挥等人在路边坐着。原来他们行驶到新殿场时，也有老乡告诉敌方埋伏地点，所以，他们行车到此即停车，派人登上小山观察敌情。当观察的人刚一露头，对面山上就打过来一梭子，幸好射程较远，没有伤人。于是我们纷纷跳下车，就地隐蔽。孙指挥带着几个人转过小山察看地形去了。

一会儿，警卫员跑回来传达命令，各排分散队形，前进到前方长满竹树的几个小山头上，各人找合适的位置隐蔽，准备战斗。我非武斗队编制人员，没有任何武器，连长便安排我到二排作机枪射手的弹药手。我扛起一箱子弹，大约有三、四十斤重吧，猫着腰紧跟着机枪手跑。前面要过一段开阔地，当机枪手冲上一段田坎，我要紧随其后时，排长一把抓住我说：慢点，这段路只能一个一个的冲过去，跟着跑，一梭子打过来就要打中一大片，单个人跑过，打中了也只伤一个人。我们一个个都冲过了开阔地，分别到达指定的位置隐蔽。机枪手把机枪架在一块石头后面，旁边又有树丛掩护，一般不会暴露目标。他瞄准一会儿，没有开枪的命令，他便回过头来教我怎样向弹带里装子弹。

对面山上，红旗派武斗队的隔着一条山沟胡乱打枪，一方面吓唬我们，一方面也为自己壮胆。孙指挥观察了一会儿，大声命令：“目标，对面山头，距离，1600 米，准备，打！”轰！一颗八二炮弹向敌人阵地飞去，可是没有听到爆炸声。“再打。”轰！又一颗八二炮弹飞向敌阵地，随着一声沉闷的爆炸声，对面山头升起一团浓烟。“敌人慌乱逃跑了，重机枪开火。”孙指挥一边用望远镜观察，一边下达作战命令。嗒嗒嗒……重机枪发威了。孙指挥转过头来说：老李（即化专校李师傅），你

带一排向右侧攻过去，把对面那幢茅草房旁边的机枪阵地给打掉。李师傅高兴的站起来喊：一排跟我冲。他举起驳壳枪就身先士卒的冲下山去了。为了掩护一排冲锋，二、三排的机枪一齐开火，同时，八二炮又响了。对方慌忙还击，在对射中，一排已顺利冲过沟底，接近了机枪阵地。机枪阵地前是一缓坡，有十几米宽的一块麦地，麦苗仅几寸高，人无法隐蔽。敌人的机枪手非常顽固，以一个稻草堆作掩护，躲在后面偷偷瞄准，他见我们的人冲锋到很近的距离才扣动板机。机枪吐出一条长长的血红的火舌，子弹向一排的同志们飞过来。幸好一排的同志们冲锋几步又卧倒，在机枪响的同时，他们已卧倒。李师傅身边飞溅起一团尘土，一串子弹擦着头顶呼啸而过。有一个同志机敏的躲藏在一个土堆后面，趁敌阵机枪旁弹药手的头露出来，便一枪打过去，敌弹药手被击中。敌人气疯了，机枪更疯狂的扫射起来。孙指挥命令集中火力扫射机枪阵地，对方的机枪一时间被打哑了。此时，李师傅一跃而起，领着一排猛冲上去。眼看离敌方机枪阵地仅二、三十米了，对方的机枪又响了起来，冲锋的人群立即卧倒麦地里。李师傅冲在最前面，离敌人最近，他已经卧下，却担心后面的同志有伤亡，回过头来大声喊：注意隐蔽，伤了人没有。哪料到他话还没有喊完，猛见头伏了下去。原来是他喊话时，头稍微抬高了一点，被一颗子弹打入头部，当场牺牲了。此时，我方的枪声又响了，敌阵机枪又被打哑了，一排的同志们义愤填膺，勇猛冲锋，终于占领了敌方机枪阵地。敌人丢了机枪和几箱弹药，阵地上有一滩鲜红的血迹，估计是机枪手被击毙或重伤，所以逃跑时，丢下武器不管了。三发红色信号弹腾空升起，一连的同志们跳起来，一齐朝敌阵地冲过去。

夜幕降临了，对方乘夜色逃跑得不知去向。我们扛着武器，步行到先市。虽然打败了敌人，但听到李师傅牺牲的噩耗，大家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几个装粮食的麻袋盖在身上。装过谷米的麻袋上面粘满了糠灰，一翻身都糠灰飞扬，呛得人咳嗽不止。但是，我们还是睡得很香。一觉醒来，我感到腰部非常疼痛，一摸，原来睡下的地方有一块木头，因为太疲倦了，就那么让木头顶在腰部囫囵睡了一晚上。

天刚亮，听到零星的几声枪响。吃了早饭，我到山上二连的前沿阵地去，正好碰到文勇站岗，我协助他监视对面山头，枪声没有了。一会儿，山下公路上过来一群老乡要上街赶场，我们怕红旗派的武斗人员混在其中，劝说老乡们回去了。但是，过一会儿，又来了更多的老乡。劝说无用，因为今天是逢场的日子，劝阻了这一方的老乡，劝阻不了那一方的老乡。只好让他们到街上来照常赶场。

回到粮站，一连的同志们正在坝子里坐着唱歌，排与排之间互相拉歌，歌声此起彼伏，引来许多赶场的人围观。合江红教站宣传队也住在粮站里，他们便趁此机会表演节目，并向老乡宣传我们攻打先市的原因。原来是农历新年将近，合江红旗派占领先市后，卡断了赤水河的水上运输线。合江城区的烧煤全靠从赤水购进，很多运煤船被扣押在先市，城区几万人没有煤炭供应，年关将到，引起很大的恐慌。红联站为了让合江城区几万人过一个欢乐的春节，只好攻占先市，打通航线，让被扣押的运煤船开往合江。老乡们听罢，都说红联站打先市应该，为了合江城区人民过好春节，还牺牲了自己的战友。可以说，那一船船普通的煤炭，却是红联站人用鲜血换来的。

下午，我又来到二连的阵地上。此时，对面山上来骚扰的敌人已经全部撤走，二连的同志们便在阵地上大摇大摆的走动，有的还帮助老乡干农活。我来到四班阵地上，这里是一个天然的工事，老乡的茅草屋后面用泥土堆了一条长埂子，躲在土埂后面像进入战壕一样。同志们留一人放哨，其他的人有的打扑克牌，有的纳鞋垫，有的哼小曲，简直是个娱乐场，哪里像是战火纷飞的战场。

才分别两天，同志们见到我都很亲热，围着我问长问短，并向我摆起九日那天攻占先市的经过。那天二连乘车来先市，沿途都是敌方堆的石头，二连费了不少时间来排除一路上的石头障碍，到先市

已经是下午三、四点钟了。二连侦察班的同志提着枪，大摇大摆走进了敌人的指挥部驻地先市公社里。敌方正准备开晚饭，见我们侦察班的人，惊呼一声：来了！他们丢了饭碗就跑。我们也没有向他们开枪，因为不熟悉情况，也没有追赶，只占领了场镇周围的山头，天便黑了。半夜，敌人来骚扰，在阵地对面的山上打手电筒、叫喊，还胡乱开枪射击。二连的同志们一枪未还，大家呼呼的睡大觉，让他们一直瞎闹到天亮。天亮后，二连的同志们睡好了、吃饱了，这才开始还击。二连早已看清了目标，他们用八二炮轰，用马克辛重机枪扫射，一下就把骚扰的敌人打得落花流水，眼见他们背着伤员逃离了阵地。这个仗打得真痛快。

晚上，指挥部把我们这些“散兵游勇”编成一个班。大家都说明天可能要打仗，聚在一起吵吵闹闹了一个多钟头才睡去。

1月12日

早晨5点钟，我们便起床作好了战斗准备。每人左手臂上捆一条白布带作标识。我们“散兵游勇”班被编在一连二排，我仍然分在四班充当重机枪的弹药手。天微明，装甲车打头阵开路，步兵分两行沿公路两边缓缓前进，人与人之间前后左右都要间隔三米距离。一路上没有任何战斗发生，顺利到达二里场，便分散隐蔽在场镇外的松林里。一排继续搜索前进，待进镇里搜索一遍，发现敌人早已逃得无影无踪了。我们大部队这才开进二里镇，我去小学校里缴获了那里的油印机、油墨和纸张等宣传用品。

一会儿，老乡们又围拢来看热闹，慢慢地和我们攀谈起来，他们纷纷控诉黑匪的罪行，并表示对红联站人热烈欢迎。他们说，尽管黑匪宣传“麻匪”杀人作恶，终归谎言掩盖不了事实，我们今后再不相信黑匪的宣传了。我们顺便向群众宣传了攻打先市、二里的原因，不久就撤回了先市。返回的路上，大家情绪很高，你一言、我一语：“妈的，黑匪胆小，让老子白跑了一趟”。“狗日的黑匪有种就莫要跑，老子两个较量一下”。“看来，送上门的肥肉，他龟儿子都不敢吃哟”。

“老子这一百多斤准备丢给他狗日的黑匪，他龟儿子没福分，丢了”。“走，干脆追到九支去打他龟儿子的”。“我准备在这一仗中去缴一杆半自动，换下这条老套筒，这又没机会了，真可惜”。

下午，我随一连乘车返回了合江。上车前，全部人员都检查一遍，不是自己的东西，一律不许带走。

1月13日

回到合江才知道，我到先市去了，妈妈听说后，急得一夜都睡不着觉。昨天，她便步行去了先市，所以没有碰上。我决定再去一趟先市。下午，二连有几个同志要去先市，我便和他们一道前往。一路上，许多群众向我们要传单，连两三岁的小孩也口齿不清的喊：红联站，传单。到了先市一打听，才知道妈妈到先市后，听说我无事，今天上午又高高兴兴的走路回合江去了。虽然母子二人都扑了空，但能够平安无事是最大的幸运。

二连阵地上，“战地鼓动小分队”正在慰问演出，观看的群众很多，一派祥和景象。

1月14日

二连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仍要坚守在先市，保证赤水河上水运航线畅通。我闲着无事，搭乘便车回了合江。

1月16日

我今天得知，已参加工作去云南的初中同学洪波回合江探亲假，即去拜访。天下着蒙蒙细雨，雨丝打在脸上，冰凉冰凉的。没走多远，头发上已结满了水珠。我回味着初中三年那无忧无虑的生活，一幕幕学生时代的场景又呈现在眼前：

星期天，教室里很安静，同学们都在专心做作业，我俩却把功课抛在脑后，一门心思贪恋象棋。

晚上，晚自习钟声响了，教室里静悄悄的，只听到煤气灯丝丝丝

与黑麻

的微弱响声，同学们在复习功课，我俩却躲在角落里交换小人书看。

是课外活动时间了，操场里挺热闹，打篮球的、打羽毛球的、跳高跳远的，同学们沉浸在体育运动的快乐中。而我俩却相约到阅览室翻阅各类画报，有时见到喜爱的图画，趁没有旁人，就悄悄的撕下一页来，两人互相掩护作案后，又心中无事般的离开。

一个周末晚上，同寝室的同学都回家了，我俩挤在一个铺上，听着滴滴答答的细雨声，敞开心扉透露各自萌动的初恋之情……

有一次，我俩在教室里疯玩，他正在兴头上，不知轻重的一掌打过来，打得我疼痛难忍，激动之下，用劲推他一把，哪知他一个趔趄碰在书桌上，小腿破裂一条口子，痛得他呜呜直哭。我见他伤口流血不止，急得流下了眼泪。两双泪汪汪的眼睛互相望着，是忏悔，也是原谅。那一幕，至今难忘。

不觉已到洪波家门口，洪波迎出门来，两双手紧紧握在一起。“你怎么长这么高哟，都快认不出来了”。“你咋个戴了一副眼镜嘛，快成‘臭老九’了哟”。同学久别重逢，相见格外亲切。我们言及当前因武斗社会秩序混乱，人们生活不得安宁，便格外向往初中时无忧无虑的学生生活。整整一天，时间就在闲谈中悄悄溜过去了。

晚上，二连从先市凯旋归来，狂千赤宣传队为其慰问演出。

1月20日

罗富才同学从工读校回合江，给我带来了24元钱，那是家成、淮都二人费了几番口舌、好说歹说才从会计手中领出了去年八、九两个月的伙食费，以后几个月的伙食费，说什么都不发了。二人还带来两封信，其真诚之言，读了令人感慨万端，眼前又浮现出我们一起生活的那些难忘的日子：

1966年5月，江安县留耕区付家庙7号井，我们钻井专业第六分校现场办学的“校址”。那种“只工不读”的所谓现场办学，艰苦的生活环境、艰辛的体力劳动，使这批城镇里长大的青年学生一时难以适应。那几天，与我同在一个钻井班劳动、床铺相邻的家成情绪低

落。一天晚上，家成躲在蚊帐里偷偷写什么，我掀开蚊帐，头伸过去悄悄问他写啥子，家成两眼泪汪汪的说：我写退学申请。听罢此话，我大吃一惊，恐怕不但不能退学，反倒要当典型被批判。我忙一把抓过他写的申请来撕了，约他一道去松林散步谈心。经过我的劝说，指出其可能带来的恶果，家成的思想开朗了，决定努力克服暂时的困难。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家成锻炼成一名能够吃苦耐劳的钻井工人了。后来他常说，要不是我及时阻拦他，那退学申请就交给领导了，那样，也许人生的道路就改变了。故此，我们之间情同手足、亲若兄弟。

淮都性格内向、沉默寡言，少与人交往。我俩在钻井队都被分配去当外钳乙，那是一个负责从泥浆沉淀池捞出砂子的辛苦活。炎炎夏日，酷热难耐，汗流浃背，湿透衣裤。淮都干活老实，有时干得兴起，干脆脱了工衣，赤裸着上半身去捞砂子。我见淮都如此，也赤膊上阵。40多名男生，只有我两人敢于赤裸身子抗烈日，不怕晒脱几层皮。哪知我俩为此互相尊重，竟成好友。不过，淮都为赤膊上阵吃过苦头。那天，烈日当空，有人说鸡蛋放在烈日下都可以晒熟。淮都去井场空地上取一把大管钳，管钳很重，他拿起管钳就往肩上扛，光肩膀被烙出一串“果子泡”，好多天后才痊愈。

读着来信，往事历历在目，感叹目前武斗局面，只能遥祝二位平安。

1月23日

钟成荣去了一趟成都，从学校里领了几个月的生活费、粮票，眼见年关已到，又赶回先市去团年。我约他一道往邮电局临时的家里晚餐。父母亲弄来了一点肉款待。肉食，对于我们比较稀罕，互相谦让不肯先动筷子。父亲见状，便首先伸筷子夹了一片肉，连说：请，请，请，别客气。我和钟成荣不觉哈哈大笑，笑得父母亲莫名其妙。笑罢，我才说出原因。刚才在回家的路上，我和钟成荣正好谈起过旧礼节的话题，特别对喊“请”才动筷子的礼节进行了批判。我们认为，喊

与

麻

黑

“请”等于发布命令，有令才能一齐动手。表面上文质彬彬，实则是虚伪自私，生怕谁先下手为强，后出手吃亏。破四旧、立四新，就不能讲究封建士大夫那一套旧礼节。听罢我们的“奇谈怪论”，母亲直摇头，父亲不满的说：喊声请，一般人的普通礼节，咋又跟封建士大夫扯到一堆了。我们不便再辩论，只好不吱声，果然大大方方的只管埋头夹肉吃，在饭桌子上当了一回破四旧的先锋。

1月25日

昨夜在合江邮局里住宿，今天送钟成荣上了开往先市的驳船才回合中校。走到寝室门口，发现锁着的门上贴着一张留言条：到小王那里拿钥匙开门。一打听，原来文勇又随二连出战去了。

中午，在食堂里碰到了卫梦媛。她微笑着问：“你不是回石油兵团了吗？”我给她讲了去高坝又回合江的经过，感叹道：还是学生连好，舍不得离开哟。我问她这一个月回家开心吗，她摇摇头说：我的家在钢厂，成了前沿阵地。整天听长江对岸红旗派的枪声、高音喇叭声，烦得很。还是回合江中学里住着清静、安全。说话间，不经意把盖在饭上面的菜吃完了，还剩下半碗米饭。她见状便说：“白眼饭”咋吃嘛。随即把她的碗里的菜夹了一多半给我。恰好化专11.3的两位女生路过，见此状，她俩向我做了一个鬼脸。我倒不好意思起来，脸刷的红了。我见卫梦媛若无其事的样子，心情才平静下来。

下午，听说二连在榕山一带和红旗派的接上了火。二连此次的任务，是护送运载煤炭和其它供应物资的车辆到福宝镇，保证福宝镇的居民过春节有煤烧、有物资供应。

1月26日

夜很静，我独自一人看了一会书便睡了。半夜里，忽闻隆隆马达声和一阵阵喇叭叫。过一会儿，听见院子里喧嚷开了。仔细听，才是二连的回来了。我和衣起床开灯，就听到外面有人高声叫喊：眼镜，我们还说到床上来活捉你呢，你倒自己起来了。我微笑着打开

门，卫生员小杨冲我说：眼镜，文勇给你带“麻饼”回来了。文勇顺手递一个包过来，里面果然有好多麻饼。我也不客气，抓起一只就开咬，分享大家的胜利果实。

二连的同志们连夜赶回，还没吃晚饭，大家又冷又饿，赶忙吃饭、洗脚，一直忙碌到大半夜才休息。

1月27日

文勇给我讲述了这次去福宝的经过。25日那天，二连的车行驶在前面，快到榕山时，驶入了敌人的伏击圈。突然，一梭子重机枪子弹扫射过来，汽车轮胎被打爆了，驾驶室玻璃窗被打穿几个洞，幸好没有伤着人。大家迅速跳下车隐蔽。当二连组织进攻时，敌人已逃走了。汽车须换轮胎，时间已晚，车队当夜只好住宿榕山镇。但是，为了第二天顺利到福宝，不再遭遇敌人偷袭，二连又摸黑朝福宝前进，以便扫清沿途的障碍。二连的同志们一脚稀泥一脚水，摸爬滚打前进，终于在天亮前赶到了福宝。26日下午5点，二连最后乘车返回合江。敌人躲在距离老远的山上毫无目标的乱放枪。他们不敢靠近，近了怕当俘虏，只好远远的开枪，好向上级报功领赏。二连的同志们听着暗夜中的枪声禁不住好笑，这不是欢送的爆竹声吗！

今天天气晴朗，眼看春节就在眼前，同志们都忙于搞个人卫生，洗头、洗澡、洗衣服。常言道：人逢佳节倍思亲。在刘张王郭的血腥镇压下，我数万红联站人有家不能归，但是，我们没有屈服，仍以一个革命者的战斗姿态去迎接新春佳节。

二连的几个女同志正高高兴兴的为大家洗衣服，看着这情景，便拿起笔为她们写一首小诗：

干净油亮的乒乓桌上 / 堆放着一大堆脏衣 / 几位快活的战地姑娘 / 正愉快的为战友洗涤 / 战友们勇敢的出战杀敌 / 打败了敌人的一次次偷袭 / 为同志们分担一点生活小事 / 让同志们增添杀敌的斗志 / 洗哟洗哟加油洗 / 让同志

们穿得干净整齐 / 为红联站人增光争气 / 打倒刘张王郭坚
定不移

1月29日

今天是农历腊月三十，即年终最后一天。根据中国人的传统习惯，腊月三十和大年初一都是两个了不起的日子。之所以了不起，是因为一年365天，没有其它的日子可以与之相比。这两天的礼仪很多，忌讳也很多，究竟有多少礼仪和忌讳，恐怕难得说清。比如，初一早晨吃汤丸要叫圆宝，碰见了人一律要说“请拜年”，进门要说“恭喜发财”等等。而今大破大立，废除了很多礼仪和忌讳，但毕竟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节日，在这严冬过去、新春来临之际，确实有几分值得欢乐的特殊意义。

一大早，我们忙于写对联，当然不能写恭喜发财之类，必须写非常革命化的内容，如：千钧霹雳开新宇，万里东风扫残云；解放军最好，毛主席最亲等等。卫梦媛和几个女生忙着给学生连的每间寝室贴对联，经过大家的努力，学生连宿舍显得喜气洋洋的，有了一点过节的欢乐气氛。我手里在写对联，心中却构思出一首小诗：

我提起了笔 / 金色的太阳从胸中升起 / 热血在全身沸腾 / 写什么来表达心意 / 一千句话说不完心中的深情 / 一万首歌唱不尽胸中的感激 / 我提起了笔 / 金色的太阳从胸中升起 / 无产阶级革命派齐声欢呼 / 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 / 挥戈直讨刘张王郭 / 让巴山蜀水插遍革命派的旗帜。

1月30日

大年初一，照风俗习惯，早晨要吃圆宝。学生连食堂停伙三天，汤丸粉子就分发给了个人。年前，很多同学都回家欢度春节去了，家在“白区”（即红旗派控制地区）的同学有家不能归，仍然呆在学生连。前几天，留守的学生就自愿组合，以便在春节期间自开小灶。我

们一组有六人，除我和文勇外，还有卫梦媛同寝室的四名女生，我俩主动和她们组合，主要是想依赖女生做饭。约八点钟，我们才聚在一起作早饭。昨天，卫梦媛她们找来了锅盆碗盏，在寝室中央用几块石头支起锅当灶，我和文勇则去劈烂一些破门窗、旧书桌等当柴火。先要合汤丸粉子，我自告奋勇去合，揉了一阵发觉不对劲，有人说水少了，便加水，又有人说水多了，折腾了好一阵才勉强合匀。可是搓汤丸又遇麻烦，谁都不会搓。别看我们这些所谓小将、闯将，闹革命很在行，文攻武卫都能干，就是这么一点家务小事却不会干、干不好。有的搓成饼子，有的搓成疙瘩，有的糖心露出来了，好不容易才凑合着把圆宝煮来吃了。

我和文勇上街逛了一圈回来，时近中午，却不见卫梦媛她们回来。我俩便到二连卫生员寝室去玩，小杨、小张热情让座，知道我俩还饿着肚子，忙去食堂打饭菜（武斗连食堂未停伙）。刚吃完饭，她们又捧出花生、糖果来，这可是她们自己也舍不得吃的珍贵食品啊，我俩怎能无功受禄呢。可是，看着她们那热情的眼光，不吃反倒显得生疏了，要惹她们生气呢，我俩只好大大方方的吃起来。下午四点钟光景，卫梦媛她们回来了，原来，她们大年初一就到菜坝拥军去了，也就顺便拥了一顿饭。大家七手八脚的做饭，吃罢晚饭已经天黑了。

晚上，新组建的“石油兵团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演出，为新年增添了许多欢乐的气氛。这个宣传队果然不错，演出水平不低。我和文勇要是有几个艺术细胞，也会成为这宣传队的一员。果真如此，今天就不会坐在台下看演出，而是在台上表演给别人看了。

2月4日

学生连食堂开伙，我和文勇被分配去帮厨，就是协助炊事员干杂活。我俩虽然起得很早，但到厨房仍然迟到了。炊事员分配我俩的任务是负责洗净、切好三顿饭的菜：早饭泡萝卜，中午炒白菜，晚上煮萝卜。上午，我俩先洗白菜，然后切碎。卫梦媛等几个女生来帮着我俩干，文勇趁炊事员不注意，将两颗白菜递给一位女同学，示意她

拿回寝室去。晚上,我们就用偷偷拿回的白菜炒好加餐,炒白菜比白水萝卜要顺口一点。一名女生说:当一回小偷,仅偷了两棵白菜,想想很不值。文勇打趣的说:是不是你要把别人的心偷了才值得。那女生被问得脸红脖子粗的,却又机敏的用眼斜视着卫梦媛说:我倒偷不来别人的心,只怕有的人的心快被偷走了。卫梦媛反唇相讥:你不要转移目标嘛,猪八戒过河——倒打一钉耙。大家嘻嘻哈哈的,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

2月6日

上午我们就把全天的菜洗净、办好了,下午便去逛街。偶然碰到纳溪中学的两位女同学小王和小李,她俩热情的邀请我到她们所在的后勤部去。正好今天她们每人分到一块肉,小王张罗着去买菜炒肉,叫小李陪我。小李挺和蔼,找不到话题,就主动介绍自己的家庭情况,毫无掩饰的流露出少女特有的天真、快活、纯洁的情感。每谈到她自觉快活的事,便要格格格的笑一通。听她毫无掩饰的谈吐,我也受到了感染,顿时觉得非常愉快。过了一会儿,我自觉拘谨,便借故告辞。她腼腆的守着大门,着急的喊:小王说的,要留住你吃晚饭,我不能让你走。看看她一脸真诚的样子,我犹豫了。我忽然想起要准备明天早饭的菜,便坚持要走。我再三说明原因,她埋头看着地下,口里直说:不管怎样,你不能走。你要走,你去给小王说嘛,我不管、我不管。我终于走了,听到小李像小孩一样在身后喊:小王,眼镜走了、眼镜走了。走不远,我又后悔不该这么粗暴的拒绝别人的真诚挽留。

2月7日

老陶和小饶来约我和文勇一道去野战兵团组织部老张、老刘处聊天。通过摆谈,才知道老张、老刘都是化建五公司的职工。化建五公司和我们石油半工半读学校是邻居,所以一认识就比较亲热。老刘听说我俩闲着没事,便提议我俩到野战兵团办公室去干点事,我们没有多考虑,欣然答应了。

回到合江中学时，正好碰上小王、小李来找我们玩。中午，我留她俩吃饭，她俩故作报复说不吃，我再三挽留，并承认昨天错了，她俩才高高兴兴的留下了。菜是我们共同动手做的，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大家吃得格外香甜、格外有滋味。

2月8日

我和文勇去兵团组织部开了一个介绍信，便去兵团办公室（在合江教师进修校内）报到。办公室主任老吴接待了我俩。初次见面，觉得老吴和蔼可亲，像一位长兄，可以信赖。老吴给我俩介绍了日常工作内容，又去给我俩安排住宿的地方。我俩初来乍到，不想立即就搬往进修校去住，就向老吴说，我俩还住学生连，每天按时来上班就是了。老吴听罢点头认可了。

小李、小王今天乘车到高坝去了，原来，她俩昨天是来和我们告别的。

2月9日

上午8点，我和文勇兴致勃勃的到兵团办公室找老吴领受任务。老吴带我俩到办公室里，交了一把办公桌钥匙给我，当面打开，取出两颗公章来，一颗刻着“泸州红联站野战兵团”，一颗刻着“泸州红联站野战兵团办公室”，给我俩讲述了使用公章的注意事项。其实，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为出外办事的人开介绍、为离开的人开乘车、乘船的证明（相当于车船票），为新到的人员安排住宿、进行接洽。我接过公章，见办公桌抽屉里很凌乱，便进行整理，分类摆放，又去找了一张牢固一点的办公桌，方才结束了一天的工作。

今天上午，红闯将一批人到合江县武装部直属中队去抢了枪，据说抢到了一些机枪、步枪、手枪、半自动步枪等，收获不小。

2月10日

第一天正正规规的到野战兵团办公室上班。我打第一个电话，

只听总机室传过来一个俏皮的声音：喂喂，你是指挥官办公室吗。我忙纠正说：野战兵团指挥部办公室。对方哈哈哈的笑起来，接着又问：你是哪一位指挥官哟。我才知道对方在开玩笑，仔细一想，前几天，听说常在一起玩扑克的女生陈二调到指挥部总机室去了，这肯定是陈二。我忙说：陈二指挥官，有啥命令，快发布。陈二才说：今天中午，指挥部食堂吃豆花，我请你来“打牙祭”，祝贺新官上任。受此热情邀请，我欣然答应了。

过一阵，见卫梦媛走进办公室来。她有几分着急的样子，说家里带信来叫回去，不知道有什么急事。我安慰她几句，给她开出了一张乘车证明，她拿着证明急匆匆走了。不知为啥，望着她离去的背影，心中升起一丝失落感。

2月11日

在兵团办公室上了一天班，晚上回合江中学住。我们寝室中间放了一只大面盆做的烤火盆，大家围着火盆烤火聊天。二连卫生员小张神秘兮兮的说：可能要打仗，叫我们作好准备，大概是去支援永川工农派。前几天，听说红旗派用绝对优势的兵力包围了永川工农派，企图一口吃掉。唇亡齿寒的道理连小孩都知道，我们应当在这紧要关头给予永川工农派大力支持，再不能像去年八、九月那样，红联站派互不联系，单打独斗，被刘张王郭调集人马各个击破、分别打垮。这是一个血的教训，要牢记：一根筷子容易折，十根筷子折不断，团结就是力量。大家把话题转移到支援永川工农派上，同学们年轻气盛，一个个眼里像火苗一样闪着红光，都表示要争取上前线，为支援永川工农派自卫反击贡献一份力量。化专“11.3”的两个女同学立即起身回寝室，说是去作上前线的准备。

一会儿，文勇兴高采烈地推门进来说：准备出发！同学们都像弹簧似地跳起来，各人回去作准备。文勇背上手榴弹、子弹袋，叫我帮他周身上下再检查一遍，看有什么不合格的地方。不多久，准备好了的同学陆续来到一间空屋里集合，他们挎着枪，背着背包，精神抖

撒，像一只只小老虎。不管哪个见了这样的场面都会感叹：谁说这样的队伍不会打胜仗，再凶恶的敌人也会被打得落花流水。我因为已安排了新的工作，不能前往参战，只好眼睁睁看着同学们去过打仗的瘾。卫生员小张也挎着一杆枪，她个子虽小，却威风凛凛。“眼镜，再见了”，她微笑着与我告别。我说：祝你们胜利归来。其实还有好多话要说，但此时鼻子酸溜溜的，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来。

同志们集合好，一排排走出去了。小张那矮小的身影消失在黑夜中了。远处，只有电筒光一闪一闪的……

2月12日

昨夜睡得正香，一阵枪声把我惊醒，仔细一听，枪声还很激烈呢。我忙开灯起床，穿好衣服开门一看，留守部队的同志们已全部起床，个个荷枪实弹，警惕地巡逻着。过一阵，枪声稀了，渐渐消失了，估计是合江红旗派的所谓游击小分队来骚扰。大家说，借一个胆子给他，也不敢攻入合江城里来。议论一通，我又安心的去睡了。

约莫凌晨三点钟光景，普通二连的同志又叫醒了我，说指挥部来电话，通知每个人都要作好战斗准备，并告诉了口令和联络暗号。我到四周巡逻一遍，没有枪声，也没有任何异常，估计天快亮了，骚扰的黑匪怕天亮吃亏，早就逃远了。我又第三次睡去，醒来时已是八、九点钟了。

2月13日

昨夜又有红旗派的小股武斗队来骚扰，但他们毕竟怕中埋伏，于凌晨三、四点钟就撤走了。天亮后，我们出动一个排，朝敌方阵地轰了两炮，冲上阵地，早已人影全无。

据五连阵地上的同志说，骚扰的小股敌人对我方各阵地的情况非常了解，他们选择战斗力弱的一个排攻击，那个排当时只有九个人守阵地，差一点让敌人偷袭成功。敌人这么了解我们的兵力布置，应当引起兵团指挥部的高度警惕。

2月 14 日

合江红教站写了一幅标语贴在大街上：“泸州狂匪滚出合江去”。起因是“狂千赤”一同学上街看大字报，用手去指指点点，不小心把大字报戳了一个洞。合江红教站的一位同学见了，便上前大吼：你破坏四大，简直像黑匪。双方争论不休，打了起来，结果是“狂千赤”的同学吃了亏。吃了亏的同学回去一说，“狂千赤”集合了队伍去报复，这一回是合江红教站的吃亏了。所以，红教站写出了这幅不友好的标语。过去都说合江红教站软弱可欺、保守思想严重。看了红教站今天的作为，可知红教站并非软蛋，而是具有硬骨头精神，我们要为红教站的硬骨头气概叫好。“狂千赤”被赶，正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谁说红教站赶得不对呢。

2月 15 日

川南石油联合联络站塘河分站的老陈托我给他们写几幅标语，准备成立“合江工人联合筹备会”。这本是一件大好事情，应当支持。合江红联总部老是那么没有魄力，软弱无能，成立合江工筹会，可以发挥工人阶级的坚强柱石作用。然而标语一贴出，合江红联总部、红教站却大喊大叫这是搞分裂，派人把工筹会的标语全部覆盖了。

2月 17 日

读了鲁迅的几篇杂文，联想到有人评议说：鲁迅富于骂人，且刻薄，无一不被骂。这样的评议倒也比较中肯，设想在那该诅咒的社会里，没有鲁迅这样一员骂人的干将，倒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怪现象。“漫骂固然冤枉了好人，但含含糊糊地取消了漫骂，却包庇了一切坏种”。本来是卖淫者，别人说她是娼妇，何以叫漫骂，说的是大实话。所谓“鲁迅富于骂人”，从另一角度来说，即富于揭露真相，富于说实话，富于实事求是而已。所谓“且刻薄”，正是鲁迅之揭露社会弊病深刻、彻底所在罢了。中国如果没有鲁迅这样“富于骂人”的革命者，是

决不会有今天的光明前景的，哪怕是一万年以后。

联想到一些人很喜欢“占欺头”，即嘴巴上占一点便宜，则纯粹是为了骂人，且浅薄得有些无聊了。一些人占欺头，尤其喜欢充当别人的老子、祖宗，似乎辈分比别人越高越荣。充当别人的老子、祖宗，自然同时也把别人当成了儿子、孙子，似乎别人的辈分越低越耻。究竟口头上当了一回老子、祖宗有何值得炫耀，不必深究，而被人喊了一回儿子、孙子于名誉有何实质的损失，也不得而知。说起当老子、祖宗，只要生理发育正常的人就有这个资格，何荣之有，说起当儿子、孙子，大凡做了人，是万万逃不掉的，又哪来耻辱呢！更为称奇者，是一些女人占欺头也喜欢充当别人的老子，绝不充当妈妈、奶奶。身为女人，充当妈妈尚情有可原，而当老子、当父亲则是万万办不到的，除非世界上消灭了男女性别。如果是当妈妈也耻辱，那么作为女人而不当妈妈的有多少呢。

在骂人占欺头时，以上辈为荣、以下辈为耻，那么同辈该是同荣辱了吧。其实不然，偏偏又认定了舅子为耻，波及舅父、舅公，按此逻辑，又选出姐夫、妹夫为荣。真不知荣在何处、耻于何方。如果不当舅子，只能让母亲生男不生女，在少数人中尚可行，全人类如此，则离人类灭绝就不远了。若坚持认定当舅子为耻者，先灭了他的姐妹，再灭他的母亲、祖母。

2月18日

有一种议论说：泸州红联站来到合江是客人，合江红联总部是主人，今后应客听主安排，不能喧宾夺主，凡事不能由红联站包办代替。此调一出，舆论大哗：原来红联总部尚有当家做主人的欲望啊，还以为只有当奴隶的习惯呢。想当初，合江红联总部下属的一个个组织被压迫得反戈，红联总部的头头被揪斗、罚跪、站高板凳，连生存的权力都受威胁，为什么不去争取自己的基本权力，且进一步争取当家作主人的权力呢。红教站师生仅二、三十人跑到蔡坝，怎不去争取权力呢。而今，泸州红联站把合江红旗派打跑了，受压的红联总

黑

部才得以翻身，得以恢复组织，而今扬眉吐气了，可以正常开展“四大”、开展文化大革命了。这个时候，红联总部认为主人当稳了，可以向红联站争权了，红联站应该打道回府了。真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对这样的论调只能嗤之以鼻。

2月19日

今天是红联站成立一周年的纪念日。早在十多天以前就开始筹备今天的纪念大会。昨天就有很多相邻县、区的组织派代表团前来合江报到参加今天的纪念大会。据说，高坝到了很多成、渝地区组织的代表团，其热闹场面可想而知。

红联站成立一年，这是极不平凡的一年，是激烈斗争的一年。什么“二月黑风”、“三月逆流”哟，红联站人顶住了。在七、八、九月血雨腥风大围剿的日子里，红联站人没有被吓倒、被压垮、被屈服。在刘张王郭挥动的屠刀下，红联站人前仆后继，浴血战斗，冲破围剿，开辟了新局面。“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红联站在狼烟四起的日子里，出生入死于刀光剑影中，冲锋陷阵在枪林弹雨里，越战越勇敢，越斗越坚强，用躯体碰钝了反革命的屠刀，用热血浇灭了野心家们的气焰，红联站人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汉！

我们用坚定的步伐走过了艰苦卓绝的里程，我们将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旗帜下，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用坚定不移的英雄步伐前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道上。任它风吹雨打，胜似闲庭信步。红联站人必定会取得更大的最后胜利。

下午在街上走，侧面有人叫我，回头一看，是“春雷”的一个同学，他精神抖擞的挎着枪，背着出战的背包。“你们回来了”，我边问边上前握手。这次支援永川工农派的战斗，历时已一个星期。由于消息闭塞，对于战况一无所知，心中时常挂念。我问这问那，巴不得一下子把七、八天的事情问清楚。公路那边走过二连的同志们，我追过去问：文勇可回来了，他们说：还在船上。我便朝江边码头跑去，没想到扑了一个空，文勇他们已从另一条小街回合江中学住宿地去了。听到一个同

志说：二连五班的李班长牺牲了。啊，这是刘张王郭欠下红联站人的又一笔血债！李班长和蔼可亲的面孔、高大的身影顿时闪电般出现在我面前，令我肃然起敬！李班长啊，你为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光荣牺牲，死得其所，重于泰山。我久久停立江边，远望江心的白帆，寒风吹在我脸上，丝毫不觉寒意，反倒觉得脸颊热乎乎的。远山隐隐的被白云缠绕着，那翻滚的白云间，分明挺立着李班长的身影，他微笑着，微笑的面容渐渐模糊，溶入了翻滚的云团里……

我拖着沉重的步伐回到合中校。二连的同志们已经到齐了，他们一个个风尘仆仆，脸庞晒黑了，衣服滚脏了，但他们谈笑风生，充满乐观主义精神。我走上去握着他们的手，情不自禁高呼：我们胜利了！同志们七嘴八舌的给我讲述了支援永川工农派的战斗经历：

2月11日那天晚上，二连的同志们连夜乘船到了江津，在江津休整了一天，被7803部队挡住，不允许他们去支援永川工农派。经过一番周折，他们才巧妙的躲开了部队的拦阻，搭乘汽车赶往永川。可永川工农派已经解围了，敌方已退往荣昌。二连便朝荣昌方向追击前进，在丰高遇到敌方的阻击。敌人据守在一个炮楼里，二连用火箭炮轰击，连发三炮，击毙了五、六个守敌，其余的人乖乖地举手投降，大约有300多人吧。我方遵循优待俘虏的政策，扣留下少数的坏头头，一般的武斗人员经训话后释放了。哪里知道，被释放的一部份人又跑回去拿起枪杆与我们为敌。

这次支援永川工农派的出征非常辛苦，每天晚上行军，白天打仗、守阵地，一直追击到荣昌。

攻打荣昌时，敌人死守在一个教堂里，教堂系法国人所修建，非常高，而且坚固。二连猛烈攻击了一天，也没有攻下。用小口径炮轰几下，不起作用，又不能用大口径炮轰，怕毁坏教堂。战斗打得异常激烈，李班长英勇牺牲了，同一天牺牲的，还有红闯将的一个同学。

攻打荣昌的战斗正在激烈进行，忽然见守敌放弃阵地，不攻自撤。野战兵团不敢贸然进击，防备中敌人的圈套，害怕钻进敌人预设的口袋里去。孙指挥正在观察敌情，分析敌人突然撤退的原因，有通

讯员赶来报告说，54军参谋长已经到了荣昌，要立即召见孙指挥。孙指挥正犹豫，警卫班长说：你去回答，就说孙指挥在高坝，不在荣昌。过一会儿，通讯员急得满头大汗的又来报告：参谋长发火了，他说，孙指挥不立即去，野战兵团将全军覆没。孙指挥只好去拜会参谋长。参谋长开门见山的说：根据成都军区的命令，54军、50军各派出的一个团马上就到荣昌县城了，前来执行收缴两派武斗人员武器的任务。你回去考虑一下，怎样上缴你那野战兵团的武器。孙指挥一下子明白了红旗派不攻自撤的原因，立即通知各连队以最快的速度撤出荣昌县城，到附近的山上隐蔽，待天黑后再往后撤。孙指挥爬上高山用望远镜观察，果然见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大部队从南、北两个方向开进了荣昌县城。这时，红联站总部派出的一个通讯班从高坝急匆匆赶到荣昌，前来传达要孙指挥撤退的命令，哪知正碰上54军收缴武器的部队。通讯班见事不妙，掉转车头就逃跑，几辆军车紧追不舍，一直追十多公里，才将通讯班挡获，收缴了所有的武器。当晚，孙指挥率领野战兵团各连队绕道走小路，连夜往回赶。

这次出征，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永川工农派组织群众送茶水、送饭菜，像接待亲人一样。这次出征还有一个额外的收获，在永川抓住了一个叛徒，他曾经混入一连当炮手。前次攻打先市时，他趁混乱朝二连阵地打炮，幸好没伤着人。这次出征，也缴获了大批物资，有饼干、江津米花糖、花生等等。同志们拿出缴获的战利品，大家围着庆贺，开怀畅谈。

2月20日

早晨下了一场雨，接着又转晴了，太阳钻出了云层。在办公室闲着无事，便走出大门晒太阳。温暖的阳光送来了融融的春意。雨后的天空格外晴朗，青山格外翠绿，人也似乎年轻了许多。合江境内小有名气的笔架山、丁山巍然屹立，赤水河蜿蜒曲折从山下缓缓流过，汇入长江，奔向大海。我面对这蓝天白云、青山绿水，心旷神怡，完全陶醉于这迷人的山光水色之中了。一阵清风吹过，心中又飘过一丝阴云。这么好

的春光，我们本应有一种和平宁静的生活，为什么要互相厮杀，为什么一所学校、一个班的同学要分散在敌对的两大派之中，互相敌视。这美好的春光和无情的战火是多么不协调啊！我想念起那些在远方的同学、朋友来。不管他参加了哪一派，虽然派与派之间敌视，但是同学、朋友的友谊是不会被仇恨泯灭的，战火是摧毁不了纯洁的友谊、亲情的。我只能托蓝天白云带去我对朋友们、同学们的美好祝愿，我对着蓝天白云发出心灵的呼唤：同学们、朋友们，我想念您！

2月22日

明天是“川南石油联合联络站”成立一周年的纪念日，我决定去参加纪念大会。等车至下午，终于搭乘上到泰安的车，到泰安后只能另外找车去茜草坝，准备邀约在茜草坝的同学一道前往高坝。此时，正好有一部小车开过来，是石油兵团的车。我一招手，小车停了，很顺利上了车。我正和车上的人搭话，却身不由己，“砰”的一声碰在车窗上。定神一看，小车起步还未驶出100米，车身正歪斜在公路边上，似乎要翻下水田，路边的桉树被碰断两棵。我们小心翼翼的钻出车来，心里还不寒而栗。原来，开车的是一个修理工，他要学开车，我们几个人差点成了他学开车的代价。我手肘碰出了血，虽然疼痛，但伤得并不严重，裤腿上撕开一个大口子。摸摸全身，尚无别的伤害，真是不幸中之大幸。一大堆群众过来看热闹，我狼狈的钻出人丛，自认倒霉。这时一辆大车开过来，见小车出事了，便停车问询情况。得知大车是到茜草坝的，便爬上车厢去。

到茜草坝后，没费多大的周折便找到了文勇等几个同学，立即一同乘坐渡船前往高坝。我们到联合联络站去报到，却遭冷遇，报到册上没有我们组织的名字。我们商量一下，决定去红04会会原学生连的同学，也不准备参加纪念会了。

2月23日

在红04吃了早饭，便到红星中学“海燕”那里去要了两条枪，准

备带回合江去。合江中学里的学生连原来有一部分枪支分散在学生中，大部分学生回高坝后，那些枪支也带走了。人少了，也没安排人站岗，大家觉得应该搞几支枪来壮胆。为了蒙人耳目，我们便用一件破棉衣包了两条枪，“掩耳盗铃”般大模大样的从公路上走过。路人用异样的目光看着，小声议论说：里面是枪。我们装作没听见。我们带着枪来到茜草坝，迎面来了几个解放军战士，有人在一旁喊：解放军，把枪给他们缴了。几位解放军战士却说：没有人给我们下达缴枪的命令。

来到石油兵团一连，一堆人正烤火，我们挤进去发牢骚说：我们对联合联络站的某些负责人有意见，对我们很冷淡，但对那些骑墙派却很亲热。胖连长听罢，仔细问了我们组织的一些情况说：你们革命小将都上来吧，回到石油兵团来，打出组织的旗帜搞文攻、造舆论。我们欣然答应了。

我和文勇、钟继等同学返回合江已是下午五点钟了。我们拿出枪，找来油就擦。很久没用过的枪锈得厉害，费好大的劲才擦亮。

2月26日

准备了几天，联络了部分同学，便打算今天去茜草坝石油兵团。我去找办公室主任老吴告辞，老吴说，等几天，另物色一个人来接替你的工作。待接替的人来了，你才能交差。我同意老吴的意见，决定暂时不走了。上午，“南充石油总团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慰问演出，我们留一人值班，其余的都去看演出。演出中途，一连连长匆匆忙忙走进礼堂，大喊一声：一连的紧急集合，执行特殊任务。一连的同志们离开了礼堂，其他连队照常看演出，大家也没引起惊慌。在这战火年月，出现军事行动是家常便饭，大家都习以为常了。

演出结束后传来消息说，今天上午，从合江开往泸州的交通车在佛荫遭红旗派游击队袭击，黑匪向我们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射击，打死一人，是石油钻前工程三团的职工，重伤一人，轻伤数人，司机也负了伤。为此，我们一方面派一连前往救援，一方面让县城里处于备战状态。

老吴和一连上前线去了，我必须坚守办公室。一会儿，见爸爸、妈妈来了，他们愁容满面，脸上还挂着泪痕。他们听说打死一个石油兵团的，联想到我原计划今天去泸州，担心我被打死了，一时急得泪流满面。见我还在办公室里，这才破涕为笑。该死的武斗，只要枪声一响，让多少人忧心如焚啊！

约三点钟，一连执行任务回来了。一连赶到佛荫时，偷袭的黑匪早跑了。下班回到住地，首先碰到小张，她见面就说：我听说打死一个石油部门的，你不是说今天要去泸州吗，我们还以为是你被打死了呢。我笑笑说：我命大，死不了。接着又有几个人对我说：听说你被打死了嘛，你咋个又活转来了。一会儿，小杨来传达口令，见到我老远就惊呼：眼镜，你没被打死呀！

很幸运，今天我没去泸州，是老吴的拦阻，让我躲避过一次险情。

3月1日

今天一早，我送文勇他们几个同学乘船前往高坝。我原准备同行，由于近几天打大仗的风声很紧，妈妈一听说我要去高坝，几乎是哭着对我说：你不要乱跑，你不在，我一听到打仗，就睡不着觉。你不能和别人比，别人有兄弟姐妹，可妈就你一个独儿呀。我并不是怕死鬼，听了妈妈哭诉般的一番话，我咋能狠心在这个时候就离开合江呢。

上午听说合江中学校内红教站和狂千赤动刀动枪的打起来了，我们立即赶过去看个究竟。红教站寝室门口一大堆人，有几个女生哭得很伤心，一些男生大声的骂娘。在解放军的再三劝说下，双方才愤愤不平的离开了。

下午上街，看见红教站的师生们组织游行，喊的口号是针对狂千赤的，有些过激。我觉得好笑，却招来一些人不满的指责：打得我们好惨哟，你还好笑。其实，大敌当前更应加强内部团结，何必如此为一些枝节问题而大动干戈，伤了和气。大家都该多作自我批评，错误肯定不只在一方。

我终于搬到兵团办公室所在的教师进修校去住了，在一堆破旧的枪支旁边，支起一张行军床。

3月2日

近几天下了一段时间的雨，今天转晴了。早晨大雾散后，终于见到了艳丽的太阳。

我们都感觉到了打大仗的预兆，这几天每天都收到高坝红联站总部拍来的一大把电报，我住的宿舍里新存放进来一大箱一大箱的武器、弹药。前天，野战兵团指挥部召集各连连长、指导员开会作战前动员、布置作战任务。兵团的几辆汽车忙忙碌碌地跑来跑去运送弹药、干粮。到处都看到人们擦枪、清理子弹袋。我也受到感染，将自己组装的一支枪拿出来反复擦拭。

3月3日

凌晨4点，我被嘈杂的人声吵醒了。办公室的老刘早已起床，手里还握着枪。他说：二连在12点钟就出发往堰坝方向去了，七连正准备出发。门外，七连的同志们背着枪、扛着炮、挎着干粮袋，排队集合上车。这时，车旁传来哭泣声，原来是南城公社的小陈要上车，被连长拉了下来。小陈才十三四岁，既勇敢又顽皮，连长不忍心让一个小孩去冒生命危险，拉他下来不让他去前线是爱护他，小陈却觉得十分委屈，所以放声哭泣着。一会儿，另一辆车旁边又吵闹起来，那是后勤部的两个女同志要上车，同样被其他人拉住不准上车，她们便找孟连长吵闹起来。经几番劝说无效，孟连长急得举起枪托欲打那两人，她们才不吵闹了，委屈得大声哭泣着。车子开走了，两位女同志说她们反正已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哪怕是走路也要赶往前线去。同志们参战的热情多高啊。

七连的走了，偌大一个进修校只我们十几个人留守，很清静。小陈还在抽泣，经老张耐心劝说，终于不哭了。老张向我夸赞小陈说：这娃儿可勇敢啊，去年九·五南城阻击战时，一天晚上，他一个人光

着身子爬到敌阵地去侦察，回来时，我方阵地岗哨已换了人，看到一个人影过来，忙拉枪栓准备开枪，幸亏及时看清是个小娃儿，便大喝一声：谁？小陈说：是我。站岗的听出了声音，才没有开枪。别看小陈个子小，他扛一箱弹药跑得飞快。人小目标小，比有些大个子还顶用。小陈经老张这么一夸，破涕为笑了。看着小陈，我心里想，红联站的小孩儿都这么顽强勇敢，还有谁能征服呢。

下午传来消息，在红联站的勇猛攻击下，小市的红旗派守军节节败退，我方已全部占领了小市。在这次攻击战中，我方不幸牺牲了五名同志。

晚上约 10 点钟，王连长带领我们十多人到各处查岗查号。首次全面接触野战兵团指挥部上层各单位的头头们，觉得一部分人吊儿郎当的，很是看不惯。查岗至晚上 12 点过才结束，回到进修校，又站岗两小时才休息。

3月4日

得知昨日的军事行动是红联站发动的全面反攻。泸化兵团、泸联总站（泸县联合联络总站）兵团联合攻占小市，石油兵团攻占蓝田、邻玉场、石梁一线，野战兵团攻占分水岭、龙车、丰乐、安富大桥一线，最终合围攻占纳溪。昨日下午七点钟以前，各兵团已全部完成了以上占领任务。红联站这次大反攻，部署周密，攻击勇猛、进展神速，仅短短两天就收复了大片失去的地盘，把红旗派压缩在市中心的一块孤立的半岛里。

3月5日

天蒙蒙亮，听得有人喊：快起床哟，战利品运回来了。我翻身起床，开门看见一长队车排在大门外，有三辆车装满油桶，有一辆车装的枪支，一辆车装着其它物资。枪支虽有几百条，大部分没有枪栓，仅一挺马克辛重机枪，两支汤姆冲锋枪，其余全是步枪，中正式、三八大盖、汉阳造、日本造、捷克造、美国造等等，五花八门，什么都有。

另有一千颗手榴弹。另一辆车上装着棉衣、雨衣、棉被等，还有一堆猪肉。大家兴高采烈地下货，很快就下完了。在车厢里，还有一堆缴获的红旗派组织的公章。

3月6日

我住的寝室暂作库房，存放了一大堆武器弹药。那些破旧枪支倒也无妨，只是那些弹药令人望而生畏。特别是有几箱自造的手榴弹很不规范，那天搬运时，就见有些手榴弹的弹盖没有了，铁环和引爆拉线掉了出来，拉线索还互相缠绕着，如果一不小心去动了拉线，甚至老鼠跑过踩在拉线上，都有可能引起爆炸。那么一大堆弹药，引爆了，恐怕连这幢房子全部被炸翻，里面的人不是要血肉横飞、粉身碎骨了吗！我虽这样想，但怕别人讥笑为胆小鬼，不便直接说出来，只是心中暗暗不安。

隔壁房间的老杨到我寝室里来翻弄破旧枪支，他挑出几支来拆卸组装，我在旁边帮忙当助手。经过一番努力，居然组装出几支像模像样的枪支来。老杨让我挑选一支，其余几支分发给办公室其他人员，每支枪配30发子弹。有了这批枪支，晚上站岗就不必交接枪支了，各人持自己的枪上岗。

3月8日

凌晨，我被叫醒给二连发手榴弹。二连领走100枚手榴弹，乘夜幕向堰坝方向出发了。凌晨3点钟又起床站岗两小时。站岗时，天下着雨，刮着风，薄衿不耐五更寒，我冷得直哆嗦，躲在一棵小树后发抖。二连的同志们在这风雨交加的夜晚执行战斗任务，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怎么没有动静呢，是偷袭的敌人没有来，或者提前溜走了。

一觉醒来已八点多钟。广场上，红联总部正开追悼会，非常热闹。中午时二连回来了。昨夜去打的地方叫小寨坎，打得非常激烈，因为距离远，所以合江城里听不到枪声。小陈见到我，高兴得要死。

他说：眼镜，你没去，打仗好安逸哟。昨晚我去侦察敌阵地，爬到了敌人阵地旁边的山上，看清了敌人的机枪阵地的位置，离得很近。我还想靠近一点，怕被敌人发现逮去当俘虏，就爬回来了。我往回爬到半路上，还是被敌人发现了。敌人朝我射击，我心一横，干脆站起来飞快的跑，边跑边喊：黑匪，快投降哟。子弹在我身边打得扑扑的响，我差一点就被打死了。我看小陈的鞋子上、裤子上全是稀泥，觉得他既天真可爱、又勇敢机灵，不由生出几分敬意。

3月9日

经老吴同意，我准备近期回石油兵团去。我正满头大汗的洗蚊帐，老杨过来对我说：你要走了，我们没啥给你饯行，下午去炸鱼，晚上设鱼宴。

我们提前吃了午饭，提着炸药到江边上船。老杨他们早已调来一只驳船、一条小木船，由合江红联总部一位会驾船的、熟悉当地情况的同志当“向导”。老远就看见驳船上“斗批二号”几个红色大字。尾部拖着一条小木船。待我们都上齐后，驳船啵啵啵啵朝长江上游开去。阴沉的天空变得晴朗了，在温暖的春阳照耀下，江风扑面，格外舒畅。

驳船将我们送到白沙镇上面一点，我们便登上小木船，让驳船驶回合江去。我们乘小木船又向上划了一段，在江岸的石滩边停靠了。石滩前的江湾水很深，是一个回水沱，应该是鱼类栖息的好地方。老杨他们将一个满装炸药、连接着引爆导线的罐子慢慢放入回水沱中。我见他们一招手，便将两股导线末端裸露的铜丝在干电池两极一碰，“轰”的一声闷响，感觉到我脚下的石滩也抖动了一下。一会儿，才见回水沱翻起一个大浪，大浪夹杂着黄色水花。这时来了十多个看热闹的老乡，他们都望着回水沱喊：起来、起来了。果然浮起来一条鱼，雪白的鱼肚子翻在上面。小船立即划过去。有人高兴的喊：又起来了，大的、大的。小船接近了飘浮的鱼。又有老乡在喊：先逮大的、逮大的。船上的人只顾七手八脚的抓鱼，有一些来不及抓

住，随水流漂走了，有的翻个滚又沉入了江底。看看水面无鱼了，木船划拢岸，老杨笑呵呵的说：安逸、肥砣（即江团鱼，长江名贵鱼）。大家乐不可支，老乡们也帮着乐。后来，我们又在稍微水浅一些的地方投手榴弹炸鱼，但收获甚微。我从来不曾投过手榴弹，也大胆地去投了两颗。老杨投弹是先拉引线后投出，我初学投弹，将引线环扣在食指上投，比较保险。看看天色已晚，我们便上木船顺流而下回了合江。这一次共获 20 多斤鱼。晚上，我们野战兵团办公室的七、八个人小聚，美美的享用了一餐鱼宴。我也是平生第一次品尝江团鱼这一美味佳肴。

3月10日

今天上街，偶然碰到了在纳溪配气站工作的初中同学志蓉，去年七月躲避武斗匆匆离校时，装衣物的小箱子就寄存在她那里。志蓉说，红联站攻打纳溪时，配气站的工人都跑光了，她也躲避武斗回合江来了。寄存在配气站的箱子是否安全，就不得而知了。我决定明天就去泸州。

昨天以来就没有见到小陈的身影。前天下午，他来找我开乘车证明（相当于车票），他笑眯眯地说：我要回家去拿衣服，开一张车票给我嘛。我一听，知道他在说谎，他是孤儿，那有家呀。纳溪在打仗，他准是想到纳溪前线去参加战斗。兵团头头打过招呼，不让小陈参加战斗，这么小小年龄，不忍心他去打仗。我坚持不给他开车票，对他说：子弹是不认人的。他纠缠了很久，我仍硬起心肠不给他开票。现在想来又有些后悔，他既然下决心去前线，又咋能阻拦得了呢，这不，他可能步行往纳溪去了。对于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孩，步行 100 多华里不是一件容易事，万一在路上有个三长两短的，我不是害了他吗。我不由得暗骂自己：死脑筋，真糊涂。不会拐弯，笨！

3月11日

天气晴和，春暖花开，乘车格外宜人。自去年七月泸州发生武斗

至今，我离开单位已9个月了，今回到蓝田矿部，感到格外亲切。然而，矿部景物依旧，人事已非。过去到矿部，人与人之间没有敌意，非常亲切，只身逛街到深夜没有不安全的感觉。人们生活在和平、安宁的环境中。而今的矿部，到处都碰着拿武器的人，人与人之间有一层隔阂，长江封了渡，码头上由解放军设了岗哨，敌对的两派隔江对峙，时不时听到零星的枪声。目睹此情此景，我们怎不怀念过去的和平生活，厌恶所处的战争环境。

然而，我们也知道，和平的生活只能通过战争而获得，不通过这可恶的战争，就不可能获得向往的和平生活。战争滋生着和平，战争也推动着历史前进的车轮。想及此，对目前身处的战火纷飞的环境就没有了厌恶感，相反，相信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

3月12日

我乘车回纳溪石油工读校，归心似箭，尽管汽车跑得飞快，可我仍然觉得车速慢了。常言说：欲速则不达，哪料到汽车行驶在途中抛锚了，仿佛是故意捉弄人，时间一分一秒都难熬。好不容易等到汽车修复，随着马达声，我的心也砰砰地跳动起来。熟悉的房屋、树木、山峦，一一飞向身后。车到石梁，眼见到公路只剩下一半，另一半挖成了战壕，公路两边都修筑了坚固的工事，一派昔日激战的痕迹，仿佛处处还燃着战火的硝烟。汽车过了石梁，长江对岸的白塔赫然在目，公路两旁的树木、花草抽出了嫩芽，绿油油的，春色迷人。啊，我们英雄的红联站人也像这生气蓬勃的树木一样，顶住了风雨严寒、雪压霜欺，迎来了欣欣向荣的春天。“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刘张王郭的屠刀是杀不绝革命人民的，刽子手越残酷，革命人民越坚强。

到纳溪下车后，三步并作两步的回到学校，那一排排熟悉的“干打垒”茅草屋显得格外亲切。学校里的学生、教师躲武斗去了，人去屋空，校内十分寂静。转了几圈，才见对面过来一人，是古大队长。他一直留在学校没离开，因持红联站派观点，受到了红旗派的各种打击、迫害、压制，他见到我们红联站派学生，简直激动得热泪盈眶。陆

续又碰到几个未离校的逍遥派同学，大家寒暄几句就分别告辞。本来日思暮想的学校，没有了往日的同学、朋友，学校无异于一只没有生命力的空壳，虽然见了亦觉无聊，于是，吃了午饭便匆匆离去。

我信步来到山下的纳溪配气站，站里红旗派的工人跑了，又有红联站派的职工回来上班。由于志蓉住的那间宿舍锁着，我存放了近一年的箱子，看也没看上一眼。一位女工说，你放心，我们这里一直都有人坚持上班，没有人来搞打、砸、抢的，如果我们这个生产单位遭破坏，纳溪县城、泸州天然气化工厂等单位用不上天然气，就瘫痪了，破坏生产的责任，谁都担当不起。听罢这番话，我放心的离开了配气站。在回纳溪县城的路上，两车全副武装的人员过去了。听说石油兵团一连去大洲驿，在曲坝驿遭到伏击，特派一个连去增援。

回到矿部，找了一间空房住下。钟继过来说：我们吃亏了，一连遭伏击，三排损失惨重，伤亡很大。走，我们马上到高坝去运弹药。我和钟继立即搭乘拉弹药的汽车去到高坝，汽车装上弹药后匆匆开走了。我因红04的同学挽留，就在高坝住了一宿，叙叙分别后的情况。

3月13日

在回蓝田的渡船上，听人们议论纷纷：听说石油兵团的一个排遭伏击，只突围出来三个人。渡船上的人说：昨夜运尸体到高坝，我亲眼见了十一具尸体。那位解放军同志的左手还伸着，我以为他还活着，去弄一下他的手，硬梆梆的，冰凉，才知道已经死了。另一人说：黑匪真凶残，连客车也要打，乘客被打死五、六个。那解放军是请假回叙永老家结婚的，死得好冤枉。人们激起了公愤，纷纷说，再遇上黑匪，要朝死里打。红联站这讲政策、那讲政策，黑匪才不讲政策，解放军、老百姓都敢打。

回到寝室，发现窗户被打开，从合江带上来的一支枪、30发子弹被洗劫一空，个人物品倒秋毫无损。也罢，反正我持枪无多大用处，盗枪者如果是武装连队人员，反倒增加了一份作战力量。

经过询问才了解到昨天发生的事件经过。我们泸州气矿下属的

江南钻井指挥所、油气田管道维修队两个单位驻地在大洲驿，那两个单位的红联站派职工自去年七月发生武斗离开后，八、九个月没有回过单位。这次重新夺回纳溪，大家要求回单位去一趟，看看久别的家，顺便取一些换洗衣服、日常生活用品等。联络站根据两单位职工的合理要求，决定由胖连长率领一连三排前往大洲驿。待三排探明情况、站稳脚跟、排除危险后，再组织职工回去。那知出了内奸，把我们行动的情报送了出去，敌人便在曲坝驿设伏兵。当我们运送一连三排武装人员的汽车和一辆开往叙永方向的客车驶入伏击圈时，敌人便开火了。敌人在山上大喊要活捉胖连长。三排的同志们纷纷跳下车还击，很不幸，重机枪打了几发子弹就卡了壳，哑了，随后轻机枪也出了毛病。我们当场牺牲了九人，轻、重伤二十多人。大家各自突围。胖连长的警卫员负了重伤，突围无望，便把冲锋枪交给了连长。胖连长端起冲锋枪，一声怒吼，边向敌阵扫射边突围，沿永宁河边跑了几里路，终于脱险。另有几名轻伤员也互相掩护，跑一段后游过永宁河，突围出来。三排共五十多人，突围出来十几人，负重伤十几人，可能已被敌人抓去了。警卫员和另两个负伤者被黑匪残忍的枪毙后，把他们的尸体投入了永宁河中。客车也平白无故的遭袭击，车里有两名探亲回叙永的解放军，一名负伤，一名被打死。司机也被打死了，其他乘客还被打死了五、六人。

当我们增援的部队到达后，敌人还没有撤走，双方展开激战。我方战士报仇心切，十分勇猛，一阵冲锋，打得敌人狼狈逃窜而去。

3月14日

到联络站报了到，暂时没有安排工作，只好和一批人打篮球混日子。晚上无事，读了一会儿《唐诗一百首》，便朦朦胧胧睡着了。也不知什么时候，被吵闹声惊醒。闻声去看热闹，原来是抓获了两个叛徒、内奸，正在审问。据说那天遭伏击，我方行动的情报就是这两个人送出去的。

3月15日

没安排工作,连吃饭都成了问题。昨日在机关食堂借了一天的饭菜票对付过去了。今天不便靠磨嘴皮子去再借,只好到蓝田分站去找熟人,在那里混饭吃。

晚上才回到矿部来。听说今天纳溪方向打得非常激烈,上午,石油兵团派了一部装甲车去纳溪,钢板都被击穿了,不知敌人用的啥子新式武器,有这么大的穿透力。下午,石油兵团派了大量增援部队上去,野战兵团也派了两个连队去协同作战,战斗还在进行中。

又听说原来住在红联站的那个自称是“红卫东”总部负责人之一的罗某某今天被抓了,他是内奸、叛徒。罗本来是东风煤矿红旗分部的人,他收集了红联站的大量资料,准备跑到成都去“反戈一击”,揭发红联站“内幕”。果真如此,真叫人吃惊不小。这正应证了那句话:敌中有我,我中有敌。

3月16日

经川南石油联合联络站的头头们研究,终于安排我到政宣部工作。有了这份工作,便列入了战斗人员编制,也就解决了吃饭问题。未列入编制的人,是需自己掏钱、粮买饭吃的。一部分人去参加武斗队,不能说与吃饭不掏钱无关系。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当兵吃粮”。

昨天在纳溪抓了四个俘虏,一个是武斗营长,一个是红旗司令部的常务委员,另两人是警卫员。我便跟着大家去看热闹。关押俘虏的屋子里挤满了人,大家七手八脚的把那两个头目捆绑起来,忿怒的群众伸出拳头狠揍。那两个狗熊大声嚎叫:饶了我吧,我受了蒙蔽。嘿嘿,群众说自己受了蒙蔽还说得过去,当头头的说受蒙蔽,咋能叫人相信。

据说昨天已打垮了敌人两个连队,尚有四个连队还在顽抗。

下午,我们政宣部奉命去砍竹子、松枝,为“3.12”死难烈士做了一个直径3米12公分的大花圈寄托哀思。

在做花圈时，大家议论纷纷，石油兵团一连三排这次遭伏击，走漏消息是一个原因，而根本原因在于骄傲轻敌的思想，骄兵必败嘛。在敌情不清楚的情况下，初次去原敌占区，乘坐汽车大摇大摆的前往，简直像去赴宴一般，太掉以轻心了。野战兵团就批评石油兵团像日本鬼子，出战喜欢坐汽车，势必遭伏击。野战兵团学习八路军，喜欢步行走小路、钻山沟，遭伏击的机会就少了，这就是多流汗水少流血。3.12死难烈士，其实是骄傲轻敌思想的牺牲者。老张还讲述了泸化兵团骄傲轻敌遭伏击的战例，可以引为鉴诫：

泸州发生武斗不久，泸化兵团到泸州市区为红联站总部解围后，在泸州市打出了名气。特别是泸化兵团把护厂区的一批枪支用来加强武斗人员后，战斗力大增，威震北城。当时，泸州红旗派被压缩在以忠山为核心的一带狭窄地域内，市劳动人民文化宫成了前沿突出阵地，红旗派驻扎重兵把守。红联站要继续压缩红旗派，文化宫成为一道障碍。红联站武斗指挥部对于下一步作战计划存在意见分歧：一部分人主张以攻为守、主动出击，拿下忠山大本营，将红旗派一举赶出泸州，以求军事上一劳永逸；另一部分人主张以守为攻，维持现在各方占领区域，把红旗派留在泸州，包围在有限的范围内，这样在军事上、政治上都握有主动权，如果把红旗派赶出了泸州，虽然军事上取得了胜利，但在政治上陷于被动。泸化兵团指挥人员是主战派，坚持要主动出击，攻占文化宫，拔除红旗派的前沿阵地，占据北城一带的制高点。七月中旬，泸化兵团三、四百人持钢钎、棍棒，仰仗少数的枪支向文化宫发起攻击。泸化兵团很快就攻入了文化宫中心地带，几百人涌入球场坝。正要向文化宫大楼发起冲锋时，前面的地雷爆炸了，炸倒一大片人。一些人向后撤退，哪知后面又响起了地雷爆炸声，又被炸倒一大片人。几百人只好匍匐在球场上，不敢动弹。这时，敌方的广播响了，敌人在广播中得意洋洋的大声喊叫：麻匪，你们进入地雷阵了。我们已经埋下了四千多枚地雷，你们胆敢轻举妄动，我们就引爆地雷，要了你们的狗命。麻匪，你们就乖乖的爬在地上吧，不准乱动。泸化兵团数百人束手无策，什么武器都派不上

用场,只好听天由命,伏在坝子中间等待救援。

李指挥闻讯后,和孙指挥商量对策。孙指挥认为,强攻文化宫救援泸化兵团不现实,泸化兵团几百人陷入地雷阵,无异于被红旗派扣押了几百名人质,我们进攻猛烈了,敌人狗急跳墙,随时都会杀害泸化兵团的几百人。根据目前态势,只能采取围魏救赵的战法,猛烈进攻忠山大本营,让敌人感到恐慌,为了保证忠山大本营的安全,便会调回文化宫兵力救援忠山,那么,泸化兵团的困境自然解除了。战术思想统一了,红联站总部立即命令驻六中的支泸兵团五个连攻击忠山上医专校的正门,驻北城的其他兵团十几个连队从公安干部学校出击,攻击泸医附属医院大门,形成两面夹击之势,令敌人首尾不能相顾。进攻连队都虚张声势的大喊大叫,声称 12 小时内占领忠山、活捉 9.12 司令、把红旗派赶出泸州等等,给忠山守敌以巨大震慑。红联站两面夹击的战术很成功,进展顺利。红旗司令部惊惶失措,急调文化宫武斗人员增援大本营。趁文化宫守敌调动之机,红联站从外部猛攻文化宫,转移留守敌人的注意力,泸化兵团才得以安全撤出地雷阵。那一战,泸化兵团损失惨重,牺牲了几十人,大伤元气。泸化兵团撤出文化宫后,立即回高坝休整去了。红联站在自己的战术目的达到后,也鸣金收兵,停止了进攻。

3月18日

16日晚上,合江县城一度非常吃紧,合江红旗派的非常猖狂,竟然叫嚷要在 17 日中午攻占合江县城。当晚,攻占到了马街,仅隔一条赤水河与合江县城对峙,密集的子弹已打到了学坎上小学(野战兵团后勤部、政宣部住地)、教师进修校(野战兵团办公室住地)屋顶上。同时,另一部分武斗连队攻占了弥陀、佛荫一带,切断合江与泸州的公路线,准备两面夹击合江县城。

17日凌晨,野战兵团一连、二连便从纳溪出发,紧急增援合江。装甲车打头阵,步兵连紧随其后,相距不足一华里。增援部队到达黄包山一带,埋伏的敌人放过装甲车,向后面的步兵开火。一连、二连

的同志们迅速跳下车占领两旁的山头，组织好火力掩护冲锋，装甲车回过头来夹击。只片刻工夫，一个勇猛的冲锋就打垮了敌人，很快攻占了敌人阵地。我方仅牺牲一人，负伤一人，却击毙敌方二、三十人，俘虏 26 人，俘虏中还有一个连长。这次遭遇战，还缴获了一挺“马克辛”重机枪，六挺轻机枪，几十支步枪、半自动步枪。26 个俘虏押回合江县城，叫他们举起双手游街。路边的群众讥笑说：合江红旗的果然在 17 日中午“杀”回了合江，只不过是举起手进来的，且只有二十几个人。合江红旗派又吃了一次大败仗，逃得烟消云散了。

合江县城解围后，野战兵团一连、二连又马不停蹄的回到了纳溪，今天，又投入了纳溪的激战。路过矿部大门口时，曾看见一辆装满武斗人员的车驶出。文勇也在车上，他向我挥手，我也向他们挥手，边挥手边高喊：祝同志们打一个大胜仗。

车子扬起老高的黄尘，飞快的驶往纳溪方向。啊，红联站人真是越战越勇，打出了威风、打出了志气，每战必胜，看你黑匪猖狂到何时。

3月 19 日

下午，解放军 47 医院的船遭红旗派射击，一名无辜的女孩腿部被打伤。我们通过广播向黑匪提出强烈抗议，并警告说要向对方开炮。广播未完，就见对岸成群的人跑动，我们隔江观看，拍手大笑：这是纸老虎现原形。

川南石油联合联络站的广大职工被围剿，被迫突围出去，离开气矿八、九个月了。这么长的时间遭经济封锁，未能领取一分钱的工资，许多人家里面都揭不开锅了。部分人员家里没钱买米，只能到蓝田粮站去借米度日，而另一派组织“6.12”的职工却每月都能按时领到工资。联络站便以组织的名义要求气矿军管会解决红联站派职工的工资问题。军管会原是支持红旗派的，对红联站一派的合理要求置之不理。经联络站多次要求，才勉强答应解决。

我们到军管小组所住的小招待所里反映职工要求，看见他们的

办公室里、寝室里放满了大包小包、大箱小箱的东西。那些东西分明是“6.12”撤退时，私人寄存的物品。军管会办公室竟成了“6.12”的保管室，军管会的偏袒性可见一斑。军管会的另一间办公室里堆放着好多气矿招待所的棉被，我们很多逃难回来的人没有被子盖，便商量去抱几床出来用一用，可军管人员前来拦阻，我们怎么讲都不行，打借条暂用也不行。

3月20日

有人从泸州带来红旗派政府印发的一份《特大喜讯》，上面的内容有：打倒刘、张就是为李廖死党翻案。张梁刘张是一个整体，不能分开。云云。我读罢，提笔写了一篇反驳文章《垂死的挣扎——评红旗政府的“特大喜讯”》。此文一气呵成，也未细推敲，便交给了政宣部负责人。

晚上，有同学前来聊天说：那个《特大喜讯》可能是真的哟。见他面露忧虑之色，不觉好笑。我问他怎知是真的，他说，联络站有人从蓝田兵站解放军那里抄回一份资料，是3月15日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吴法宪等接见成都军区、四川省革筹、54军、50军负责人的讲话，那里面就有《特大喜讯》中的内容，所以说是真的。据军队内部传来的消息说，梁司令员、54军受了中央的批评，等等。我不肯相信，便和他争论起来。他见我顽固不化，便去找来那份抄件给我看，我仍然半信半疑。隔壁房间里也传来争论声，像开了锅一样。

河对岸又传来了枪声。我们换了话题说，黑匪正愁难以动员人来参加武斗，这一下又可以提虚劲了，又可以招募一批亡命徒来“武装支泸”了。不过，红联站人早就作好了准备，一定能粉碎任何规模的反扑。有人忿忿不平的说：老子拼到最后一个人，也要坚决打倒刘张王郭。刘张王郭屠杀革命群众的罪行是无论什么讲话都抹煞不了的，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一定会胜利的。

3月21日

关于中央首长接见四川省学习班负责同志的讲话越传越宽，引起了红联站内部的强烈反响。昨天，红联站勤务组专门为此事召开紧急会议，并立即派出代表乘专车去重庆了解详情。

昨晚，红04部队的小将们听到这消息震动很大，一时群情愤慨，各战斗团纷纷集合前往烈士墓地集体向死难烈士宣誓：坚决打倒刘张王郭，为死难烈士报仇。我们红卫兵铁血部队在矿部的十多名同学自发的在一起议论，大家认识比较统一：打倒刘张王郭没有错，更不是为李井泉翻案。刘张王郭对四川人民、特别是对泸州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我们要坚持打倒他们，决不动摇、绝不畏惧。大家说，刘张王郭背后肯定有一个比王力更大的黑后台，在中央里还有一只更大的黑手，否则，刘张王郭不敢那么嚣张、那么肆无忌惮的屠杀革命群众。

下午到蓝田走走，碰到新一中部队的小将们在大街上写标语：坚决打倒刘张王郭！我看了心里特别舒畅，这就是咱红联站人的脾气，这就是咱红卫兵小将的闯劲。从蓝田回来，去大礼堂里听林指挥传达红联站总部的精神，根据目前斗争出现的新形势，要作好打仗的准备，准备早打、大打，准备对付更大的围剿。听报告的人同仇敌忾：王茂聚若再搞武装围剿，红联站人坚决奉陪到底、坚决打到底。

从今天早晨四点钟开始，纳溪方向一直激战到现在。野战兵团又牺牲了四人，纳溪革联站牺牲了两人，这是刘张王郭欠下的新的血债。晚饭后，石油兵团、泸化兵团各抽调了一个连去增援纳溪。政宣部召开会议，动员大家作好战斗准备。将所有人员编成几个战斗班组，轮流值夜班负责矿部内住地的巡逻，石油兵团宣传队则负责几道大门的站岗放哨。

夜深了，设在长江对岸瓦窑坝的红旗派广播站还在不停的广播，反复广播《中共中央给刘张王郭的平反通知》、中央首长讲话等等。伴着广播，不断传来枪声，大有“乌云压城城欲摧”之势。我巡逻

到江边，停步在一棵桂圆树后仔细听广播，“咔嘣”一声，一颗子弹打在树梢上，哗哗掉下几片树叶。

时过半夜，石油兵团增援的连队回来了，他们说：黑匪逃跑了，扑了一个空。

夜更深了，对方广播停了。我们的广播又响了，反复播放我写的那篇反驳的文章《垂死的挣扎》。广播员用四川方言播出，很带劲。待我方广播一停，对岸的广播又响了……

3.21之夜，典型的文攻加武卫（威）之夜，高音喇叭声嘶力竭的嚎叫，枪声炮声疯狂撒野般呼啸，搅得人彻夜难眠。

3月23日

一早传闻支左办公室来电话，通知把“中央首长3月15日接见成都军区、四川省革筹、54军、50军首长的讲话”收回。于是大家都说这个讲话肯定有问题，是假的。几个人去蓝田兵站询问，兵站的官兵说：是真是假搞不清楚，自己判断。

上午又通知大家到礼堂听传达报告，政宣部指导员安排我到纳溪去搞一面战旗回来。到了纳溪，我到石油工读校里走一趟，偌大一个学校空荡荡的，仅有二、三十人还守着这所空空校园。找一圈没能找到旗帜，却在红旗部队队部里发现很多纸张，便全部搬上了车，总算有些收获。

今天听传达报告的内容是：所谓3.15中央首长讲话并不是像红旗派宣扬的那样对红联站不利，红旗派宣扬的有片面性，对红旗派不利的内容其实比红联站还多，他们讳莫如深，相反，对红联站有利的内容比红旗派的还要多，他们却只字不提。为此，大家的心情好多了。

3月24日

上午，政宣部组织学习“3.15讲话”全文。前几天红旗派广播的只是断章取义。其中“打倒刘张就是为李廖死党翻案、就是刘邓复

辟”的批评是比较厉害，我们策略一点，在公开场合不再写标语、喊口号打倒刘张，但可以整理确凿有力的材料上报中央，同样可以达到打倒刘张王郭的目的。然而，中央首长批评红旗派的讲话也很多。首先，江青说罗广斌是叛徒，华蓥山游击队是假的，这是给了重庆反到底派一记很重的耳光。其次，江青说“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一开始就很杂”，张国华说“混进了一些坏人”，这是对成都造反兵团的结论。这样，对保刘张的成、渝两地组织，中央首长都持否定的态度，肯定的指出里面混进了坏人，显然是对刘张的一记耳光。

学习了 3.15 讲话全文，我们才对 3.15 讲话的精神有了正确的理解、全新的认识。中央首长讲话的核心问题是调解四川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之间的尖锐矛盾。中央首长如果肯定打倒刘张，那么，成都 8.26 派、重庆反到底派势必受到打击，他们肯定不服气，一定有更大规模的武斗暴发。要是出现那样的局面，坏人揪不出来，大联合不能实现，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就无法成立。如果否定红卫兵成都部队、重庆 8.15 派，其结果相同。所以，中央虽然批评了打倒刘张，但对刘张问题始终没有明确表态。目前，核心问题是缓和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矛盾，促进两派大联合，求大同、存小异，首先把省革委建立起来。建立了省革委，两大派组织能够心平气和的坐在一起了以后，在适当的时候再解决刘张的问题。这么一分析，大家才认识到中央的决策是无比英明的。

把讲话精神理解透彻了，思想上的疙瘩解开了，大家的心情舒畅了。下午，政宣部出动人马到蓝田街上写标语：毛主席挥巨手，红联站人跟着走。坚决贯彻执行中央首长 3.15 讲话精神，为迅速成立四川省革命委员会而奋斗。围观的群众不少，气氛很热烈。

3月 26 日

自从传达 3.15 讲话以来，红旗派就虚劲提得很足，从文攻、武卫两个方面向红联站挑衅。前一段时间我们有些软弱，任凭红旗派表演，近几年我们对红旗派有些不客气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

犯我，我必犯人。对于红旗派的无端挑衅，应坚决予以反击。长江两岸的高音喇叭都开足了音量互相攻击，甚至漫骂。有时两岸同时广播，有时又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有时是照本宣科念稿子，有时又是出口成章（脏）随意骂。待到高音喇叭声停息了，枪炮声又起，甚至枪炮声为喇叭声伴奏，像打击乐器敲击节奏一般。

今天早晨，我们照常到篮球场运动，突然对岸几声枪响，一颗子弹落在球场上，又弹起老高击中了围墙。大家惊得伸舌头，幸好没伤人，尽管那子弹已成强弩之末，但打在人身上，肯定会击穿一个洞的。一整天，对岸就这样间隙性发疯似的，隔一会儿朝矿部打一阵枪。

到食堂吃晚饭时，见吕参谋和几个扛炮的人急匆匆的从办公大楼里出来。我顺便问一句：又有军事行动呀。吕参谋说：今天你没见黑匪那么猖狂吗，一整天都朝我们开枪，枪子都打到我们办公大楼里了。我们去打几炮，教训教训黑匪。吃罢饭回来，走到办公大楼后面的厕所处，见江岸边低矮稀疏的柑桔林里围着一大堆人，我也走过去看热闹。原来这柑桔林空地上早挖了一个一公尺多深的大坑，八二炮已在坑里架好，炮手、弹药手在坑里作开炮前的准备。炮手瞄准一会，调整了炸药包。炮手回头看坑沿有十多人围观，便说：你们看热闹的走远点看，我一开炮，敌人就会发现目标，敌人用机枪扫射过来，这么密集的人群，闭起眼睛也要打中几个。经炮手这么一说，很多围观者纷纷走远处去了。我走到厕所的后面，以厕所为掩体可以挡住对岸射来的枪弹，是比较安全的。但仍有几个胆大的人站在坑边，要近距离观看打炮。只见炮手拿起一发炮弹，机械的将炮弹尾部插入炮筒，略作停顿，也许是心中在默念：一、二、三，开炮。炮手两手松开，微倾斜的身子顺势朝后坐下。吱一声炮弹出膛，呼啸着飞向对岸。等了好一阵，没有听到爆炸声。有人说：臭弹，没有爆。炮手回头环视，见坑沿仍有几个人，不耐烦的挥挥手大吼：走开、走开。弹药手也说：你们离远点，没见刚才那颗哑弹没有爆炸吗，要是出问题，连你们也跑不脱。那几个人听后，很不情愿的走开了。炮手骂了一声脏话，双手又捧起一颗炮弹来，这回他没有略作停顿，将炮弹尾

部插入炮筒后，立即松开手，顺势朝后坐。轰的一声巨响，突然大坑里升起一团浓烟，只见一顶铝盔帽飞起十多公尺高，跌落在不远的空地上。糟了！有人惊呼。我的心随爆炸声猛然紧缩，又怦怦直跳。浓烟还未散尽，有人快步跑到坑边高呼：快、拿担架来。一些胆大的人跑到坑边围观。我不知何故，一时间脑子一片空白，脚像生了根一样拔不动，只呆呆的站在远处观看。一会儿，卫生员和担架来了，我这才走过去看现场。不看则罢，一看令人心惊肉跳。炮手的头颅已被炸粉碎，颈部尚留一块头皮血淋淋的翻卷着。弹药手下颚炸掉一块，一只左臂膀、一条右腿被齐刷刷炸断，虽然伤口血流如注，弹药手头脑尚清醒，还能轻声说话：你们看嘛，他不听我的话，脑壳都没得了。救护人员把弹药手和炮手的尸体都搬上了担架，飞快的抬走了。卫生员一只手提着一条断臂，一只手提着一条穿黄色解放鞋的断腿，跟在担架后面跑。那顶铝盔帽冷冷清清的躺在草丛中，周围的树枝上，草丛里撒满了血淋淋的人肉、碎骨、脑浆块。见了那场景，铁石心肠的人也会掉下泪来。弹药手曾说炮手不听他的话，是不是因第一发炮弹未爆炸，他曾主张不打了而炮手坚持要打呢？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啦！炮连的其他人来搬未打完的炮弹时，有人连连顿脚惊呼：咋个把择出来的炮弹搬来了嘛。这一箱炮弹都是有问题的，专门择出来放在一边，哪知道忙中有错、忙中出错啊。他对我说：刚才在炮筒里就爆炸的炮弹，肯定是那枚身上有砂眼的炮弹。发射时，肯定是弹药包的火苗钻进砂眼里，引起了炮弹爆炸。他又叹息着自言自语：血的教训、血的教训啦。第一炮打过去没有爆炸，为啥不检查一下炮弹嘛。我心中暗暗感激炮手，要不是他把大家吼开，我们这群围观者不知有多少人会陪他去见马克思呢。万幸、万幸！

过了没多久就传来消息，尚能说话的弹药手抬上救护车后，立即朝高坝战地医院送。但救护车才到锅厂时，弹药手已停止了呼吸。

3月28日

今天政宣部开会时，有人在会上严肃的说，近两天，关于炮弹爆

黑

炸事件有一种谣言传出，大家不要相信，传谣可耻、信谣可悲。什么谣言，不得而知。散会后，我私下里问老李，他拉我到一个僻静的地方说：你不知道呀，我告诉你，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你要告诉别人，说你传播谣言，追查起来，我可不认账。据说，去年石油兵团攻下三号信箱后，把一批红旗派死亡人员集中埋在那片柑桔树林里。红旗派打回矿里后，曾去挖出尸体，控诉红联站的罪行。挖出尸体后，留下了那个坑。我们的炮手偏偏又去那个坑里打炮，凑巧又发生炮膛爆炸事故，死了三个人。造谣的就是说红旗派死者的鬼魂报仇、找替身。这种说法牵强附会，本不可信，但在一部分人中越传越神，所以上面才给大家打预防针，以免扰乱军心。我听罢付之一笑，未置可否，老李摇摇头离去了。

3月29日

中午时分，黄建同学过来对我悄悄说：孙校长请你去吃午饭。前两天黄建曾给我提起，孙校长准备哪天买到肉请我们去吃饭。我当时有些纳闷，在学校造反时我充当急先锋，曾面对面揭发批判过孙校长。二月镇反后，孙校长又成了支持我们红联站观点的革命干部。他居然不计前嫌，要请我吃饭，我以为是顺便说说客气话而已，听后未置可否。哪知他今天果真请吃饭，实在不好推托了。我跟着黄建去到孙校长家里，进屋就见桌上摆着一大盘炒肉丝，我们落座后，孙校长却说：你们慢慢吃，别客气。他竟然走开到外屋去了。我和黄建好久都没有沾油浑了，见了那香喷喷的一大盘炒肉丝，直叫人暗暗吞口水。我俩也就没客气，狼吞虎咽的吃起来。出门告辞时，有些不好意思。一是风卷残云般将肉丝吃光了，没留一点看盘子，二是无功受禄，总觉不安。我问黄建，孙校长为啥请我们吃饭。黄建同学比我要老于世故一些，他神秘兮兮的说：这不是癞子脑壳上的虱子，明摆着嘛。成立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三结合，今后学校成立革命委员会，结合他这个革命干部，红旗派肯定反对，就全靠我们给他扎起了。我这才恍然大悟：对对对，有道理、有道理。

3月31日

今天广播了两报一刊社论《革命委员会好》。社论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社论认为，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种创造，各地纷纷建立革命委员会是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越来越好的一个重要标志。为欢呼最新指示的发表，今天一早政宣部就布置任务：刻印组立即将最新指示刻印成传单散发，宣传组刷大标语造声势，编辑组负责写一篇有份量的广播稿。大家都忙得不亦乐乎。我们一边工作一边议论，四川省、泸州市、泸州气矿的革命委员会何时才能成立啊。革命委员会，你是我们心中的明灯，你是我们心中的希望！

4月2日

吃午饭时，在食堂碰到林指挥的警卫员田昌荣，他挎着一支汤姆式冲锋枪。有人指着枪明知故问：你这支枪的准星为啥只有半片，还有半片哪里去了呢。大家围着看，田昌荣红着脸说：被黑匪打烂的呗。有人说：好惊险，快把你那冲锋枪准星被打烂的惊险故事讲来听听。见我们纠缠不休，田昌荣不慌不忙的给我们讲了以下故事。

3月12日那天约10点钟，前方传来消息，一连胖连长带领三排前往大洲驿，在铜厂附近遭伏击。11点钟，副指挥刘学汉带领一个连去解围。12点钟又传来消息，一连三排被打散了，伤亡惨重，活着的已被敌人俘虏去十多人。林指挥听后很着急，亲自再带一个连前往大洲驿支援。到铜厂时，听到前方枪声激烈，可能是刘学汉带领的那个连正和敌人激战。林指挥立即命令支援的连队上山参战。为了摸清情况，林指挥沿着公路步行，以便仔细观察，田昌荣、小邵两个警卫员紧随其后。大约走了一公里多路，刚转过一个小土坡，前方二、

黑

三十公尺处出现了三个人迎面走来，一人挎半自动步枪，两个人挎驳壳手枪。他们看到了林指挥三人，其中一人用红旗、白旗交叉发出联络信号。林指挥一见对面来人就心中有数，那三人肯定是红旗派的，对方搞不清楚我们是哪一派的，才发联络信号。林指挥下车时，将手枪放在车上，空着一双手，但他很镇定。如果当时不镇定，稍微显出慌张，被对方看出破绽，就会遭遇李修传指挥同样的厄运。林指挥站在公路中间，双手叉腰，一点没有惊慌躲闪的举动，首先把敌人镇住了。林指挥故意回头对田昌荣大声喊：发信号。田昌荣也心领神会，灵机一动，随口回答：没有带信号旗，我们也是红旗、白旗交叉。那完全是碰运气的，田昌荣根本不知道回答信号究竟是红旗、白旗交叉或是平行。哪知对方一听答话，那个大约是官长的胖子说：自己人。另两个人也接着说：自己人，别开枪。对方继续走过来，林指挥也若无其事的朝前走。田昌荣、小邵都端着冲锋枪，暗中打开了保险，目不转睛的盯着对方继续朝前走。这时，海参谋提着林指挥的驳壳手枪跑步赶上来，把枪交给了林指挥。林指挥不动声色的给海参谋使个眼色，海参谋会意，没吱声转身回去了。林指挥走了几步，抬眼才看清楚前方仅一百公尺的小山上，敌人已摆开了阵式，敌人一开火，林指挥等三人全都在密集的火力网有效射程内。稍有闪失，难逃厄运。为了稳住敌人，林指挥主动上前和那胖子握手，并紧贴着胖子走。胖子对林指挥说：还有一挺重机枪没有找到。林指挥一听就明白了，这是敌人的搜索队伍，肯定是找一连三排那挺新式重机枪，所以他顺口说：大概就是丢在这一带。当走拢公路边一幢土墙壁房子时，林指挥说：进屋去看看，是不是把枪藏进屋里去了。因为进到屋里，土墙壁可以挡住对面山上射过来的子弹。林指挥进屋后，为了继续迷惑敌人，特意把手中的驳壳枪搁在屋中间的桌子上。胖子犹豫不决的没有进屋，田昌荣二人也只好留在外面监视敌人。恰在这关键时刻，一连三排一位因负伤躲藏在永宁河边的人，他从老远就认出了林指挥，以为这下得救了，便从藏身处爬出来，边爬边喊：林指挥，我的脚被打伤了。林指挥只好回答：进屋里来嘛。那三个人朝河边望

去，见爬过来的人穿着石油单位的工棉衣，一下子全明白了，其中一人举枪朝河边打，打一梭子回头就跑。另两个人举枪来打田昌荣、小邵，田昌荣二人眼疾手快，同时扣动板机，那两人应声倒下。对方打过来的子弹仅把田昌荣的冲锋枪准星打掉一片，没有伤着人。枪响时，林指挥抓起放在桌子上的枪，一个箭步冲出屋子，和田昌荣、小邵迅速躲到屋子后面去了。林指挥三人脱离虎口，沿敌人火力死角的岩壁撤回了我方阵地。双方对峙到天黑，各自撤兵。

后来我方打扫战场，在河边找到了身负重伤的重机枪手，重机枪手身上五、六处负伤，满身是血，生命垂危。重机枪手负伤后，怕武器被敌人夺去，他咬紧牙关，忍受剧痛，将重机枪撤散，把零件扔到永宁河里去了。

我们故意说：田昌荣，你手里有命债哟，你怕不怕。田昌荣红着脸说：有什么怕不怕。走上战场，枪声一响就要死人。我不打死他，他就打死我，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有人说：刘张王郭围剿我们，红联站人死了成千上万，打死几个黑匪，只讨回血债的万分之一，有什么可怕的。大家赞同，田昌荣高高兴兴的走了。

4月5日

今天在门外走廊的一堆破烂中，发现一只大灯泡，捡起来细看，1000瓦，钨丝没断，是一只好灯泡。我将灯泡带回寝室里，任援朝同学好奇，便换上这只1000瓦的大灯泡，好亮哟，亮得刺眼。任援朝将未干的衣服挂在旁边，正好烘烤湿衣服。我正躺在床上看书，有人气势汹汹的冲进屋里来，厉声质问：谁点这么大的灯泡，要干啥？我一看是联络站勤务组成员之一的老汪，又不是不认识，竟那么不客气，我于是也没好气的说：能干个啥，灯亮点，好学习毛著。老汪见我们不把他放在眼里，便进一步吓唬说：你点这么亮的灯，是不是给对岸的黑匪发信号，让黑匪打我们有目标。我听他这么说，分明是故意戴大帽子，一时火冒三尺，站起来用手中的书本朝灯泡打去。嘭的一声，灯泡粉碎了。老汪大叫大喊：你破坏国家财产，我把你捆绑起来。

同学们见老汪仗势欺人，呼的都站起来说：谁敢动手。隔壁房间的人闻讯过来，我们说明情况，大家七嘴八舌的帮我们说话：人家从垃圾堆里捡灯泡点，是爱护国家财产嘛，就算打烂了，也当是被作为垃圾扫出去了，何必小题大做。老余幽默的说：你们用灯光向黑匪发信号，是不是像王成那样喊，向我开炮。一时逗得大家都笑了。老汪自觉没趣的走了。

一只灯泡引发这么一场冲突，想想真不应该。

4月8日

今天偶尔遇上32111钻井队的何师傅，他主动热情的和我打招呼，像见到老朋友一样高兴。我是在现场办学的3299钻井队认识何师傅的，塘河构造大会战时，何师傅调往了32111钻井队，两个月后成为了血战火海保气井的勇士之一。对于当了英雄的何师傅，我本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以避攀名人之嫌。何师傅热情招呼，我自然很高兴的和他攀谈起来了。我俩叙说了分别之后的情况，自然有很多感慨。特别是谈起英雄和平常人的话题时，何师傅深有感触的说：英雄不好当啊！他给我透露，32111钻井队已经违背了周恩来总理的嘱咐，介入了社会上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何师傅至今对一些问题保留着自己的看法，他说介入气矿的两派斗争有些随大流，有些身不由己。他于是谈了32111钻井队介入气矿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经过。

1966年底，32111钻井队曾到大庆油田、胜利油田巡回宣讲、作血战火海英雄事迹报告。1967年元月上旬，周恩来总理亲自到北京饭店接见32111钻井队，周总理语重心长的说：你们到基层单位宣讲的两个月里，全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有了很快的发展，你们的宣讲应就此告一段落。如果继续宣讲下去，可能对文化大革命中群众性的造反运动形成不好的影响，要走向反面。当前社会上因纷纷造反已经很乱了，希望你们队回去后，不要立即介入社会上的运动。考虑到你们队是一个在全国都有影响的英雄集体，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可以像军队单位那样，限于在队内、单位内部开展运动。1967年

元月 6 日,32111 钻井队回到四川石油会战指挥部,让他们感到十分吃惊的是,三个月前欢送他们上北京的会战指挥部领导们,如今却在他们面前跪着认罪,令他们百思不得其解。在僻静的赖家坡住了几天,应该是躲藏了几天,便有组织前来造反,32111 钻井队只好回到泸州气矿,集体住在矿部小招待所里。元月 12 日,矿部造反派组织召开“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总攻击大会”,32111 钻井队第一次参加这样的群众大会,他们看到将原川南石油会战指挥部的领导干部们押上台戴高帽子批斗,大家都看不顺眼,心里很不是滋味,产生种种疑问。参加那次大会后,32111 钻井队集体走访了空军部队,想从部队那里得到解答,帮助认识当前的运动。空军 2965 部队政治部高主任向他们介绍了泸州气矿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一般情况。高主任最后很含蓄地说:我们知道气矿造反的一批人中,有些人出身不好,但却跳得很高,闹得很凶,不讲政策,出手整人很重。这些情况,你们自己认真分析、独立思考。32111 钻井队听了高主任的介绍,大家仔细分析认为,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平时搞生产斗争时,不知道阶级斗争在哪里,怎么个斗法,现在搞文化大革命运动,阶级斗争就看得见、摸得着了嘛,阶级敌人就跳出来了。元月 15 日,32111 钻井队集体到红村参加四川油田造反派召开的“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总动员大会”。大会开了三天,每天都将原四川石油会战指挥部的领导押到会场批斗,戴高帽子游街,拳打脚踢。有的被当场打晕倒,有的打断了腿,有的打折了腰,很有些无情斗争、残酷打击的味道。特别是有一位老干部,在部队曾授予中将军衔,走不动路,用一辆翻斗车拉到会场,也没有人去抬下来,而是像倒货物那样倒出来,真是有些惨不忍睹。大会开到第三天,被四川石油学院的另一派红卫兵组织造了反,大会开不下去了,草草了事。元月 19 日,红村造反派开始向四川石油会战指挥部夺权,泸州气矿 6.12 派也夺了川南石油会战指挥部的权。6.12 在夺权中存在一些问题,其中一些历史上有劣迹的人夺了要害部门的权、非共产党员人士竟然去夺了组织部的权,这样的夺权让群众觉得不伦不类、滑稽

可笑，自然招来大多数人的非议。元月 25 日，气矿半工半读学校红卫兵组织对 6.12 夺权极为不满，大批红卫兵到矿部来造反，反对 6.12 的夺权。6.12 砸了红卫兵的宣传车，还动手打了红卫兵，制造了 1.25 冲突事件。32111 钻井队发表声明，支持工读校红卫兵的造反行动，首次旗帜鲜明的表态，开始介入了矿里的群众运动中。这样，32111 钻井队因为特殊的身份，自然成为团结与 6.12 不同观点组织的核心，很快联合起来，成立了川南石油联合联络站，彭美凤被推选为联络站勤务组一号勤务员。在不知不觉中，32111 钻井队就全面介入了矿里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二月份，驻泸部队派出军代表到各单位“支持左派”，驻蓝田机场的空军 2965 部队派高主任出任泸州气矿支左办公室主任。为了否定 6.12 夺权，在支左办公室的主持下，成立了泸州气矿临时管理委员会，由联络站和 6.12 两大群众组织派相等的代表组成，彭美凤任临管会主任。临管会根据当时大力提倡“抓革命、促生产”的形势，努力恢复生产，全矿 32 台钻机，除封存了 5 台外，有 23 台钻机恢复了钻井生产。眼见出现了一派好形势，哪知又来了个大反复，已经初步联合起来的两派彻底翻脸，32111 钻井队以及联络站被打成保皇派，很大一批人都很难转过这个弯来。何师傅和一些人干脆回家观望，当起了逍遥派。

何师傅和我谈了很久，他这次回矿里了解一些情况后，准备住几天，还是要回到老家去继续逍遥。

4 月 11 日

今天政宣部宣传组办大批判专栏，在举办单位名称上发生分歧，有人主张用川南石油联合联络站，有人主张用石油兵团，也有人主张两个名字一齐用上。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把两个名字混为一谈，没有仔细分辨、加以区别，还是谢指导员给我们作了解答。

矿区发生武斗时，联络站参加武斗的人员基本上是自发组织起来的。现在的几个武斗指挥，当时并不是川南石油联合联络站的勤务组成员，可以说是从斗争实践中涌现出来的。当时泸州二中狂千

赤、六中红闯将遭红旗派攻击，情况危急，李修传、卢启邦带了300多人去支援，打出了石油支泸兵团的旗号，那就是石油兵团的前身。石油支泸兵团不是一个革命群众组织，而是川南石油联合联络站进行武装自卫的武斗队组织，也可以说是联络站下属的一个专门组织，就像我们专门负责文攻的政宣部一样。九·五反围剿后期，泸州城区失守，李修传牺牲，卢启邦带领石油支泸兵团从泸州六中撤出，渡长江撤退到茜草坝。林合民带领留守矿部的一部分武装人员、联络站组织的广大非武装群众也撤退到茜草坝。泸州气矿两部分武装人员共五百多人汇合后，及时进行了组织领导和机构调整，改名称为石油兵团，统一组建了一个指挥部、三个连队。因卢启邦已决定调红联站第三办公室（即红联站的作战参谋部），联络站决定由林合民任石油兵团指挥。石油兵团以后才陆续扩建成七个连队一千多人。

九·五反围剿，泸州红联站在总指挥李修传牺牲后，面临反围剿最严峻的时刻。红联站在那紧急关头，迅速作了组织调整，任命原泸化兵团蔡指挥为红联站总指挥，原野战兵团孙指挥为副总指挥。蔡总指挥率领泸化兵团、二轻兵团、泸联总站兵团坚守高坝大本营，孙副总指挥率领野战兵团、石油兵团、纳溪革联站兵团等撤往合江，必要时撤往江津、重庆。石油兵团撤往合江后，驻守马街，野战兵团驻守县城内。石油兵团以32111英雄钻井队的名义前往江津寻求支援，江津长风机械厂支援了六挺新式重机枪，石油兵团的作战能力得到加强。石油兵团在以后的多次战斗中骁勇善战，打出了名气。正因为这个原因，外单位的人知道石油兵团的人多，而知道川南石油联合联络站的人少。因为石油兵团主要是搞武卫的，属武卫机构，而革命大批判是搞文攻的，还是以联络站的名义办大批判专栏为好。经谢指导员这么一说，大家没有什么争议了，统一了认识。

4月14日

石油兵团的海参谋给政宣部送来一篇稿子，谢指导员叫交给我先看一看。我收下稿子，没有立即就看，而是和海参谋闲聊起来。海

参谋说：我一拿起笔杆子写东西就头痛，你们整天玩笔杆子，好辛苦哟。我说：你们武装人员东奔西走、日晒雨淋，还冒着生命危险，比我们辛苦得多。海参谋哈哈大笑：我们打仗虽然辛苦，但很有乐趣，你们坐办公室的体会不到。我微笑着直摇头表示怀疑，海参谋说：我给你讲讲打凤鸣那一仗的经过，你就知道有没有乐趣了。海参谋见我很感兴趣，清了清嗓子讲开了：

我们刚撤退到合江，石油兵团驻守在马街，而合江红旗派武斗人员就驻扎在离马街 30 华里的凤鸣场，其前哨部队则前伸到距马街 10 华里的堰坝场。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不把合江红旗派武装人员赶跑远一点，我们驻得不安宁。我们出动了三个连队去攻打凤鸣场，为了迷惑敌人，我们一律戴着红旗派的袖章。到堰坝时，红旗派的一个班凭借一间土墙房子向我们侦察排开枪，我们一个冲锋就把那个班全部解决了，没有人跑出去报信。从俘虏的口中，我们了解到凤鸣场敌方兵力部署情况。到达凤鸣场大约还有几华里地，三个连队分别上山占领制高点，只用一个排放心大胆的乘坐汽车直驶向凤鸣场上。我们下车进场，正是中午，红旗派的来人接洽，我们自称是前来支援合江红旗派的。当时王茂聚调集了 30 多个县市的武斗人员来围剿泸州红联站，重庆反到底的就有一部分人在凤鸣场。对方听说我们是来支援的，信以为真，立即安排我们吃午饭。吃饱了饭，我们提出弹药不多了，对方就搬出两箱子弹给我们。我们说大队还在堰坝，要到堰坝去汇合，防止红联站攻击。反到底的一个头头要搭车前往，我们就让他上了车。车开出几华里，那位反到底的头头糊里糊涂的就当了俘虏。我们摸清楚了场上的情况后，向守敌发起突然袭击，敌人被打懵了，不战而溃败。

海参谋绘声绘色的讲述，我们听着笑得直不起腰来。海参谋很自信的说：你们该相信打仗是件快乐的事吧。我们纷纷点头称是：好耍，快活。其实，这只不过是一种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而已。打仗死了那么多人，谁想起都会心情沉重，怎么也快活不起来的。

4月18日

吃完早饭回来，见矿办公大楼前面的空地上有人在挖土，旁边有人在指指点点的说什么。约10点钟，我正集中精力抄写大字报，老余过来说：办公大楼前挖出了一具尸体，走，看看去。我们走出政宣部，老远就看见围着一大堆人。挤进人堆里一看，挖开的土坑里果然有一具俯卧着的男尸，双手被绳子反绑着。尸体已经腐烂得很厉害了。围观的人叹息声一片，有人轻声说：老陈，那就是老陈。这时，联络站勤务组成员之一的老胡过来了，他对围观的人说：大家都知道了这是老陈的尸体。这就是王茂聚们指使黑匪惨无人道的残酷屠杀无辜革命群众的铁证。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老陈被杀害的经过情况。

去年8月份，王茂聚们搞了7.23第一次所谓的武装支泸后，泸州武斗急剧升级。红联站人为了加强自卫能力，想尽办法搞武器弹药来武装自己。李指挥从泸化厂弄来两门六零炮交给联络站，但我们的武装人员中没有人会打炮。有人介绍说，保养场的炊事员老陈在部队当过炮兵，他肯定会打炮。老陈没有参加任何组织，但思想上同情红联站，当我们派人去请他来教一下怎样打炮时，他就同意了。老陈来到飞机场旁边的草坪上，示范性的发射了两发炮弹给学习打炮的人看。那两炮是朝长江对岸的空旷地带打的，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九·五反围剿突围，红联站人撤退出了矿部，老陈坚守生产岗位没有离开单位。老陈认为自己既没有参加红联站组织，也没有参加武斗，基本上属于逍遥派，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可是，有人向红旗派武斗人员点水告密。一帮黑匪不问青红皂白，就到保养场把老陈抓住五花大绑，押到矿办公大楼前，一阵拳打脚踢后，被江安县的武斗人员出面枪杀了。老陈被毒打、枪杀时，郭林川就在办公大楼内。纵容手下人滥杀无辜革命群众的土匪行为，不正好暴露了王茂聚、郭林川们九·五大围剿的反革命实质吗。围观的群众听介绍后，有人忿怒得咬牙切齿的大骂刘张王郭是土匪头子。

下午,老陈的尸体经整理后装棺安埋。

4月21日

今天一早,石油兵团驻矿部的几个连队乘车前往纳溪换防。自从传达3.15讲话后,红旗派在军事上、政治上咄咄逼人的发动攻势。他们在当前的主要政治攻势就是筹备成立以红旗派一派控制的隆昌县革命委员会。县革命委员会属于新生的红色政权,一派控制了县革命委员会,另一派若不服,若要奋起抗争,就会被扣上反对新生红色政权的帽子,利用政权的力量名正言顺的予以镇压,达到一统天下的目的。红联站决定由石油兵团换防纳溪,调原驻纳溪的野战兵团去攻打隆昌县,干扰、阻止隆昌县红旗派单方面成立县革命委员会。占领了隆昌县,也保证了红联站北面防线的安全,以利于和成、渝两地的沟通联络。

4月27日

纳溪前线传来噩耗,石油兵团装甲车在渠坝驿遭伏击被打坏,车上的十多人一个都没有突围出来,估计不是牺牲了,就是被俘了。据说装甲车是兵团副指挥刘学汉带去的,刘学汉和两个警卫员都在车上,可能已被打死了。我们正在心情沉重的议论、猜测,华志远同学跌跌撞撞的进屋来,一见我就号啕大哭说:文勇被打死了。赵树林被打死了的仇恨还没有报,咋又被打死了一个同学哟。我也止不住热泪盈眶。文勇家在泸县,曾随我一同去合江住了一段时间,我们同床共寝、抵足而眠,吃的是一锅饭,点的是一盏灯,同学、战友加兄弟,情深谊厚,非同一般。我强忍住泪,劝华志远说:这旧恨新仇一定要向刘张王郭加倍讨还。

4月28日

大家都在惦念装甲车被伏击的事,干工作老是走神、心不在焉。经过综合各种渠道传来的消息,我们基本上了解到4.27遭伏击事件

的大致轮廓。

前几天在纳溪安富大桥对面的高山上,发现了新出现的几个白点。用望远镜仔细观察,好像是帐篷。林指挥决定带一个连队上山侦察,以便搞清楚具体情况,有敌情可作先期防范。林指挥他们刚爬到半山腰,山顶上响起了枪声,果然是新占领高山的敌兵。因为对敌阵地的兵力布署、火力配置都不了解,林指挥带连队退回到另一座矮一点的山上进行火力侦察。基本摸清敌人的火力配置后,我们试探着向敌人盘踞的山头发动进攻。因敌人据险守卫,我们的进攻受阻。林指挥写了一个调装甲车参战的手令,派通讯员送往设在纳溪中学内的石油兵团指挥部。副指挥刘学汉接到手令以后,亲自带领装甲车火急开赴前线战场。我们的装甲车是个可移动的碉堡,装甲钢板很厚,曾经做过试验,1.25口径的高射机枪近距离都很难打穿。在过去的多次战斗中,装甲车发挥过威力,可以说让敌人望而生畏,对敌人有很大的震慑作用。装甲车开到前线后,林指挥发信号示意停车,让装甲车摆在公路上,当作一个活动堡垒,防止敌人从公路上推进,或者沿永宁河岸边偷袭过来,这样,可以保证进攻连队的侧翼不受攻击。装甲车停下后,刘学汉下车详细观察周围的地形、敌情。前面大约两公里就是敌人的阵地,公路一侧的一幢房屋有点像一个指挥机构。敌人非常注意我方山上进攻的部队,似乎还没有发现装甲车。当我方又一次发起进攻时,刘学汉为了配合连队的进攻,便命令装甲车突然向敌阵闯过去。那知敌人多次吃了装甲车的亏,这次是有备而来。他们故意让装甲车闯过去,待装甲车驶得很近时,才用高射机枪平射过来。从俘虏口中得知,敌人最近从成都某空军部队搞到了一挺最新式的1.45口径的高射机枪,子弹的穿透力比1.25口径的几乎要强一倍,我们的装甲车一下子被打穿了,最要命的是打燃了油箱。油箱一燃烧,火苗、浓烟直往车厢里窜,呛得人睁不开眼、呼吸窒息。大家只好打开车厢后门,纷纷跳下车来。装甲车内的人失去了掩体,处于敌人强大的火力网之内,抵抗已毫无价值,只能增加无谓的牺牲,大家只能无可奈何的当了俘虏。我们进攻的连队

3689

也只能眼睁睁看着两公里外敌人阵地前的装甲车被打瘫痪。经几次冲锋营救,都被敌人的火力网封锁,只好撤退回我方阵地。

说来也是怪事,就在4月26日晚上,刘学汉住的宿舍里曾经“闹鬼”。刘学汉和几个通讯员住一间寝室,那天夜里睡觉也很正常。半夜里,一个通讯员惊呼:刘指挥从窗子里飞出去了!大家被吵醒,忙拉开灯一看,刘学汉还躺在床上呼呼大睡。大家以为通讯员从梦中醒来,一时看走了眼,没有惊动刘学汉,又关灯睡了。

4月29日

今天终于得到比较确实的消息,经过打扫战场验证,4月27日被打坏的装甲车里只发现两具尸体,一具是刘学汉,一具是警卫员小曾。刘学汉的尸体在装甲车的履带间,身体上被刺刀戳了很多洞,估计刘学汉当时受了伤,不愿当俘虏受侮辱而躲在履带下,被敌人用刺刀残忍的活活戳死了。小曾的尸体在车厢里,身上的弹洞比较大,可能是高射机枪子弹击中的。从现场血迹判断,其他人有负重伤的,因为地上的血迹一直延伸到山上很远。根据这些消息,我们几个同学才松了一口气,不管怎么说,现场没有发现文勇的尸体,至少证明他是活着离开了战场,哪怕是负了重伤,只要人活着就是不幸之中的大幸。我们紧绷了两天的脸终于露出了一丝笑容。

据说,刘学汉之妻怀着六个月的遗腹子。刘妻闻噩耗,哭了两天,眼睛都哭瞎了。真可怜啊!

5月1日

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是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共同节日。《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句话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今天我们在写这幅标语时,心里觉得特别不是滋味。我们常说,北京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连革命中心所在的中国工人阶级都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又怎么能让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呢。

红04宣传队来矿部慰问演出,其中一个节目是歌唱英雄船长

王振江的，台上歌声悲壮、催人落泪，台下群情激奋、同仇敌忾。在王茂聚们一手策划、指挥的 7.23 第一次武装支泸时，王振江船长率泸州化工厂 601 号船在长江水域巡逻，与宜宾方面军武装支泸的船队遭遇，被敌人开枪杀害。整个事件发生的背景和事件的经过是这样的：

去年 7 月，泸州在宜宾发生大规模武斗的影响下，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终于发生了武斗。泸州武斗逐步升级，由砖头、瓦块远距离投掷打斗，发展到用棍棒、钢钎近距离冷兵器拼杀，再升级到使用枪炮的热兵器战争。我们红联站的广大产业工人、贫下中农、红卫兵小将空前团结、互相支援，占据了泸州市大部分城区和郊区，将泸州红旗派压缩在泸州医专校、小市、三号信箱等为据点的小范围内。红联站曾向泸州医专校本部发起攻击，突进到医专校的中心地带去，泸州红旗派面临被掏掉老窝、赶出泸州的威胁。坐镇宜宾的王茂聚恐慌了，生怕泸州失守，王氏小王朝垮掉半壁河山。7 月 23 日，在王茂聚的指使下，宜宾方面军派出 500 多名全副武装的武斗人员，分乘满载枪支弹药、武斗物资的八艘船，气势汹汹、浩浩荡荡朝泸州驶来。在泸州江段与泸化厂巡逻的 601 号船相遇。601 号船上前询问，船长王振江在没有防范的情况下被对方开枪打死。601 号船上没有配备枪炮，无法与对方抗衡，只好掉转船头驶回厂里报告。宜宾方面军的八艘船在小市麻沙桥靠岸，将武斗人员和武器弹药、武斗物资卸下后，空船向宜宾返航。601 号船回厂向泸化兵团报告情况后，泸化兵团决定为王振江报仇雪恨，临时加强了船上的火力配备，还将高射机枪搬上了 601 号船。601 号船是航速很快的大马力船，在瓦窑坝一段江面上追上了宜宾方面军返航的船队。601 号船报仇心切，老远就用高射机枪射击，将宜宾方面军的船只打沉一艘，打坏拦截下六艘。有一艘船已驶到三号信箱江面，急急忙忙朝三号信箱江岸停靠，搁浅在沙滩上无法动弹。因据守三号信箱的 6.12 武斗人员向 601 号船开枪开炮阻击，那艘船得以逃脱，船上人员回宜宾向王茂聚报丧去了。

王振江船长啊,你的血没有白流。它是宜宾方面军欠下红联站人⁹⁶²⁹的第一笔血债,它是点燃红联站人战斗激情的星星之火,现在已燃成燎原之势。

5月4日

三号信箱的小胡子邀约我和他一道回单位去刷几幅标语,以壮大三号信箱红联站派组织的声威。三号信箱(昔日6.12死守的一个据点)墙壁上弹痕累累,自然就引出了联络站收复三号信箱的话题。小胡子对此事知根知底,他见我对此事不甚了解,就给我讲述了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

王茂聚指使7.23武装支泸,601号船追击宜宾方面军支泸船,曾遭盘踞三号信箱的6.12武斗队从岸上阻击。自那次战斗后,红联站就决定要拔掉这个据点。8月初,李修传指挥带领联络站支泸兵团300多人回到矿部。因宜宾方面军的武装支泸人员送给9.12大批武器,他们同时抢了泸县武装部的枪支弹药,泸州红旗派在武器上占了上风。尽管红联站派人多,但武器不好是要吃大亏的。因此,红联站就去抢了修械所、市武装部的枪支弹药,使自己的武器装备得以改善,基本上可以和泸州红旗派相抗衡。李指挥带回来的支泸兵团已今非昔比,不但武器精良,且战斗力极强。支泸兵团攻打三号信箱的作战计划是李指挥制定的,300多人兵分两路,一路由李指挥带领,沿泸纳公路推进,另一路由卢启邦、林合民带领,沿长江岸推进。两路大军于凌晨四点钟出发,齐头并进,保持联络,拂晓前到达三号信箱,同时发起进攻。6.12武斗队凭借办公大楼顽强死守。因为三号信箱办公大楼里有很多精密仪器,我们进攻不能用炮轰,恐怕打坏精密仪器,对国家财产造成损失。投鼠忌器,以至久攻不下。约11点钟,泸化肥厂601号船前来助攻。此时的601号船吸取了王振江船长被打死的教训,已改造成了装甲船,轻武器无法对它造成伤害。601号船用高射机枪助战,支泸兵团攻击至下午1点钟左右,已占领了两幢办公大楼。6.12武斗队死守在最后的一幢楼里,面临被全歼的

危险。这时，驻泸州的 7804 部队闻讯，派出一个加强营赶来制止武斗。支泸兵团停止了进攻。7804 部队一面将办公大楼保护起来，一面收缴双方武斗人员的武器，这样才使 6.12 得以安全撤退。6.12 的武斗人员死里逃生、惊惶失措，在乘车撤退时，一个司机手忙脚乱，他开的车在过石梁战壕时翻车了，致使车上三人死亡，多人负伤，其中有 6.12 的头头之一喻某摔断了腿。支泸兵团见 7804 部队前来制止武斗，立即撤出战场。待 7804 部队回泸州后，才派部分武装人员进驻三号信箱。

5月8日

我们在宣传室里写标语，机关红色造反团的老卓前来观看。任援朝边写边埋怨排笔质量不好，使用时容易发叉。老卓便感叹说：要说写这标语呀，杜尚和真是一把好手，有那么几刷子。杜尚和写出的字特别漂亮不说，他写字还不讲究条件，没有笔，就地取材，见什么就取什么当笔。拿一块破布头、烂毛巾可以当笔写，甚至拔一把青草、茅草房上扯一束谷草也可以当笔写。如果连这些东西都一时找不着，空手抓一把墨汁就用拳头、手拇指当笔写。任援朝听后自觉脸红，有些尴尬。我连忙插话说：咋不把杜尚和调到宣传组来，我们正好拜师学艺。老卓听罢摇摇头，一声长长的叹息：调不来了，杜尚和被打死了，人才可惜呀。我们听后很惊讶，忙问：怎么被打死的，在哪里打死的？老卓沉默一会儿说：第一次打先市时被打死的，已经半年多了。我很想知道打先市那场战斗的经过情况，因为那一仗搅乱了我躲避武斗的比较安定的生活，便请求老卓讲给我们听听。老卓反正闲着没急事，对于自己曾经参加过的一次战斗记忆犹新，便清理一下嗓子，眉飞色舞的讲开了。

九·五反围剿，石油兵团撤退到合江后，总是受到合江红旗派武斗人员的偷袭，小的战斗经常发生。合江红旗派前来偷袭的小股武装完全是惊弓之鸟，我们一出动，他们闻讯就逃跑了。我们只有把合江红旗派的主力部队找到，狠狠的揍他一下，让他躲得远远的，我们

才能住得安宁。大概是进驻合江十多天吧，侦察人员报告说，合江红旗派被打溃散的武斗人员已经集结在先市镇，且有反攻合江的迹象。集结的武斗人员集中住在先市镇外的下坝粮站里面。我们得到准确情报后，决定先发制人，趁他刚收拢分散的武斗人员不久，打他个立足未稳。经指挥部研究决定，我们兵分两路，由野战兵团担任主攻，石油兵团担任包抄任务。主攻连队沿赤水河步行 45 华里前往先市，包抄的连队乘车沿合江至赤水的公路前进，两路人马应于凌晨 5 点钟前赶到指定位置，拂晓时发起总攻，一举击溃敌人。那天晚上，野战兵团吃了晚饭就出发了。我们乘车速度快一些，于晚上 10 点钟才出发。我们的车驶过沙坎以后，公路上隔一段距离就堆着条石，我们只好下车把条石搬开，为汽车开道。这样走走停停，12 点钟左右才到新殿场。新殿场离先市镇仅 15 华里，侦察人员报告说没有武斗人员驻防。赖副指挥根据军事常识，认为新殿场至少要布防一支小部队，或者放游动哨。为了安全起见，赖副指挥让我们的车停在新殿场对面的山凹里，派胖连长带一个班去新殿场摸清虚实后再前进。半夜时分已是大月亮，胖连长和我们十多人踏着月色大摇大摆的走过去。新殿场在一座小山上，我们沿公路走到半山腰，听到山上传来一声问话：干什么的，站住。我们一听前面有情况，胖连长轻声招呼大家沉住气、别慌乱，看他手势行事。胖连长大咧咧地答话说：我们是宜宾方面军的，前来支援你们。你们咋个把公路都拦断了，我们的车子开不进来，耽误了时间。对方只有两名岗哨，没有实战经验，听说是宜宾方面军的，忙说：欢迎、欢迎。我们已走到岗哨面前，胖连长一本正经的问：你们的指挥呢？岗哨回答说：指挥在场上，住公社里。我们一个班在场外放哨。胖连长又问：为啥只有你们两个人，你们班其他人呢？岗哨小心回答：他们在粮站库房里睡觉，我们轮流站岗。胖连长又骂骂咧咧地说：哪里像个打仗的样子。幸亏是我们来了，要是有麻匪来偷袭，打起来了，你们两个人抵挡得住吗，快把你们班喊起来集合。岗哨乖乖地跑进粮站库房里喊人去了。胖连长立即派两个人跑步回去报信，悄悄吩咐我们：趁敌人蒙在鼓里，我命令他们集

合。你们都准备好，拉开枪的保险，把枪口朝下，做出很随便的样子，散开站成横排，不要露出马脚。见我举手，你们举枪就朝正对面的人打。打完了，留两人断后掩护，其他人就迅速后撤回去。这时，敌人的一班已带着枪从仓库里走了过来。胖连长继续扮演宜宾方面军的角色，他大声吼叫：松松垮垮的，打啥子仗嘛，难怪得总是打败仗。集合。立正。向右看齐。向后转。敌人果然蠕动着排好了队，当他们转过身去，胖连长一举手，我们一齐举枪开火，那十多人纷纷倒下了。我们拔腿就跑。待我们跑过一条沟，已回到我方阵地时，敌人才稀里糊涂的开火了。听那密集的枪声，判断是合江红旗派的主力武斗队伍。原报告说敌人主力在先市镇，咋个会在新殿场遭遇上了呢。战场情况真是瞬息万变。担任主攻的野战兵团还在半路上，他们肯定不知道主战场已移到了新殿场。我们不敢轻举妄动，分散占领山头构筑阵地，防止敌人摸清虚实前来进攻。我们严阵以待，等待天亮后，会同野战兵团发起攻击。敌人打了一阵子，见我方没有动静，他们也不敢贸然进攻，双方打冷枪对峙。

天亮后，我们也不知道野战兵团的情况，乘敌人惊魂未定发起了攻击。这是以攻为守。我们以两个排的兵力，分左右两路向新殿场发起冲锋。敌人的主力收缩在新殿场上，场口外公路边上的粮库只有少数兵力。我们沿公路进攻的一个排一次冲锋就攻破了敌人的前突阵地，迅速占领了粮库。敌人守粮库的大约一个排全部缴械投降。这时，赖副指挥气冲冲上来了，他脸色铁青。刚才就在敌人举手投降时，有人顽抗，向我们冲上来的人开枪，走在赖副指挥前面的杜尚和被冷枪打死了。赖副指挥怒气冲天，朝那一堆俘虏大吼：刚才谁打的冷枪，谁打的。俘虏们面面相觑，没有人敢回答。赖副指挥又威胁说：没有人认账吧。没有人承认，统统枪毙。这时已有人吓得发抖，支支吾吾说：我们没有开枪，是他开的枪。赖副指挥走到被指控的人前，咬牙切齿的问：是你吗？你有种啊。那人吓得头都不敢抬，更不敢搭腔。赖副指挥一时感情失控，二话没说，举手朝那人打了一枪。那人没吱声就倒下了，一动不动。有人说：恐怕一枪打不死，再补一枪嘛。

赖副指挥是当兵转业的，知道枪毙俘虏是要受处罚的，他可能对自己感情冲动有些后悔，又不便立即纠正，只好说：不必了，节约一颗子弹，多消灭一个敌人。赖副指挥大吼一声：把俘虏押下去。他又指挥朝新殿场上进攻。场上的敌人凭险死守，使用炮轰又怕炸坏了老百姓的房屋，一时进攻受阻，难于攻破敌阵。

约下午3点钟，野战兵团包抄过来了。野战兵团到达先市后，先市已没有了敌人。野战兵团扑了一个空，也不知道具体情况，只好按兵不动，四处打探。后来得知石油兵团在新殿场和合江红旗派发生遭遇战，立即赶来助攻。合江红旗派在新殿场腹背受敌，仓皇撤退。那真是兵败如山倒，撤退的武斗人员中夹杂着一些赤手空拳、背包带伞的群众，潮水般朝一条山沟里涌去。山沟两边的山头上，一边是野战兵团占领，一边是石油兵团的阵地。两边的山头上都架着轻、重机枪数挺，一些老百姓跑到阵地上看热闹，小娃娃跑来捡子弹壳。我们指着沟底的人潮说：你们看，我们要开枪，那些逃跑的人要被打死一大片。你们看那些扛枪的，好多都是学生娃娃，打死了多可惜。红旗派骂我们是麻匪，你们看我们是不是匪。老乡们都伸出大拇指称赞说：红联站是好人，是对了的。

老卓讲得唇干舌燥，我们都停了笔专心听故事。故事讲完了，我深有感触地说：当时新殿场枪声，就是赶我们逃难的警笛声。老卓开玩笑说，当时没有抓到你，要是抓住你，我一枪就把你崩了。大家说，那哪个要得嘛，杜尚和牺牲了，你还感叹人才可惜，未毕眼镜就不是人才呀，崩了难道不可惜呀。老卓一时语塞，嘻嘻哈哈地走了。

5月11日

黄建同学悄悄给我说，好多人溜进医院药房里去拿药品，约我也去拿一点。我说：哪个喜欢吃药嘛，偷药，想生病是不是。黄建说：吃五谷，生百病，谁保证自己不生病。果然生了病，找医生开药多麻烦，拿一点伤风感冒药备用，生病时用药方便。我一听也有几分道理，便跟着黄建一道去了医院。矿医院前面的大门都是紧闭着的，武

斗发生后，就没有人来上班了。我们转到药房后面，见玻璃窗户有一小缝隙，轻轻一推，窗户就开了。我们环顾左右无人，先后翻了进去。药房显然被人多次翻查过，药品翻得很乱。我既不熟悉药品名称，又不知道药品用途，更不知道药品价值，走了一圈无从下手。这时却见一大玻璃瓶上贴着标签：葡萄糖，瓶里装着白色粉末。我揭开盖抓一点送口里，觉得甜丝丝的，果然是葡萄糖。不可能将这么大的瓶子搬走，太显眼了，取一部分用什么装呢。正为难，见那边桌子上有几只铝盒子，是装针头的。我将一只铝盒里的针头装入另几只铝盒里，把腾空的一只铝盒子用来装了满满一盒子葡萄糖粉，将铝盒子挟在腋窝里，从窗户上跳了出来。做贼心虚，躲躲藏藏生怕被人看见。还好，一路上没有碰到一个人，顺利回到寝室里，安安全全当了一回“贼”。

5月15日

任援朝不知从哪里捡来一本英语课本。我拿过来一看，可惜那密密麻麻的英文一抹不扎手，我不认识它，它不认识我。我读初中时，按教学大纲是应该学习一门外语课的，由于我们学校没有配备外语教师，只好把外语课的学时改为上农业基础知识课。大概上面制定政策的人认为，我们这些以农村孩子为主的学校，学农业基础知识比学外语更重要、更适用吧，所以学校开办了10多年，没有外语教师也不想办法解决。我突然心血来潮，何不找人教，自己学。机关的老严是一个高中生，我去拜他为师，请他教我英语。老严见我热情很高，不便迎头泼冷水，勉强应酬，胡乱教了一会儿，我似懂非懂，他就借机走了。第一课就这样草草了事，我也冷却了那五分钟的热情。英语呀英语，你离我太遥远了，可望而不可及啊！

5月19日

今天到刻印室送稿子，刻印蜡纸的老李和小李都很客气，招呼我坐一会儿。老李是钻前工程三团的临时工人，他写得一手好字，对工作认真负责，刻出的蜡纸字体工整漂亮。小李是重庆人，1965年才

毕业的女学生，先招到钻前工程三团当临时工，后又招入炭黑厂当学徒工，因为写字工整秀丽，被调来协助老李刻印。老李工作很严谨，每天晚上十一点钟准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录新闻”，将当日的社论、重要新闻记录下来，重要的连夜刻印，一般的第二天上午刻印。在那没有报纸可读的日子里，大家就读老李刻印的传单来了解来自北京的消息。政宣部刻印室简直就是《人民日报》社论、重要新闻的翻印室。刻印室很清静，少有人来往，所以我去后，他们都愿意搁下手中的活来和我闲聊一会儿。我称赞老李字写得好，小李却说，李师傅是个文武双全的全才，拿起笔杆子是秀才，拿起枪杆子是将才。我听了很吃惊，原来这里还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我问老李：你也打过仗吗？老李笑笑说：这是刘张王郭逼迫的呀。俗话说兔子逼急了都会咬人，我们一个大活人，被围剿，看见那么多人躺在血泊里，再胆小怕事的人都会勇敢起来。你别看小李是个柔弱女子，她可是拿过钢钎，跟敌人真刀真枪、面对面的干过。我听了很吃惊，问小李是真的吗，她笑着点点头说：就参加了打医专一次钢钎战。我问老李打了几仗，他认真的扳起手指计算一阵说：有好几次。打泰安时负了轻伤，就离开了连队。伤好后，调到了政宣部。我想起了牺牲的杜尚和，就说，老李、小李人才难得呀，石油兵团害怕像杜尚和的事件重演，把你们有特长的人调到后方保护起来，发挥其特殊作用。我很想听听老李、小李参加战斗的故事，看看时间不早了，且他们手中还有急件要刻印，就约定另外找空闲时间聊聊。

5月20日

今天正好有空闲，便前往刻印室诚恳要求老李讲讲他参加武斗的事。老李手中也没有什么急着要办的事，便停笔点燃一支烟，讲述他所知道的打泰安的详细经过。

九·五反围剿后，红联站一部分人撤退到合江县，高坝成为红联站在泸州市区唯一的一块红色根据地。红联站六、七万人撤退到高坝，加上高坝地区原来的居民，十来万人挤在那么一块狭小地盘内，

生活压力很大。九·五大围剿后，江安、兴文、叙永、古蔺等县红旗派武斗队伍推进到泰安镇，构筑起牢固的工事盘踞，目的是从长江南岸封锁高坝。泰安镇之敌每天朝高坝开枪开炮，用轻、重机枪封锁江面，切断高坝与外界联系的水上通道。有一天，敌人用炮打坏了泸化厂的打水囤船，数万人饮水都成了问题。夺回泰安就是夺回红联站在高坝的生命线。为此，九月下旬，红联站总部命令野战兵团、石油兵团不惜代价攻占泰安镇，保证高坝的安全。野战兵团、石油兵团接到命令后，制定了作战计划，决定由野战兵团担任正面进攻，以装甲车开路，沿合泸公路攻击前进。石油兵团担负穿插包围的作战任务，插入泰安镇和沙湾公社之间，切断敌人由蓝田方向增援的路线。按照这个作战方案，战斗于10月1日打响，盘踞泰安镇之敌将被一举围歼。

我们石油兵团于9月30日出发，连夜经分水岭走小路穿插到泰安至沙湾公社路段间的一座桥头埋伏。10月1日清晨，敌方一辆救护车从蓝田方向驶来。林指挥一看手表，已经到了预定的进攻时间，但正面攻击的部队还未打响，他果断的下命令：打！我们一梭子朝汽车打去，首先将轮胎打爆了，救护车上的七、八个人都当了俘虏。被俘人员中，有一人是泸州市级机关红旗派造反司令，据说此人派性极强，积怨很多。我们把那七、八个俘虏交给了野战兵团俘虏营关押。在合江关押期间，红联站派市级机关造反团从俘虏营里提出那位红旗司令到马街去批斗，据说，那位司令自知罪大恶极，趁押解人员不注意，企图跳河逃跑，结果被淹死了，那是后话。石油兵团开始发起冲锋，一直朝长江岸边攻击过去，对泰安守敌形成包围态势。第一天比较顺利，打垮了兴文县的一个武斗连，占据了从桥梁至长江岸边的几个山头。野战兵团十多个连队沿合江至泸州的公路推进，过了弥陀仁墙岩，侦察人员报告说，前面桃子林里挖有战壕，埋藏着大量伏兵。孙指挥立即部署三面进攻桃子林敌阵地。野战兵团发起进攻，在重火力的掩护下，进攻人员接近了战壕，朝战壕里扔手榴弹。守敌非常顽强，毫无退缩之意，进攻人员无法攻入战壕。后来

黑

才知道,桃子林阵地里有 7792 部队在长挖厂支左的一个排参战。那个排摘掉了帽徽、领章上阵,他们清一色的半自动步枪,对坚守阵地起到了支柱作用。我们闻讯有支左部队帮助红旗派守阵地,非常气愤,大家说,你敢上阵地,我就敢打,我的枪子没有长眼睛。下午三、四点钟,野战兵团发起第四次进攻,一个连队沿长江岸边攻击过去,掩护 601 号船前来参战,601 号船从侧面向桃子林阵地进行炮轰。正面进攻的连队攻击到离战壕二、三十米处,扔过去一排手榴弹,随手榴弹爆炸声,眼见敌人尸体被炸飞出了战壕,但敌人仍死守不退。天黑了,野战兵团停止了进攻。敌人顽强的守了一天,伤亡很大,预料到第二天的进攻会更猛烈,趁夜幕掩护,放弃桃子林阵地,撤往了第二道防线。野战兵团也不追击,各连队就地休息,养精蓄锐,以利第二天再战。

第二天打得很艰苦,好在我们石油兵团的武器已经比较精良,从火力上可以压制住敌人。那一天,我们牺牲了三个同志,都是在冲锋时壮烈牺牲的。后来听说,敌方被打死的人员中,有一个副连长、一个排长、两个班长。在第二天的进攻中,林指挥身先士卒,勇猛的冲入一座小山上的敌人战壕里。林指挥朝守敌打了两枪后,子弹卡壳了,他立即跳出战壕,滚在坡坎下换子弹夹。警卫员小郑也跟着林指挥冲进了战壕,他见林指挥跳出战壕滚下土坎,误认为林指挥负了伤,他紧跟着跳出战壕,却被敌人击中,当场牺牲了。另一名牺牲者陈双全是钻井队的副队长,他冲锋到半山腰,朝敌人战壕里扔手榴弹,敌人也向冲锋的人群扔手榴弹,陈双全见敌人投过来的一颗手榴弹还没有爆炸,便朝旁边一滚,哪知道滚在另一颗未爆炸的手榴弹上,他被当场炸死了。

第三天,石油兵团接到通知,将泰安至沙湾公路两边的队伍撤走,让出通道来,让 7792 部队的一个排撤出泰安镇。10月 3 日中午时分,泰安守敌全线溃败,朝沙湾、蓝田方向撤退。石油兵团像赶羊群一样跟进追击,只是没有开枪,一直跟进到茜草坝长挖厂 7792 支左部队营房外。7792 部队一个排撤回营房后,已经饥肠辘辘,立即煮

面条充饥。这时候，红闯将一批人赶到了，他们怒气冲天的一直冲进营房里，见那些参战的人员还没来得及换衣服，胶鞋上、衣服裤子上还沾满了滚战壕的黄泥土。红闯将小将们也追赶饿了，他们去把刚煮好的面条抢夺过来说：你们镇压了革命群众，不配吃支左饭。那些人自知理亏，眼睁睁看着红闯将们吃面条，既不好开腔，更没有脸面来制止。

红联站收复泰安后，将泰安镇交泸县联络总站进驻，石油兵团前进到钢厂、瓷厂一线驻扎，而兵团指挥部则设在茜草坝，与泸州市中区隔江对峙。野战兵团仍回到合江驻防。

5月23日

到绘画组去和老余聊天，他很有感触的谈起亲身经历。老余干过好多种工作，过去头脑简单，经过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在许多好同志的帮助下，现在思想进步多了，也成熟多了。老余初学习绘画时，喜欢画仕女、宫女等人物画，在当地小有名气。1966年四川石油大会战时从钻前工程三团调到川南会战指挥部政治部宣传组工作。老余第一次画出的宣传画被政治部一位副主任批评为小资产阶级的少爷、小姐，没有工农兵的精神风貌。老余遭到如此严厉的批评，气得暗暗掉泪，背起挎包要回钻前团去，不想呆在宣传组受批评。在那人生的岔路口，有一位好心的同志来安慰他说：人是需要压力才能得到提高的，在绘画技巧上也是如此。你看那低处的水，就是通过打水泵的高压，从低处压到了高处，然后才成为自来水，才能够运用自如。不管哪里需要水，只要一扭水龙头，水就哗哗流出来了，极大地满足人们的需求，你要一碗水，它就流出来一碗水，你要一桶水，它就流出来一桶水。你要经受得起高压，把压力变成动力，让绘画技巧达到一定的高度，你就能像自来水一样，随心所欲、运用自如了。老余听后，顿时悟出了许多人生哲理，便愉快的留下来继续绘画，使自己的绘画技巧得以不断的提高，受到了领导的表扬、同志们的称赞。对照老余检查自己，才知道自己的幼稚、不成熟。遇到顺心事就

兴高采烈，忘了困难和曲折，遇上那怕一点小挫折，又气馁、哀声叹气，似乎天要蹋下来一般。缺乏无产阶级的坚定性，这是一个多么危险的信号啊，看来还得在斗争实践中加强学习毛主席著作，加深思想改造。

5月26日

晚上，“长沱风暴宣传队”来矿里演出。我们照常去打一阵篮球后，才去看演出。大礼堂里已没有空坐位，只好在过道里站着观看。进礼堂前，看见一个武装班朝江边跑去，据说长江里发现一条来历不明的船。一会儿，“轰”的一声炮响，看演出的人一阵骚动，一部分人撒腿就向外跑，正好空出一大片坐位。舞台上的人没有一点惊慌，照常演出。我们站着的几个人找到了坐位，心安理得的坐下看演出。我知道刚才的炮声是我们向长江对岸开炮，所以闻炮不惊。况且，在这战火不断的环境里，听几声炮响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长沱风暴宣传队演出的水平比较高，政宣部安排人进行了现场录音，演出结束后，立即在广播里播放，效果不错，被炮声吓跑的人没有观看到演出，这下可以安心的听演出了。

回到寝室翻看日历，才知今天是我的生日。过生日，鸣炮看戏，挺有意义。

5月27日

801部队首长来矿部传达中央首长“4.27指示”精神，肯定四川两大派群众组织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前两个月传达3.15讲话精神，成都军区、省革筹不惜动用一切宣传工具，又发传单又广播，上上下下忙得不亦乐乎。四川日报公然刊登“捍卫红十条派”、“反红十条派”这样称谓的文章，四川广播电台也予以广播，公然宣传四川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之间的斗争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非法把一派革命群众组织推向国民党一边，这不等于是为国民党效力吗。3.15讲话传达后，宜宾军分区、宜宾地革筹、以及各县人武部搞了许多小

动作，如：《六县一市人武部联合声明》、《十八县市人武部支持六县一市人武部联合声明的声明》等等。还拼凑隆昌县革命委员会，违反大联合、三结合的方针，企图压垮一派。贯彻 4.27 指示，应当纠正过去错误作法。

5月 28 日

一位从前线回矿部的小个子到我们寝室借宿一晚，我们向他打听前线的战况，他绘声绘色的给我们讲了不久前打界牌的情况。

中央首长 4.27 指示精神传达后，王茂聚们很恐慌，加快了拼凑各县一派掌权的派性革命委员会的步伐。刘张王郭为了用枪杆子保护隆昌县、泸县派性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于五月中旬调成都铁道兵团建设部队的两千多人到隆昌县，准备进一步沿隆泸公路推进到泸州。成铁建设部队的武器精良，他们清一色的半自动步枪、冲锋枪。5月 20 日，成铁兵团占领了山川机械厂，离隆昌县、泸县交界的界牌仅几华里距离。泸联站兵团虽然有 1000 多人守卫界牌，但他们武器装备很差，所以向红联站要求紧急支援。泸联站兵团声称，如果红联站不及时支援，他们就撤回小市防守。红联站决定调石油兵团去迎战成铁兵团，趁成铁兵团新来乍到，立足未稳，打他一个措手不及，打掉成铁兵团自恃武器精良的嚣张气焰，同时也为泸联站兵团撑腰壮胆。20 日下午，石油兵团五个连队 800 多人开赴到嘉明镇。黄昏时分，林指挥带领连排长们到界牌去察看地形。界牌是嘉明镇前面一串连绵的高山，像一道屏障横亘在泸县和隆昌县之间，泸隆公路从高山间穿过，形成一道险要的关隘。界牌山前是一片较低矮的丘陵，紧靠山川机械厂有三座较高一点的山坡依次排列在公路一侧。据侦察员报告，靠近隆昌县的那一座山坡已被成铁兵团占领。根据地形特点，林指挥向连排长们布置了任务：三连扼守界牌公路关隘，炮连摆到靠近公路的最高的一座山峰上，可以居高临下发挥炮击的威力，一连、二连出击，分别占领成铁兵团还未占领的那两座山坡，机枪连的六挺重机枪，分别随一连、二连出击，每连三挺。21 日凌晨两

点钟，石油兵团从嘉明镇出发，各连队顺利到达指定位置。一连、二连顺利占领两座山坡后，有人建议一个连守阵地，一个连马上出击，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林指挥不同意立即出击，理由是连夜赶路，很疲倦，况且对敌情又不了解，还怕钻进了敌人的埋伏圈里被包围，林指挥传令一、二连就地构筑简易工事，先休息好，养精蓄锐、以逸待劳。

第二天，成铁兵团没有估计到我们昨夜已占领了相邻的两座山坡，约九点钟，派出三、四百人不声不响向一连占领的山坡蜂拥而来。一连当时也有些麻痹大意，没有设了望哨，直到成铁兵团前锋离山顶仅二、三十米时，一机枪手无意中伸出头望一下，才发现了敌情。机枪手来不及回头喊话，立即扫出一梭子。此时，连长听到枪声还大发脾气：谁开枪，没有命令乱开枪，枪瘾发了吗。机枪手边打边喊：敌人冲上来了。林指挥伸出头一望，直呼：扔手榴弹。大家回过神来，动作迅速的扔出一排手榴弹。胆小的伸头一看，见敌人就在面前，吓得转身就跑。林指挥急得顿脚，声嘶力竭的喊：同志们坚守阵地，不能跑，一跑全体完蛋。我们石油兵团的本钱不能丢在这里呀。经林指挥这样呼喊，一连才稳住了阵脚，一些退缩的人又跑了回来，一齐朝前面扔手榴弹。敌人也向我方阵地扔手榴弹，一时爆炸声连天响，浓烟笼罩了整个山头。三连的同志在关隘上对着浓烟笼罩的阵地放声大哭：一连完了，一连完了。二连听到爆炸声，知道恶战开始了，也没接到命令便朝阵地上冲。林指挥用手揭开手榴弹盖都来不及了，便用牙咬开盖，迅速投掷手榴弹。敌人遭到第一波打击，虽然损失惨重，但仗着人多，不断发起冲锋。我方已经稳住阵脚，再加上二连增援上来，经林指挥及时调整，反击打得不慌不忙。敌人攻击了一个小时后，见我方抵抗力很强，只好退了回去。

成铁兵团和我们发生遭遇战被打退后，不甘心失败，经重新组织，于 11 点多钟又发起第二次攻击。敌人的武器精良、子弹充足，攻击开始后，那枪声响成一片，根本听不出单个枪声来，完全像刮暴风的风声一样。有了第一次打退敌人的经验，这一次我们从容不迫，等

敌人冲得很近了才开枪、投手榴弹。我们一位机枪手开始伏在地上打，后见一大群敌人冲得很近了，他勇敢的抱起机枪站起来扫射。虽然扫倒了一大片敌人，但他也被冷枪击中牺牲了。在另一处，一个敌人已经冲入我们的阵地，我们一个同志正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手里握着一颗手榴弹，他见敌人伸过头来张望，就用手榴弹砸敌人的头，那个人惨叫一声转身就跑回去了。这次反击，炮连在高山上对成铁兵团的进攻路线看得非常清楚，用八二炮、六零炮朝敌人的进攻路线上轰，打得敌人晕头转向，顾得了头顾不了尾。尽管敌人经过精心组织，第二次进攻很快被我们打溃败了。

打退敌人第二次进攻后，大家肚子都饿了。林指挥估计敌人不会很快发起进攻，决定留下一个班守阵地监视敌人，其余的人下到半山坡吃饭，防止敌人炮轰。哪知敌人恼羞成怒，很快又发起了第三次进攻。听到山上枪声一响，林指挥丢下饭碗大喊：不吃了，立即上山投入战斗。有些人不以为然，继续抓紧时间吃饭。林指挥生怕误了战机，一脚踢翻了饭桶，带头冲上山去。大家同仇敌忾，很快又打退了敌人的第三次进攻。成铁兵团三次强攻，三次被打败，已经被打虚了，至天黑也没有再来进攻。

这一仗我们牺牲了一人，失踪两人，多人负伤。大家一清点弹药，才有些后怕，子弹几乎打光了，手榴弹也扔光了，几挺机枪各剩了二、三十发子弹。战斗正激烈时，通讯员下去搬弹药，保管员坚持要凭林指挥签字的领条才发弹药，这样死搬硬套规定，差点误了大事。成铁兵团如果发起第四次进攻，我方没有弹药，肉体是抵挡不住进攻的子弹的。

成铁兵团丢下一百多具尸体，被彻底打掉了锐气，再也不敢轻易来进攻了。我们见敌人很多，而且可能还调人增援，也不敢贸然进攻，双方对峙。眼见山下一大片尸体中，扔下了许多优良武器，像转盘冲锋枪、半自动步枪等，没人敢冒险去捡，因为在敌人的射程内。

23日，石油兵团撤回小市休整，一是补充弹药，二是修理打坏的枪械，三是参战人员也需好好睡一觉了。石油兵团撤退时，调泸联总

站兵团来换防，命令他们坚守一两天，待石油兵团休整好，再去换他们。哪知石油兵团前脚一走，泸联总站兵团就脚跟脚撤回小市。待石油兵团 24 日再去换防时，前日激战的地方已是一线不设防的空阵地。红旗派侦察到我方已没有人镇守，派武斗人员来占领，哪知石油兵团比他们早到一小时，待他们大摇大摆走上来时，冷不防又挨了一顿揍。尽管这次敌方来了很多人，还有一些部队的现役军人，军装都不脱就来参加武斗，但碰到我们石油兵团，敌人只好自认倒霉了。这次战斗，我们共消耗了 500 多发炮弹，连最舍不得使用的 40 火箭炮弹也打了好多发。

事后，泸联总站兵团的指挥被群众捆绑起来，挨了一顿痛打。据说可能是一个叛徒。

听罢这传奇一样的战斗经过，我们不觉惊出一身冷汗，同时也为石油兵团遇险不惊、沉着应战而拍案叫绝。

5月29日

这一段时间，可谓狼烟四起，战火不断。隆昌方向激战正酣，纳溪方面战端又起。石油兵团、野战兵团就没有空闲过，真是南征北战、东讨西伐。

从去年七月份泸州两派发生武斗以来，在近一年的时间里，13 万红联站人在政治高压、军事围剿、经济封锁的恶劣环境中，以弱敌强，不但没有被屈服、被摧垮、被消灭，反而越战越团结，越战越坚强，真是创造了一个奇迹。近一年来，红联站人用老套筒步枪战胜了敌人的半自动步枪，用手榴弹冲锋，以一人的牺牲去消灭十多个敌人，以几平方公里的根据地，发展到数个县区的广大地域，这样的奇迹，不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是创造不出来的。红联站能面对“保皇派”、“反革命暴乱”、“保守组织”等满天飞的帽子，在宜宾军分区、宜宾地革筹、驻泸部队联合声明的否定下，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顶住高天滚滚的政治寒流，坚持斗争，团结一心。这样的奇迹，不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是创造不出来的。

我曾经听一位同志讲述了这样一段感人的亲身经历：

那次反攻泰安，在一挺轻机枪的掩护下，我们向敌人的阵地发起了冲锋。我们冲锋的人只挎着三八大盖、中正式老套筒，还有的就是手榴弹。冲锋到半途，我们的机枪突然停了。打冲锋没有机枪掩护能行吗，如果停下来，待敌人清醒过来进行火力封锁，将会有更大的牺牲，如果等待我方的机枪再次掩护，不知要等多久。我方进攻人员正在犹豫，只见一个同志跃身而起，勇猛的朝敌阵冲去。大家受到鼓舞，纷纷继续勇猛的冲锋。敌人集中火力朝冲在前面的那个同志扫射，他光荣的牺牲了。其他进攻人员看着倒在血泊中的战友，胸中怒火燃烧，人人都大喊：冲啊，完蛋就完蛋。个个如下山的猛虎、怒吼的狮子。敌人吓得目瞪口呆，有的拖着枪就逃跑。我方终于以最小的牺牲占领了敌阵。

我每次想起那些勇猛的身影，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形象，仿佛就看到了 13 万红联站人的缩影。这样的队伍，谁能征服。

在这一年里，有多少无辜的红联站人被红旗派抓住杀害了，有多少无辜的红联站人躲在家被抓去毒打、坐牢。红旗派这些残忍的行为，正好为红联站作了动员工作，无异于帮助红联站争取了群众、让动摇者坚定了立场。当攻占了小市后，泸联总站的一批农民放下枪杆回家，准备洗手不干了。但他们回到家里，被抓走几个、暗杀几个，其他人被迫又回来拿起枪杆，决心战斗到底。而红联站则相反，特别强调讲政策，不随便抓人、杀人。对待红旗派的武斗人员，只要真心放下枪杆，不再搞派性活动，则不打不骂不歧视。这样，无异于对红旗派作了瓦解工作。尽管红旗派有后台支持，有部队发枪，他始终无法征服红联站，这便是原因之一。

毛主席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红联站讲政策，就能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立于不败之地。红旗派不讲政策失人心，一打就败、一触即溃，这便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失人心者失天下。

今天下午，红旗派广播特大喜讯，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明天成立，

并张贴出很多标语。从四月以来，曾多次传言成立省革委，结果都没兑现。所以对于这特大喜讯，大家仍然持怀疑的态度。

5月30日

来到政宣部门口，只见交机厂的张师傅要把一辆刚修复的小车开走，大家拦住不放行。原来，这辆车是纳溪革联站的，被撞坏了搁在路边没人管。张师傅到处打听，都说没人要了，便来政宣部联系，叫给他一桶汽油，由他设法修理好后，车归政宣部使用。政宣部便按要求，给张师傅搞了一桶汽油，他经过几天努力，终于把车修好了，昨天才把车开到政宣部门口停放。哪知今天张师傅却说，红联站江南指挥部要这辆车，叫他立即开过去，大家听了不服气，拦住车不让开走。一会儿，江南指挥部来了几个人要强行开车，我们上前讲理，双方相持不让。后来，江南指挥部的几个人耍威风，扬言要动枪杆，企图以武力相威胁，达到强行开走车的目的。下午，由红联站出面找联络站负责人交涉，叫政宣部不要过问此事，车子被开走了。

晚上，支左办公室来电话通知，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于明天成立。我们看了石油兵团宣传队的演出后，加夜班赶写标语，一直忙到深夜三、四点钟才休息。

5月31日

一大早就出发上街张贴标语。川台正式播出了“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将在5月31日成立”的新闻。接着，广播一篇欢呼省革委成立的文章，那篇文章在省革委的成立来之不易的开场白后，紧接着就对东方红、8.26、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团、重庆反到底等等红旗派组织吹捧一番，而对另一派群众组织如红成部队、重庆8.15等则只字未提，还变相的攻击这一派组织。这样肯定一派、否定一派，抬高一派、压制一派的文章，公然在省革委成立的时候抛出，不是严重违反三结合、大联合方针，违反4.27指示精神吗！尽管这样，红联站派还是在蓝田镇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大会。

泸州红旗派有意在今天制造纠纷，企图挑起事端。凌晨五点钟就向邻玉地区射击，8点20分又向蓝田地区连续射击5枪。红联站为此提出强烈抗议，要求驻泸部队严肃处理这一挑衅事件、严惩肇事者。

我们在蓝田镇开完庆祝大会后，又举行了大游行。到会者都等待着听关于四川省革委成立大会的实况转播，然而什么消息都没有了。于是，人们又议论开了，如果今晨川台所广播的那篇文章就是新成立的省革委之态度，我们红联站派就完蛋了，没有资格去同另一派大联合。退一步说，就算让你参加大联合，也不可能平等对待。参加庆祝大会的人们心里，刚才还晴空万里，一下子又乌云密布了。

6月1日

今天，中央台、川台都没有广播四川省革委成立的消息。

原通知泸州市红联站派的三代会于3日在高坝召开，我和几位同学须立即赶到学校去，召集在校的教职员们选代表。没有专车送我们去纳溪，在矿大门口搭红闯将学生开来的便车。车子开到邻玉场就没油了，大家下来推着车走了两公里，到机修厂里去弄来几公斤汽油才勉强把车开到了纳溪。到了学校，我们分头去通知在校的教职员开会，慢腾腾来了十多个人，听说召开三代会选代表，大家没有多少热情，但还是勉强推选出3名代表来。

下午回到矿里，哪知气矿参加三代会的代表已经出发了，据说三代会提前到明天召开。我一听很着急，立即叫两个同学赶往学校去通知，要求代表们立即到矿里来。

刚派走了人，一位泸县籍同学带着赵树林的父亲、妹妹来了，要求找联络站解决抚恤金问题。赵树林系红联站派学生，武斗发生后，他回到泸县家里躲避，遇到泸联总站组织武斗队，他便参加了泸联总站兵团。九·五反围剿时，在保卫高坝的血战中，赵树林所在的连队守卫在二道溪白塔下，正面阻击从公路上攻击的敌人。战斗打得很惨烈，赵树林系机枪手，他虽是初上战场，却打得勇敢机智，受到

K&T 同志们的称赞。阻击战坚守到第三天，也是战斗最激烈的一天，赵树林坚守在一个暗堡里，暗堡很坚固，只有几个碗口大的射击孔。赵树林利用打退敌人一次进攻的短暂间歇，到射击孔观察敌阵，他想看清楚敌人进攻的路线后采取最佳的射击角度。那知就那么两分钟时间，一颗流弹从射击孔里飞进来，击中赵树林的头部，这可是致命的一击啊，他连话都没有说一声就牺牲了。赵树林是老大，下面还有三个妹妹。赵树林的父亲因家庭负担重，未老先衰。赵父唯一的依靠赵树林被打死，由于伤心过度，更增添了几分愁苦相。望着满脸愁苦、表情木讷的赵父，我不禁自问：这就是我烈士同学的父亲吗？我很同情、很难过，但心有余而力不足，想帮助赵父一把，也只有想想而已。我找到联络站负责人说明情况，经研究，决定暂借给赵树林父亲 50 元钱，其它问题待运动后期统一解决。赵父父女二人无可奈何的走了，我心里升起一股莫名的愁怅。

6月2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联播节目里播出了庆祝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社论《七千万四川人民在前进》，其中发表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对广大革命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这最新指示，显然是针对上层和部队的，我们被压制、被围剿的一派革命群众听了，怎不拍手称快！

我焦虑的等待从纳溪赶来的代表到达矿部后，才一道乘车去高坝参加三代会。赶到航校时，大会早已开始了，我们几人先把洗漱用品放在招待所里，立即赶往大云门红联站接待处正式报到、领取代表证。下午分组讨论，红卫兵代表大会的讨论地点在航校，100 多名代表进入航校大礼堂。讨论的主要内容是分配红代会委员名额，26 所学校，51 名委员，各校根据规模、功劳排座次，各分得一、二、三、四个名额不等。大概是沾石油兵团的光吧，我们半工半读学校分得了两个委员名额。我和钟华老师当选为委员。

晚上,由川煤 8.15 宣传队,长沱风暴宣传队为大会联合演出,精彩的文艺节目一直演出到 12 点才结束。

6月3日

根据大会议程,今天上午在红联站办公室召开红代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选举产生红代会常务委员会和成立领导机构。大约等到九点钟才到了 30 多名委员,六中、二中、医专、化专、航校的委员都没到会,这个全委会怎么开呢,怎么有权威性呢。主持人是泸州师范学校怒海的陈司令,他只好宣布暂时休会,待和甘俊廉商议后再开。

参加红代会的代表就没事了,会议没有结果,不了了之。

晚上,荣昌二·九,战旗,泸化宣传队联合演出,又是演到 12 点钟。大会没开出结果,倒是文艺演出看舒服了。

6月4日

散会了,我看天气晴和,决定步行回矿部。自从步行串连以来,就偏爱步行,常常安步当车,一天步行 100 多华里不在话下。回到矿里,美美的睡了一下午,算是还了瞌睡账。

晚上,文龙告诉我,打字员小王把书拿走了。那本书是《简明哲学辞典》,我正读得颇有心得,摘录下许多精典段落。那本辞典不知小王从哪里弄来的,我从她手中借得,刚看了几天,她便来强行收回,很费解。我找小王再借,费了好多口舌,好说歹说都不管用,说什么都不借了。

6月5日

没有书看,闷闷不乐,便约几个人到办公大楼里去找书看。到三楼一间大办公室,门虚掩着,推开门,见里面乱七八糟的堆满了箱子。仔细一看,箱子全部被撬开了,且里面全都空空如也。那些箱子,不知道是去年联络站撤退时存放的,还是今年 6.12 撤退时存放的。

也不知道是 6.12, 还是石油兵团攻占矿部后, 有人来撬了门, 洗劫了这批私人财物。我们怕没吃上鱼却沾一身腥, 便门也没人就离开了。进了几间开着门的办公室, 办公桌的抽屉都是被撬了的, 拉开看, 不是翻得乱七八糟就是空空如也, 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真是天随人意, 在一间办公室的乱纸堆里, 我看到一本厚厚的书, 拿起来一看, 正是一本《简明哲学辞典》, 简直欣喜若狂。如果是一本小说书, 肯定早就被人拿走了, 只有这样的哲学书, 才被冷落到今天, 万幸。

6月6日

下午, 石油兵团开往福集前线, 又和敌方接上了火。晚上, 听说三连的唐连长牺牲了, 我们连夜做花圈。宣传队的几个女同志主动来帮忙, 她们都是扎花的高手, 我们几个男生显得笨手笨脚的, 只能在一旁当下手, 做杂活。

6月7日

闲着没事, 我又到办公大楼上去找书看, 也有收获, 找到了一本《唐诗选(上)》。虽然没有下册, 仍如获至宝。

晚上, 石油兵团四连的一名武斗人员来到我们宿舍闲聊, 他给我们讲述了红联站攻打天洋坪的经过。前几天, 红联站组织了 30 几个连队的兵力去进攻天洋坪。其中野战兵团 11 个连, 石油兵团七个连, 荣昌二·九调来九个连, 还有泸联总站的几个连队。这次攻打天洋坪由蔡胡子担任总指挥, 荣昌二·九负责主攻。因为组织周密, 荣昌二·九发起攻击后, 三个小时就攻占了主峰, 占领了天洋坪乡镇, 把守敌压缩在一个院子里。敌人已升起了白旗, 准备缴械投降了。正在这关键时刻, 内部出了叛徒, 假传命令叫立即撤退, 进攻的连队还来不及去缴械, 只好执行撤退命令。野战兵团、石油兵团等正在按作战计划进入阵地, 发起攻击, 见主攻部队撤退, 不知前面发生了什么情况, 也纷纷往后撤。由于是无组织的撤退, 没有火力掩护, 加上未投降的敌人转而攻击, 紧追不舍, 各兵团都有较大伤亡。泸联总站作

为预备队，派出一个连上去阻击，才避免了更大的伤亡。蔡总指挥呆在前线指挥部里，他不知道进攻部队已全线撤退，尾随的敌人已冲到距离指挥部几十米的地方了。好在蔡总指挥临危不惧，情急之下，命令用火焰喷射器烧了两间草棚，在浓烟的掩护下，才安全撤退出来。如果再迟一步撤退，很可能当了俘虏。石油兵团一、四连负责打阻击，攻击开始后，敌人来了三个连队支援。因为内奸把我们的口令、联络信号等全部告诉了敌人，敌人前锋的一个排很快就通过前沿阵地，攻入我方核心阵地。敌人喊着四连长的名字冲锋，四连长和两个警卫员匆忙应战，连长负重伤，警卫员英勇牺牲了。敌人攻占了四连的主阵地后，四连前方的一个排发现被包围，突围出来时，牺牲很大。

听到攻打天洋坪惨烈的失败，不禁为死难烈士默哀。

6月8日

上午学习讨论时，汤某突然发言说：昨晚联络站开碰头会，有人提出政宣部的人到办公大楼上去搞打、砸、抢，不知抄走了些什么东西。反正这笔账要记上，运动后期要算账。听到此，我们想一定是说我们无疑，便开始辩护自己的行为。汤某等不听，还扣帽子，双方大吵大闹起来。我们越想越气，真正抢东西的人没受追究，我们仅拿了几本书就被抓来当典型，还提到碰头会上去通报。大家一商量，决定写标语抗议。我们立即动手，写了三幅标语：“撼山易，撼铁血小将难过！”“铁血小将不可欺！”“诬蔑、陷害铁血小将绝无好下场！”贴出去后，引起很多人围观。

大概标语引起了联络站负责人的重视，晚上主动来找我们开会解决问题。开始，我们抱着对立的情绪，待学习了相关毛主席语录后，负责人发言比较诚恳，我们的对立情绪慢慢缓和下来。最后，我们主动说明了情况，作了自我批评，问题顺利解决，一场风波平静下来了。

6月9日

今天心情格外舒畅。清晨刷牙，发觉牙膏用完了，决定去一趟蓝田镇，买点生活用品，顺便也逛逛街。我是无事不上街的人，别人笑话我整日呆在矿部大院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像一个闺中女子。我不愿上街游逛，主要是觉得逛街浪费时间，不如看看书、写字作画有意义。别人说“人逢喜事精神爽”，哪知今天却是精神爽快逢喜事。在蓝田街上，和卫梦媛不期而遇。前一段时间听相识的同学说，她到重庆躲避武斗去了，我的记忆中差不多快把她忘记了，今天不知是哪股风把她吹送来。我心情激动的上前招呼，想说几句问候话，可是，在众目睽睽下和一个女生说话，感到特别拘禁，显得笨嘴拙舌的，话没说出口，一张脸却热辣辣的。卫梦媛见状，忙说：我和安二到蓝田汽车中心站去找一个熟人，要耽搁一阵子，然后去气矿里找南岸指挥部的周群同学玩。我说：这样吧，我去街上供销社购买一盒牙膏，回来和你们一道去气矿。我径直朝供销社走去，心里乐滋滋的，自己也说不清是什么原因。路上见到一个卖黄桷兰的，情不自禁的买了三串，闻一闻，一股清香沁人心脾，仿佛是那雪白的洗脸毛巾透出的香味。我急急忙忙往回走，到了汽车中心站门口张望，见站内空地上有很多人，又犹豫了。我硬着头皮往里走，像做了贼一样，紧张的东瞧瞧、西望望。沿站内走了一圈，没有见着卫梦媛的人影，想开口喊，不知她在哪里，且羞于启齿。只好自我解脱的想，大概她们已到矿部去了吧，逃跑似地退出了中心站。

回到矿部，去南岸指挥部询问，得知周群已到纳溪去了，且卫梦媛没有来过。我恼火的骂自己一句：笨蛋，约定了和她一道回矿部，咋又不守约定，独自先走了呢，让她们在中心站苦等。我又三步并作两步往蓝田走。几乎是跑步赶往中心站，正碰到卫梦媛和安二出大门来，她没问我为啥从气矿方向来，我也没解释，领着她二人往矿里走。我径直领她二人到我住的寝室里，打开电扇吹凉。寒暄几句话后，又找不出话来说了，便把黄桷兰拿出来送她俩。沉默片刻，卫梦

媛拿出一简易歌本来，我接过看看，是重庆 28 中编印的，大概是她重庆之行的收获吧。此歌本装订马虎、封页破损，我正好找一点事干，把封页修补好，拆开摆放整齐后重新装订，让歌本焕然一新。

可能是电风扇把她的头发吹乱了吧，她拿起桌子上的梳子对着一面小镜子梳头。那小镜子是我们男生用的，女生用很别扭吧，我这回灵光了一点，立即到隔壁女生寝室借来一面大镜子。当我把大镜子送到她面前时，她已梳好了头，不过，她也没有拒绝我的好意，还是微笑着接过镜子照照，没让我自讨没趣。吃了午饭，见周群同学回来了，便一道去南岸指挥部里聊天。下午四点钟光景，卫梦媛要回家了，我将几册已看过的书装好，托她带回家去保管，以免丢失。送她到矿部大门口，分别时，她轻声对我说：11号来我家玩。我不加考虑的点了点头表示同意。我呆呆的站在大门口，目送她身影消失。

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我对卫梦媛是不是已萌生了恋情？仿佛是，又仿佛不是，我自己很难说清，像一叶孤舟入大海，茫然迷失了方向。

（待续）

6月 11 日

那天，卫梦媛邀请我去她家里玩，一时高兴就爽快答应了。可是，仔细一想，又犹豫了。到一个不熟悉的家庭去，见了她父母亲怎么称呼，怎么开得了口，一想起就脸红心跳。今天是约定去的日子，不能再犹豫了，也许她在盼望着呢。想到此，下决心去，不能让她的热情落空。我毅然走出门去，走着走着，眼前仿佛出现两个陌生的面孔，卫梦媛热情的迎上来，那两个陌生的面孔却冷冰冰的扭向一边，仿佛一盆冷水泼过来，惊得我出了一身冷汗，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呆头呆脑地站在原地。低头望双脚，这才发现左脚的布鞋鞋头已破，大脚拇指伸了出来，和我一样呆头呆脑的，叫人看着就会发笑。我终于毅然转身往回走。

上午约 10 点钟，联络站举办的第九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大礼堂举行开学典礼，昨天，我们以红卫兵铁血部队的名义写了贺信，

黑 1989 准备在开学典礼上宣读。哪知主持人宣布开学典礼开始后，就由 801 部队五号首长作形势报告，哪还有时间宣读贺信呢。

下午政宣部开会，由老谢传达四川石油工人联合筹备委员会（简称工筹会）南充会议精神。会后宣布我调入政宣部办公室工作，不知是否和前几天的闹事有联系。

6月12日

上午，参加联络站召开的“32111 英雄钻井队血战火海两周年纪念大会筹备会”，会上，对相关部门进行了分工，要求各部门按分工抓紧开展各项筹备工作。

筹备会开完后，应大家的要求，彭美凤介绍了红联站代表团赴京参加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的情况。5月下旬，省革筹通知了红联站赴京代表团 28 人名单，要求代表团去成都报到，随四川其他代表团一道赴京。红联站代表团吸取去年 8 月去成都被扣押的教训，决定不去成都，而是到重庆乘船至武汉，转乘京广线上的火车前往北京。红联站代表团到达北京火车站后，8341 部队已派专车来接站，将代表团直接送往京西宾馆，安排住在一个小院里。代表们住下后，便将红联站被武装围剿的真相写成大字报张贴。8341 部队官兵、京西宾馆服务人员看了大字报后，非常同情红联站的遭遇，对红联站代表团格外照顾。四川去的约两千名代表都安排在大厅里就餐，而红联站代表团的 28 人却被邀请到厨房间的小餐厅用餐。8341 部队值勤的官兵们说：你们在四川是受压的少数派，能够顶住那么大的压力，了不起。你们在我们这里不会受压。为了表示关心，服务员每餐都热情的为红联站代表团加菜，让大家吃饱吃好。6月1日，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周恩来总理在成立大会上讲了话，讲话的主要内容是：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解决了四川上层的问题，四川基层的问题、下面的问题，应该由新生的红色政权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出面解决了。希望四川两大派群众组织尽快实现大联合。参加完省革委成立大会后，红联站代表团乘火车回川。

火车到了成都，代表们不敢下车，一直乘车到重庆站才下车。听了彭美凤介绍北京之行，大家都很舒心，坚信“四川很有希望”，红联站很有希望。

下午，闻讯今天晚上由川煤 8.15 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大礼堂进行慰问演出。我立即到总机室去打电话到钢厂，是一个女生接的电话，请她转告卫梦媛，今晚上到气矿来看演出。早早的吃了晚饭，就到大门外等候，望眼欲穿，终于没有等到她来。估计演出已开始了，我仍呆呆地望着她来的路上，直到夜幕笼罩了来路，我才失望的离去。昨天我失约未去卫家，她也许像我一样，曾经等待，我让她失望的滋味，今天我自己也体验到了。真是自酿苦酒自己饮啊！

6月 13 日

上午，安排塘河展览馆的几个解说员分别抄写 32111 英雄钻井队血战火海保气井的事迹。

红革团的老张提着浆糊桶来刷出一幅标语：政宣部，真混蛋，具体事情无人办！任援朝同学写上大力支持的意见，引起内部一场大争吵，围观的人不少。老张便向大家诉说原因，昨天对川煤 8.15 宣传队的接待工作做得很差，演出时后台没有开水，演出后又没有热水洗澡，今天起床，有几人病倒了。大家听后都指责当官的动口不动手，不干具体工作，也不安排人干具体工作，这个反造得好。

政宣部立即弥补过失，写了一封感谢信送去。下午川煤 8.15 宣传队离矿，又组织了大批人夹道欢送，场面很热闹。

晚上，石油兵团宣传队去蓝田分站慰问演出，和观众发生争执，差点动武。

6月 14 日

吃晚饭时，我们几个围着一张桌子边吃边聊天。我对面的施援朝同学突然望着我傻笑，并朝我身后使个鬼脸。我一回头，却见卫梦媛站在身后。她见我回头，故作嗔怒的说：“脑壳望得好高哟，眼睛看

不见我们这样的人物了吗。”我知道她为我的失约生气，只好笑着赔礼道歉，谎说那天因紧急事脱不了身。我小心地问：我曾写了一个便条，托人带往锅厂转交你，你收到没有？她听了解释，似乎气消了一半，她惋惜地说：什么便条呀，连个影子也没有见到。我又赔着笑脸问：前天我打电话请你来看演出，等得我好苦哟。她才用缓和地口气说：那天我到高坝去了，回家很晚。初见面时的紧张气氛缓和下来，刚才还布满疑云的心空变得晴空万里、霞光满天。我们心情舒畅的一同前往蓝田镇看宣传队演出。

临睡之前，我拿出珍藏的一本《英雄》日记簿，在上面题了一首小诗，隐隐表达了爱恋之情。听说她这几天准备去合江一趟，我又给父母亲写了一封信，明天托她带去。这一晚，美美的睡了一个好觉。

6月15日

她要走了，我没有挽留。临别时，郑重的将《英雄》日记簿和家信交给她。

上午，又参加了一次筹备小组会，检查32111钻井队血战火海两周年纪念大会的准备工作，提出很多新的筹备工作意见，具体落实到单位、个人头上。

6月22日

今天是32111英雄钻井队血战火海两周年纪念日，矿里张灯结彩，格外喜庆热闹。来自全川的二百多个革命组织的一千多名代表参加了庆祝大会。

经过我们几天加班加点的工作，布置出一个美观、气派的会场，32111钻井队的英雄们神采奕奕地坐在主席台上。纪念大会在庄严的东方红乐曲声中开始，全体代表起立，向血战火海壮烈牺牲的烈士致哀，接着鸣炮，隆隆的炮声惊天动地，很有气势。彭美凤作为英雄代表发了言，相关单位的代表也讲了话，大会开得圆满成功。

晚上，石油兵团宣传队、重庆曲艺团联合演出，演出十分成功。

其中两个五岁多的小演员，赢得了观众的满堂喝采。

6月23日

大会安排部分代表到合江32111烈士陵园扫墓。凌晨4点多钟，石油兵团的几个连队就出发了，前往黄包山、佛荫一带排除红旗派的骚扰。原计划代表们9点钟出发，却遇天下大雨，便推迟到十点多钟才出发。代表们分批上了10多辆车，浩浩荡荡开往合江。

车队走走停停，到佛荫时已是1点钟了。我们清楚的看见石油兵团的武装人员占据着周围的各个制高点，防止敌人偷袭。到合江时，红联总站组织了很多群众夹道欢迎。连同武装人员乘坐的车，一共有20多辆车停在广场上。我下车后，抱着一叠纪念专辑去散发，迎面碰见妈妈来了，我将报纸塞给其他同学，便随妈妈一道回到合江邮电局内的临时家中。我问爸爸、妈妈收到托人带回的信没有，他们肯定地说没有收到。我心里很诧异，难道卫梦媛没有到合江来，如果她来了，为什么没有把信带到，心里升起一团团疑云。我吃了点东西充饥，便又往广场跑去。可是，代表们已经游行到街上了。

不知是什么原因，石油兵团和野战兵团之间闹出矛盾，双方人员剑拔弩张，摆开架势准备动武，野战兵团连机枪都搬出来架好了。幸亏石油兵团的负责人及时出面，才缓解了矛盾，平息了纠纷。

6月24日

今天在合江县川剧团剧场里召开纪念大会，我坐了一会，便溜出来去了合江中学里，希望能碰上卫梦媛。往日学生连的宿舍大院死一般沉寂，转了一圈，竟没有碰上一个人。我径直朝卫梦媛往日住的寝室走去，门紧闭着，在门口站了许久，无奈铁将军把门，只能朝门缝里张望。屋中晾了一件衣服，说明尚有人住。四顾无人，不觉怅然，独自戏吟曰：故居问铁锁，言斯出街去，只在此城中，巷深不知处。

我怅然若失的离开学生连宿舍院，信步来到俘虏营。几位熟悉

的看管人员前来和我寒暄，这时小王走来了，我向她打听卫梦媛，她惋惜的说：前几天回来了一趟，收拾好东西，昨又乘便车回泸州去了。这一离开，多半是不准备来合江了。往日热火朝天的学生连，这下子冷冷清清了。天下竟有这等巧事，急于见面的人再一次在路上擦肩而过。

6月25日

开完纪念大会，代表们今天返回泸州。因卫梦媛已不在合江，我亦无心久留，决定随代表们一同回矿。早晨六点多钟，妈妈叫醒了我，桌子上一碗热腾腾的鸡汤。我不想吃东西，但妈妈眼巴巴地望着我，再三催促我吃一点，以免路上挨饿。我只好顺从的端起碗来，妈妈坐在旁边望着我吃鸡肉、喝鸡汤的样子，十分惬意。这一刹那，我才真实体会到什么是母爱，耳畔响起了高尔基的名言：“世界上最伟大、最值得骄傲的，那就是母爱”。天下着细雨，妈妈坚持要给我提行李，并一直送到汽车站。家庭是温馨的、母爱是仁慈的，然而为了搞文化大革命，我必须离开家、离开父母亲，到充满危险的地方去，那里才是我战斗的岗位。汽车发动了，妈妈挥手告别，背过身去走几步，又回过头来望一望。当妈妈再回过头去时，我分明看见她抬手擦眼泪。我情不自禁的心中一酸，眼泪差点儿掉下来了，但我强忍着，生怕别人看见了笑话。雨越下越大，妈妈的眼泪也流成了线。此刻，我是多么想跟妈妈回去呀，家里有温馨、有母爱，然而，好男儿志在四方，为了“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必须离开家、离开妈妈，前往战斗的岗位。况且，也是为了朦胧初开的恋情，为了心中的那个“她”，仿佛听到了初恋的召唤。

我们坐的是敞篷车，汽车飞奔，急雨迎面打来，一个个淋得像只落汤鸡。车过锅厂了，我心里热乎乎的，透过蒙蒙细雨，目不转睛地望着与公路一田之隔的那幢青砖瓦房。她曾告诉我，她家住在第三间。我使劲望着，仿佛要让视力穿透雨帘和砖墙，看到她那美丽的笑脸。然而，汽车似箭，一掠而过，转一个弯，小山遮掩了视线。我还沉

浸在无边的幻想中，汽车已驶入了矿部大院。同学们见我被雨淋后的狼狈相，都责怪我为什么一定要冒雨回来，我只能苦笑着叹气，无以言答。

6月27日

回矿后，不断在想，她到了合江，为什么不把我托她捎的信给我家里送去。左思右想，终于得到合理的解释。她邀请我去她家里，我鼓足了勇气，最终还是退缩了，她一个少女，哪有那么大的勇气去一个陌生的家庭呢。我按捺不住思念之情，到总机室去打锅厂的电话，托电话员转告卫梦媛，请她到矿里来玩。总机室的几个电话员故意七嘴八舌的发问：她是你啥子人嘛，是你妹妹呀，还是相好的那一位。我急忙扔下话筒，边走边回答：同学。一片惬意的笑声在身后响起。

6月29日

我正看书，听见有人叫我。原来是化专校的两位同学，他俩递给我一封信，正是我托卫梦媛捎往合江的那封信。他俩说：卫梦媛托我们转告你，她没有把信送到，表示歉意，现在完璧归赵。她请你明天到她家里去一趟，她在家里专等。

回到寝室里，我又独自犯愁了。未见她，思念她，果真要去见她，又犹豫啦。哎，可笑的幻想巨人行动侏儒。心理障碍，翻越不过的心理障碍啊！难道就甘心被挡在这心理障碍之外吗，不行，得闯一闯，在情窦初开的战场上，也要有一股子闯劲才成。反正“在斗争中学会斗争，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嘛。决心已定，心里倒轻松了许多。但有一个实际问题却不好解决，就是仅有的一双布鞋鞋头破了。买新鞋吧，手里没有钱，打赤脚吧，不成体统。想来想去，只好自己动手补。找来了针线，却没有大鞋底针，灵机一动，找来一颗小铁钉代替。先用铁钉在鞋底上钉几个孔，然后用小针补鞋。粗手笨脚的干针线活，真为难，急得满头大汗，好半天才勉强补好了鞋。

6月30日

今天,也许是终身难忘的一天。吃了早饭,我迎着朝阳向卫梦媛家走去。

一路上走走停停,果真是又爱又怕。我把见面、招呼等细节都想到,反复推敲该应对的各种情况。我似乎什么也没有想,抱定了车到山前必有路的态度,横竖今天“闯”定了。

我曾幻想,她站在公路上迎接我,见到我的身影,远远的向我走来,不,是飘飘而至,那场景,说有多美就有多美。然而,直走到分岔的那条小路上,也没见她的人影。旁边有几位干农活的人望着我,我忙低头看路,心里默念着:第三间、第三间,径直朝前走去。上完一段斜坡,才见她在家门前的平地上背朝来路坐着,似乎在沉思。我快步朝她走去,旁边一个男孩轻轻的喊:嘿,眼镜。她这才回过头来,用满脸甜蜜的微笑代替招呼,我也报以愉快的微笑。就那么相视微笑一会儿,算是心灵无声的沟通吧。稍倾,她站起身朝家中走去,我也会意地跟着她进了屋,不待她招呼,自己在一张竹椅上坐下,这才开始对话。若在往日,让我独对一个妙龄少女,肯定会脸红心跳、手足不知所措。今天,由于思想上早有准备,居然海阔天空地侃侃而谈。闲聊一会儿,尽谈些与爱恋不沾边的话题。她去提一篮子菜出来,我便帮她择菜。这时,门口走过来一个人,她轻声对我说:“那是我爸爸”,说毕,羞涩的转过脸去了。我见她爸爸走进了门,忙站起身问候:“伯父,下班了吗?”卫梦媛朝我做个鬼脸,却不吱声。伯父显然感到突然,支吾了一句什么。她却转身躲开了,留下一个僵局让我应对。幸好我早有思想准备,忙对伯父说:“伯父大概不认识我吧,我是泸州气矿石油工读校的学生,去年,在合江学生连时认识了卫梦媛”。几句得体的话打开了僵局,伯父坐下来和我摆谈,卫梦媛则进屋做饭去了。

吃午饭时,还不见伯母回家,便问卫梦媛:“伯母怎么还没回来呢?”她说:“我妈上班去了,就在厂里吃午饭,不回家”。吃罢午饭,她

拿出一堆照片让我欣赏。我欣赏着那些天真烂漫的少女照片，心里甜丝丝的。有一张照片特别文静秀美，我轻抚着，深情的望着她，希望她说：你喜欢，拿去吧。但她似乎不理解我的心思，始终没说那句话。我不便开口讨要，轻抚片刻，遗憾的放下了。我阿 Q 般安慰自己：今后这些照片都是属于我的，暂时没拥有，遗憾什么呢！

下午步行回蓝田途中，看见金鸡渡桂圆林里翻躺着一辆车，老乡说是被对岸红旗派用机关枪打翻的。路过蓝田卫生所时，看见里面停着一具尸体，据说就是那辆被打翻的车上的乘客。无辜者又不明不白的就命丧黄泉了。省革委已经成立一个月了，四川什么时候才能实现真正的大联合，泸州人民还要死多少人才能过上平安的生活啊。

7月1日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 47 周年生日，昨天，政宣部在矿部大院内张贴满了标语，今天，我们又到蓝田镇上去刷标语。镇上冷冷清清，和这个传统的纪念日不协调，这景象可能和近日的紧张气氛有关，人们更关心的是不是又要武斗一场，平静的生活是不是又要被打乱。

7月4日

风云突变，又起战端，听说棉花坡、石梁一线于昨夜被敌人占领。据侦察，石梁山上至少有一个营的敌人，针对此情况，石油兵团已派出几个连队去包抄石梁之敌。一会儿又听说纳溪全线打响了，敌人大举反攻，打得很激烈。战火消息像一块石子投入平静的水中，立即激起千层浪花。我们回矿部刚过上几个月相对安定的生活，又要经历战争的风风雨雨了。坏消息不断传来，纳溪方向最新战况不得而知。下午，从高坝开出来送弹药的一辆解放牌货车准备闯过石梁，公路被密集的枪弹封锁，硬闯有车毁人亡的危险，只好开回来停在矿大院里。人们围上去问司机，司机只是摇头，脸色凝重，不愿说详情。

晚上 7 点,联络站通知所有在矿部的人员开会,通报目前的形势。尽管通报者言辞慷慨激昂,但掩饰不了焦虑的神色。接着,对矿部的非武装人员按系统、单位编制成战斗预备序列,准备随时拉上前线去运送弹药、抬担架,甚至补充为战斗员。

大战在即,我因为相信野战兵团、石油兵团的战斗力,没有啥恐惧感。会后,还去找老余聊天,聊什么爱情哟、艺术哟,最后便津津乐道的谈起唐诗宋词来。正聊得高兴,约 11 点钟光景,一位同学跑过来大喊:眼镜,还不准备呀,纳溪已经失守了。我这才出门来,正碰上几个男同学,他们刚才已经上车到前线去抬伤员,当汽车才开到机场口,一位负责人从前方回来,说石梁仍然过不去,山头上、江对岸双重封锁,车子只好又开回矿部了。至此,我才感到事态的严重性,立即回寝室收拾行李,打好背包,等待战事的发展。

7月5日

大约凌晨 1 点钟,一个同学又跑来通知说,联络站已发出了撤退的命令。我还有些怀疑,不肯承认眼前的事实。撤退,这不是吃了败仗吗,红联站能被打败吗。经过几番思想斗争,还得承认眼前事实。我集合起铁血部队的十多个同学,很不情愿的撤出了矿部,朝茜草坝走去。这时公路上走过来一支武装队伍,上前打听,才知是野战兵团八连。据他们说,八连是在 801 部队的保护下才撤出来的,如果慢一会儿就撤不出来了。

长江对岸,敌人用密集的机枪火力封锁靠江边的公路,枪炮声像狰狞的魔鬼在黑夜里发出得意洋洋的狂啸。有好几辆汽车关灭了车灯,司机摸着黑、冒着生命危险去闯被封锁的路段,因为大批的伤员需送往高坝医院抢救,前方需要大量的弹药运上去。我们摸黑行走在金鸡渡桂圆林里,只听得江对岸高音喇叭哇哇直叫:麻匪彻底失败了、麻匪彻底完蛋了等等。同时,对岸的机枪、步枪声不断,胡乱朝我们行走的路段射击,打得桂圆树叶子直往下掉。我真想大声吼叫,以便发泄胸中的愤怒,但还是忍住了没吱声。我们脚下踩着稀

泥，时时有人滑倒。有时遇到水沟，只好用手罩住电筒，迅速按亮一下照明道路，即使那么短暂的一闪亮，也会有人怒骂：电筒光会招来枪子，难道摔交比死亡还可怕。我一不留神，踏虚了脚滚下坡去，幸好坡坎平缓且不高，只是吓了一跳而已。我身后的同学见我滚下去，忙俯身轻轻呼唤，伸出手来拉。我摸到他的手握住，他一用力，我便顺势爬了上来。来到锅厂一带，对岸的枪子打不着了，大家才纷纷咒骂起刘张王郭来。

前面公路上停了一长串车，因为前面一段路被凶猛的火力封锁。隔着长江观望，对岸一公里多的地段都在同时开枪，火舌从各个角落里吐出来，罪恶的子弹在长江上空呼啸，后面还拖着一条血红的尾巴。司机们冷静地说，敌人正在发泄，他的枪弹是有限的，过一会儿子弹打光了，就泄气了，那时再闯过去，危险就小得多。车上的武装人员看着我们撤退的人流，悲愤的说：战友们，别害怕，别退缩。我们一定要去把纳溪夺回来，你们明天会回来的。听到同志们信心百倍的话语，我心上淌过一股暖流，我深信同志们一定会去夺回纳溪。

公路边是锅厂的大礼堂，再往前走一小段，就是通往卫梦媛家的岔路口了，我放慢了脚步。老余似乎看透了我的心事，忙推我一把说：危难见真情，这个时候，快去喊她一道逃难。我张望着那幢黑糊糊的房影，没有一丝灯光。也许她们正在睡梦中，何必做不速之客，去打扰别人的美梦。况且，这么深更半夜的去敲门，惊扰四邻，可能引出一些意想不到的非议。我默默地向那幢平静的房影祝福平安，快步跟上人流，朝茜草坝方向走去。

天闷热，加上心情紧张，身上的汗水出了一通又一通，真是汗流浃背，连背包里的单被、蚊帐也被汗水浸湿一大片。终于来到了茜草坝江边，正值洪水猛涨，汹涌的波涛拍打着江岸，江心没有行驶的船只，大概要等天亮后才派渡船来接撤退的人员吧。我们离开江岸，来到长挖厂的厂区公路上，公路及两旁的空地上坐满了人。我们几个同学来到一辆汽车旁，围着汽车席地休息。驾驶室里的司机已经睡

熟，我把背包放在车头上，坐下靠着汽车轮子就睡着了。迷迷糊糊的被人叫醒，睁眼一看，是卫梦媛站在面前。我忧伤的望着她叹息：唉，红联站就这样一败涂地了吗？她摇摇头，没有回答，也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我和她来到比较僻静的车间旁，靠墙坐下，一时相对无言。经过大半夜的长途跋涉，本来已经很疲倦了，这时却丝毫没有睡意。看着满天繁星，不觉思绪奔涌，仿佛我和她一同逃难，相互关心、共渡危难……默默地坐着，终于找些不相干的话来说，仿佛是为了打发时间而说话，不是说话表心曲。

东方出现鱼肚白，接着朝霞飞满蓝天，染碧了江水，也映红了多少张焦虑的面孔。人们对着长江舒了一口气。前方的消息不断传来。昨晚，石油兵团夺回了石梁一线，顶住了敌人的进攻，巩固了阵地。撤退下来的野战兵团整顿、补充足弹药后，又会重返前线，红联站通知气矿、蓝片区的人返回去。得到这个消息，卫梦媛告别先步行回家去了。

原来，这是王茂聚们精心策划的又一次大围剿。从俘虏的口中得知，这一次围剿纠集了 70 多个县、市的武斗人员数万人，向泸州下大包围圈。7月 4 日是总攻击的日期，但敌人于 7 月 3 日晚就派出古蔺、叙永县武斗人员三个营，穿插到棉花坡一线，悄悄地占领了石梁，封锁了泸纳公路。7月 4 日拂晓，数路围剿的武斗队把纳溪团团围困，发起猛攻。敌人武器精良，弹药充足，进攻的火力很猛，一时打得我方抬不起头来。野战兵团顶住了敌人第一波凶猛的攻击，立即调整部署。为了节约子弹，总是在敌人攻得很近了才开火。野战兵团坚守了一整天，弹药送不上去，增援部队也未到，处于弹尽粮绝、孤立无援的困境。坚守河西的纳溪革联站顶不住了，撤回到河东。下午 6 点钟，河西阵地全部失守，红旗派占领了河西县城。坚守在泸天化厂四号工地的野战兵团八连，子弹打光了，手榴弹扔完了，援兵又无望，在 801 部队的掩护下才撤出了阵地。

4 日一早，纳溪方面一打响，石油兵团就派增援连队前往纳溪，但在石梁受阻。因摸不清敌方火力情况，白天不敢贸然发起冲锋，增

援连队迅速占领了石梁对面的山头，进行火力侦察。石油兵团连队打几枪引诱敌人还击，待敌人火力停了，又打一梭子引诱。过一会儿，再打一发炮弹轰击，吓唬那些初上阵的敌人。以此战术不断干扰，迫使敌人得不到休息，神经高度紧张。石油兵团各连队则轮流下去休息，养精蓄锐。为了准备晚上反攻，石油兵团组织了一支 18 人的敢死队，配备最好的冲锋枪、半自动步枪。下午，让他们安安心心地睡一觉，五点钟开饭，一大盆回锅肉壮行。敢死队员为了表决心，有人扔了筷子，用手抓肉抓饭吃。再说石梁上的敌人经过前一晚的长途奔袭，本已疲劳，再经过我方疲劳战术的攻击，到天黑时，个个都昏昏沉沉，抵御不住瞌睡的进攻，便安排了几个岗哨监视，其他人都睡觉去了。我方敢死队在夜幕掩护下，偷偷向石梁山顶爬去。由于我方人员熟悉地形，可谓占了天时、地利、人和，接近敌人岗哨时，敌人还未发觉。离岗哨只几米了，敢死队一跃而起，打倒了岗哨，一个猛冲，18 支枪一齐开火，一下把几个营的敌人打懵了。敌人根本来不及组织有效的抵抗，就四散奔跑，漫山遍野只顾逃命。当敢死队出发后，大部队也悄无声息地跟进。山顶一打响，后面的连队也发起冲锋，很快占领了敌阵。泸纳公路的封锁终于解除了。

在石油兵团攻占石梁的同时，被围困的纳溪正处于极端的危险中。在那紧急关头，孙指挥不幸负伤。4 日晚上 9 点钟，孙指挥不得不下达了突围的命令。“1.19”的 100 多人没有突围出来，便到 7792 部队寻求保护。7792 部队为了保护他们，围起三道人墙来。黑匪们却凶残的用枪托开路，冲进人墙去，把“1.19”组织的几个负责人抓出去，据说被枪毙了。黑匪武斗人员又到 801 部队，把 801 部队的一、二、三号首长抓来毒打一番，押走了。还叫 801 部队官兵集合，嚎叫着要用机枪扫射相威胁。在 4 号工地上，801 部队一个中队正在洞中施工，纳溪革联站部分人员走投无路，躲进洞中。黑匪立即封锁了山洞口，叫嚣着出来一个打一个。

蓝田分站的一辆车要回去，我们几个同学便上了车。汽车开得很慢，公路上挤满了人，他们是昨晚从纳溪突围出来的，个个身上滚

满了稀泥，鞋子成了一个泥团。有的人不熟悉路，在纳溪周围转了一夜才走到茜草坝来。路过沙湾公社，看见野战兵团二连正围坐在院坝里休息，有的在打盹，有的在吃干粮，有的在擦枪，大家虽然都不说话，但情绪还是高昂的，失败没有摧毁他们的斗志。到锅厂时，碰到火炬厂的一个女同志，经过一夜的突围奔波，显得有些疲惫，她裤管挽得高高的，鞋袜早已湿透，扎得紧紧的腰带里插着两颗手榴弹，文雅的气质消失得一干二净，稳健的步伐里透出高昂的战斗豪情。她一字一顿地说：我们马上去整顿队伍，立即开赴前线，一定要夺回纳溪，血债要用血来还。

回到矿部一看，才离开十来小时，情况已大改变了。原政宣部所在的几幢平房里挤满了武装人员，他们横七竖八地倒在床上，躺在地下，倚着墙壁睡得正香。食堂里很忙乱，进进出出吃饭的人很多，炊事员整整一夜没休息，政宣部没撤走的几个同志自愿去帮助切菜、煮饭。我胡乱填饱肚子，找个空铺倒头便睡。

下午两点钟，联络站又通知全部撤退。本来石油兵团反攻纳溪进展顺利，但是敌人的援兵潮水般涌来，为了保存实力，决定避其锋芒，暂时撤退。我们再次步行到茜草坝，正巧在电厂遇到32111队撤退到这里，一位熟悉的同志走过来悄悄对我说：别走远了，高坝那边马上派船来接我们。一会儿，有人来通知船到了。我们十几个学生跟在32111队后面朝江岸走，江边人山人海，大家没有拥挤，主动让32111队先上船。渡船停靠在高坝朝天门码头，待我们下了船，渡船又急匆匆开往茜草坝去了。我们是撤退到高坝的第一批人员，很多双惊诧的眼睛看着我们，大概他们还不知道前方吃紧的情况。来到航校联络站接待站，打开几间空屋，勉强安顿下了撤退过来的人。

7月6日

一觉醒来，发现屋里挤满了从矿部撤退过来的人，其中有几位妇女同我们在一间屋里住宿了一夜，大家都睡得很沉，谁也没在乎男女同宿一室。

肚子饿了，去红04食堂。食堂里挤满了睡觉的人，现在又涌入一大批饥饿的人。炊事员整夜连续做饭，仍不能满足饥饿的逃难人。每抬出一大甑子饭，人们便蜂拥而上，一抢而空。甑子旁边有一大簸箕切碎的老盐菜，既没有淘洗，也没有炒一炒，任人夹去作下饭菜。我眼见无法挤到甑子边去，正好一位挎枪的同学打了一碗饭出来，我让他把枪借我背上，手拿一只海碗高喊：让开、让开，武斗人员吃了饭还要上前线。人们自觉让开一条缝，我好不容易挤进去打出一碗饭来，刚挤出人堆，另一个同学迫不及待的把枪取下挎在他的肩上，又如愿以偿地打到了饭。这一顿早餐，我才知道饭有多香、菜有多美。

吃完早饭，我们到航校调整寝室，终于在二楼安顿下来。天下着毛毛细雨，人们的心情像天空一样阴沉。卫梦媛今天也来到了航校，昨天，他们听说茜草坝无法渡江，便步行去了泰安，那里驻守着野战兵团一连。她在泰安住了一宿，今天才渡过江来。在这危难时刻，我本该主动去照顾她，给她一些安全感，我这么自私的只顾自己脱险，想来也脸红。

7月7日

这两天，撤往高坝的很多人稍作停留又各找门路逃难去了。晚上，我正在寝室里接电灯线，卫梦媛来约我出去散步，她说：红闯将联系了一条船下江津，明天凌晨开船，现在就可以上船，我们一道去重庆避难吧。这个邀请来得很突然，我没有一点思想准备。我心里一时很矛盾，在这节骨眼上走了，不是要被别人骂成逃兵吗，况且，我们红卫兵铁血部队不是要群龙无首而瘫痪吗。我遗憾的告诉她我不能走，她很失望。沉默了许久，卫梦媛怯怯地说：借一点钱给我嘛，要去重庆避难，需要准备一点钱作急用。这又是一道难题，我已经10个月没有领到生活费了，也不好意思张口向家里要钱，两袖清风，一贫如洗。我只好如实相告，这更让她失望。我不忍心看她那失望的双眼，抬起头来望着满天乌云轻轻叹息。待我低下头来，见她已转身

走去。我猛然一惊，想喊住她，话语却被堵塞在喉咙眼里，木然望着她背影消失了。

整个航校里人心惶惶，楼上楼下，楼里楼外，到处都是打好被盖卷、收拾好行李，随时准备出走的人。我迷迷糊糊一觉睡去，半夜，一位女同学来敲门，直喊：你们走不走，一座楼都走空了。我起来一看，果然楼里冷冷清清的，下面院坝里汽车马达声不断，过一会儿就开走一辆载满逃难人员的汽车。我决心不走，又蒙头睡去。

7月8日

她去了，很多同学也去了。脑子里一片空白，想以诗言志，仅想出两句：惊弓独避怆然去，寒林孤鸿空悲啼！思绪堵塞，再也写不下去了，只好搁笔。

7月10日

凌晨正睡得香，被嘈杂的人声吵醒。听得楼外“红闯将宣传车”高音喇叭反复在喊：红04部队的战友们，全体集合，有紧急任务。昨天晚上，联络站就通知我们待命，准备前往江津7803部队去抢枪，等了许久不见动静，才回寝室睡觉。这紧急呼喊，肯定是这件事无疑。穿好衣服下楼来，正见一辆车已经发动，很多人往车上爬。我不问三七二十一爬上了车。

天亮时，车到永川，前往地专招待所吃早饭。我们一进食堂，也不听安排就抢饭吃。几个炊事员见状大发牢骚：真像重庆反到底的，野蛮不讲理。规规矩矩一桌一桌的坐好不行吗，要一窝蜂地抢饭吃。我们只管吃饭，难得去理睬他。听到有人说：老子还要抢枪呢，抢饭算啥稀奇。从永川出来，太阳升起老高了，晒得人汗流浃背。前面车子扬起几丈高的灰尘，把后面车上的人呛得快闭气了，实在难受。时近中午，太阳更烈，人们被烤得快流油了，口渴得喉咙冒烟。大家要求司机停车找水喝。车刚停下，有人等不及了，跳下车就蹲在田边捧稻田里的水喝。在翻跑马埂山坡时，车全部停下来，每人发四个“麻

饼”作午饭。虽然口渴难耐，无奈肚子饿得咕咕叫，还是勉强啃着“麻饼”充饥。

到了7803部队驻地已是下午两、三点钟了。我们一窝蜂涌进解放军营房，官兵们也不阻拦，任你前往空房、仓库里翻找。每间屋里都有一个或几个战士守着，看着大家乱翻，只是不断说：这里没有武器、没有。有些过激的人冲进解放军宿舍里去翻，经战士们抗议，只好出来了。尽管把一些库房翻了个底朝天，仍未找到枪支，只弄到部分八二炮弹、四零火箭筒炮弹和5000多发子弹。

午夜时分，我们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航校。我在冷水管前冲洗了周身的尘土，倒下就睡着了。

7月12日

常言道：愤怒出诗人。近几天，为了抒发胸中的积愤，写了一首诗，题名《为“七·四”而作》，全诗录于此：

写在前面：仇云恨凝千滴泪/悲风狂卷万丈颶/碧血横洒屠刀下/英雄壮烈胆气豪

撤离：罪恶屠杀骇听闻/野战兵团遭围困/纳溪一线初挫败/忍痛撤离出家门/风萧萧夜更深/扶老携幼昏月行/撤离人流默无言/胸中怒火烧沸腾/一妇且闻夫战死/热泪泉涌肚中吞/遥望长空告战友/前仆后继杀敌人/幼稚儿女天真问/何时方能返家门/慈母但望明亮眼/不灭敌人无安宁/夜茫茫路难行/羊肠小径桂圆林/汹涌波涛长江水/难尽红联站人恨/旧恨未雪添新仇/血债何日一算清/夜中闪闪愤怒眼/却似墨空缀繁星/闪闪星光寄希望/冲破黑暗迎光明/拼死斗争夺胜利/且问后笑是何人/夜空枪声狂嘶叫/头上子弹逞凶横/美泸州丽江城/与人一般遭蹂躏

露宿：夜沉沉月昏昏/枪炮声紧敌军近/迎风顶露荒野坐/男女老幼一群群/露重重风阵阵/荒郊野径何宿营/革命

小将有何罪/贫下中农有何恶/更有怀中小儿女/白发苍苍老妇人/欲待家中不安稳/一样逃难宿野径/别离苦为哪般/刘张王郭逞凶残/母望小儿怀中睡/梦中甜笑家里玩/儿笑母心添忧愁/丈夫前线正恶战/串串露珠野草挂/悲泪颗颗滴成线/心潮澎湃难合眼/遥望长空霞满天

渡江：洪波滚滚横长江/茵草高坝遥相望/一舟逆流破巨涛/万众难舍离故乡/愁云凝聚化泪飞/悲风劲吹传恶讯/上船惜别再回首/热血沸腾填满腔/今朝虽败志不移/切莫悲伤充愁肠/谁言水手惧恶浪/红联站人斗志昂/凶恶魔焰热血浇/头颅碰钝屠夫刀/英雄壮士不畏死/面对屠刀冲天笑/忍看战友成新鬼/胸中怒火熊熊烧/何日长缨缚苍龙/何日挥剑斩群妖/相对默默胜千言/悲歌一曲落狂飈

7月13日

闲着无事，和红04几个同学摆谈纳溪撤退经过。大家谈起7月4日纳溪失守，人人尚心有余悸。7月4日那天，在纳溪河西打阻击战的有泸天化厂一个连、纳溪革联站一个连、野战兵团一个连，三个连队坚守了一天，敌人攻击的火力很猛烈，枪声像炒豆一般，基本上没有停息过。下午，孙指挥到冠山前线观察敌情，发现敌人增援的兵力越来越多，至下午六点钟，孙指挥下达了河西各连队撤往河东的命令。三个连队在一次佯攻后，互相掩护、有条不紊地撤出了河西阵地。孙指挥走在撤退队伍的后面，经过纳溪大桥西桥头泸天化外宾招待所时，看见红04一批学生还在里面若无其事的唱歌、跳舞。孙指挥问为什么不撤退，红04学生说：黑匪多次来进攻都没有把纳溪占领，我们认为这一次也一定能守住，所以没有撤退。在孙指挥严肃命令下，红04小将才很不情愿的撤往了河东。孙指挥和警卫班正要通过纳溪大桥时，长江对岸白塔坝的敌人用机枪向纳溪大桥扫射，当孙指挥回头时，一颗流弹射中了他的右面颊下部，由于子弹头已成强弩之末，被卡在牙床上。孙指挥没有声张，自己取出弹头来，到

医院简单包扎一下，一再吩咐医生和警卫员不要传扬孙指挥负伤一事，以免在此危急关头动摇军心。晚上七、八点钟，各方面的情报都送到指挥部来了，敌人已大兵压境，可能在当晚形成对纳溪的合围。红联站却要求孙指挥坚守纳溪，立即派石油兵团在棉花坡、石梁一线将敌人的包围圈撕开口子，大批增援连队明日就会开赴纳溪。孙指挥根据战场变化的实际情况，认为敌人兵力数倍于我，敌强我弱，不宜死守，应当在敌人合围还没有完全形成时，抓紧时机突围，跳出包围圈，才能够保存实力，减少损失。孙指挥将此决定电告红联站总部后，就着手部署撤退。根据棉花坡、倒流河一线敌人兵力薄弱，穿插过来的是古蔺、叙永的几个武装连队，石油兵团在天黑后会向石梁发起进攻，敌人用主要精力对付石油兵团，无暇他顾，从那里撤退，小路纵横、地形复杂，最为安全。为了掩护大批人员撤退，孙指挥从各连队抽出身强力壮、会游泳、熟悉当地地形的二、三十人组成敢死队，分乘两辆汽车，每一辆汽车上架一挺重机枪，在大批人员撤退同时，两辆汽车开大车灯从安富出发，沿纳溪至泸州公路攻击前进，机枪要不停地扫射，给敌人造成野战兵团主力沿公路突围的错觉，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到公路线上去。两辆汽车能够突破公路沿途防线顺利到达泸州最好，如果不能突破防线，遭敌人强力阻击时，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弃掉汽车，人员上山突围，或者下到长江岸边，跳入长江游泳到泸州。经过周密部署，晚上九点钟开始撤退。敢死队乘两辆汽车大张旗鼓地朝泸州方向驶去，而数万人的大队伍则有秩序的钻进山沟，翻越山梁，悄无声息地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敢死队两辆汽车一路扫射前进，两挺重机枪呼啸着，似红联站人愤怒的呐喊。长江对岸的高射机枪、轻机枪、重机枪一齐朝突围的汽车开火。野战兵团办公室主任老吴手提驳壳枪，站在驾驶室旁边的踏脚板上，护卫着驾驶员。驾驶员全神贯注把汽车开得飞快，冲过了敌人严密封锁的麻柳沱路段。车到白果园，驾驶员才发现站在踏板上的老吴不知什么时候没人了。糟了，老吴一定是中弹倒下了，不被打死也会摔死，凶多吉少。然而，军情紧迫，容不得丝毫怠慢，司机

驾车飞快的驶过了石梁,进入红联站控制区域。

听到老吴牺牲的噩耗,我心里难受了好一阵。老吴既是一个忠诚的红联站下属组织勤务员,也是一个忠厚老实的长兄,还是一个勇敢的战士,十分令人尊敬。我只能默默地向老吴致哀!

7月15日

红联站七·四兵败后,各方面的工作程序被打乱,联络站政宣部的工作呈瘫痪状态。我也没有主动去要求工作,且于无聊中混日子。

外面的谣传很多,好坏都有,真伪莫辨,叫人不敢轻易相信。个别小头头一天只管不负责任地向群众传播小道消息,自欺欺人。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不加分析,还加油添醋的互相传播,所以有些小道消息传得越来越离奇,听了叫人哭笑不得。但是,离奇的所谓好消息却像一针针兴奋剂,让这一群“丧家犬”一般的人获得暂时的精神满足。

所谓好消息,几乎百分之百的是假消息,从几个负责人焦急的面孔就可以看出。局势一天比一天恶化,并不像他们嘴上说的那样乐观。我不禁想起一幅漫画来:一只被打死了的老虎躺在血泊里,一个号称不怕老虎的英雄站在旁边,双脚颤抖得像筛糠一样,惊惶的用手去摸了一下老虎屁股,自我壮胆地说:谁说我不敢摸老虎屁股。我看这幅漫画就是某些头目的真实画像。

我还有什么心思留在高坝呢,在这危急时候,我们一厢情愿想留下来干点事、出把力,但是,个别负责人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我们在他们眼里成了可有可无的人,恐怕还认为是包袱、是累赘。我这才后悔当时没有随卫梦媛一道去重庆避难,现在下决心要走了,要离开这既危险、又让人烦恼的地方,回永川老家去躲避一段时间。合江县城被红旗派攻占后,合江红联总部已撤退到江津白沙。爸爸、妈妈肯定也去了白沙,他们不知道我的具体情况,不知忧虑成什么样子了。上午就收拾好行李,准备找车去永川,但天却下起了雨,且越下越大。即使找着了车,一路淋到永川,不成了落汤鸡么。正是人无意,天有情,今天就不走了吧。下了一天的雨,地上平空积水三寸。

7月16日

吃完早饭回寝室，见一司机正修车，上前打听，他说正是要去永川，我便拿了行李上车。这么顺利的搭上车，真是幸运。车出航校，公路两边熙熙攘攘，有很多熟人。在这危难的时候，我一走了之，这么多人或无去处，或不愿走，他们只好听天由命。车到三中，司机停车到学校里去了。等了好半天，司机出来说，不走了。在这种时候，谁也摸不透谁的心思，谁也不会对不熟悉的人说真话，没有必要去责怪司机。同上车的人相继走了，我是决心要离开高坝的，下决心等，那怕等到下午，等到天黑，也心甘情愿。

等车时，看到老余提着行李走过来了，得知他要到小市去。前几天，他还满怀希望石油兵团打回矿部去，现在，希望渺茫，老余也决定要走了，去寻找一个安全、平静的生活环境。我们只好互道保重，各奔一程了。望着老余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发问：在这战乱不止的时候，没有和平，安全、安静的环境到哪里可以找到呢。但转念一想，为了争取和平，有多少人前仆后继奋斗着。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社会里，要寻找绝对的和平、抽象的和平似乎是不符合客观事实、脱离实际的空想。建设之前有破坏，生产之前有产痛。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目前的战乱，正是建设安全生活前的破坏、诞生和平环境前的产痛。没有当前这样激烈的阶级斗争，就没有今后和平幸福的生活。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一批又一批的红联站人倒下了，他们在用生命和鲜血开创通往和平之路。

大约11点钟，车子在停了几个小时后，又掉头驶回了高坝。司机说，下午去永川，但车要运载武装人员。回到大云门汽车站，司机停车去吃午饭，问他什么时候开车，他说自己都不清楚，我只好饿着肚子守着车。事有凑巧，野战兵团的武装人员来了，他们分别上了两辆车，要到荣昌去。我便毫不费力的上了车，两辆车果然一直朝荣昌开去。到荣昌火车站，我刚下了汽车，就有一列火车开进站，不由分说，我顺利地爬上了这列车。到永川下车后，前往地专招待所住宿一夜。

7月17日

一大早,我背着行李来到永川火车站,一打听,今天上午没有下行的慢车,打定主意步行30华里回临江老家。这时从重庆方向驶来一列上行客车,车厢顶上都坐满了人,超载比1966年大串联时还要厉害。车停了,人群潮水般涌出来,朝卖东西的地方奔去。一位老太婆卖熟包谷,一伙人上来一抢而空。老太婆流着泪说:我挑一挑煮熟的包谷来,只卖了四角钱就被抢光了。虽然有少量解放军维持秩序,面对这如潮的人流也无可奈何。有的人还跑到站外面去找吃的东西。火车鸣笛慢慢启动了,人潮又往火车上涌,车子已经开得很快了,还有人往车上爬。其中一个跌倒三次才爬上车去。简直是一伙亡命之徒。

我也买了几个熟包谷,在路上边走边啃,别有一番滋味。天公不作美,又下起雨来了,我冒雨而行。到临江老家时,又淋成一只落汤鸡了。尽管历尽艰辛,从一个充满危险的地方来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心里真有说不出的愉快。听哥哥、嫂子说,爸爸、妈妈他们早就回到老家了,昨天走亲戚去了。我洗澡更衣,顿觉一身轻爽。爸爸、妈妈回永川时,背回了一包书,那是我从合江图书馆里私自拿出来,存放在合江邮电局的临时住处。合江红联总部撤退时,爸爸、妈妈害怕把书留下成为红联站打、砸、抢的罪证,毁了又可惜,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背回永川来了。从背回老家来的书里,找出《少年维特之烦恼》、《沫若译诗集》,专心致志地读起来。耳边消失了枪声、炮声,不再去考虑怎样突围、逃跑,心静了,才能体会到读书的乐趣,才能进入作者创造的意境。

7月18日

我从小在农村长大,后来虽然进了城,生活环境改变了,但我对农村生活还是习惯的,很有感情的。毛主席他老人家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我深深懂得这段话的深刻含意。广大的中国农民,他们一个个是那么纯朴、善良、勤劳,他们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他们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然而他们又是生活最艰

苦的一个阶级，正如鲁迅说的那样，他们“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如果没有农民的辛勤劳动，社会财富从何而来。文革以来，工厂大部分停工停产，学校全部停课，机关停止办公，只有农民没有停止耕种。如果八亿农民也停止耕种闹革命，那么，全国人民只能饿着肚子闹革命了，果然如此，文化大革命不是要半途而废了吗。所以，农民应当受到全社会的尊敬。

我的一个侄女年仅十三四岁，整日里帮助妈妈干活，煮饭、喂猪、打柴、洗衣服、带弟弟，踏踏实实像个小大人，似乎不知什么是疲劳。她虽然小小年龄，却完全可以独立自主的生活了。记得前不久，几个重庆女生从伙食团端回来一盆冷饭，大家说炒“油炒饭”吃，一个个指手划脚，谁也不曾炒过，谁也不会炒。最终还是一个家属出来指导，她们才吃上了油炒饭。这么简单的家务事都不会做，怎么能独立自主的生活呢。城里人娇生惯养，农村人勤劳能干，这就是城乡差别，拿侄女与那几个重庆女生比，真有天壤之别。

上午，爸爸妈妈走亲戚回来了，见到我很惊喜。果然，前一段时间他们为我担心，简直到了夜不成眠、茶饭不香的程度。一家人平安相聚，真有说不出的高兴。下午爸爸妈妈带我到三叔家去，让三叔、三婶看看平安回老家的侄儿子。三叔家住的是土墙瓦房，土墙壁既厚又结实，冬暖夏凉。那房子原是地主修的，解放时搞土改，分得了这样的好房屋。晚上，收工回家的两个妹妹忙着去放牛、赶鸡鸭鹅进笼子。农村姑娘都是这么勤劳，搁下这活干那活。进城后，觉得城里的姑娘聪明可爱，现在才觉得农村姑娘勤劳更可爱。打个不适当的比喻，城市姑娘好似哈巴狗，皮毛光滑，伶俐可爱，农村姑娘好比猎狗，皮毛粗糙，但善于捕捉猎物。两相比较，还是猎狗优于哈巴狗。三叔是生产队长，天黑尽了才收工回到家里。晚饭是稀饭下胡豆，从小住农村时就习惯这样的饭食，今天吃来特别香甜。我看三叔一家人也吃得津津有味，我想，他们是这些粮食的生产者，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比起我享受别人的劳动成果，其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

与
黑

7月19日

大人们都出工劳动去了，家里就剩下几个五、六岁的小孩。我这样一个壮劳动力闲着不干活，真有点不好意思。天有些发热了，坐在屋里有点烦闷，便到后山上去走一走。站在树阴下，凉爽的山风拂面，眼前一片农村美景把我迷住了。在城市的公园里，有人们挖空心思建造出的别致的风景，固然有树木、有亭阁、有湖池，也称得上幽雅静美，但那毕竟是人工所为，雕琢别扭。而今我站在这大自然里，没有玲珑的花香，却有壮阔的稻香。那山下一片片金黄的稻田里，一串串饱满的谷穗随风摇摆，高粱弓着腰不停地点头，南瓜在绿叶丛中沉睡，豇豆、四季豆挺直苗条修长的身子在风中漫舞，水牛昂起头来哞哞叫着，鸡鸭鹅们伸长脖子唱歌。山风阵阵送来稻香，呼吸着这丰收四溢的馨香，怎不令人陶醉，怎不令人对创造丰收的劳动者生出敬意来。这农村的山山水水是多么的亲切感人啊。这里看不到穿着时髦的闲逛人群，极目尽是辛勤劳动的社员。小河水潺潺流淌，放牧的牛羊欢快蹦跳，社员们欢歌笑语，这歌声、笑声，狗吠鸡鸣，汇合着水声、风声，演奏出一曲动听的田园交响曲，天才的音乐家也创造不出这大自然的美妙交响曲。

7月20日

今日在闲谈中，三叔讲述了二叔家的情况。二叔解放前是佃农，长年给地主家打长工，受尽了压迫、剥削。二叔解放后翻了身，分得了田地，那知他糊里糊涂和地主的小老婆结了婚，就是他打长工的那个地主的小老婆。地主在土改时被镇压了，留下了一儿一女，二叔便承担起为地主养儿育女的责任。二叔和地主小老婆结婚后，并不是过平等的夫妻生活，继续受地主小老婆的欺压，地主小老婆仍然摆出当主子的架势，二叔仍然是佣人、雇工的角色。结婚十多年，二叔没有亲生的儿女，白白的为死去的地主养儿育女。二叔受了欺压，也不知道反抗，总是默默忍受，像一头老黄牛一样成天埋头苦干，任凭别人指使。哎，这是多么痛心的事哟。这地主小老婆本该接受改

造，改变过去剥削阶级的立场，诚心做一个劳动者的妻子，不应将自己现在的丈夫当雇工指使。她不是那样，而是利用夫妻的名义而继续主子和佣人的生活方式，说明她没有改变自己的阶级立场，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形式，在家庭名义掩盖下的阶级斗争。这样的阶级斗争往往不容易被人认识，因为“清官难断家务事”嘛。由此可见，新中国成立快 20 年了，阶级斗争还是多么复杂，如果不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可真要“和平演变”成资本主义制度了，全国就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

7月23日

一家三口住在老家不是办法，我们既不能帮助亲戚家里干农活，还需亲戚们费心招待，所以决定去江津白沙，投靠已撤退到那里的合江红联总部，最现实的好处是吃饭不付钱粮。下午，我们一家三口从临江车站上了 307 次普通列车。与前几天在永川车站目睹的情况不同，今天这趟车清净多了，车厢里有很多空位，只是没有乘务员服务。但是，车厢里到处留下了武斗的痕迹：车窗上布满了子弹击穿的洞，车座包的皮革被整块整块地割去了，而列车周身贴满了充满火药味的标语，如“迎接七月大血战”、“头抛重庆，血洒四川”等等。看着这些标语，我才忽然明白，泸州的“七·四”围剿，仅仅是刘张在四川继续搞武装镇压群众的一个组成部分。

火车开动了，沿途车站有很多儿童在叫卖煮鸡蛋、皮蛋等。卖完了货的人，便蹲在角落里数钞票，计算今天又赚了多少钱。这不是发“国难财”吗！这些投机小商贩挺厉害，小小生意赚大钱。比如，一包一角七分钱的“蓝雁”牌香烟，竟抬高价格卖六角，三分钱一颗的打火石卖二角多钱，差不多上涨了 10 倍。在老家住时，听说农村有人放高利贷，春天借 100 斤大米，秋收时还 150 斤，半年的利息率为 50%。这就是投机倒把，这就是资本主义复辟，应该狠狠打击。

到了白沙，打听到合江红联总部避难的大部分人员住在江津第三中学内，离白沙镇八华里。我们赶往三中校联系，很顺利地住进了

合江邮电局中南海组织的集体宿舍(一间教室)里。三中林木茂盛，风景秀美，山下有一条小河环绕，真是一个避难、避暑的好去处。

7月26日

在三中校里，碰上了几位先市镇的红联站派学生。大家闲来无事，商量到白沙镇的江津师范专科学校去找书看。所谓找书，其实就是到学校图书馆去偷书、抢书而已。

在白沙镇上，第一次看到了抄写成大字报的“4.27”讲话全文。过去一段时间，有人振振有词的把“4.27”讲话传说得神秘兮兮的，据说，如果公布“4.27”讲话，红旗派自己都要垮台。其实，“4.27”讲话没有那么神秘，讲话既没有肯定一派，也没有否定一派，基本精神还是强调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其中对红联站派有利的一点就是替54军撑了腰，狠刹了“打倒谢家祥的歪风”。54军是支持红联站一派的，54军腰杆硬扎了，红联站自然沾光不少。

我们赶到江津师专，学校里像赶场一样热闹。师专里也住了不少躲避武斗而逃难到此的人。学校对图书馆早就采取了防范措施，要想明火执仗地去拿书，肯定会遭到制止的。我们打消了拿书的念头，在认识人的帮助下，混了一顿午饭吃就返回三中校了。

7月27日

闲着无事，常独坐林阴下遐思。不知何故，卫梦媛那面庞总是在眼前浮现。我堕入情网了吗，我成了一个落荒者、颓唐者吗？为了排解思念之情的纠缠，就抱起《少年维特之烦恼》阅读，哪知越读越痴情，常常进入书中的情节而不能自拔，被主人公的情绪所俘虏，感动得思绪波动，热泪盈眶。一旦回到现实中，才知那一切都是虚幻的梦境。我恋爱了吗，是否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在作怪。革命小将，应该牢记伟大领袖的教导：“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而今文化大革命斗争激烈，咋能逃避斗争而私自谈恋爱呢。要斗私批修，斗私批修啊。

7月29日

近一个月来，因思念卫梦媛而写下了十多首爱情诗。今天翻出来细读一遍，用毛泽东思想的照妖镜一照，现出了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原形。我准备把它销毁，又觉可惜，但保管起来，似觉不妥。万一被人发现，不是要成为受批判的反面教材么。思来想去，似乎应当写一段批判的文字附在前面，表明自己已经认识到这些爱情诗的本质。故写短文如下：

在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我也曾勇敢的与激浪搏斗，然而，遭遇几个浪头的劈打，便有些怯懦了，随之退却，上得岸来，徘徊彷徨，终于站在山岗上，对洪流进行观望了。

恰在此时，与一姑娘相识，逐渐生爱，堕入情网。然而，天公不作美，战事再起，各避一方。一旦相爱恋，分离必思念。相思而不见，苦闷、烦恼、忧伤、寂寞一齐袭来，整日坐立不安、饮食无味。将这般思绪记录整理，稍加润色，即成为诗。诚然，这样的诗、这样的情绪是和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斗争相背离的。记录下来这些诗，是说明在某些角落里，的确尚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存在，说明斗私批修任务的艰巨。为此，摘录一段名言：在革命激烈的时候，无动于衷，站在革命队伍外逍遥，这是有意无意地帮了反革命的忙。

7月30日

下午三点钟，合江红联总部通知所属各组织集合，到三中大礼堂去听7803部队首长传达毛主席最新的“7.28指示”。文化大革命以来，两派组织都在造谣，常常无中生有，或者捕风捉影的炮制出什么北京来电、中央首长讲话、甚至最新指示等等，广大群众初始信以为真，后来才知是谣言。大家受骗上当的次数多了，有些真实的消息传来也不敢轻易相信。真是“假作真来真亦假”。不过，解放军首长来传达最新指示，应该是真实可信的。

正是夏日炎炎、烈焰当空，人们来到三中校门口，排成整齐的两

行迎接解放军。红联总部的组织纪律性比红联站要好多了，这么炎热的气候，人们还这么守纪律，很少见。汽车马达声由远而近，7803部队的两位首长到了。红彤彤的语录本挥动，“向解放军学习、致敬”的口号声不断。首长传达了毛主席7月28日接见首都五大造反司令时的最新指示，最重要的精神是制止武斗。根据记录，将传达内容整理如下：

鉴于目前红卫兵已经失去控制，全国武斗不断，逐步升级的形势，7月28日凌晨3点至8点，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中南海召见了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等五大红卫兵司令。毛主席对五大司令发了脾气，严厉地警告说：“今天是找你们来商量制止大学的武斗问题怎么办？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学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农民、战士、学生的大多数。有些学校搞了些斗黑帮，但很不够，就是因为分了两派，忙于武斗。现在逍遥派那么多，不搞斗批改，而要斗批走，斗批散。我说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但没有讲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方法不行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还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现在提出四个办法：一、实行军管，二、一分为二（就是两派可以分两个学校，住两个地方），三、斗批走，四、继续打下去。大打，打他十年八年，地球还是照样转动。这个问题也不必现在答复，回去你们商量，讨论讨论。”

“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有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陕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实际上是下达了制止武斗的命令，也可以说是一个全国性的制止武斗的布告。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能够得以贯

彻，全国的武斗就能制止，混乱的局面就会得到安定，我们也不必长期在外避难了。听了传达“7.28指示”，大家都欢欣鼓舞，好像在暗夜里看到了黎明的曙光。

8月1日

今天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合江红联总部和江津白沙红联站联合召开庆祝大会，会后组织游行。半个月前，合江红联总部就开始为今天的庆祝大会作准备了，每天早晨集合出早操训练，以求达到游行时，队伍步调统一。

今天的早饭开得特别早，要步行八华里在八点钟前赶到白沙镇大会会场。我被安排去抬一块标语牌，约四、五十斤重。抬到白沙镇，双肩已压得疼痛难忍。冒着烈日在露天里开会，又抬着标语牌游行，还饿着肚子抬回三中。幸亏安排了人来轮换抬，否则真要累垮了。烈日下，大家走得满身大汗，步履维艰。这时有人鼓动说：学习解放军拉练，拿出拉练的干劲来。这一鼓动还真能起几分作用，大家的步子加快了，腿也轻松了一些。

8月3日

离开高坝到白沙后，总有一种孤雁失群的感觉，总有一点当逃兵的自责。我决定返回高坝去，把我们已经失散的同学重新组织起来。尽管妈妈极力反对，还是没能动摇我的决心。

今天一早，我约了两个同学出发，前往白沙镇红联总部接待站开了证明，便渡江去乘火车。铁路运输秩序很乱，在白沙站不用买票即可上车，沿途也无人查票。在火车上，碰上九·三纵队的苏忠同学从重庆返泸州，我们便结伴而行。到永川车站下车，却遇到了严格查票。我们无票心虚，寻机会爬栏杆跳出了车站。刚走进一巷道，一个解放军战士前来讯问：在这里干什么？我撒谎说：不干什么，只站在荫凉处等一同下车的人。趁解放军战士转身问后面的人，我们走到巷道出口处，又翻过一道栏杆。哪知栏杆外的坝子里有好多戴红

黑

袖章的查票人,没法蒙混过关,我们被带进了补票室。我只好等着去补票,这时却见补票室门口有人喊:眼镜,等你好半天了,坐着干啥,快走。他是一个同行者,他不仅混出了站,还从出站人手里搞了两张票,手里拿两张票在检查人员眼前一晃说:票在我手里。无奈我们五个人,只有那两张票也不够,只好说明身分,说我们是泸州红联站的,逃难外出已一月,身上确实没钱了,实在买不起五张票,才只买了两张票。那人可能是永川工农派观点的,没说什么,挥手让我们走了。

我们一行去到地专招待所联系住宿,接待的人说,红联站、泸联总站、纳溪革联站的来往人员统一安排在永川中学接待。我们又匆匆赶到永川中学,当时,已经开过了晚饭,只有纳溪革联站接待处食堂还剩余两盆饭,但没有了菜。我们便去永川中学食堂要了一盆汤,胡乱填饱了肚子。

一天东奔西走,个个都疲惫不堪,不顾炎热难忍、蚊叮虫咬,倒下就睡熟了。

8月4日

清晨醒来,发现宿舍里只有我一人了。原来,他们四人耐不住宿舍里的闷热,昨晚外出到篮球场坝子里去睡了一夜。在永中吃了早饭,我们又到地专招待所去找车回泸州。红联站负责发车票的老田不接待我们,理由是我们没有红联站开的外出证明,同时也不给餐票吃饭。找到合江红联总部的老黄,他看了我们在白沙开的证明,因为证明上只写有我和郑平两个人的名字,就只给两张餐票,五个人用两张车票混出站,现又用两张餐票混一顿饭,真是狼狈不堪。大家都发牢骚说,还不如呆在白沙安定,起码吃饭睡觉没有问题,为什么非要回高坝去呢。于是回到永中睡大觉去了。

晚饭后,碰上永川中学一位认识的同学,他原是派驻合江红联总部的联络员。他邀请我们到他的宿舍里聊天,给我们讲述了永川工农派参加攻打大足的情况。大概就是红联站再次被围剿的同时,

重庆反到底派攻占了大足，于是，永川工农派和合川的 8.15 派联合反攻大足。永川工农派一连从龙水出发，半途遭遇伏击，牺牲了好多人。遭伏击时，一辆从永川开往大足的客车和一辆从大足开往永川的客车同时遭攻击，客车被打坏了油箱，燃起大火，死伤了很多旅客，其中烧死四个解放军战士。永川工农派、合川 8.15 派进攻大足的战斗打得很激烈，牺牲了几十人才把砸匪（指反到底派）一批武斗人员围堵在一个水库边，打得砸匪无法突围，就往水库里跳，淹死了几十人。另有一批砸匪逃到空军雷达站里，雷达站地勤人员中有很多是支持反到底派的，将他们保护起来。永川工农派、合川 8.15 派不敢冲进雷达站里去，只好把雷达站围起来。砸匪们进了雷达站，把站里支持 8.15 派观点的少数官兵抓起来捆绑后，丢入齐腰深的水池里，说是为淹死的战友报仇。雷达站的一位首长被活活打死了。对于反到底派攻占大足，张、梁首长曾经作了三点指示，要求永川驻军严肃处理这一事件。

很晚了，宿舍里仍然闷热难耐，只好去篮球场上乘凉。乘凉的人很多，其中有一个野战兵团的，他给我们讲述了红联站前不久攻占隆昌县城的经过。

七·四反围剿后，红联站放弃了长江南岸的大片区域，撤退到了长江北岸。红联站采取收缩兵力、收缩防线，把张开五指的手掌握成一个拳头的办法，以小市、福集、界牌为第一道防线，以二道溪、兆雅、云锦、黄瓜山为第二道防线，背靠重庆 8.15 派，作好了长期反围剿的战斗准备。而红旗派则以胡市、天洋、隆昌作为进攻前沿，以天洋为前进阵地，随时准备实施中央突破，企图撕开红联站第一道防线，一举攻占福集。七月中旬，王茂聚在一片胜利的欢呼声中利令智昏，急急忙忙拼凑了一派掌权的隆昌县革命委员会，准备立即召开成立大会。这是对红联站派放出的一个试探性信号，如果红联站派没有反映，那么，接着就会拼凑泸州市、泸县、纳溪县、合江县的派革委会出台。红联站总部研究这一情况后，决定对王茂聚们拼凑派性革委会的行径予以迎头痛击，集中优势兵力攻占隆昌县城，同时也

以一场胜利来鼓舞暂时低落的士气。

红联站总部经与永川工农派、荣昌二·九协商后，决定由孙指挥统一指挥攻占隆昌县城的战斗，把隆昌红旗派从县城里赶出去，让王茂聚们的派革委会胎死腹中，无法降生。孙指挥派出两个连队去荣昌，汇合荣昌、永川的武装连队沿成渝公路、铁路线攻击前进，最后占领隆昌火车站。孙指挥则亲自率领野战兵团、泸化兵团、石油兵团、泸县兵团等约 20 个连队，沿泸隆公路一线攻击前进。攻打界牌时，战斗十分激烈。野战兵团百货公司连主攻界牌，他们一鼓作气攻占了主阵地，但敌人马上调来大批人马反扑，百货公司连抵挡不住，撤退了下来。他们稍作休整后，在重火力的支援下，又向界牌发起冲锋，第二次占领了主阵地。激战了一昼夜，当百货公司连第三次攻占界牌后，由于伤亡严重，仅剩下二三十人了。敌人再一次反攻，包围了百货公司连，在那危急关头，孙指挥调来了一门榴弹炮，炮轰敌阵。那门榴弹炮是七·四以后才从来凤驿炮团去抢来的，两门榴弹炮只有六发炮弹。开炮的同时，五星公社连赶来增援，五星公社连一个勇猛的冲锋，终于打败了敌人，夺回了界牌。乘敌人受榴弹炮轰的震慑，惊骇不已，野战兵团一鼓作气猛烈进攻，在天黑前接近了隆昌县城。

就在界牌争夺战打得十分激烈时，王茂聚们在隆昌县城里匆匆忙忙召开县革委成立大会。成立大会开完后，一伙人便扛起隆昌县革委会的吊牌跑到自贡市去了，成为独一无二的流亡县革委会。王茂聚们有了隆昌县革委会这块政治招牌，趁机向省革委、成都军区告急，称红联站攻打新生红色政权。省革委、成都军区立即联合通知红联站：立即停止攻打隆昌县、停止攻击新生红色政权。红联站副站长带着上级指令火速赶到隆昌县，命令孙指挥立即撤兵。孙指挥只好奉命撤兵，将已攻击到县城边沿的连队统统撤退到嘉明镇休息。这时，一批怒气冲天的红 04 小将闯入副站长宿舍，把副站长捆起来游街，骂副站长是叛徒，扬言要枪毙叛徒。孙指挥闻讯大惊失色，前往解救。副站长见众怒难犯，处理不好可能激起内部哗变，无可奈何

的对孙指挥说：老孙，继续打吧。刚撤退到嘉明的大批人马又潮水般涌向隆昌县城，一次冲锋就顺利占领了隆昌。荣昌二·九，永川工农派连队早已攻占了隆昌火车站，两路人马在火车站胜利会师。占领隆昌县城不久，成都军区一名副参谋长亲自来到隆昌，处理所谓攻打新生红色政权事件，扬言要将孙指挥抓起来。但终因两派矛盾错综复杂，攻打新生红色政权是表面现象，违背大联合、三结合原则拼凑派革委会是本质原因，谁也不可能给事件本身作出切合实际的结论。之后，红联站主动撤出隆昌，所谓攻打新生红色政权事件也就不了了之。

半夜时天下雨了，气温突然下降，由于没有什么可遮身子，半夜里被冻醒几次，实在没办法，将凉席拉一半来盖在身上保温。蚊子却没办法驱赶，只有任凭它叮咬，每个人身上都被叮起了斑斑点点。

8月5日

今天无论如何要离开永川了。昨天，纳溪革联站接待处通知要停我们的伙食，经再三解释，才同意多开几顿饭。吃早饭时，又叫我们去一人帮厨，不能白吃干饭。所以，几个人都同意，只要有车，不管是去泸州、荣昌、白沙，我们都走。

然而天公不作美，雨不停歇的下，且越下越大，真有便车也不能走，雨中淋几小时，不生病也会感冒，出门在外，生病就难办了。我们无目的地转了几圈，下决心乘火车回白沙，大家没有异议，便朝火车站走去。下火车要下午一点多钟才有，有人提议奢侈一回，每人掏一元钱，到饭馆吃一顿。

刚进饭馆坐定，下起了倾盆大雨，屋檐水拉成了一张雨帘。我们点了几样浑菜，狼吞虎咽地吃开了。这几天的武斗伙食把肠子里的油星星都刮干净了，需要一点油水来润滑一下。正吃得香，一个年约40多岁，衣服脏兮兮的妇女，拉着两个才几岁的孩子，手里端着一只空碗，求我们给一点饭让小孩吃。我们问她是那里人，她说她是山东省的。山东距四川遥遥数千里，这么天远地远的来要饭，令人纳闷。如

今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人都可以靠劳动挣饭吃,咋会还有人要饭呢,可能是个好吃懒做的人,也许是个逃跑的阶级敌人,值得怀疑。我们教训了她一顿,她也不反驳、申辩,还是服务员来把她劝走了。刚走一个女人,又过来一个男人,年纪轻轻,穿着整洁,他嘟嘟哝哝的手指桌子,原来桌子上放着刚才找补的几两粮票,那意思是叫我们给他。大家见他身强力壮一个大男子汉,竟然也当起了要饭的,便收起了粮票。他居然掏出香烟,抽出一根递给郑平,郑平摇手不接,他自觉没趣便走开了。我们赶紧吃饭,想早一点离开饭馆。这时听得有人在叫喊:姐姐,给我一碗汤喝嘛。见无人应答,他又自言自语说:隔壁饭馆里的那些姐姐多好,天天端汤给我喝。我们细看,才知他是一个双眼失明的汉子,正端着一份小菜吃,没有饭。服务员果然给他端去一碗汤。喝罢,他摸着过来,拍着一个同学的肩膀说:老哥子,有粮票没有,给我一点嘛。又是一个讨饭的,因为是瞎子,情有可原,我们客气的说:没有,我们都没有吃饭。他鼻子很灵,大概闻到了肉香味,便像小孩子那样说:给一块肉嘎嘎给我吃嘛。说罢,故意逗乐的哈哈笑起来。我示意郑平给他夹块肉,郑平见盘子里只剩几块骨头了,便将盘子端给他。见他津津有味的啃骨头,我们像逃兵一样出了饭馆,生怕还有人来纠缠。

走出饭馆,街上驶过一辆宣传车,正在广播毛主席亲自批示的“7.3”、“7.24”布告。大街上,解放军战士,群众组织在冒雨贴大字报、刷标语,宣传“7.3”、“7.24”布告。看来,武斗之歪风不长了,这东奔西走的逃难日子该要结束了。

在永川火车站,我们每人买了两角钱的车票就上了车。车厢里比前几次赶车时多了许多值勤的解放军,心里正为只买了两角钱的车票暗暗叫苦,却见解放军严密检查的是武器,不是车票,这才长长松了一口气。解放军宣传说:蓝亦农政委指示,绝不能让一个武装砸派分子进重庆,必须缴了武器才准回重庆。这是一个好消息,把几天来胸中积蓄的闷气一扫而光。

回到白沙三中,结束了几天的流浪生活。

8月7日

下午，合江红联总部召集所属各群众组织负责人开会。晚上，合江邮电局中南海召集全体人员传达负责人会议精神：最近有军事行动。野战兵团的两个连队已到合江县白沙（即上白沙），江津的几个连队已逼近榕山，重庆工总部“八一兵团”准备出兵支援反攻合江，要求合江红联总部派30名身强力壮的铁杆分子去协助搬重武器双管高射机关炮。根据目前形势，合江红联总部给了中南海一项任务，到合江县城对岸的白塔坝去安装一组高音喇叭，开通对合江县城的广播宣传。为此，中南海负责人决定组织十多人的通讯班，明日就出发。明天如果有船送，就乘船到朱沱，下船后步行去合江对岸，如果没有船送，则步行出发。我也报名参加了通讯班，并作好了出发准备。

听完传达后，大家都很兴奋，认为过不了几天就可以回合江去了。

8月8日

今天一早，通讯班一行12人高高兴兴、说说笑笑的到白沙镇上红联总部联系，总部负责人叫等一会，听候通知。大家无事，信步去码头，看见停靠码头的一条机帆船上已坐满了人，船头上摆着许多新式武器，其中就有145、127双管高射机关炮。船已超载，还有很多人朝船上搬运炮弹箱。一打听，才知道上了船的人都要动员一些下船，连八一兵团参战人员都要过江去乘火车到朱杨溪，只能用船把武器运往朱沱。眼见乘船无望，决定早点去吃午饭，准备下午乘火车前往朱杨溪。正吃午饭时，总部来人通知说又联系到两条船，让通讯班等待乘船去朱沱。

几经折腾，通讯班终于上了一条小船，这条小船原是搞水文测量的，最多能搭乘30人，今天却载了40多人。超载的小船驶到师专校，又上了几箱“琪猫炮弹”（即132炮弹）。小船开足马力逆流而上，

适逢长江涨水，水急浪高，小船开足马力，船头浪花飞溅，船身左右摇摆，颠簸得让人站立不稳，担心随时都有可能被抛入长江里。由于盼望打回合江去，看来乘客个个都没有畏惧表现，连那十多个女同志都是有说有笑的。小船驶到朱杨溪江面，这里有一险滩，江面较窄，江流湍急，小船开足最大马力，却行驶得很慢，船体摇晃得非常厉害，而且随时都有可能碰上暗礁，或者被巨浪掀翻。我坐在船舷边，一个巨浪迎头打来，几丈高的浪花抛下来把我的鞋子、裤子全打湿了。眼看我坐的一侧船沿已低过江水，江水已涌人船内，我还来不及惊呼，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船体又向另一边摆过去了。我惊魂未定，却见船已嘟嘟嘟地驶过险滩，船体恢复了平稳。这时我情不自禁的吟诵着：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在激流中艰难行驶、劈波斩浪、一往无前的小船啊，你真让人赞叹不已。我们红联站不正像这条一往无前的小船吗，从去年7月以来，粉碎了多少次血腥围剿，越过了多少处激流险滩，我们终于战胜了惊涛骇浪，正驶向胜利的彼岸。

下午3、4点钟，我们到了朱沱镇，安排暂住朱沱中学教学大楼里。一会儿，运载八一兵团的大船也到了，我们到校门口夹道欢迎。八一兵团约一个连的武装人员，他们背着一色的冲锋枪、半自动步枪，有部分人员还挎着短枪，其装备让人耳目一新。

楼下一间教室里关押着十多个俘虏，人们也不问青红皂白，便咬牙切齿的去打骂，把胸中的怨气、愤恨朝俘虏身上发泄。八一兵团的几个人也去审问俘虏，他们见多识广，连审问俘虏也别出心裁。他们把几个俘虏拉出来站成一排，煞有介事地举起枪，吓得那些人脸青面黑，周身颤抖。一个人装模作样地一挥手，喊一声：开枪。举枪的人果然扣动了板机，子弹向俘虏飞去。我不由得惊出一身冷汗，难道光天化日之下，活生生的几个人就这样不明不白的丢命了。随着枪响，有几个俘虏便倒了下去。大家定睛一看，却没有一个人流血，过一会儿都动弹了，倒在地上的又坐了起来。八一兵团的几个人开心的笑眯眯地说：那是教练弹，吓唬你们一回。下一次再抓住，就要用

真子弹对付你们了。

在朱沱住下后，发现有些情况并不是那么乐观，让我们发热的头脑清醒了一些。

8月9日

白天没有行动安排，班长叫大家中午好好睡一觉，晚上出发前往望龙。晚饭后，班长又说计划有改变，武装连队按原计划出发，而通讯班只挑选3、4个人去协助，其余的人原地待令。原因是野战兵团指挥部搬到了兆雅的泸县第四中学校里，为了保护指挥部侧翼的安全，派了两个连队进驻离兆雅仅30华里的合江县白沙镇，把望龙镇作游击警戒区域。目前望龙镇有无合江红旗派武装人员驻扎，尚不清楚，所以让武装连队前去，其他非武装人员则留在朱沱待命。

天快黑了，合江红联总部的一个武装排在楼下集合。全排仅有五、六条半自动步枪，其余的人全背着七·九汉阳造老套筒步枪，倒是前几天每人发了一套新衣服、帽子，穿着整齐，显得有点精神，所以其战斗力难以叫人赞许。八一兵团的也出来集合了，人强不如家伙硬，他们背着精良的武器，神气活现，上战场勇猛不勇猛，只有见识了才知道。今天才看清楚了他们的“新式武器”，就是半自动步枪换了加长的子弹夹，里面装30发子弹，可以当冲锋枪使用，枪管前端又加了两根脚架，可上可取，需要时安上脚架能像轻机枪那样架在地上打。这种新式武器集自动步枪、冲锋枪、轻机枪的优点于一身，可称武器中的上乘之作。

天下起雨了，两支武装连队站在雨中，集合报名毕，指挥人员宣布夜行军纪律：不准说话、不准抽烟、不准打电筒、更不准走火，前面传下来的命令要一字不差的朝后面传达。每人发三个麻饼作干粮。训完话，解散休息，等待出发。大约10点钟，武装人员到江边乘船上升，到九层岩下船后步行去望龙。嘈杂声、马达声消失了，只有雨声、风声入耳。

8月10日

昨晚下雨，气温下降，半夜被冷醒了。我们睡在楼板上，只垫了一块草席，上无遮盖，下面硬抵硬，好不容易熬到天明，才发觉患感冒了，鼻涕直流，喷嚏不断。昨晚一夜小雨未停息，那些武装人员没有雨具，他们不是要浑身湿透吗。似这样的话，还未开战就将因疾病减员而损失掉部分战斗力。

焦灼的盼望前方传来捷报，下午，终于有了消息。昨晚，武装人员步行到白寨山上，个个淋得像落汤鸡一样，略作休息后，又向望龙镇、合江大渡口进发了。

天黑了，由于惧怕遭遇昨夜的冷冻，有人弄来两床又脏又黑的破棉絮，大家如获至宝。三、四个人挤着盖一床破棉絮，才不至于半夜冻醒，坐盼天亮。

8月12日

昨日一天无啥消息，适逢朱沱赶场，混在赶场的人中看热闹倒也有趣。

昨夜又下起大雨来，滴滴答答的一夜未停。原来商量今天前往望龙去探个究竟，一早起来，见雨仍下个不停，只好作罢。

约下午3点钟，忽听轮船马达声，我们不约而同朝楼下走去。朱沱交通闭塞，消息不灵，全靠长江航运和外界联系，乘船到朱沱的人往往带来外界的新消息。我们还未走出校门，迎面碰上撤回来的武装人员。通讯班出击的人也跟在后面，他们老远就喊：通讯班的立即带上行李，马上回白沙。要离开这死气沉沉的地方，大家很高兴，很快都提着行李出来。临行，我们每人发了四个麻饼，算是此行的小小收获。待大家上了机帆船，马达就欢快地响了，船顺流而下，速度自然是快了许多。在船上，跟武装连队前去的同志才给我们讲述了这几天前方的情况。10日那天下午，八一兵团武装连赶到大渡口江边，立即架起一挺单管高射机枪，朝江对岸的合江县城射击，其他人也

用手中的武器胡乱射击。结果，手工业管理局办公大楼被打塌一角，浓烟滚滚，差点被烧毁。对岸停靠的一条机帆船、两条木船被打沉。在羊嘴的巷子里，有两人被打死。到现在才知道，这次行动是八一兵团主动提出帮助合江红联总部反攻回去，合江红联总部自己没有相应的武装力量，即使是占领了合江县城，八一兵团撤走后，自己也没有能力坚守。合江红联总部真是一个扶不起来的“阿斗”啊！今天撤回，主要是八一兵团武装连要赶回重庆去参加 8.15 成立两周年庆祝大会，还要去反攻大竹，帮助大竹 8.15 派杀回老家去。

回到三中，人们把我们当成英雄欢迎，我简直有口难言，十分尴尬。

8月15日

上午，中南海召集开会，由纳溪邮电局的老罗介绍最新情况。据老罗说：这次“七·四”攻打纳溪的总指挥已经被逮捕了。省革委、地革委是不同意再打泸州的，所以，梁司令员下命令逮捕了第三次武装支泸的红旗派总指挥。这个消息真假难辨、令人怀疑。

在白沙三中校靠吃“支左饭”混日子，虽然安定，却是无聊。整日无事可做，空耗时间而已。鲁迅曾经说过：“时间就是生命，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无异于谋财害命”。似我这样无端空耗自己的时间，难道不等于慢性自杀吗。几经考虑，我还是应该回到石油联合联络站去，依靠组织干点事才有意义。检讨自己前一段时间的工作，确实有很多不正确的地方。干工作仅有三分钟热情，刚干了一阵子工作就想闲下来玩耍，组织上分配工作，这也不想干，那也不想干，和安排人讲价钱，和同志们闹别扭。现在细想，有些后悔。我还是要尽快返回高坝去，回到本单位去，同时，也回到她身边去。

斗私批修，怎么也斗不掉心中的爱恋。这一段时间，每天都受着思念的熬煎，球场边的樟树林成了我独自思念的场地。早晨，来到林中坐下，晨风吹拂着衣衫，望着天边的红霞，手托着沉沉的脑袋，幻想着她。在那遥远的天边，也许她正对着红霞思念，那红霞之间，仿

佛浮现出她的笑脸，那红霞就是她脸颊上的青春红晕……夕阳西下，晚霞飞满天边，望着西下的夕阳，晚霞逐渐暗淡，随之夜幕降临，群山没入轻纱似的夜幔。天边出现几颗神秘的星星，仿佛是她眨动的双眼，皎洁的月亮升起来了，仿佛是她温柔的脸庞。痴痴的望着明月，心里在悄悄的呼唤：我爱您，卫梦媛；卫梦媛，我爱您！每到那个时候，从心底里涌出歌声：山中只见藤缠树，世上哪见树缠藤……夜很深很深了，我还在林中呆呆的坐着。天边啊天边，那是她的去处，那是我的依恋。

根据合江红联总部的安排，要求中南海抽调五、六个人前往高坝，汇同“宜宾地区邮电系统捍卫毛泽东思想联合联络站”的同志一道工作。我正好与他们同行。由于当了逃兵，回到本单位去肯定要遭受“白眼”、冷遇，肯定有人讥笑，有人说风凉话。管不了那么多，不是有更多的人当“逍遥派”，甚至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不介入吗，我五十步笑一百步，自我安慰比那些人强。

8月16日

合江红联总部通知，昨天红联总部武装连和红旗派在望龙一带打了一仗，牺牲了一个战友。驻三中的人员，下午3点到位于白沙镇上的六中参加追悼大会。有些人害怕中午顶着烈日步行8华里，便找借口不去。我想，自己在三中安安稳稳住着吃闲饭，武装人员冒着生命危险在前方战斗，保卫我们的安全，他们连牺牲生命都不怕，我们还怕烈日晒这么一点困难么。再说，战友牺牲了，连追悼会都不去参加，无产阶级感情到哪里去了。

下午两点我们出发了，尽管烈日当头，大家说说笑笑一会儿就到了。在丁字路口的土台上，一个被捆绑的人站在烈日下，胸前挂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惯偷劳改犯”。有几个小孩举棍子抽打，那人就像跳舞一样躲避着棍子，惹得围观者哈哈大笑。一会儿，来了几个人押着他去游街示众。围观者赞扬说：现在公检法瘫痪了，群众专政比公检法还厉害。

追悼会在六中大礼堂里举行，我们到时，大礼堂里已挤满了人，只好在礼堂外阴凉处找地方坐下听开会。这时过来一位红教站的同学，我们招呼他坐下，他是从前线运送牺牲者尸体到白沙来的，他给我们讲述了望龙战斗的经过。因为他是参战者，他讲述的情况肯定是真的。

前天，也就是 14 日，驻合江县城里的红旗派武装人员突然向朱坝方向打了几发炮弹，见没有人还枪，断定没有武装人员驻守，便派三、四百人大张旗鼓的乘渡船过江来，向望龙大举进犯。他们进到白米场，便和合江红联总部的武装连队遭遇，双方开火交战。陈正富排长虽然只有一个排的兵力，他们还是勇猛的向红旗派扑过去，一口气攻占了几个山头，只要再发起一次冲锋，就要将敌人赶到长江边去。这时，野战兵团增援的一个排也到了，在他们的重机枪掩护下，陈正富率领 40 多人又发起了冲锋。当时有些同志的子弹打光了，端着一杆空枪跟着冲锋。冲锋到离敌阵地二、三十米处，他们开始扔手榴弹。前面的同志扔过去五颗手榴弹，但是只有两颗爆炸，三颗是哑弹。就是那两声爆炸，吓得 20 多个敌人扭头就逃跑。这时，陈正富排长和冲在最前面的三个同志一跃而起，冲上了敌阵地，可惜他们枪里没有了子弹，手榴弹又扔不了那么远，眼巴巴看着敌人越跑越远了。前方不远处，敌人扔下了一挺机枪，陈正富爱枪心切，不顾个人安危去捡机枪，那知逃到对面山上的敌人集中火力扫射，陈排长光荣的牺牲了。因为好多人的子弹打光了，不敢再发起进攻。待野战兵团支援排上来后，决定第二天拂晓再发起攻击。他们因护送陈排长的尸体到了白沙，前方以后的战况还不清楚。

追悼大会结束后，紧接着将陈排长遗体送往墓地安葬。送葬的队伍很长，前面抬着几十个花圈，花圈上写着：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作千秋雄鬼，死不还家。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等等。遗体送到墓地，有三个红旗派的俘虏跪在陈排长墓地前供祭奠。围观者人山人海，久久不愿离去。

与

麻

黑

9669

8月17日

上午，合江红联总部通知，住三中的所有人员到大礼堂去听形势报告，报告人是总部的一个头头。我猜想报告人可能是到高坝去走了一趟，无非是听了上层人士流传的一些所谓“好消息”，自己再加工组合一番而已，没有什么价值。这些红联总部的基层人员硬是听话，叫干啥就干啥，开会学习听报告，太繁琐了。文化大革命之中，还是提倡独立思考，听那么多报告干啥。可是，大家都说：吃了别人的饭，就得服别人管。我还是随大流跟着大家集合去了大礼堂。作报告的人迟迟未到，大会主持者临时安排宣传部的一个人教唱歌。等了一个多小时，我借故溜走了。下午又安排大家学习、讨论，我和几个年轻人又溜出来下河游泳，一直到吃晚饭才回去。

傍晚，照例到树林下乘凉。突然，天边飘来一团乌云遮住了太阳，风也吹得越来越紧。就在这十里方圆，乌云翻滚着，铺天盖地的压过来，而远方天边却霞光万道。我正欣赏着那彩笔都难以描绘的乌云，一阵尖锐呼啸的风刮了过来，粗大的树干摇晃着，树叶密密麻麻的砸落下来，打得脸颊麻酥酥的。正惊疑间，骤然飞砂走石，暴风劈头盖面刮过来，刮得双眼都睁不开了。我只好朝宿舍跑去，铜钱大的雨点追赶着奔跑的人。刚回到宿舍，哗啦的大雨倾盆泻下。一道闪电照得人睁不开双眼，劈呖一声惊雷炸响，仿佛就在头顶炸开，震得脑袋嗡嗡作响。风在呼啸，雷在轰鸣，风雨雷电似乎在进行撒野比赛。噼啪一声，一棵大树折断了，接着是噼里啪啦的树干、树枝折断声。这时，陈师傅手里捧着一只小麻雀走过来。陈师傅在走廊窗前观雨，那只小麻雀被风雨刮进来跌落在他脚边，那小东西被雷雨吓破了胆，落在地上也不逃跑，只蜷缩着发抖。陈师傅把它捧在手里，它蜷缩着一动不动，还以为到了一个温暖安全的窝里。看着陈师傅手中的小麻雀，我心里不禁一颤，升起一股莫名的悲哀：我又何尚不是一只吓破胆的小麻雀呢，武斗惨烈的狂风暴雨、霹雳雷电把我吹落在这一角，不是同样的无力挣扎，畏缩不前吗！

密集的雨团泼洒在房顶上，飞溅起一层层水花，升腾起一阵阵水雾，像烧开了锅一样。屋檐的雨水像瀑布一样飞流直下。狂风卷着暴雨朝寝室里泼洒过来，寝室的玻璃窗早就只剩一个光框了，寝室没有任何遮拦，任凭雨水朝里泼洒。只一会儿工夫，寝室里的衣被全淋湿了，连床铺也被吹翻了个。周老师见状，便风趣地说：宿舍阵地告急，一、二、三、四号碉堡被摧毁了。原来因宿舍紧张，一个群众组织分得一间教室集体居住。教室的一半住单身者，教室的另一半住四对夫妻，没有东西隔离，只用床单、报纸等物将床铺围起来，人们戏称之为碉堡。

狂风暴雨肆无忌惮地疯狂了约一个小时才停息。电杆吹倒了，电线吹断了，大家摸着黑寻找没有被雨淋湿的地板睡觉。黑暗中，我的眼前老是浮现出那只蜷缩颤抖的小麻雀。经历过这场暴风雨的洗劫，产生了一种劫后余生的感慨，我已经没有情绪那么浪漫的忘情高呼：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8月18日

昨夜暴风雨摧毁了三中的供电线路，炊事房没有鼓风机无法升火做饭，早起只能饿肚子。中南海组织的男同志们今天全部出发到白沙、望龙去了。我也决定下午乘火车到永川回泸州。妈妈收拾昨夜被淋湿的被单、蚊帐等去清洗，老远望见她一边洗衣一边擦眼泪，我假装没有看见，硬着心肠走了。在这战火硝烟不断的岁月里，亲人的每一次离别都可能是诀别，所以，每一个离别者心中难免生出生离死别的滋味，只不过有的人用笑容把它掩盖了而已。

下午，我乘火车到了栏杆滩就下车了，也不出车站，沿着铁轨线朝永川走去。上一次没票侥幸混出了火车站，这一次不能抱侥幸心理了，反正栏杆滩离永川只有15华里，一个小时就走到了。这次运气比上一次好多了，到地专招待所找红联站接待处，得以顺利的安排了食宿。

8月19日

打听到有一辆车停在永川旅馆门口，下午要回泸州。我提着行李匆匆忙忙赶到，经过一番嘴舌，终于上了车。只可惜那是一辆装煤的车，且驾驶室里已坐满了人，我只能坐在车厢的煤堆上。司机来了，原来有些面熟，一问，才知这车煤拉往野战兵团指挥部食堂，所以，车只开到兆雅的泸县四中，不开往高坝。管他哟，到了兆雅再想办法。

拉煤车在黄瓜山上奔驰，我欣赏着山色美景。汽车驶入一段盘山险路，右边靠山壁，左边是二、三十米高的陡崖，我寻思，如果车子从这里滚下崖去肯定粉身碎骨。想及此，双眼警惕的望着崖底，幻想着如果车子要滚下崖去，我就飞身朝右边一跳。正幻想时，忽然一声爆裂，眼看汽车朝左边冲去，左边的前轮已出了公路，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车头又迅猛向右边冲过去，轰隆一声碰在岩壁上。车厢里的煤块立即飞溅起来，洒了我一身。过了好一阵子才惊魂甫定，脚手无力的下车来。只见司机双手扶着方向盘，脑袋搭在方向盘上，驾驶室里坐着的两个人也瘫痪似地靠在椅背上。又过了好一阵子，司机才长嘘一口气说：老天爷保佑、老天爷保佑！他下车来仔细看了车轮压痕，左前轮已有三分之二出了公路边，幸亏猛力搬方向盘，才改变了前轮的方向，朝右边滚过来。司机解释汽车方向失控的原因，是一只轮胎爆裂时汽车突然倾斜造成的。如果司机反映稍微迟一点，或精力稍微不集中，车毁人亡的惨剧就不可避免了。司机坐在路边抽了一支烟，缓和一下紧张的情绪，才开始换轮胎。汽车头右部面板碰凹了，但未损坏内部零部件，一个倒车就回到公路上。司机这才高兴的喊：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上车吧。我也轻松的爬上了车厢。汽车下了黄瓜山，没有险路了，只管轻快的飞奔。我暗暗自嘲，无端奇想是历险英雄，事到临头却像傻瓜，还是少胡思乱想为好。

天黑时到了四中，按野战兵团指挥部规定，进四中的人须在校门口接受检查。我身上无证明，岗哨不放我进去，左说右说都不管

用。正为难时，迎面过来了野战兵团 11 连连长，他原担任过学生连连长，我喊住他说明情况，连长叫岗哨放我进大门，还派警卫员带我去宿舍里安排了一个临时铺位。

晚上在操场里放电影，新闻纪录片后放《平原游击队》。尽管此片已看了若干遍，有人连一大段一大段的台词都能背诵了，但闲着无事，看电影的人仍然挤满了操场。在看电影中途，喇叭里通知 11 连立即去执行任务。11 连走了，操场空了一些。听旁边人议论，可能又有战事，今天上午，孙指挥就率领几个连队出发了。一会儿，几辆汽车开出了大门。看完电影回宿舍，因 11 连全体人员出发了，一大间教室作的临时宿舍空荡荡的，但不知何故有两名妇女在屋里住着。我对于这种男女混合住宿一屋已习以为常，也没有必要问清楚住者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反正已十分疲惫，不管三七二十一倒头便睡了。

8月 20 日

一觉醒来，天已大亮。翻身坐起来，见屋子里睡满了人。原来，11 连执行完任务，于半夜里又回来了。邻铺的人笑眯眯对我说：你瞌睡好大哟，怕是把你丢入长江里去都还没醒。我也笑呵呵说：怕是被吞进鱼肚皮里都还在做美梦呢。

洗脸时碰巧看到了苏忠，那次火车上相遇，若和他一道走，恐怕早就回了高坝，没有经历昨日的惊险了。苏忠现在野战兵团战报编辑组，今天有车送他们去高坝排印战报，我便搭车顺利到了高坝。

我想到立刻就可以和卫梦媛见面了，多少次梦幻般的思念情景就要变成现实了，精神为之振奋。然而，一想到相见的情景，心里难免有些紧张，见面的第一句话该如何说呢，该怎样叙述离别后的思念呢，她会不会不理睬我呢。进入航校，我首先上了三楼，原住的房间里已住满了人，且一个都不认识。我在二楼走一遍，也没有碰上熟悉的人。来到一楼，前面是化专 11.3 宿舍，到门口一望，意外地发现卫梦媛在里面，但是，屋里的气氛有些异样，每个人都紧绷着脸，似

乎刚吵过架。我只好说暂存一下背包，她们没有人答话，我抬眼望卫梦媛，她却低头不语，我借故出来了。东寻西问，终于碰到专案组老李，答应先到他宿舍里暂住。我去 11.3 宿舍取背包，她仍未说一句话。担心的事情果然发生了，显然，我们之间有了一层隔膜，是什么原因，苦想冥思不得其解。午休时，翻来覆去睡不着，越想心里越不是滋味。下午，借故到她宿舍里去，几次试图与她搭话都失败了。我似乎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人。晚饭后，我鼓起勇气再次去她宿舍，恰好只有她一人，我想上前和她说话，她态度十分冷淡。我一时束手无策，简直像一个成绩最差的学生遭遇老师的突击考试还难堪，我仿佛失去了理智，双腿不听使唤地往门外走。我神魂颠倒地往回走，长叹一声躺在床上糊里糊涂地蒙蒙睡去。

8月21日

昨天，红联站总部通知下属组织，今天四点钟开饭，六点钟集合，整队到大云门灯光球场听报告，驻沪部队赴京代表前来传达毛主席的讲话精神。半夜里听到人声嘈杂，我翻过身又呼呼睡去。待睡醒过来，楼里清清静静，天还未亮，去厨房一看，已经关门，只好饿一顿肚子了。人们都去大云门了，我心事重重回到宿舍里，自忖羞涩于当面谈情说爱，何不借纸笔表述感情，便坐在灯下写信：

亲爱的梦媛……我对你的爱，宛如蓝天之广、苍海之深、青山之高远、岩浆之汹涌。这一纸笺，实难写蓝天、画苍海、描青山、绘岩浆。……我们虽然暂时分离，但我的“痴情”因分离而更加热烈。我虔诚的希望你接受我这份“痴情”。——深深爱着你的痴汉。

写毕，读了一遍，自己竟然激动得热泪盈眶。很细心地叠好，很珍视地放入钱包里。

我忍着饥饿，信步来到大云门，却碰到任援朝同学回来了。报告尚未开始，会场里已经挤得水泄不通。我无心听报告，和任援朝一道回航校，将行李从老李宿舍里取出来，在任援朝住的宿舍里挪挤出一个铺位，这才解决了落脚点问题。

晚饭时，在食堂碰到了卫梦媛，她穿一条翠绿的裙子，春姑娘般令人神往。我迎上前打招呼，她只勉强一笑，我想说什么，话又堵塞在喉咙里了。我木然地站着，她却擦身走过去了。望着远去的背影，我直骂自己：懦夫、胆小鬼！有什么腼腆，难道是鬼迷心窍。我要做一个勇敢的人，我应该做一个勇敢的人。

8月23日

当我鼓足勇气要向卫梦媛表达“痴情”时，有一个女同学告诉我，卫梦媛曾和某某有过交往云云。尽管我知道她和卫梦媛才吵闹过，其真实性值得怀疑，但是，这个消息仍然像一根针，刺破了我鼓足的勇气，使我一下子像一只泄了气的皮球。为了减轻思想上的压力，我抄了一段话自我解脱：“夫得言，不可不察，数传而黑为白、白为黑”。然而，人言可畏，常言说：无风不起浪，宁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孰是孰非，很难断绝。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啊！

这两天，我是企望见到她，又惧怕见到她，在企望与惧怕中等待，像一叶孤舟驶入苍茫的大海，“一片汪洋都不见，驶向谁边？”

8月25日

这几天到各处转了转，红04的很多组织和我们差不多，七·四以后，各自避难。有安全去处的走了，没有去处的只有留在高坝，有一部分学生去了武斗连队。留高坝的学生整日无所事事，很少有开展活动，呈现一盘散沙状态。8月以来，逃避外地的人员逐渐返回，比起7月份来，热闹了一些，增加了许多生气。

这几天，想办事总是处处碰壁，搞得有些灰心丧气，有时下意识地摸摸鼻子，担心鼻子被碰扁了。人似乎总是要碰壁的，因为生活中到处都四壁徒立，你不碰它，它要碰你。初碰壁很不是滋味，也许很疼，多碰几次就麻木了，无所谓了。

8月26日

今天偶然碰到合江邮电局“中南海”的老杨，他告诉我，“中南海”按红联总部要求组织了几个人到高坝来，被分派在好几个地方协助工作。他被分配在二道溪守电话，我父亲也上来了，分在小市邮电局协助工作。下午，我便跟老杨一道去了二道溪纸厂。二道溪是红联站三办所在地，一般人不准进入。那里的生活条件比较好，特别是伙食实行前线标准，每顿饭多少有些油水。

晚饭后，老杨陪我去参观弹药生产车间。原来，“蜞猫炮弹”就是这里生产的。车间里一排排的车床飞旋着，车工们将生铁铸造的炮弹外壳拿到车床上车光滑，经过几道工序做成合格的弹壳，然后拉到泸化厂去填满炸药，就成了颇具威力的蜞猫炮弹。机器不分昼夜的飞旋，工人们24小时轮流上班，一堆堆炮弹壳成品码在车间里。我忽然对这一堆堆“杀人凶器”非常厌恶，仿佛那是狰狞魔鬼一颗颗锋利的牙齿，要是人类消灭了这些凶器，生活不就太平了吗？然而，我又觉得这堆亮晃晃的铁家伙很亲切，如果没有它，红联站人不知要多掉下好多头颅呢！真是爱也爱不得，恨也恨不起啊。

8月27日

从二道溪步行到小市，走进小市邮电局里，看见爸爸正在洗衣服，父子相见，当然格外喜悦。父亲过几天就要回白沙去了，他又重复了一遍不知说过多少遍的注意安全的话。听过父亲的叮嘱，我便出街闲逛，正巧碰到政宣部的小刘，他热情地拉着我往下大街小学走。石油联合联络站政宣部从矿部撤出后，就搬到下大街小学里来了。在那里，见到了老余和其他朋友，虽然才分别不到两月，已是各有一番感慨。大家都动员我到政宣部一道工作，因我仍在一段“痴情”里徘徊，欲罢不忍、欲进不能、进退维谷、难于取舍，同时考虑到我们红卫兵铁血部队成员已经散了，首要的是先把分散的同学召集到一起，恢复组织活动，所以没有答应独自一人留下来。

在小市邮电局里吃了一顿战地团圆晚餐，步行回高坝去。走到麻沙桥坡段时，来了一辆朝高坝方向行驶的解放牌车。我见车厢里无人又无货，顿生了爬车的念头。趁汽车爬坡速度较慢，我一个箭步跑上去双手抓住后车厢板，伸脚踏在车尾挂钩上，飞身跃进了车厢里。这一连串的惊险动作，是观察了很多次别人爬飞车后学来的。第一次亲自尝试就非常成功，挺有几分得意。原以为车开往高坝，谁知行驶到渔塘公社岔路口时，车向永川方向驶去。我一时慌了手脚，偷偷爬上车厢，未经司机同意，不好意思叫停车下去。由于爬车顺利，立即产生了飞身下车的念头。听别人多次说过，下车时只要猛力朝后一推，前进和后退的力量达到平衡，就跟停下车来是一样的。其实那只是理论如此，实践起来还有很多不易解决的问题，什么时候用力、用多大的力，不经多次实践就难以把握。我爬过车厢一侧，用力一推车厢板，朝公路边长满草丛的土坡跳下去。脚一着地，身体向前的惯性力还很大，便顺势朝前翻了一个跟斗。幸好体育课成绩优秀，前滚翻、后滚翻很熟练，加上是土坡草地，一个前滚翻下沟，虽然弄脏了衣服，人却未受一点伤。眼镜摔掉了，由于它滚落在草丛中，安然无恙，捡起来戴上就是。司机从反光镜里发现有人跳车，立即刹车停下。他跳出驾驶室问我伤着没有，如果伤了，赶紧送医院治疗。我不好意思地说：没事、没事。生怕他追究我私自爬车。司机善意的责备：要下车嘛喊一声，未必我还停车吗。我惭愧的转身朝高坝公路走去，这时又开来一辆车，是去高坝的，也许司机远远的看见了跳车的一幕，他关心的把车停在我身边说：小伙子，你是不是要去高坝，上车罢。今后要赶车招呼一声，别那么冒失。我连连点头称是，自我总结教训，暗自庆幸未出大事。

8月29日

明天爸爸要离开泸州了，我决定今天去小市看他。昨天，把穿得很脏的衣服鞋袜都洗了。一双独鞋独袜，洗了就只好打赤脚。乍一赤脚，一触地就感到疼痛，只抱怨这双脚蜕化变质了。今天鞋还没有晾

干,不能穿,幸而前些日子捡了一双草鞋,还可以凑合。同学们见我穿草鞋,都打趣说:发扬艰苦朴素精神,好样儿的。我苦笑着说:湿鞋不能穿,只能如此,谈不上什么发扬艰苦朴素精神。如果有皮鞋、胶鞋穿而放弃不穿,有意去穿草鞋,可以说是发扬艰苦朴素精神,我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就与发扬艰苦朴素精神沾不上边了。

不习惯穿草鞋,去了一趟小市,双脚都打起了血泡,回来就将草鞋扔一边去了。

9月1日

今天,我又硬着头皮去她宿舍里,碰碰运气,看能否捞到一根“救命稻草”。前天去她宿舍,碰到她兄弟来了,我和她兄弟亲热一番,她却十分冷淡,还训斥了她兄弟。昨天我去找她,无论说什么,她都沉默不语,我只好不情愿地离去。今天最后一次去碰运气,如果她仍然冷淡,只好作罢。爱情乃两颗心灵的撞击,才能碰出绚丽的火花。一厢情愿,不是爱情,是剃头匠的挑子——头热。

我进了她宿舍,里面人很多,都是熟人,东拉西扯地闲聊。她一直不开腔,还借故出去了。我不便跟着出去,和其他人继续闲聊,耐心等她回来。她终于回来了,进门却没好气地说:“各人没有个屋吗?”这分明是冲我说的,一时羞辱得满面通红。我强作笑脸告辞,小偷一般逃离出来。刚一出门,听到后面砰的一声响,关门了。这就是她给我最后的“闭门羹”。我的心一下子凉透了,头脑也一下子清醒了。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一切都应该结束了!

回到宿舍里,将未交出的情书、诗稿找出来,来了个“黛玉焚诗”。书稿燃烬,灰飞烟灭。我的心一下子轻松了许多。再见了,我的初恋。卫梦媛,祝您幸福美满!

9月3日

红联站在今天召开了“九·五”反围剿胜利一周年纪念大会。相邻各县、市以及成、渝两地的群众组织都派了代表来参加大会。大会

会场真可以用人山人海、水泄不通来形容。大会开始后，布满乌云的天空洒下霏霏细雨，似乎是为死难烈士掉下致哀的眼泪，增添了大会的悲壮气氛。此时，红闯将的宣传车又播放出“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的歌声，一时情景交融，景随情移、意随景高，把悲壮的情景渲染到极致。红联站人艰苦卓绝的奋斗场景一幕幕奔来眼底：李指挥碧血洒机场、燕子岩上悲歌壮、鏖战纳溪多英魂……想想白色恐怖的“九·五”、看看众志成城的今日、展望文化大革命必将取得彻底胜利的将来，怎能不让我们格外缅怀那些英勇牺牲的烈士呢。“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的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9月4日

联络站勤务组通知我去开会，研究红联站派工读学生转为工人的问题。去年八、九月份，石油部军管会就下发文件，通知各油田举办的半工半读石油中等专业学校，经学生自愿申请，可以由学生转为工人。泸州气矿军管小组接文件后，成立了转工领导小组到学校传达贯彻文件精神。当时正是“九·五”围剿后的白色恐怖时期，泸州气矿半工半读中等专业学校在红旗派的控制之下，教职员、学生间的派性都很强，红联站一派的学生，特别是像我这样的派头头，是不能回学校去的。我们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组织的另一个头头贾庆渝为转工回学校去了，遭到毒打、游街、监禁，最后在永宁河里发现尸体，死得不明不白，丢了性命，还不知道凶手是谁。派性纵容了杀人凶手，派性也必然包庇杀人凶手。学校1000多名学生眼见读书无望，还不如早点当工人，反正领工资比领11元的伙食费强嘛。所以，全校能回校的学生几乎毫无例外的填写了自愿转工登记表，800多名学生转为了工人。我们红联站派不敢回校的100多人就没有转为工人，至今仍是学生。时间拖得越久，对我们越不利。我们曾多次向联络站、驻矿军代表反映，要求解决我们的转工问题。我满怀希望地到了勤务组办公室，其实这是勤务组为了安抚我们学生的一个姿

态，他们给我们几个学生代表解释了一番，什么群众组织无权转工哟，什么军管小组才有转工的权力哟。理由冠冕堂皇，不容置疑，说什么都没用。最后要我们写一个书面报告，经驻泸部队转气矿军管小组。他们说，如果军管小组对学生要求转为工人的报告批复同意了，就可以办理转为工人的相关手续，落实工种，并分配到单位。

我们失望地走出来，商议立即写报告，并继续向各方呼吁，分头去做游说工作。按实际情况，当时各个单位都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基本上是一分为二，各派行使各派的权力。上级有文件，你那一派可以贯彻执行文件精神，我这一派为何不可按文件精神办事呢。你红旗派将本派的学生转为了工人，我红联站派为什么不可以将本派的学生转为工人呢。今后反正要走大联合的路，两派实现大联合后，你红旗派不承认我红联站派的转工，我红联站派也不承认你红旗派的转工，这样不就是一碗水端平了吗。联络站的头头们思想保守，把自己摆在从属红旗派的地位，起码在学生转为工人这个问题上是如此。

9月6日

昨晚刚入睡，高音喇叭里就广播“特大喜讯”：新疆、西藏两个自治区同时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全国（除台湾省外）山河一片红”。解放军部队紧急集合，首先上街游行。红联站立即通知各组织集合队伍游行。全国山河一片红了，文化大革命该要结束了吧，这逃避武斗的日子也该结束了吧！人们仿佛在漫漫长夜里看到了晨曦、看到了希望。游行的人们一直闹腾到三、四点钟才安静下来。

9月7日

今天，泸州六中“红闯将”在高坝灯光球场召开成立两周年纪念大会。从会场的布置就能嗅出一点“闯”味来：大会主席台右边，一位着军装、扎皮带、挎手枪的红卫兵高举一面大书着“红闯将”三字的战旗，那面战旗有些泛白，让人一看便知道经受过风风雨雨的战斗

洗礼。战旗左右各有一名护旗手，同样着军装，胸前横挎一支冲锋枪，英俊勇武、精神勃发，令人望而起敬，俨然一尊红卫兵塑像。随着纪念大会的进行，我们这些与会者也跟着“闯将”们情绪激昂、热血沸腾了一番。

9月8日

天气渐渐转凉，夜里睡觉没有被单、铺盖遮身，经常冻醒难以入眠。到哪里去解决这燃眉之急呢，高坝、航校内都人满为患，根本无法解决，干脆到二道溪去试一试。我信步去了二道溪。在二道溪转悠了一天，向几个熟人说明来意，大家都摇头说难办。确实难办，既不能偷、又不能抢，既无钱买、又无处借，想想还是返身回了航校。

晚饭后，化专 11.3 的同学来邀约我明天去泸县四中，参加野战兵团举行的反围剿胜利一周年纪念大会，顺便也可以去吃两顿“油大”。我不胜喜悦，心想，或许在四中还可解决铺盖问题呢。

9月10日

昨天和几个同学一道来到四中，四中里一派节日景象。昨晚，炊事房里不断传来杀猪的嚎叫声，电灯破例的亮了一个通宵。

天刚亮，便陆续有各地参加大会的代表到达，野战兵团组织接待人员敲锣打鼓欢迎。真是锣鼓喧天、彩旗飘扬。会场边一字排列 20 多辆汽车，显示野战兵团的机动作战能力。主席台上高高挂着五盏大红灯笼，五谐音“武”，突出红联站人武装自卫的决心。一年前，在“九·五”反围剿最困难的时候，红联站总部一部分人抱定集中兵力死守高坝、誓与高坝共存亡的战略思想，而野战兵团领导们则遵循游击战原则，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率领数万人向合江方向突围。合江方向是围剿包围圈的一个薄弱环节。9月 10 日，野战兵团、石油兵团在弥陀向合江红旗派 1000 多人防守的仁塘岩发起佯攻，巧妙的派奇兵插入敌人后方的分水岭，从敌人后方发起进攻。合江红旗派虽有武斗人员 1000 多名，在腹背受攻击的情况下，惊慌失

措,乱了阵脚,不战自败。野战兵团获得了突围战的决定性胜利,9月10日以后,野战兵团、石油兵团像赶羊群一样把合江红旗派赶出了合江县城,把王茂聚们的武装围剿撕破了一个大口子。红联站占据合江县城后,进可以反攻泸州,退则可以撤退到江津,与重庆8.15联成一片。9月10日,确实是一个值得纪念、值得大书特书的日子。

主持人宣布纪念大会开始,鸣炮!砰砰砰的响声四起,夹着轰隆隆的爆炸声。那可不是普通的鞭炮声,那是机枪声、炸药包的爆炸声,体现了“武”的特色,真是“战地鞭炮分外响”。大会一直开到12点钟,会议结束时,又是一阵枪炮声。反围剿是靠枪炮取得了胜利,反围剿纪念大会理所当然的靠枪炮来壮我声威、震慑敌胆。

红04各组织的同学们都来了,看着大家的高兴劲头,谁会想到有一部分人是为“打牙祭”而高兴呢。大会开始后,一部分学生纷纷借故溜出来,更能证实这一点。

我们一批混“牙祭”的学生溜出会场自娱自乐,听到会议已结束,立即往饭堂里挤,居然坐了头排。因为就餐的人多,桌凳碗筷有限,只好安排分批入席。不参加开会的人坐了头排,老老实实参加大会的人因为走在后面,只好等头排的吃完了坐二排。更有甚者,吃完头排又去坐二排。幸好猪杀得多,才不至于有人打不上“牙祭”。

9月11日

野战兵团反围剿胜利一周年纪念大会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那一张《野战兵团部分烈士简介》。看了那份简介,我才知道周定怡牺牲了。周定怡参加了野战兵团支援隆昌红联站派反攻的战斗,在进攻一个阵地时,他扔过去一颗手榴弹,被敌人捡起扔出了阵地后才爆炸,没有对敌阵构成杀伤力。他想了想,扔第二颗手榴弹时,干脆先扒掉引线,稍微停顿一下再扔出去,哪知道手榴弹在手中就爆炸了。就这样,周定怡壮烈牺牲了。记得去年刚到学生连时,我和周定怡铺挨铺住在一起。有时一起值班站岗,他就给我摆谈参加“九·五”反围剿的战斗故事,我从他那里了解到很多过去不知道的事情。

周定怡比较爱思考问题，记得他经常发表对时局的不同看法，并表示出对红联站的一些忧虑。算来他已经牺牲四个多月了，恐怕肉体已腐烂，仅剩一堆白骨了。天涯何时无芳草，青山处处埋忠骨。这张简介上的烈士，我还认识好几个。二连的王“灯泡”，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大家都这样称呼他，我也就那样叫他。有一次，不知为啥事和他发生争执，事过后，他对我还是挺和气、挺友好的。打隆昌时，他英勇牺牲了。还有二连那个小鬼杨其林，挺活泼可爱，他一有空就来邀约我和他打乒乓球，我俩打球的水平差不多，棋逢对手，格外来劲。他也牺牲在隆昌。还有南城小分队的耿德全，一次，他拿了一支枪到合中校来，由于我对武器的知识是个空白，便好奇的向他询问，他却百问不厌，一一给我讲解，还示范给我看。为了证明步枪能打 1000 多米远，他就站在窗前，瞄准长江对岸的白塔射击了一发子弹，白塔上顿时冒起一小股烟尘。我称赞他是神枪手，他一高兴，便把枪递给我打，同时教我如何打开保险、如何瞄准、如何枪托顶紧肩膀、屏息静气扣动板机。我按他教的一招一式去做，同样瞄准白塔，枪响后，什么反映都没有。后来听说老耿调到野战兵团指挥部任参谋长，在打天洋时牺牲了。看罢烈士简介，心情很沉重，正是：心事浩茫连广宇，故人生死各千秋。

在四中也无法解决被盖问题，唯一的途径就是到江津白沙去取一床，记得那里的被盖有多余的，有的人垫铺都用两床棉絮。主意打定，决心跑一趟白沙，横竖赶火车可以不买票。于是到四中大门外的公路旁等车，运气不错，一会儿就开过来一辆车，是二中井冈山斯同学驾驶，他说去永川，我便顺利的上了车。车到黄瓜山下，路边挤着十多个人招手呼喊。车停了，他们气愤地诉说，上午，在高坝搭乘一辆永川前来拉粮食的运输车，车号是 25026，哪知车开到这里后，把他们扔下不管了，搭乘车的人员中有 801 部队的三名解放军战士，有红 04 的五名学生，另几位都是红联站其他组织派出办事的人。有人提议斯同学开快点，追上那辆运粮车教训司机一顿。无奈斯同学系“武斗司机”（即无驾驶执照、未经正规训练、在武斗中才自己学习。

开车的司机),开车技术粗糙,加上坡陡路险,大家还是劝说他慢慢行走为好。离永川不远了,汽车却在一个不陡的斜坡上熄了火,怎么也发不燃,经检查,找出熄火的原因是油箱里汽油下线了,油抽不上来。有人出主意说,加几公斤水到油箱里,让油位升高,可勉强开到永川。正找桶打水,后面驶来了一辆车。真是冤家路窄,几个人同时喊:就是他、就是他,25026号车。天下事,果然无巧不成书,正愁他在前面追不上,哪知他原在后方自己送上门来。10多人一拥而上,围着运粮车大骂司机:把他龟儿子拉下来打一顿。司机吓得缩在驾驶室里不敢开口,任凭大家辱骂。最后有人说:这送上门来的礼都不收呀,快放汽油。于是人们不再骂,动手放了几十公斤汽油,解决了我们所搭乘汽车的燃眉之急。加足了汽油的车就像鼓足了劲的人那样跑得飞快。我们平时在竞赛场上向运动员高喊:加油、加油!原来加油的效果就是这么立竿见影。汽车欢快的飞奔,又值一路下坡,耳边风声呼呼响,眼看永川就要到了,大家心情特别舒畅。前面是一个长长的缓坡,下完缓坡接着是一个七、八十度的急弯。由于车速太快,也可能是靳同学的驾驶技术欠火候,汽车在急弯处直端端的冲出了公路,爬上一个土坡,成半立状态停下来。车厢里的人一齐朝前排挤压过去,压得前排的人哇哇直叫唤。幸好没有伤着人,仅受一场虚惊而已。如果前面不是坡而是崖,那后果则不堪设想了。大家跳下车来,谁也没有责怪司机,待司机将汽车倒回公路上,大家互相逗乐着又爬上了车厢。有人感叹今天乘车一波三折,我却感叹这黄瓜山对于我简直是一座不能平安翻越的山,我暗暗告诫自己,今后除非是万不得已,轻易不要来翻越黄瓜山。

来到永川火车站,看见车站里堆满了人。永川红旗派被工农派赶出县城后,纷纷逃往成都等地避难。根据中央制止武斗、实现两派大联合的精神,省革委出面用专车将永川红旗派逃避外地的人送回。但永川红旗派被遣返的人员到了永川火车站后却不下车,经解放军劝说下车后又不出火车站。驻永川的军代表要求永川红旗派派代表协商,已经好几天了,还未达成协议。我没有必要受他干扰,径

自上了下行车前往白沙。

很不凑巧，到白沙三中后，才知道爸爸妈妈已回永川去了。我找好一床棉絮，准备带回高坝越冬。

9月12日

下午又回到了临江老家。爸爸妈妈出去串门，哥哥嫂嫂干活去了，留下两个侄儿在家中，大一点的带着小一点的耍，两个小孩赤条条的在床铺上打滚。一会儿，爸爸妈妈回来了，见了我又是一番感慨。他们前天从白沙回来，所乘那趟车上发生了杀人案。车厢顶上爬上去四个人，在朱扬溪至柏林段穿隧道时，一个人被杀死了。火车在柏林停了一个多小时，抓了两名杀人凶手。父母亲又一次叮嘱我，在外面跑千万要当心，特别要注意个人安全。

9月15日

在农村住了几日，实在过意不去。农村人家都很热情，无论去哪一家亲戚处，都受到热情接待，拿出他们平时舍不得享受的好东西来款待，但我们于心不忍。他们白天要出工干农活，收工回家又要忙家务，我们几个闲人要忙人累死累活的照顾，怎么说也心里不好受。广大农民不管社会上怎样动荡不安，他们始终守护着自己的田地，春种秋收，辛勤耕耘，为全社会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而我们呢，放下工作不干，偏要在坏人的挑动下去搞武斗，拿起枪炮来自相残杀，给国家、集体、个人都造成极大的损失、不可弥补的损失。工厂停工了，很多日常生活用品都十分缺乏，像农民必需的煤油、火柴等等，有些地方连食盐都没有卖。农村缺煤油，只能天亮了才煮早饭，半下午就收工回去做晚饭，耽误很多干活时间。特别是农忙季节，误工就是误了粮食收成，少一份劳动就是少一成产量。有的人家由于缺乏火柴，只能待有火柴的人家升火了，才去点火来煮饭，无端耽误很多耕作时间。武斗啊武斗，给农村生活造成多大的困难啊。如果农民不种粮棉油、不养猪羊鸡鸭，看你几爷子空起肚皮去搞武斗、去折

腾。农民才是应当受到全社会的尊敬啊。

我们一家三口又去了白沙三中，我把一床半旧棉絮背来背去。听说我准备回泸州，邮电局技术员老赵说，明天有船开往九层岩，下船十五华里便可到合江白沙，从那里回泸州挺方便了。

9月16日

半夜时分，滴滴答答地下起雨来，我被雨声闹醒，惦记着乘船的事，便睡不着了。等待雨声住了，估计离天亮也不远了吧，便起身赶路。摸着黑从三中步行到白沙，天已微明。我去喊赵技术员，没有人回应，估计他已经去江边了。我胡乱吃了早点，匆匆忙忙赶往江边，看见有人朝一条机动船上走，我便跟着上了船。赵技术员和几个红教站的同学招呼我，幸运的得以在后舱落座。下午1点多钟到了九层岩，大家都饿着肚子，坚持步行到了上白沙，我虽然年轻力壮，也感觉筋疲力尽了。

9月17日

在前线指挥部里吃早饭时碰到郑平，他领着我去他的住宿处，拿出一套棉毛衣裤送给我。在高坝时，他就说要送我一套棉毛衣裤，今天算是兑现诺言。这套衣裤正合季节，只要有衣穿，我也不过问东西的来历。这衣裤多半是打砸抢得来的，反正不是我去搞打砸抢，穿着心安理得。我和郑平商量，是不是到白沙中学里去搞几本书来看，因为他呆在这里的时间比较久，人地都较熟悉。他爽快地答应了，领我朝白沙中学走去。半路上，碰上徐光英同学的妈妈，徐妈一见我们就像见了久别的亲人，拉住我俩讲述徐光英回校的不幸遭遇。徐光英同学是红联站一派的铁杆，为躲避武斗，曾和我一道步行，绕道尧坝、先市、合江一大圈，好不容易才回到白沙家中。去年学校转工时，徐妈不放心她一个人回校，便陪着她去了学校。徐光英仍被红旗派学生抓去审讯、辱骂、鞭打一顿。徐妈讲着讲着就流泪了，我俩安慰她好一阵才平静下来。

上午时间不早了，待吃了午饭，我俩又约了红教站的陈三一起去白沙中学。走进学校，校园里冷冷清清，偌大一所学校见不到一个人，各处的大门都是钉得牢牢的，但窗户多数被打破了，一派萧条冷落景象。图书室在哪里呢，应该在教学大楼里。我们围着教学大楼巡视一遍，选择一扇已经打破的窗户，便从那里相继钻进了大楼。图书室果然在里面，我们进去分别选择了自己喜爱的几本书，分别用绳子捆好提着，又从破窗钻出来。提着书朝校外走时，不巧碰上三、四个人，他们可能和陈三有宿怨，声称要抓陈三。幸好郑平认识那几个人，忙上前“拿言语”，才替陈三解了围。我们不敢大张旗鼓地把书提回住地，只好将书寄存于街口一位同学家里，声称待今后有机会再来取走。

回到白沙邮电支局，我给赵技术员讲了拿书的事。因为赵技术员也正愁没书看，晚上，他拿着一只手电筒约我去取书，我便陪他又去了一趟白沙中学图书室。赵技术员找了好半天，勉强选了几本书，他对其中一本非常满意，那本小册子是普希金的叙事诗《高加索的俘虏》。我第一次认识了俄国伟大的诗人普希金。

9月18日

我和几位同学一道，步行回泸州。上午步行了30华里，在泸县太伏吃了午饭，下午再步行15华里，便到了泸县四中。我去找苏忠等同学投宿，恰巧他们中午才吃了肉，尚剩余一部分，被我碰上，又打了一回“牙祭”。

晚上，野战兵团组织传达四川省革委关于处理泸州问题的文件，他们听了回来说，这个文件对红联站很不利。其实，不听也可以想象得到其中内容，刘结挺、张西挺两口子把持下的省革委，难道能制定出对红联站有利的文件吗！

9月20日

昨天回到高坝，收拾了一番行李，今天前往炭黑厂。上个月开

始,石油兵团大部分人员就陆续搬往炭黑厂,在航校只保留一个接待站。炭黑厂原是老泸州气矿机关所在地,六十年代初,泸州气矿才迁到蓝田坝。到了炭黑厂,原来住在航校的同学都搬过来了。这里的住处比较宽松,我们七、八个同学找了一间办公室作宿舍,集体住在一起。王茂聚指挥的七·四大围剿后,我们铁血部队的十多人各奔前程,一盘散沙,如今总算又团聚在一起了,可以像模像样地恢复组织活动了。

9月21日

在炭黑厂落实了住处,可以安心的住下来,不再东一宿、西一晚的游荡了。今天,到航校去取寄存的东西。在航校断断续续住了不少的时间,对此地有了几分感情,我决定再住一晚,明天返回炭黑厂。下午,邀约几个红04的同学去拜谒烈士陵园。踏着上山的石梯拾级而上,路两边一排排整齐的坟墓埋葬着200多名烈士,每座坟墓前插一块木板,上面写着烈士姓名。据说,红联站已筹备统一为烈士立墓碑。我们一边参观,熟悉烈士的同学就一边介绍情况。烈士墓中有一座唯一的双人家,是六中红闯将的两名红卫兵,一男一女。女生叫周德珠,是红闯将宣传队成员,据说她和一个姓赖的同学在共同的造反中,互相生出爱慕之情。赖同学是颗武斗之星,打仗非常勇敢,他身上常常别着一只心爱的手枪。她俩一文一武,可谓美女爱英雄、英雄惜美女。一天,两人相遇,嘻嘻哈哈开了一阵玩笑。赖同学突发奇想,掏出腰间的手枪来,他当时记忆发生差错,大概是被爱情的火焰烤晕了吧,以为枪里的子弹下完了,是一支空枪,便用手枪顶住周德珠的脑门大喝一声:我要枪毙你!周德珠并没有被吓唬住,双手一叉腰,胸脯一挺,来了个午台亮相动作,面带笑容说: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你开枪吧!赖同学下意识的扣动扳机,一颗残留的子弹射进了心上人的脑门。周德珠面带微笑倒下了,赖同学却脸色惨白的倒下了。他举起手枪对准自己的脑袋,但枪里已没有了子弹。旁边的同学赶紧夺过了他手中的枪。那以后,赖同学作战更勇敢了。他冲锋

陷阵，没有死在战场上，却在一次自制手榴弹时，不小心被炸死了。红闯将的战友们便将他俩合坟安埋，成全了一对恋人，留下了让后人称奇的鸳鸯冢。我们在这鸳鸯冢前默哀，心情沉重地告别了烈士陵园。一位同学为了打破沉闷的气氛，指着一块空地说：今后我如果战死了，这里还有一块空地安埋呢。

9月22日

背着行李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高坝，走到三中时，停步回头望了好一阵，心里默默呼喊：再见了，航校。再见了，高坝。

快到小市了，迎面碰到一个工读校同学，他告诉我说：金干事的爱人在矿部里吊死了。我听了大吃一惊，这又是黑匪欠下的一笔血债！金干事是我们学校的宣传干事，已经有了四个女儿，今年5月份，第五个孩子出生，是个儿子，把他乐坏了。七·四矿部失守后，金干事不便带着仅出生两个月的儿子逃难，决定只身避难出走。他如果不走，红旗派回到矿里，一定不会放过他，抓去鞭打辱骂不说，恐怕还有生命危险。他让妻儿留下，估计一个家属，又没参加派性活动，想来红旗派不会把她咋样的。然而，红旗派虽然没有打骂金干事的爱人，却在生活上给她制造很多麻烦，一伙派性很强的家属又经常去纠缠、威吓，骂她是麻匪婆等等。她一时忍受不了恐吓，就上吊自杀身亡，留下仅四个月的儿子撒手去了。听到这个噩耗，着实令人心酸。

到下大街小学休息时，又遇上两位属于逍遥派的好朋友来看望我。因他俩已转工，有了一份工资，比起当学生时手头就宽裕多了。他俩见我目前仍处于流浪汉的困境，便分别拿出钱和粮票送给我，并郑重其事地说，估计还要对红联站进行围剿，如果红联站打败了，嘱咐我干脆逃避远一点，甚至逃避到省外亲朋处躲避。我没有理由拒绝他俩的好意，收下了几十斤全国粮票，把钱退还他们了。朋友们的担心、安慰，从一个侧面了解到，刘管区的很多群众受红旗派宣传的影响，相信红联站躲不过刘张王郭的镇压、屠杀，非被整垮不可。

当了工人就没有当学生那么自由自在了,吃过午饭,他俩要告辞回单位去,我也不便挽留。

9月23日

省革委、成都军区派长江宣传队来泸州召开群众大会,促进两派大联合。泸州红联站集合群众聚集在沱江大桥回龙湾一侧,泸州红旗派集合群众聚集在沱江大桥江城路一侧,长江宣传队和驻泸部队的宣传车停于桥上。这是泸州自从发生武斗一年多以来,两派第一次不是刀枪拳脚相见,而是心平气和地走进一个大会场开会听报告,尽管会场中间隔着一条江、一座桥。这是一个不错的开头。泸州广大市民也为之欢欣鼓舞,像过节一样涌上街头,庆贺两派在走向大联合的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广大群众来听报告,最主要的是来感受一下和平生活的气氛。

下午,小市回龙湾桥头开始拆除工事,过往行人心里都在说:给泸州人民带来巨大灾难、遭千万人诅咒的武斗,应该寿终正寝了。

9月25日

联络站召集各组织负责人开会,宣布在炭黑厂成立一个政宣组。原小市下大街小学里的政宣部保留,作为石油兵团政宣部。新成立的政宣组属川南石油联合联络站,适应大联合、平息武斗的需要而成立。为此,安排我们红卫兵铁血部队的几个同学到政宣组工作,我被安排在编辑组。在其位、谋其政,努力从各方面传来的消息中,去编辑一些似是而非的新闻、喜讯,既麻醉自己,又欺骗别人。

9月26日

抄写了一会稿纸,有些心烦气闷,便外出散步。我独自一人信步来到蓄水池所在的小山上,进蓄水池的大门敞开着,无人值班守卫,便好奇地走了进去。偌大一片蓄水池,供应着全厂数千人的生活用水和全厂的生产用水,此时却显得这般萧条冷落。水是从数华里远

的沱江里打上来的，水池的进水口有白花花的水流哗哗不停地流进来，出水口又汩汩的静静流出去，那水流仿佛自进出自，没人干预。其实，很多工厂的生产就像这水池流水一样，没有上级下达任务、没有人强调，仅仅凭着一种生产的惯性在维持。水池里也留下了武斗的痕迹，水池边有一个硕大的炮弹坑，这里显然被炮击过。炮弹坑无奈的躺着，受了炮弹伤害的水池照样的进水、出水，这水池就是炭黑厂的真实写照。九·五和七·四大围剿，在战火纷飞、硝烟四起的险恶环境里，炭黑厂的工人虽然没有慷慨激昂的喊什么“誓死”之类的言辞，但他们却在枪林弹雨中坚持生产。别人骂他们搞生产是保皇派，他们坚持生产；武斗人员到工地用枪托赶他们下岗，他们仍坚持生产；炮弹落在工地上爆炸、子弹射在冷却塔火花四溅，他们还坚持生产。就像这水池里的水每天默默地流进来、又默默地流出去一样，炭黑厂的工人们每天默默地走进车间，又默默地走出工地，从不间断。这些多好的工人啊。

我在水池里流连了半天，离开水池时，仍没有碰上一个人。这里难道是被人遗忘的角落吗。

9月27日

今天，化工部王司长带一个工作组来炭黑厂了解生产情况。据说，上海的几个橡胶厂由于没有主要的生产原料炭黑而停产了。橡胶厂停产，不但影响日用品如胶鞋的计划生产、正常供应，也影响交通运输行业的正常运转，如汽车没有轮胎咋跑，更重要的是直接影响到国防工业的生产。苏修在我国北疆边境陈兵百万，虎视眈眈，美帝在越南发动侵略，张牙舞爪。因炭黑生产影响国防力量，这可是民族的千秋罪人。中央向四川调炭黑，据说，上面有人向中央谎报，谎称红联站破坏生产，炭黑厂早就停产了，没有炭黑可调。而实际上呢，因为武斗，炭黑产品调运不出去，炭黑厂的库房里堆满了产品，库房堆不下了，就往一些车间空房子里堆放。中央得到谎报很着急，就派了化工部王司长下到基层来了解情况，解决炭黑原料问题，以

便尽快恢复橡胶厂生产。

那些谎报情况者真可恨,为了诬蔑陷害红联站,竟然不顾国计民生,人为的制造障碍,使橡胶厂生产不能恢复,既害国害民,还帮了苏修美帝的忙。那些人的行为,是帝、修、反想办都办不到的。给那一伙人扣上帝修反走狗的帽子再适合不过了。

9月28日

我搭乘一辆车前往高坝,去收回借给别人两本书。顺利收回书后,又去看望红04的几位老朋友,然后按约定时间出来乘车。那辆车停在航校一个隐蔽角落里,人们朝上搬运上缴的子弹。这一次共上缴整整100箱子弹,每箱1140发,这一车就是114000发子弹。据说,这些子弹是八月份在荣昌火车站从军用物资列车上抢来的,这些子弹原是运往昆明军区的援越物资,究竟是不是,无法考证。反正红联站在刘张王郭搞的第三次武装大围剿后,面对被消灭的威胁,在那生死存亡的时刻迫不得已而为之。所幸的是这批子弹还没有派上用场,现在要完璧归赵了。子弹是武装部队的命根子,枪杆没有了子弹,无异于一根烧火棍。一次缴这么多子弹,说明“7.3”、“7.24”布告真起作用了、发挥威力了,解放军制止武斗动真格了。广大人民群众是多么盼望武斗早日平息、早一天过上不再担惊受怕的安定日子啊。

汽车开到二道溪,前面是一队长长的、缓慢行驶的军车,那是驻泸化厂的7840部队换防。我们前往高坝时,就见小市街道两边成群结队的群众站在细雨里,手里举着红旗,肩上扛着标语,广播里也播放着:热烈欢送7840部队调往新的工作岗位。泸化厂原驻厂为7833部队,由于支持红联站派,抵制刘张王郭对红联站的围剿,被刘张王郭视为眼中钉。刘结挺利用成都部队副政委的职务,王茂聚利用宜宾军分区政委的职务,合伙利用职权把7833部队调开了,换成了7840部队驻泸化厂,企图让驻厂部队成为监视红联站的工具,司马昭之心,路人尽知。如今7840部队被调走,起码是对刘张王郭错误

作法的一个纠正,为泸州两派大联合清除了一道障碍,正是: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千方百计要想把红联站派打成保守组织、反革命组织的老爷们,让你们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吧!

红联站的一部宣传车在前面开道,7840部队官兵所乘的十几辆军车跟在后面缓慢行驶。我所乘汽车的司机按响喇叭,一一超越军车。车上毫无遮掩的100箱子弹,引来了十几车解放军官兵惊异的目光。

他们至今也不清楚,在眼皮底下,居然囤集了这么多子弹。

回到炭黑厂,灯光球场里正召开大会。联络站负责人在会上传达:昨天晚上,成都部队张国华政委在永川接见了红联站勤务组常务委员。张政委在接见时,曾经多次明确指出:红联站是革命群众组织。张国华政委表示要来泸州了解情况,亲自解决泸州两派大联合问题。可以肯定,前一段时间出笼的、把红联站打成反革命组织的所谓164号文件,是刘、张一伙人背着省革委主要负责人、背着张国华政委炮制出来的。送往泸州的那份164号文件,据说还是宜宾军分区司令员亲自发出来的呢。

9月29日

目前形势一派大好,对红联站有利的好消息不断传来。今天听到泸州市区广播:欢迎王茂聚首长前来泸州。据说,那是张国华政委命令王茂聚来泸州的,解铃还须系铃人嘛。昨天,泸州市中区响起密集的枪声,泸州红旗派被驻泸部队强行收缴了1000多支枪。驻泸部队电话通知红联站,叫红联站自己主动上缴枪支,如果不主动上缴,就要像红旗派那样被强行收缴。王茂聚调来搞所谓武装支泸的外地人员,其武器、装备全部被驻泸部队挡获,武斗人员一律用军车送回原地。制止泸州武斗,正在卓有成效地进行着。人们要远离纷飞的战火了,人人都在心里暗暗祷告:阿弥陀佛!

泸州气矿军管会也派人到炭黑厂来,主动和川南石油联合联络站联系工作。根据广大职工群众的要求,由军管会保证人生安全,一

一批家属回到矿部家里取过冬的衣物。驻矿军管会个别偏袒红旗派严重的人被调回了部队，军管会的态度有了明显的改变。

天刚黑，炭黑厂四处枪声大作。半自动枪、冲锋枪、轻重机枪声此起彼伏，像过年放鞭炮一样。起因是武装人员听了缴枪的动员后，有人抵触，更多的人是为了过枪瘾，把手中的子弹消耗掉。几个武斗指挥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大发雷霆也制止不住。那些武斗人员一直把手中的子弹打光了，方才清静下来。唉，一颗子弹值一元多钱啦，这不是仅仅为了发泄一下抵触情绪就浪费了大量的国家财产吗，令人心疼呀。

9月30日

为了迎接国庆节，政宣组忙开了，几乎倾巢出动贴标语、布置会场。我则抄写联络站代表的发言稿。

下午，化工部王司长再次来厂，这次是落实运送炭黑的具体事宜。

灯光球场里热闹非凡，石油兵团武装人员将武器、弹药堆放在球场里，每一支枪、每一箱子子弹上都贴着红纸，上书一个“忠”字，表示缴武器弹药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实际行动。驻沪部队代表来了，一时口号声声、锣鼓齐鸣。这些从解放军手里夺来的武器弹药，今天要物归原主了。在缴枪的现场，有的人抱着枪流泪了。这个泪，是欢喜的泪，是激动的泪。缴枪了，武斗制止了，人们的生命财产有保障了，怎不令人高兴呢。拿着枪的日子，其实是生命最没有保障的日子，只要枪一响，就有人失去生命。这个泪，也是悲伤的泪，是依依惜别的泪。手中的枪，与自己相伴一年多，朝夕相处、枕戈待旦、生死与共，怎会产生出深厚的感情呢。要是没有这些武器弹药，怎能粉碎一次次的武装围剿呢。要是没有这些武器弹药，红联站派束手就擒，不是有更多的人头落地吗。与同生死、共患难的武器告别，怎能不流下依依不舍的惜别之泪呢。一堆堆的武器弹药装上车，运走了。随着汽车马达声渐去渐远、随风消逝，一个势不两立、腥

风血雨的岁月被送走了。我们应当去迎接一个崭新的、没有硝烟的、和平安定的岁月。

几天前，一位连长来我们宿舍聊天。他不无感慨的说：现在是抓枪杆子的岁月过去了，应该抓笔杆子了。搞斗、批、改，要靠你们这些笔杆子了。我当初对马上结束武斗还有几分怀疑，我说：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当然搞斗、批、改也只能依靠工人阶级。你们工人阶级嘛，是领导阶级，拿起枪杆能上战场，拿起笔杆能大批判。

收缴武器的车辆扬尘远去，尘埃落定，我脑子里忽然冒出了英雄史诗《东方红》里的解说词：亲爱的同志们啊！你可曾记得，在那战火纷飞的黎明，在那风雪弥漫的夜晚，我们是怎样的向往啊，向往着胜利的一天。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10月1日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周年的盛大节日，这是一个双喜临门的大喜日子：文化大革命取得了空前的大好形势，实现了全国山河（除台湾省外）一片红。泸州市和全国一样形势大好、越来越好。昨天，红联站派、红旗派都同时大规模向驻泸部队上缴了武器弹药，象征着大规模武斗的结束，两派实现大联合有了良好的开端。这样的大好形势，对于红联站派尤其重要，戴了一年多的保皇派、反革命的帽子，应该摘下来扔进长江里去了吧。尽管有那么几个手握重权的人不舒服、不情愿，但是历史潮流不可抗拒，不以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

7点钟，川南石油联合联络站组织群众前往沱江大桥，参加国庆十九周年庆祝大会，大家欢歌笑语、心情舒畅：看啦，人人挂着喜悦的眼泪，个个兴高采烈，流水发出欢笑，山冈也显得年轻。到了小市回龙湾桥头，原小山坡上那些构筑工事的制高点上，都有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站岗，背着新式武器的解放军小分队沿交通要道巡逻着，小分队里背着步话机的通讯兵和师部指挥中心保持着通话联系，保证庆祝大会顺利召开。

自去年泸州发生武斗以来,很长一段时间,这沱江成了分界线,沱江大桥汽车绝、人迹灭,冷冷清清成为一座死桥。今天一改往日的冷清,桥上车如流水人如潮,两岸红旗招展,映红了一江波澜。只要人们心中的桥梁打通了,实现真正大联合的日子就不远了。

10月2日

今天,联络站组织了几十辆大卡车,装满了炭黑产品,在灯光球场一字排开。驻泸部队派来了几辆军车护送。车队出发前,举行了运送炭黑产品的启运典礼,相关人员进行了讲话。锣鼓同奏,鞭炮齐鸣,一辆军车开道,几十辆卡车长龙缓缓驶出了厂区,把上海橡胶生产最急需的原料送往隆昌火车站转运。炭黑厂库房里积压了一年多的产品派上了用途,炭黑厂工人们的劳动得到了肯定,炭黑厂在枪林弹雨中坚持生产的事迹得到传扬。

两位朋友从纳溪配气站取来了我寄存的衣物,有了这些衣物,就不担心天寒受冻了。

10月3日

到小市下大街小学校里办完了事,正在小市街上行走,天空中传来马达声。一架军用飞机飞得很低,连螺旋桨都看得清清楚楚。飞机在市区上空盘旋一圈后,撒出一团传单来。传单在高空散开,纷纷扬扬像雪片一样飘落下来。群众被这壮观的景象吸引住了,纷纷伸开双臂去接传单。传单上印的是“7.3”、“7.24”布告,传达省军区制止泸州武斗的态度和决心。人们拿着传单都感慨的说:全国制止武斗有希望了,彻底解决泸州的武斗问题就有希望了!

10月4日

下午4点钟,从石洞方向拉来了几车武装人员,这是石油兵团在第一次上缴武器弹药时有意保留的一批武器,保留的理由是怕武器弹药缴光了,万一对方动手,赤手空拳吃大亏。两派你死我活的打

了一年多，互存戒心，情有可原。这几天，看到了从中央到省革委制止武斗的决心，特别是昨天成都军区派军用飞机撒传单，对两派的决策人物都震动很大。再不缴出武器，那可真是和中央作对了。所以，石油兵团把这最后一点武斗家底都抖堂拿出来了。

但是，那些武斗人员的思想仍然不通，前来缴枪迫于武斗指挥们给他们下达了死命令。那些人员思想不通，是因为经历了一年多的武斗，有很多血淋淋的惨痛教训。据说，前几天合江县的两派又打了一仗，合江红联总部被打死七人，所以大家有顾虑。缴枪的大势已定，容不得少数人思想不通，不可能等少数人思想通了再缴枪，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为此，石油兵团召开一个简短的缴枪誓师动员会，驻泸部队派来收缴枪支弹药的官兵只等会完，就开始接收武器。谁料到这时一个人开始朝天射击，其他人仿佛听到了射击的命令，纷纷举枪射击，一时间枪声大作，犹如炒豆一般。几个指挥和解放军官兵赶忙制止。那管用啊，这边停了，那边又起，一直射击了一个多小时，方才停息。枪膛里的子弹发射光了，武斗人员的情绪也发泄完了，最后一批武器弹药终于装上军车运走了。

上缴了武器的人员像一群斗败的公鸡，垂头丧气的三五成堆发牢骚。这时，一个人从腰间抽出一颗手榴弹，喊一声说：走，炸鱼吃。灯光球场旁有一个不大的水池，一群人朝水池跑去。枪声响起时，引来好多老乡围观，有的是为了捡子弹壳玩而来的，听说要炸鱼，老乡们又跟过来看稀奇。此时，我和几个同学站在办公楼大门前看热闹。这里地势较高，既可俯瞰灯光球场，又可俯瞰水池。一伙人来到大门石梯下面水池旁，有同学提议下去看，如果炸着了鱼，可以捞几条来“打牙祭”。我不经意地说了句：别下去。大家也就没有下去。我们站在高处，目睹了一幕惨剧的发生。私留下一颗手榴弹来炸鱼的人是3211队的工人周龙海，他来到水池边，高举起手榴弹时，见身边围着一大堆人，本能的喊一声：闪开、闪开，看弹片炸到你们。有人听后便走远了，他身边的人稀疏了许多。周龙海这才一手举手榴弹，一手扒开盖拉引线。哪知那是一颗进攻手榴弹，不待周龙海朝水池扔，就在

他手里爆炸了。随着火光一闪，一团浓烟升起，一声炸响，周围的人四散奔跑。周龙海当即倒地，有几个人刚跑几步，先后倒下了。有一个扛一根扁担的小伙子，手榴弹炸响时，他肩上的扁担掉在了地上，他跑了两步，又回身来捡扁担，刚一弯腰就顺势倒下了。人都跑散了，倒下的有三个人当场死亡，包括捡扁担那个青年农民，有十多人负伤，有七、八个人负重伤。最冤枉负伤的是一个卖菜的农民，他在水池对面洗菜，弹片竟飞过 20 多米宽的水池炸伤了他。

周龙海呀周龙海，你不是成了武斗祭坛上最后的牺牲品吗！

10月5日

石油兵团宣传队前往泸县福集演出，晚上回来说，大坝那边又接上火了，泸联总站拉了两车人去支援。听到这消息，一些人又生恐慌，我们的枪都缴光了，红旗派再打过来，不就只能坐以待毙了吗。但是更多的人持乐观态度，两大派主要的武器弹药都缴了，剩下少量的武装人员，跑到边远地方躲起来，终归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一小股残余的武装，翻不起大浪。说不定驻泸部队已派人前去强行收缴武器了。泸州好不容易得来的安定局面，绝不能被拉回到那势不两立的岁月中去。这也可以看出，有些残余势力是不肯轻易退出历史舞台的，正如毛主席说的那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真心向往安定生活的人们，就不能姑息武斗残余势力，不管是哪一派的，持枪不缴、拥兵自重，就要毫不留情的予以谴责，严重者予以围歼。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广大人民群众过上没有硝烟的安定生活；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像周龙海那样的牺牲品被继续送上武斗祭坛。

10月6日

今天是中秋佳节，虽然很多离散的家庭还不能团圆，但比起战火纷飞的日子，心情要舒畅了许多，至少不会为亲人的安危而提心吊胆了。今夜月明星稀，扫除了硝烟阴霾的夜空格外高远。遥望空中

明月，思念远方亲人，抒写拙作两首：

其一：倍思慈母泪，今又中秋佳节，无奈隔山川，情寄空中月。
硝烟遍四野，战乱骨肉离别。凯歌唱巴蜀，战旗染碧血。

其二：恶浪汹涌别离时，危难枪林逼，同闻风暴险关，
缔结友情真挚。阵前见，热泪滴、心潮激。故人暂去，
庆祝联合，痛饮指日。

结 束 语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上，曾出现过“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太平盛世，那些太平盛世都是在天下大乱后达到的天下大治。毛泽东同志以史为鉴，构想通过文化大革命来实现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江青、康生等人野心勃勃，以极左形式来推行这一构想，唯恐天下不乱，不惜煽动全国武斗、支持全面内战、制造全局混乱。而周恩来总理和大多数老一辈革命家等中央领导却坚持党的领导，执行有计划有秩序的开展运动的方针。这样，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在中央就形成了所谓“支持革命”（以一月风暴为代表）和“压制革命”（以二月镇反为代表）的斗争。在基层自然就形成了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人数相对较少的“激进派”（或称打砸派）和军队支持的、人数相对较多的“稳健派”（或称保守派）的斗争。斗争的种种冲突始终围绕着造反、夺权进行，而夺权是核心所在。这种斗争愈演愈烈，以至于全国无一例外地形成了势不两立、不可调合的两大派群众组织。战争是政治斗争的继续、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群众组织的斗争，最终不可避免地形成了武斗，形成了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

1968年6、7月间，全国混乱的局面进一步恶化，全面内战更加激烈，且武斗急剧升级。当时有消息说，红卫兵正在酝酿一个计划，要组建一个全国性的红卫兵组织，建立统一的红卫兵权力机构。毛

毛泽东同志终于得出结论：运动初期曾寄予厚望的红卫兵学生领袖不堪重任、不具备当接班人的条件。文化大革命还是要依靠工人阶级、依靠解放军来控制局面。于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于7月3日、7月24日发布了坚决制止武斗的《布告》，7月25日发出了《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7月27日，“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驻京部队的配合下，先后进驻北京各大专院校，接着全国各地陆续向大专院校、中小学校派驻了工宣队、军宣队，终于较快地结束了全国极度混乱的局面。1968年9月5日，西藏、新疆两个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至此，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台湾省除外）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九大的召开，标志着“全面内战”局面的结束，全国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群众组织基本上实现了大联合。

泸州是武斗的重灾区，在驻泸部队的强力制止下，1968年底，泸州两大派所拥有的武器弹药基本上收缴完毕。顺应全国大联合的历史潮流，泸州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群众组织红旗派、红联站派在驻泸部队的主持下，终于坐在了一条板凳上，经过马拉松式的谈判，突现了大联合、成立了泸州市革命委员会。直接挑动、指挥泸州武斗的罪魁祸首刘张王郭等人受到了历史的审判，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那也算是给泸州两大派在武斗中无辜死难的两千多冤魂的抚慰。

本人在泸州武斗结束后，出于对切身利益的关注，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恐惧，疲于奔波由学生转为工人工作。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泸州气矿半工半读中等专业学校的最后一批学生于1969年初全部转为了工人。随着我们最后一批学生走出校门，泸州气矿半工半读学校完成了短暂的历史使命，后予以撤销。

虽然武斗结束了，但是十年动乱、十年浩劫才仅仅开了个头，更深刻的混乱还在前头。我们这批参与了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小将，各自面临着别无选择的命运，继续着“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

重读势不两立岁月所记的日记，仿佛又走进了那场恶梦，麻匪、
黑匪！悲耶、喜耶？百感交集。渐去渐远的枪炮声已消失在岁月深处，
重复着岁月无痕。沐浴着新世纪和煦的阳光，拂面而来的是新世纪
温馨的春风，回首往事如烟，不由得感慨万端，情不自禁地吟诵普希
金的抒情小诗：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忧郁，也不要愤慨/不顺心时
暂且克制自己/相信吧，快乐之日就会到来
我们的心儿憧憬着未来/现今总是令人悲哀/一切都是
暂时的，转瞬即逝/而那逝去的将会变为可爱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麻与黑/骆 漠著.-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6.12

(华夏文丛)

ISBN 7-5034-1736-6

I . 麻… II 骆… III . 纪实文学 - 作品 - 中国 - 当代

IV . K877.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459739 号

责任编辑: 刘 剑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址: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 刷: 新千年印制有限公司

装 订: 新千年印制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7 字数: 175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工厂负责退换。

鸣 谢

本书部分内容的提供、补充、核实，曾得到孙治民、林合民、彭美凤、曾崇君、范泽生、张书忠、陈力、刘勇等先生，魏再英、杨素权等女士的热情帮助、大力支持，在此，仅致以衷心的感谢！

我国著名漫画家庞家夷先生为本书设计插图，泸州市著名书法家庞家渝先生为本书题写书名，泸州市著名篆刻家王建民先生为本书刻制印章，使本书增色添彩。如果说，拙文可视为吟咏历史的一首小诗，那么，此书则诗、书、画、印四绝熔于一炉矣！为此，向庞家夷、庞家渝、王建民先生表达不胜感激之情。

ISBN 7-5034-1736-6



9 787503 417368 >

ISBN 7-5034-1736-6/G · 0359

定价：20.00元